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曾侯乙编钟

邹衡 谭维四 主编

上册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湖北省博物馆音乐考古系列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

邹衡 谭维四 主编

上册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侯乙编钟 / 邹衡, 谭维四主编.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151-0344-0

I. ①曾… II. ①邹… ②谭… III. ①曾侯乙墓—编钟—研究 IV. ①K87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3313号

曾侯乙编钟

主 编 邹 衡 谭维四
出 版 人 王吉胜
责任编辑 欧阳云 杨 超
特约编辑 郝勤建 陈荃有 郭 鹏
装帧设计  梁显文
版式设计 梁显文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西苑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4534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8
字 数 1600千字
印 张 140.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51-0344-0
定 价 1980.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曾侯乙编钟是 1978 年于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礼乐之器，它随葬的时间下限是公元前 433 年。

曾侯乙编钟从历史、文化、音乐、美术等人文方面以及声学、铸造等科学技术方面，反映出公元前 5 世纪人类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

作为乐器，曾侯乙编钟的煌煌巨制和优越性能，在世界乐器史中独树一帜。青铜铸制而存留至今的完好音响与其上大量标记或注释性的乐律铭文证实，在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一钟双音”的制造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用此技术铸制的乐钟已经成为音域在五个八度以上的固定音高乐器；它的高、中、低音区的中间部分具有完备齐全的半音列，可以旋宫转调，具有良好的音乐表现性能；它以五声为主的音位设计以及七声音列形式的存在，显示了当时音乐内容的丰富性和音乐水准的高超；凭籍“以耳齐其声”的原始手段，其主奏旋律的各钟音频，绝大多数已能控制在现代音乐家人耳所能包容的精准范围之内。

曾侯乙编钟所承载的音乐方面的内容及其专业性远远超出了文献的记载和世人的推测。它展示了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由此体现的音乐性能，不但证实了先秦文献中某些记载的真实性，对于大量失传的音乐知识和实践、区域音乐特性和相对的理论规范等，也是重要的补充。曾侯乙钟磬铭文的内容体现了曾国极高的音乐成就，并反映出曾国与周王朝、楚国以及其他诸侯国音乐的相互关系，折射出古代中国在公元前 5 世纪时的人文光辉。

将曾侯乙编钟与其时代相近的古希腊音乐理论进行对比，它所代表的东方古国的音乐，除了特殊的文化价值外，还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作为礼乐之器，曾侯乙编钟蕴含了丰富的礼乐文化思想，反映了当时带有礼乐色彩的审美意识和精神追求。其巍峨、完美的“曲悬”架式，与配套的曾侯乙编磬，完整、明确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轩悬”制度，并于其他青铜礼器一起交织出一幅近于现实的礼乐场景。其多型式、多钟组的组合形式，多国音律体系交流的记载，反映出音乐的多元化现象，说明传统礼乐制度在先秦诸子的批评之下正发生着改变。编钟已不再是纯粹的宗庙礼乐器，技术性炫耀替代身份性炫耀的转换，使曾侯乙编钟作为礼乐制度的象征物达到一种技术性极致，而后无来者。这是那个百家争鸣、群星丽天的时代的必然结果，也是礼乐制度盛极而衰的一个转折点。

曾侯乙编钟的装饰，有人、兽、龙、鸟、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红、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精细、贴切、生动、绮丽的钟体纹饰，与颇具美感和装饰效果的铭文相映成趣，章法严谨、行笔流畅，透出王室气象。这种听觉和视觉、实用和装饰、礼器和乐器功能的完美融合，强化了编钟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实用器具、一种物质财富，而且具有社会政治功能，是一种权力、地位和威严

的象征，是用以载“道”之“器”。这种与政治意识、伦理哲学相吻合的装饰观念，使曾侯乙编钟成为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与内容结合的典范；成为闪烁着礼乐精神光彩的物化条件。由之展现的精彩的艺术创造、精湛的工艺技巧、精美的造型及装饰艺术，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令人瞩目的巨制。

作为青铜器，曾侯乙编钟高达数吨的集群体量及其优秀的性能，从冶金、铸造、修整、加工等方面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及娴熟的加工技艺。它不仅具有其他青铜礼器应有的品质：质地坚硬、形制规范、尺寸准确、色彩匀称、花纹清晰，而且因其功能所需，实现了更为复杂、更为精致的技术性能：钟架铸件的承重、钟体的发音、钟组序列中个体的变化与秩序。曾侯乙编钟及其同墓青铜器表明：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中国已发明了红铜花纹铸镶法，青铜组合浑铸技术创造了新高度，传统分铸技术有新突破，焊接技术有许多新创造，失蜡法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广泛应用，多种铸造和焊接技术的综合应用达到了和谐完美境地，中国冶金和青铜铸造技艺居于同时代世界领先水平。

由一件历史文物清楚地反映该文明的时代文化特征，凝聚如此众多的科学技术，体现当时人类文明的诸多成就，以至于改写区域文明的发展史，这种情况在其他古文明中从未出现过。曾侯乙编钟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的一个璀璨的缩影，是中国先秦社会的文化符号，是中国青铜时代巅峰的艺术精品，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曾侯乙编钟出土以来，因其独具的科学、艺术、历史价值，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对学术研究、文化生活和中外交流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and 影响。

曾侯乙编钟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科技史学、天文学。不同学术领域的需求和成果反馈，引导着曾侯乙编钟相关信息的采集、整理以及研究的细化和深入。其主要课题包括：曾侯乙编钟的组合及其悬制；曾侯乙钟磬铭文的释读及其乐律学涵义；曾侯乙编钟音响实测及分析；一钟双音创造的证实及其声学原理；曾侯乙编钟的乐学体系；曾侯乙编钟的律制及定律器；曾侯乙编钟的铸造及其复制；钟乐的研究及重建；曾国的历史以及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属性，等等。

其中，1979年启动的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对编钟形体、音响、化学成分、金相组织的检测和分析，对编钟铸造方法的查验，对编钟振动模式给予比较全面地观察，拓宽了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增加了科技含量，直接推进了编钟研究的深度。如：编钟调律标准和调音方法问题；从冶金铸造、乐钟设计及构造、调音技术等方面探讨“原设计音高”问题；编钟的声学特性、双音钟的双基结合效应、双音编钟音位设计的逻辑思维，等等。

音乐学与考古学因曾侯乙编钟的紧密结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初步开启。

音乐学对乐器音响的采集、分析方法在曾侯乙编钟研究的运用中逐步成熟、规范。同时，编钟的音乐学和乐器学考察成果，作为一种重要技术手段，丰富了考古界依形制、纹饰、铭文对编钟进行断代研究的方法，为音乐考古中的乐器断代研究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同样，考古学重“形”、音乐学重“音”，二者在钟体研究中的结合，充实了考古学对钟体分型分式的观察要素。这种交织的知识，又深化到钟型的选择和钟体的局部变化对钟声的影响；以及双音技术的形成过程。进而，在乐钟演进史的“形”“声”考察中，学者们找到了早期圆形钟类器型在后世罕见的原因——在乐钟选型过程中被淘汰弃用。同时也证明，圆形钟并非后世由西方传入。

音乐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对古代乐器而言，犹如激活了文物的灵魂，也推动了考据名物、证经补史的传统考古向探讨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的进程。曾侯乙编钟音乐艺术、演奏性能的探讨和钟乐的重建，引发了艺术传统的研究及其在现实钟的应用探索。这些理论探寻和作曲实践，

多结合民族音乐，尝试应用其有关音阶、音列和宫调变化的可能性。这些具有共同文化联系和技艺联系，但目的与方法不同的研究及其成果，不同程度地对原本的考古或历史研究有所反哺。

值得纪念的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缘于曾侯乙编钟的这次握手，使得“音乐考古学”一词在这个新领域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时即得以初现。由此开展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音乐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形成与进步。

2001年，曾侯乙编钟成为第九届国际中国科技史大会的主题。大会认为：曾侯乙编钟包含了精确的声学、音律学、冶金技术和精密铸造技艺等多方面的重要科技知识，是世界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科技活书”。大会提出：要全面再认识曾侯乙编钟，进一步明确其在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全面再认识曾侯乙编钟”——国际科技史学界进入新世纪的呼吁，也是国际多个学界的共鸣。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曾侯乙编钟》确立了如下目标和使命：全面梳理现有成果；力图填补尚未涉及的空白领域；为全面再认识曾侯乙编钟，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集成一部全面反映曾侯乙编钟文化面貌及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专著。

三十多年来，相关曾国的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重要发现。自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历代曾侯现已知十多位。其中，同样具有礼乐遗存的墓葬已多达五座：西周早期曾侯烝墓、春秋早期曾侯絳伯墓（即曹门湾一号墓，待确认）、春秋晚期曾侯邕墓、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战国中期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墓主身份属曾国国君等级）。这一纵贯700年的曾国礼乐遗存序列，脉络清晰、资料翔实。将曾侯乙编钟还原于这个迄今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序列之中，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内涵将会得到更为全面的揭示。黄钟大吕再起时，更有辉煌乐章。

“全面再认识曾侯乙编钟”，我们再出发。

冯光生 刘玉堂

2015年6月

总 目 录

上 册

前 言 / i

导 论 公元前 5 世纪的音乐 / 1

第一章 公元前 5 世纪的世界音乐 / 3

第二章 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礼乐 / 9

史籍篇 考古与文献互证的曾国历史 / 15

第一章 曾随之谜 / 17

第三章 历代曾侯 / 37

第二章 汉东大国 / 25

第四章 曾（随）楚关系 / 43

发现篇 曾侯乙墓的发现及发掘 / 47

第一章 擂鼓墩的惊人发现 / 49

第三章 曾侯乙墓概况 / 81

第二章 随州擂鼓墩古墓群 / 69

乐宫篇 曾侯乙墓出土乐器 / 113

第一章 曾侯乙编钟 / 115

第三章 弹拨乐器 / 187

第二章 其他打击乐器 / 161

第四章 吹奏乐器 / 199

铭文篇 曾侯乙钟磬铭文及考释 / 211

第一章 曾侯乙编钟铭文的综合考察 / 213

第四章 曾侯乙编钟、编磬铭文考释 / 337

第二章 曾侯乙编钟铭文中的乐律理论 / 221

第五章 曾侯乙编钟铭文音、形概述 / 343

第三章 曾侯乙编钟、编磬铭文释文 / 229

下 册

声学篇 曾侯乙编钟乐音检测及声学原理 / 353

第一章 乐音检测 / 355

第二章 奇妙双音 / 365

第三章 双音音列 / 369

第四章 双音原理 / 375

乐律篇 曾侯乙编钟的乐律学成就 / 397

第一章 乐器中有组织的音高关系 / 399

第二章 古琴的音域与音列 / 403

第三章 均钟调律与钟铭的关系 / 409

第四章 曾侯乙编钟的音列 / 415

第五章 曾侯乙编钟乐律理论与古希腊音乐理论 / 419

第六章 曾侯乙编钟的宫调理论 / 425

钟乐篇 曾侯乙编钟与先秦钟乐 / 429

第一章 乐钟溯源 / 431

第二章 乐钟的演变与发展 / 439

第三章 钟乐兴衰 / 453

第四章 曾侯乙编钟与礼乐艺术 / 465

第五章 曾侯乙编钟的演奏艺术 / 475

第六章 重建曾侯乙编钟的音乐 / 483

纹饰篇 曾侯乙编钟的装饰 / 519

第一章 钟架的装饰 / 521

第二章 钟体的装饰 / 529

第三章 纹饰造型 / 557

书法篇 曾侯乙编钟铭文的书法艺术 / 583

第一章 先秦书法艺术 / 585

第二章 曾侯乙墓编钟铭文的书法艺术 / 587

第三章 曾侯乙钟铭在花体字中的历史地位 / 597

铸造篇 曾侯乙编钟的铸造技术 / 603

第一章 铜料来源 / 605

第二章 合金配制 / 623

第三章 编钟的铸造方法和铸型构成 / 631

第四章 铸型焙烧、熔铸、清整和热处理 / 647

第五章 调音 / 653

余 论 公元前5世纪的辉煌 / 657

- 曾侯乙编钟的历史学意义 / 659
- 曾侯乙编钟的考古学意义 / 669
- 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属性分析 / 681

后 记 / 701

图 版

- 大型长枚甬钟·钟体 / 3
- 大型长枚甬钟·舞部 / 15
- 大型长枚甬钟·钟腔 / 18
- 大型长枚甬钟·甬部 / 25
- 大型长枚甬钟·衡部 / 32
- 大型长枚甬钟·旋部 / 33
- 大型长枚甬钟·斡部 / 36
- 大型长枚甬钟·旋舞之间 / 45
- 大型长枚甬钟·钟枚 / 48
- 大型长枚甬钟·枚间纹饰 / 54
- 大型长枚甬钟·篆带纹饰 / 57
- 大型长枚甬钟·鼓部纹饰 / 60
- 大型长枚甬钟·挂钟构件 / 72
- 镈钟 / 81
- 短枚甬钟·钟体 / 91
- 短枚甬钟·舞部 / 102
- 短枚甬钟·钟腔 / 103
- 短枚甬钟·甬部 / 107
- 短枚甬钟·斡部 / 110
- 短枚甬钟·钟枚及篆带 / 112
- 短枚甬钟·鼓部纹饰 / 115
- 无枚甬钟·钟体 / 123
- 无枚甬钟·舞部 / 135

- 曾侯乙编钟在世界乐器史上的地位 / 689
- 曾侯乙编钟在科技上的贡献 / 697

- 无枚甬钟·钟腔 / 137
- 无枚甬钟·衡部及甬部 / 141
- 无枚甬钟·斡部及旋部 / 142
- 无枚甬钟·篆带 / 145
- 无枚甬钟·钲部 / 146
- 无枚甬钟·鼓部纹饰 / 152
- 长枚甬钟·钟体 / 161
- 长枚甬钟·舞部及衡部 / 171
- 长枚甬钟·钟腔 / 173
- 长枚甬钟·甬部 / 176
- 长枚甬钟·斡部及旋部 / 177
- 长枚甬钟·枚及篆带 / 179
- 钮钟·钟体 / 191
- 钮钟·舞部 / 210
- 钮钟·钟腔 / 212
- 钮钟·钮部 / 218
- 钮钟·鼓部 / 221
- 钟架·下层铜人柱 / 222
- 钟架·中层铜人柱 / 230
- 钟架·铜圆柱 / 236
- 钟架·下层铜套 / 237
- 钟架·中层铜套 / 244

附 录

- 曾侯乙编钟大事记 / 3
- 参考文献 / 13
- 历年研究著述目录 / 21
- 图片目录 / 53
- 主题索引 / 79

- 人名索引 / 89
- 古籍文献索引 / 95
- 墓葬遗址索引 / 99
- 器物索引 / 103

本册目录

前言 / i

导论 公元前 5 世纪的音乐 / 1

第一章 公元前 5 世纪的世界音乐 / 3

第二章 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礼乐 / 9

史籍篇 考古与文献互证的曾国历史 / 15

第一章 曾随之谜 / 17

第二章 汉东大国 / 25

第三章 历代曾侯 / 37

第四章 曾（随）楚关系 / 43

发现篇 曾侯乙墓的发现及发掘 / 47

第一章 擂鼓墩的惊人发现 / 49

第二章 随州擂鼓墩古墓群 / 69

第三章 曾侯乙墓概况 / 81

第一节 墓葬形制 / 82

第二节 出土文物概述 / 89

乐宫篇 曾侯乙墓出土乐器 / 113

第一章 曾侯乙编钟 / 115

第一节 钟架 / 119

第二节 钟 / 136

第三节 钟钩 / 151

第四节 撞钟棒及钟槌 / 158

第五节 组合及变迁 / 159

第二章 其他打击乐器 / 161

第一节 编磬 / 161

第二节 鼓 / 179

第三章 弹拨乐器 / 187

第一节 瑟 / 187

第二节 琴 / 195

第三节 均钟 / 197

第四章 吹奏乐器 / 199

第一节 簫 / 200

第二节 箫 / 202

第三节 笙 / 206

铭文篇 曾侯乙编钟铭文及考释 / 211

第一章 编钟铭文的综合考察 / 213

第一节 曾侯乙时代的文字 / 213

第二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款式概述 / 215

第三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内容概述 / 217

第二章 曾侯乙编钟铭文中的乐律理论 / 221

第三章 编钟、编磬铭文释文 / 229

第一节 钟铭释文 / 230

第二节 磬铭释文 / 330

第四章 编钟、编磬铭文考释 / 337

第五章 曾侯乙编钟铭文音、形概述 / 343

第一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中的通假现象 / 343

第二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中的同字异体现象 / 345

第三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与楚地出土文字互证
举例 / 351

导论

公元前5世纪的音乐





曾侯乙编钟，是 1978 年在湖北随州一座战国早期的诸侯墓中出土的礼乐器，它随葬的时间下限是公元前 433 年。无论是在历史、文化、音乐、美术等人文方面，还是在声学、铸造等技术方面，它都反映出公元前 5 世纪人类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我们在世界文明的框架下观察曾侯乙编钟的文化价值就不难发现：从公元前 5 世纪的世界文明史来看，没有哪一个古代文明有如此煌煌巨制的青铜乐器，也没有哪一个古代文明的一件乐器能够像曾侯乙编钟那样清楚地反映该文明的时代文化特征；从中国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没有哪一件文物能够像曾侯乙编钟这样包含了如此丰富的礼乐文化，也没有哪一件文物凝聚了如此众多的科学技术；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没有哪一件文物能够像曾侯乙编钟这样反映了当时人类文明的诸多成就，也没有哪一件文物的发现从此就改写了区域文明的发展史！曾侯乙编钟不是一套单纯的古代礼乐器，而是公元前 5 世纪中国文明的一个璀璨的缩影，是先秦社会的文化符号。

曾侯乙编钟制造的时间是公元前 5 世纪。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时代是理性精神的觉醒期，而在中国正处于“百家争鸣”的时期。由于曾侯乙编钟的制作思想和技术准备当然还要更早，而此后类似的宏大礼乐器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复发现，这里面反映的文化

意义、意识播迁、技术流变都远非公元前 5 世纪这段时间所能涵盖。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考古学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指出，曾侯乙墓“虽然没有像秦始皇兵马俑那样在中国以外有名气，但是它必定是作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其文物的丰富程度和未经扰动，堪与另一位短暂的历史人物、其声望主要是在考古学上的图坦卡蒙相比”^[1]。罗泰的这个意见应该是基于发现的意义在于是否改变了对历史的认知这一点。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所展示的是一幅秦王朝统一历史的生动画卷，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补充；曾侯乙编钟则向人们揭示以往所不知道的公元前 5 世纪中国南方青铜时代的历史，不仅更新了人们对公元前 5 世纪整个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音乐成就的认识，而且促进了中国考古学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这两项发现在全面更新人们对彼此时代的认识上不相上下。如果人们再把视野扩大到公元前 5 世纪左右的整个世界，曾侯乙编钟所反映出来的音乐文化和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它代表的不仅仅是公元前 5 世纪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技术成就，而且也是在当时条件下人类音乐文化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1]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Suspended Music, Chime-Bells in the Culture of Bronze Age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6-7.

第一章 公元前 5 世纪的世界音乐

自人类在两河流域定居开始，就有音乐活动存在，目前对两河流域的音乐文化的了解完全依靠考古发现的材料。目前所知道的当地较早的音乐材料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叙利亚的古城乌加利特（Ugarit）所发现的公元前 3400 年的泥版乐谱，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CB）亚述学的女学者基尔默（Kilmer）教授在 20 世纪 70 年代解读成功。它记录的是一首歌颂月亮神的妻子（Nikal）的圣歌，上面还标明了弹奏竖琴的方法。^[1]在稍晚（约前 3000 年）苏美尔地区出土的一些圆柱印章上还可以看到竖琴一类的乐器图像。这些印章常用作泥版文书的画押，外壁上镌刻的都是神话中的动物、神像、英雄和怪兽等。音乐所表演的通常就是祭祀或宴饮的场面。在喀西特人统治时期有一种官方授予封地的柱状界石“库杜鲁”（Kudurru），它的浮雕上常常也有祭祀和音乐场面。从泥版文书中知道，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已经有不同质地的乐器，凡是与 Giš（木）这个词相联系的乐器名称都属于弦鸣乐器，与 Urudu（铜）、Zabar（青铜）和 Kuš（兽皮）等词联系的都是膜鸣乐器，Si（管）这个词则是代表气鸣乐器。^[2]只是当地的环境湿润，远不如气候干燥的埃及，乐器不能够像泥版和石雕那样保存下来。已经发现的乐器有陶制的哗啷器、铃、

哨和笛，还有金属铃、钹、对击棒与吹奏乐器。在《吉尔伽美什》中，还说有铜做的笛子^[3]，但是目前在考古中没有发现。据曾担任伊拉克巴格达博物馆馆长的苏比·安韦尔·拉辛德（Subhi Anwar Rashid）说，当地还有木制和竹管乐器，但是它们和用作鼓膜的兽皮以及制作琴弦的羊肠都无法保存下来。^[4]中国古代按照材料制作的质地分为八音，用这些材料做的乐器在两河流域差不多都有了。

从出土的泥版文书和图像材料中，两河流域有两种专业的神职乐师，一种是加拉（Gala），地位较高，唱召唤鬼神的丧歌，使用打击乐，只用竖琴伴奏；一种地位低，只是唱赞美神的颂歌，广泛使用乐器纳尔（Nar）。此外还有女乐师。在音乐实践上，也有严格的程式，在当地出土的图像上可以看到有 11 人的宫廷乐队，其中 7 人持垂直三角竖琴，1 人持水平三角竖琴，2 人拿双管双簧管，1 人持鼓。琴弦以双手弹拨为主，学者们推测已经有八度音的演奏和合奏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约前 2700—前 2371），国王的多数女乐师要为国王殉葬，以便国王在另一个世界享受音乐。^[5]说明音乐的神圣功能也要为世俗权力服务，这与曾侯乙墓随葬乐女、在墓室内安排乐队场面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正因为乐器被王室重

[1] Kilmer, A. D., *The Cult Song with Music from Ancient Ugarit: Another Interpretation*, *Revue d'Assyriologie*, vol. 68 (1974), pp. 69-82.

[2] 苏比·安韦尔·拉辛德：《美索不达米亚的音乐文化》，汉斯·希克曼等，《上古时代的音乐：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的音乐文化》，王昭仁、金经言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年，第 58 页。

[3] 《吉尔伽美什》，赵乐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年，第 42 页。

[4] 苏比·安韦尔·拉辛德：《上古时代的音乐》，第 53 页。

[5] 苏比·安韦尔·拉辛德：《上古时代的音乐》，第 73-76 页。

视，英国考古学家列昂那多·伍莱（Leonard Woolley，1880—1960）才能够在乌尔王陵中发掘出两河流域最为精美的牛头竖琴（见图 1-1、图 1-2）。

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宗教一直影响着音乐的发展。在埃及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过陶制的哔啷器。哔啷器是球状或动物状的陶制乐器，里面装有沙砾等物，在欧洲、亚洲、非洲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戴有哔啷器的巫师在舞蹈时能发出有节奏

的声响，这是他们施展魔力的工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埃及墓葬中出现了笛子，拥有者被认为就是一个“装扮死神的祭司”^[1]。在古王国时期（前 2686—前 2181）的墓葬中，发现了笛子、双簧管、拍板、手鼓和弓形竖琴。竖琴的样式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类似，有 5～7 根弦和共鸣箱。中王国时期（前 2133—前 1786）出现了两种新乐器：一种是非洲传入的双面蒙皮桶形鼓，另一种是由亚洲贝督因人传入的里拉琴。



图 1-1 两河流域乌尔王陵出土的竖琴



图 1-2 两河流域牛头竖琴上绘有竖琴图案的镶嵌板

埃及音乐最发达的时期是在新王国时期的第十八王朝（约前 1575—前 1308），它表现在乐器的种类增多，体鸣乐器（Idiophones）、气鸣乐器（Aerophones）、弦鸣乐器（Chordophones）、膜鸣乐器（Membranophones）这四类均已具备。其体鸣发声乐器的铙钹、叉铃、钟等都是与宗教崇拜有关的乐器，在新王国时期之后多以工艺品的面貌出现，以金属制造体鸣发声的打击乐器，没有像中国商周时代那样成为乐器的主流。膜鸣乐器常常是由小姑娘在婚礼上弹奏。气鸣乐器的演奏很有意思，男子吹号，女子吹管，吹号是与军事有关。新王国时期有大量的女乐师，她们有的是神庙的乐师，有的则是贵族的奴隶，弦鸣乐器如鲁特琴（Lute）、竖琴是由她们来演奏的（图 1-3）。^[2]第十八王朝之后，埃及艺术走向衰落，尽管希腊文明兴起之后与埃及交流频繁，埃及的音乐却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新出现的主要乐器有排箫、水力风琴、新型的里拉琴和早期形式的风笛。在埃及成为罗马的行省后，只是多了一些

军队使用的各种管乐器，如大号等，音乐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希腊文化存在强大的神灵系统，因此其音乐在公元前 5 世纪以前始终具有宗教色彩。希腊神话认为音乐是由阿波罗神主管，他手下的 9 位缪斯女神，有专司音乐者。传说中希腊诸神中的使神墨丘利无意中踩到龟壳，壳内存在的筋条发出乐音，墨丘利因此得到启发而发明了乐器，这也是传统认为希腊音乐文化是其自身发展的证据。现代有学者指出希腊文化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在公元前 15 世纪向希腊殖民的结果^[3]，所以其音乐基本上是在埃及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与宗教关系密切，二是乐器多由埃及或阿拉伯传入，如里拉琴（Lyre）和 V 型的双管簧笛——阿乌洛斯管（Aulos）。里拉琴（见图 1-4）用于崇拜阿波罗的仪式，阿乌洛斯管（见图 1-5、图 1-6）则用在崇拜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上。^[4]在荷马时代（约前 1100—前 800），希腊的音乐从宗

[1] 汉斯·希克曼：《古埃及的音乐文化》，汉斯·希克曼等，《上古时代的音乐：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的音乐文化》，王昭仁、金经言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年，第 183 页。

[2] *The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 Music, musical instruments, p. 192. 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犇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年，第 16-17 页。

[3]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

[4] 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年，第 3 页。



图 1-3 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墓葬中绘有女乐师演奏场面的壁画



图 1-4 希腊瓶画上的里拉琴图案



图 1-5 希腊瓶画上的阿乌洛斯管（局部）

教领域逐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战争、农事、体育、诗人的行吟都需要音乐。这时的音乐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这是埃及、两河流域所不及的。^[1] 希腊社会要求公民在 30 岁以前都要学习音乐，掌握几种乐器，这恐怕就是为了废除乐师的职业、消解音乐的神圣性。自荷马时代之后，希腊的音乐走上了理性的道路。

希腊早期的音乐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例如里拉琴用于阿波罗的崇拜仪式，为颂诗和史诗伴奏；阿乌洛斯管用于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仪式，为较热闹的饮酒歌和戏剧伴奏。希腊人认为不同的音乐会影响性格，阿波罗式的音乐导致平静和升华，狄奥尼索斯式的音乐产生刺激和热情。^[2] 里拉琴和中国先秦时期的弦乐器差不多，一般用在比较轻松的场合；另一种用于叙



图 1-6 希腊瓶画上的阿乌洛斯管

[1] 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彝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年，第 27 页。

[2] 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年，第 14 页。

事伴唱的齐特尔琴（Kithara，一种小竖琴）也很少在公众场合演奏。弦乐器在公元前5世纪时已成为愉悦听众的工具，柏拉图对此十分赞赏而不喜欢与仪式关系密切的阿乌洛斯管。^[1]

阿乌洛斯管与里拉琴一样，在公元前6世纪时已逐渐摆脱宗教仪式，独奏的现象比较普遍。阿乌洛斯管的声音尖锐刺耳，有穿透力，在仪式场合演奏非常适合。在公元前5世纪有人对它进行改进，音孔增加到15个，表现能力更强，其目的是希望能够演奏各种自然音，其结果是把音乐从歌词中解放出来，使该乐器更为世俗化。^[2] 尽管如此，由于阿乌洛斯管在丧礼和宗教场所的主导作用，曲调尖锐、阴沉，演奏时又不雅观而被认为是卑下的乐器。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它于心理修养不宜，儿童尤其不应学笛。^[3]

希腊乐器的变化反映了理性时代人们追求感官的愉悦，与宗教仪式联系越紧密的乐器越不被重视。除此之外，理性时代的希腊音乐理论远较音乐实践发达。早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用单弦琴（Monochord）解释了纯律理论，即紧绷的一条长度为1单位的弦可发出一个音调do，则弦长的3/4、2/3和1/2分别得到原长的高四度音（do，fa）、五度音（do，sol）和高八度音，而第四音与第五音又合成为一个八度（ $3/4 \times 2/3 = 1/2$ ），也就是所谓的毕氏音阶。此外毕达哥拉斯还认为音乐与宇宙有关，音乐能够影响道德和意志。柏拉图完全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观点，指出音乐有教化作用，影响斗志的靡靡之音应该废止，这和孔子要求“放郑声”有些类似。

希腊古代音乐的含义比较广泛，包含了诗歌等。在柏拉图看来，音乐的意义是它启发人的理智。他说：“受过正确音乐教育的人能敏锐地察觉缺乏美的事物，也会厌恶丑恶的东西……受过这种教育的人长大成人后，会很自然地欢迎理智的到来，理智在他看来就好像是早已认识的老朋友。”^[4]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音乐呢？祭祀音乐、宗教音乐算不算正确的音乐？柏拉图

认为，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所带来的疯狂是音乐和体育的源泉，但也是不理智的^[5]，这个看法差不多涉及到了早期音乐的宗教性了。在宗教性的狂欢中，只有尖锐、高亢的声调和打击乐才有最好的效果。到了理性的时代，希腊人流行的音乐观念却是“判断音乐的标准是它所能提供的快乐，但音乐并非给任何人或每个听众都提供快乐。……它要使最优秀的、恰当地受过教育的人感到快乐，尤其是，它要使在善与教育方面都非常卓越的人感到快乐”^[6]。从这里可以知道，引发人对鬼神的敬畏和崇高感的宗教音乐在希腊的理性时代渐渐失去了影响。在稍晚的亚里士多德那里，音乐的标准更为简明，音乐的目的是给人以纯正无邪的欢乐，与柏拉图主张禁止某类调式的音乐相比，亚里士多德指出不同调式的音乐对不同年龄的人功用各异，不能简单扬抑某一类音乐。^[7] 可以想见在社会趋于理性的时候，发展与仪式有关的乐器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多人演奏的大型打击乐器不适合个性的演奏，更何况希腊音乐传统中金属乐器本身并不发达。

印度的古代历史虽然没有两河流域清楚，但印度的音乐与宗教的关系似乎比美索不达米亚更为紧密。哈拉巴时期的音乐状况因为没有考古材料无法说明，虽说摩亨佐-达罗发现的印章上有竖琴的图像^[8]，但总的来看音乐似乎不甚发达。印度音乐的早期材料一般是根据吠陀时代的文献。在《梨俱吠陀》《森林书》（*Aītarēya ranyaka*）等梵书中记载有Bākura（管乐器）、Nādi（笙）、Pingā（弦乐器）、Godhā（不详）、Karkari（鲁特琴或琵琶）、Dundubhi（地鼓）、Āghāti（铙钹）、Vānīci（不详）、Gargara（不详）、维纳琴（Vīna）（见图1-7）、Vādāna（竖琴）等多种乐器。^[9] 这些乐器多用于宗教仪式活动。例如吠陀文献常常提到Dundubhi鼓的类型极多，晚期的文献认为它是战鼓，其实它首先是在吠陀仪式中使用。^[10] 演奏的方式是在祭祀场所的四周埋设地鼓，上面蒙以湿润的皮子，利用地坑加强音响的共鸣，烘托经文的念诵和祭典颂歌。^[11] 非膜

[1] 柏拉图：《国家篇》399d，《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6页。

[2] 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梓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第31-32页。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27-428页。

[4] 柏拉图：《国家篇》399d，《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9页。

[5] 柏拉图：《法篇》672c，《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4页。

[6] 柏拉图：《法篇》659a，《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第406页。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30页。

[8] K. Krishna Murthy, *Archaeology of Indian Musical Instruments*. New Delhi: Sundeep Prakashan, 1985, p. 78.

[9] K. Krishna Murthy, *Archaeology of Indian Musical Instruments*. pp. 3-4.

[10] 瓦尔特·考夫曼：《古印度的音乐文化》，汉斯·希克曼等，《上古时代的音乐：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的音乐文化》，王昭仁、金经言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62页。

[11] 瓦尔特·考夫曼：《古印度的音乐文化》，《上古时代的音乐》，第1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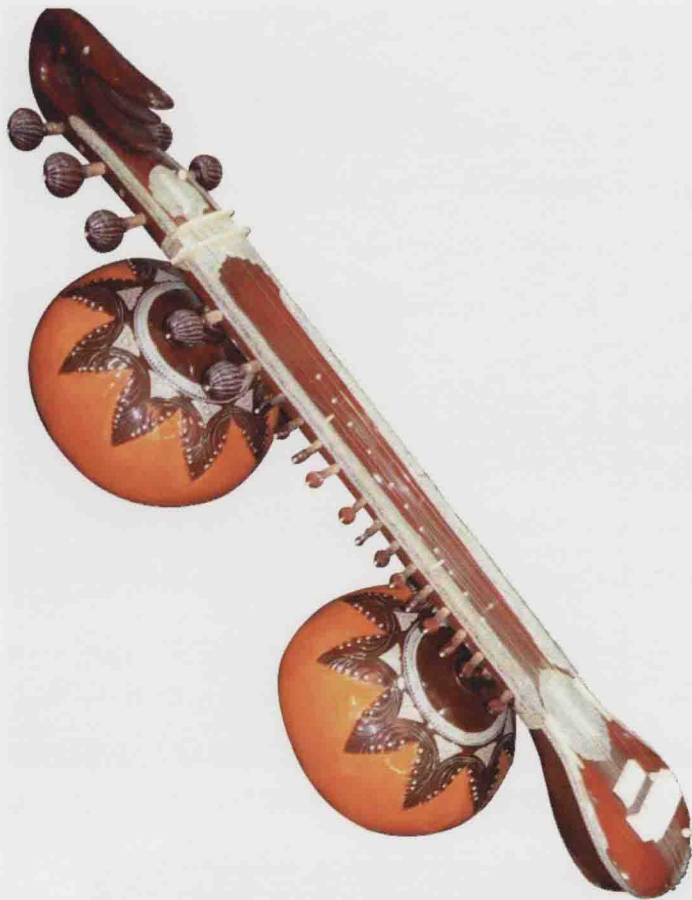


图 1-7 维纳琴

质的打击乐器在哈拉巴没有文物流传下来，佛教兴起后这类乐器仍然广泛使用，考古发掘公元 3 世纪的龙树城（Nāgārjunakonda）的遗址中，钟、铃、铙、钹都有出土，^[1]它们用作法器，与中国用作礼器有所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婆罗多（Bharata）在公元 1 世纪写的《乐舞论》（Nāṭyaśāstra），把当时使用的乐器分为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和气鸣乐器，至今仍是乐器学的分类基础。

印度的音乐体系成于何时尚不清楚，《梨俱吠陀》只有简单的吟诵，《娑摩吠陀》开始注重旋律。与西洋的音乐一样，印度的音阶以八度为基础，但一个八度是分成 22 个等份的斯鲁蒂斯（śrutis），斯鲁蒂斯是梵语“可听到的最小音”，2 个斯鲁蒂斯等于 1 个半音，3 个等于 1 个中间音，4 个为一全音。^[2]八度音阶为七声，见表 1-1：

表1-1 印度七音与八度音阶对照表

七音	Sa	Ri	Ga	Ma	Pa	Dha	Ni	Sa
音程（斯鲁蒂斯）	9	4	7	9	13	17	20	22
		4	3	2	4	4	3	8

印度的七音用色彩和动物来表示，Sa（Do，绿色、孔雀）、Ri（Re，红色、云雀）、Ga（Mi，金色、山羊）、Ma（Fa，黄白色、苍鹭）、Pa（Sol，黑色、夜莺）、Dha（La，黄色、马）、Ni（Si，是调和各种颜色所成之色相）。这与中国的五音比附五行、五色有近似之处。在吟诵吠陀和祭祀的音乐中，拍子（talas）是非常重要的，梵文文献描述过 120 种拍子。印度的塔拉与西方的拍子区别是它源于人体的动作，如走是两拍，吸气两倍于呼气，呼吸率就是三拍等等。这可能与印度早期的宗教音乐中，使用各种体鸣乐器有关。如在泰卢固（Telugu）、卡纳拉（Kanarese）和龙树城的早期遗址中，出土最多的是与仪式舞蹈有关的陶响器。^[3]

按照《摩诃婆罗多》的说法，古代印度音乐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天神和天使的音乐；第二类是君主、朝臣的音乐和与婆罗门教有关的臣民的音乐；第三类是那些没有种姓并被划入非雅利安人之列的贱民的音乐。只有前两类音乐才被视为经典音乐，也只有严格遵守规则的乐师才能演奏它。这些音乐差不多是以声乐为主，早期的吠陀诗歌和佛教经文都是吟诵，其音域限制在二三个音之内^[4]，要掌握这些冗长的经文，语言的节奏胜于旋律，鼓、维纳琴或笛子只起伴奏作用，没有单纯的器乐欣赏，像战国时期齐宣王喜欢听竽的事情，恐怕是没有的。在梵文文献中，乐器为神，是仿造人体所创造，乐器的部位具有象征的意义和超自然的力量，我们在佛教造像艺术中常常看到乐器，正是这个原因。乐器固然神圣，但是乐师却是属于最低种姓——首陀罗，这与两河流域、埃及、中国乐师之地位的尊崇不一样。总之，印度的音乐在公元前 5 世纪以前乏善可陈，其音乐影响中国是孔雀王朝之后的事情了。

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百家争鸣的活跃思想正瓦解商周王朝建立的礼乐制度，音乐呈现出群星丽天的繁荣景象。

[1] K. Krishna Murthy, *Archaeology of Indian Musical Instruments*. pp. 71-74.

[2] 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犇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年，第 630 页。

[3] K. Krishna Murthy, *Archaeology of Indian Musical Instruments*. pp. 90.

[4] 瓦尔特·考夫曼：《古印度的音乐文化》，汉斯·希克曼等，《上古时代的音乐：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的音乐文化》，王昭仁、金经言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年，第 113-117 页。

第二章 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礼乐

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以邦国林立和百家争鸣为最显著的政治特征和文化特征。在公元前 5 世纪的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周王室几无权威可言，两百多邦国渐为几个大国兼并，形成所谓“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国策》）的战国局面。虽然这个时期王纲解纽，兼并盛行，但亦如童书业所言，大小列国都是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面进行兼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设也就是在这个邦国林立的时期完成其雏形。^[1]中国这种逐渐一统的内在机制就是列国在“尊王”的口号下承认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度，从而使得多元文化始终沿着宗法的主轴发展。

这种靠宗法制度建立的社会分层和国家制度自然就会需要一套梳理血缘亲疏、辨别贵贱等级、界定姓氏尊卑的宗庙祭祀制度作为天子和各个诸侯权力合法化的象征。周代的敬天崇祖之类的宗法仪式为各级贵族专有，掌握这种权力实质上就是具有了权力的合法性。礼乐制度严格的等级规范强调的正是宗法制度，所以尽管东周时期“国异政教”，但在按照等级享用礼乐这一点上，北方的齐、鲁、秦、晋和南方的吴、越、随、楚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公元前 5 世纪在中国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世纪。所谓“百家争鸣”是指这个时期社会各阶层、各政治力量的学者都在按照本阶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对宇宙作出解释、对社会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开宗立派，互相辩难，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周人建立政权之后制定礼乐。礼是统治秩序，包括祭祀神明的吉礼、丧葬的凶礼、聘报的宾礼、征伐的军礼和宴飨婚冠的嘉礼。乐，也包括音乐、舞蹈、诗词、歌咏多重含义，是礼的主要表现形式。不同等级、不同场合用何种音乐都有严格的区分。乐的功能在于教育，用平和中正、庄重肃穆的雅乐使贵族能够修身，能够保持对王权的敬畏。整个周王室有关乐的管理、教育和表演机构的设置十分复杂，仅人员就有 1463 人之多。^[2]

礼乐制度，在先秦尤其是周代，曾经被广泛、切实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之形成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影响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传统社会几千年，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东亚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关于礼的起源，有多种说法。《说文解字·示部》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显然，礼的本质是“事神致福”的祭祀。《说文》“禮”字从示从豊，清人段玉裁注谓：“豊者，行礼之器。”近人王国维进一步引

[1] 童书业：《春秋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38-239 页。

[2]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年，第 34 页。

申说，“豐”之上半部“从珌在口中”，“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而“豐”之下半部，则是筮豆供奉的器形，常见于甲骨、金文之中。王氏说：“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曲，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亦通谓之禮。”^[1]

供物奉神和歌舞娱神是原始先民神灵崇拜的两个方面。但祭祀的频繁必然产生新的问题：祭祀时用什么祭器、祭品，祭祀谁、由谁主祭，祭祀时用什么乐舞、什么时候使用乐舞，等等。在不断重复的祭祀过程中，必然趋于程式化和固定化，这便是礼仪的起源。由此可见，作为祭祀神灵的两个侧面，自其起源之始，礼与乐就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与礼乐文化的成长过程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认为，“礼乐制度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的龙山时代”^[2]。文明出现之后的夏、商、周时期，中国人将礼和乐制度化，形成中国独特的礼乐制度。正如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和青铜铭文所揭示的，西周时期是中国礼乐制度的鼎盛期。春秋战国以降，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但它具体指的是新兴贵族僭越等级使用礼仪和乐舞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礼和乐的衰亡，相反，春秋战国时期礼器和乐器的出土量反而远远多于前代。

在新石器时代，部落的祭祀神明、祖先等仪式活动中或用到骨、土、石、竹、木、匏等材料制作的乐器。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后，部落仪式也演化成王朝之礼。礼是先秦时期中国社会身份性的规范，用来“别上下，等贵贱”。夏、商之礼相因，周人代商后，周公纳乐入礼。

周代前期的文化建设固然内容广泛，但从礼乐制度方面考察，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代表性部族乐舞，按照周代统治集团的需要重新加以总结和整理，编定出固定程式的“六乐”（或称“六大舞”“六大乐”），并将这些历代的英雄史诗性歌舞规定为周代雅乐的主体内容；第二，规定了不同的礼仪制度，以及与不同等级的礼仪相偕配的乐舞名称、内容和程式。例如，在六大乐中，祭天必须用《云门》，祭地必须用《咸池》，祭祖先用《韶》（或称《箭韶》），等等。

宋代史学家郑樵说，上古时期“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举，乐非礼不行”（《通志·乐略·乐府总序》）。

礼乐制度是周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它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文明形态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齐桓公“以上卿之礼飧管仲”，管仲坚辞，“受下卿之礼而还”，受到史书的高度评价。严格的等级限制，是礼乐制度的实质。乐舞方面的等级礼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第一，乐器的使用规格。据《周礼·春官·小胥》记载，不同等级的贵族所用乐器的规模有别，“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县即乐悬，指悬挂着钟磬等乐器的簨簴，以其规模和形制分为：宫县，即四面悬挂，如宫室之形；轩县，即三面悬挂，如车轩之形；判县，即两面悬挂；特县，即一面悬挂。此种规定，用于当时的贵族礼典，也常见于时人死后随葬，是考古发掘时判定墓主生前身份的重要标识。

《仪礼》的《乡射礼》和《乡饮酒礼》都明确记载，钟、磬、鼓组成的“金石之乐”只有天子、诸侯才能享用，大夫以下一般不得享用。晋国的大夫魏绛因战功卓著，才得到晋侯赏赐的金石之乐。（《左传·襄公十一年》）

由于不同等级的贵族所配备的乐器有多有少，因而其乐工也多少不一。乡射礼和乡饮酒礼是大夫和士一级的礼仪活动，在作乐时一般只配有“工四人”升堂，配备的是“二瑟”；而诸侯大射时则是“工六人”升堂，配备的是“四瑟”。诸如此类，所配备的乐队规模是该项礼乐活动等级规格的一个标志，也是行礼者本人身份等级的标志。

第二，舞队的规模。《左传》和《公羊传》隐公五年均载，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所谓“佾”，是指舞蹈的队列。宋人陈旸《乐书》认为，每佾八人，天子八佾即六十四人，“降杀以两”，则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而明人朱载堉《乐律全书》则认为，舞佾的行列“取算术开方之法”，佾如方阵，八佾则是六十四人，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目前一般多采用朱氏的说法。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在家中僭用八佾的舞队规格，孔子听说后，大为愤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第三，乐章的规定。行礼者身份不同，所用之乐章（主要是《诗》乐章）亦有严格的等级区别。例如，礼制规定，天子的祭礼在撤除祭品和道具的仪节时，

[1] 王国维：《释礼》，《观堂集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291页。

[2] 白云翔，顾智界：《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必须由乐师率学士歌唱《诗经·周颂》中的《雍》篇，与之合乐。《论语·八佾》载，鲁国的三家大夫在自己的宗庙之祭中也“以《雍》彻”，孔子大为愤慨：“‘相维辟公，天子穆穆’（《雍》之诗句，表示天子仪容肃穆，且有诸侯及二王之后来助祭），奚取于三家之堂？”

不合礼制的乐舞活动，便要遭到非议和攻击。周庄王之子子颓篡夺王位，并使用王室乐舞招待其拥护者（“乐及遍舞”），郑伯和虢叔联合举兵入讨，讨伐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子颓用乐之逾规——“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左传·庄公二十年》）。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国贵族普遍逾越身份使用礼器和乐舞。例如，原来只属于周天子的“九鼎八簋”，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墓葬中常有出土，蔡昭侯墓、曾侯乙墓^[1]、中山王墓等都比较典型。与之相应，随葬乐器也常常逾越礼制，在一些规格并不算太高的大夫墓中，常常有大量的、成组的编钟、编磬出土。

在三晋，魏绛、赵文子等以大夫身份使用金奏，“金奏”即钟、鼓、磬组成的高规格雅乐，本为天子飨元侯之乐，春秋时期诸侯相见亦常用此乐，卿大夫用此，更是僭礼。鲁襄公四年，穆叔使聘晋国，晋侯招待他。开始为他“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拒不接受；晋侯又使“工歌《文王》之三”，他又不拜受；直到“歌《鹿鸣》三终”，这才拜受。当被问及原因时，穆叔回答说：“夫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赋使臣，臣敢不拜赋？”（《左传·襄公四年》）

其时已至春秋后期，穆叔自觉遵循礼制，不敢以使臣之身享受天子飨元侯和两君相见之礼，这已实属难得。

而以蛮夷自居、自外于中原诸夏的楚国，早就使用了天子礼乐。鲁成公十二年，晋国郤至使聘楚国，楚王招待他，子反为宾相，代表楚王招待晋使。郤至将要登阶上堂时，突然从地室传来钟鼓金奏之声，郤至大受刺激，“惊而走出”。原来楚人为他安排了“地室金奏”的音乐演奏。郤至认为楚人以“金奏”招待自己，明显违礼，不过经过一番推辞后，还是接受了。

钟乐用于礼制，屡见于文献。在《周礼》所载的大司乐机构中，小胥、磬师、铎师、典同、视瞭等职

都有在礼典用乐时击钟的职责。当时的历代君主对钟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卫灵公铸上下两悬之钟，不惜赋敛全国，在郭门外设坛告祭，历三月方成，可见耗资之巨（《庄子·山木》）。钟铸好后，要磨错调音。启用之前，还要行衅礼，即用血涂钟身，以增其神力。春秋时期，叔孙氏为孟丙铸钟，“飨大夫以落之”。所谓落礼，服虔注云：“衅以豕豚为落。”其仪式大概即是以血浇之（《左传·昭公四年》）。《孟子·梁惠王上》载，齐宣王铸钟后，用牛血衅钟，因为不忍看到牛被杀之前的恐惧战栗之状，一度拟改为以羊血衅钟。

商周王室及后来的各诸侯国耗用大量的铜、锡、铅来铸钟，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和欣赏，还包含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宗教意义。是否有钟、钟的质量好坏和规模大小，对于天子、贵族乃至整个国家来说，都是具有法统象征意义的大事。春秋吴楚之战，吴人入郢，首先“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淮南子·泰族训》），其性质与摧毁宗庙、取代社稷相当。

在文献中，“钟鼓”成为周代雅乐的代称，如《诗》中屡见“钟鼓将将（啍啍、咽咽）”“钟鼓既设”“钟鼓既成”的诗句。

以钟鼓击奏的雅乐，其主要内容是前述“六大乐”（或六大舞），其中周人自创的《大武》使用最广。韶光飞逝，音响不存，这些雅乐的曲调难以复原，但其歌词则可以部分复原。例如，根据《乐记·宾牟贾》和《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两段记载，历代经学家都试图复原《大武》的六段歌词，认为它们分别是《诗经·周颂》中的《酌》《武》《赉》《般》《桓》诸篇。

周代雅乐所演奏的内容，主要是《诗》各篇。

《诗》采自民间，现存三百零五篇，据说它在被孔子采用为儒家学派的教材之前，远多于此数。可以肯定的是，上古时期，诗、歌、舞、乐合而为一，《诗》的每一篇都可以合乐配舞。贵族们通过学习，将《诗》各篇之歌词、乐曲和舞序全都熟记胸中。在各类礼典活动中，随着礼仪节目的进展，应该演奏哪一篇、歌咏哪一段，礼典活动的参加者都十分清楚。

一般说来，除了统治者的政治教化和贵胄子弟的人文修养之外，《诗》的重要功能就是教化：其中《颂》用于宗庙祭祀，《雅》用于贵族宴飨，而《风》则多用于外交言志。

[1] 一说并不僭越。

周代以降，礼乐制度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礼乐相辅为用，具有为统治者政治服务的特点。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它从外在、客观、强制等方面来规定臣民的等级名分；而乐则从内在、主观、自然等方面来教化臣民，使之服从于宗法制度的等级规范。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正由于此，周代及其后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极其重视礼教和乐教，将其视为与刑法、军政同等重要的大事。

在公元前5世纪，这些规矩差不多都被各邦国破坏殆尽，雅乐在各个邦国也发生了变异。孔子为此感到沮丧，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他讨厌“郑声”，欣赏钟鼓之乐；他还站在恢复周朝礼乐的立场上删削过《诗》，自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不仅如此，他认为个人的修身也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新出《孔子诗论》说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1]这些都反映出孔子欣赏的礼乐代表的是集体意志，而不是个人意志。孔子所谓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乐脱胎于巫教，孔子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比较普遍的看法，因为在周代，玉帛钟鼓不是简单地代表财富和音乐，而是国家礼仪的象征。这是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希腊诸文明都没有的特点。

墨子主张“非乐”，认为国家制造乐器，不比从水土中取物那样简单，一定会厚敛万民，“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所以他反对的“乐”仅是乐所带来的劳民伤财的后果，而“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公元前5世纪，钟鼓一类的乐器制造处于一个转折阶段，一方面仍有倾国之力来制造宗庙彝器之事；另一方面社会也开始出现批评的声音。墨子以纯粹的音乐而不是礼乐来看待钟鼓之乐，也正反映出以钟鼓之乐为代表的礼乐制度已快走到了尽头。

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没有什么有关乐的言论，从这一条看，老子和墨子一样是反对礼乐的，尽管出发点不同。

公元前5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变革的时代，德国存在主义的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把它称为文化突破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2]，他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阶段，在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等地区同时出现的文化上的突破，表现为人类开始拥有了自觉的意识，从而结束了持续了几千年的上古文明，世界也由此有了统一的框架。这一阶段中国出现的思想家有老子、孔子，接着是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这一时期世界各个文明的知识精英和僧侣们都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思考宇宙和社会问题，他们在不同文明中对传统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哲学、宗教定义，成为百家争鸣的时代。

借助雅斯贝斯的说法可以发现，前“轴心时代”的社会运行方式是按照“神圣”所建立的秩序，一切思想、制度、技术和文化（包括音乐）都在宗教的形式下得到表现。在突破或者说超越发生之后，宗教权威受到了质疑。在中国，它就表现为“礼坏乐崩”。中国上古时期虽无西方语义上的宗教，但是宗教的社会功能是由礼乐制度来担当的。在礼乐制度下面，祭祀行为象征的是权力、财富和政治合法性。张光直指出，礼乐制度的这种象征意义后面，包含有炫耀财富及对社会和技术控制，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和战国曾侯乙墓都是其例。^[3]所以礼乐制度的盛衰会影响与之配套的文化和技术。中国青铜文化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顶峰，正好是“礼坏乐崩”和百家争鸣的时代，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文化突破的必然。余英时指出，中国古代轴心突破的文化背景就是“礼坏乐崩”。孔子的“仁”、道家的“道”和墨子的“非乐”，都存在着摆脱古代礼乐传统中“巫”的主导成分。^[4]

环顾公元前5世纪的世界，我们可以发现希腊文明在轴心突破之后，知识精英在追求逻各斯的旗帜下专注于形而上的问题，技术发展成了枝节性问题。印度文明在轴心突破之后由婆罗门教的《奥义书》发展

[1]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2]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页。

[3] K. C.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95-106.

出追求“梵我一如”和佛教追求的“涅槃”境界，前者超越了神灵，希望将“我”（Atman）和永恒的存在（Brahman）结合为一体；后者演变为“出世”的思想，根本就不在乎世俗社会的技术发展。埃及、巴比伦文明就没有发生轴心突破的事件，而犹太民族一直被边缘化，处在一种流散（Diaspora）状态，世俗文化发展的物质积累条件也不具备。只有在中国文明当中，轴心的突破影响了制度和技术的变化，曾侯乙编钟这

类礼乐制度象征物的出现正好就是轴心突破之后百家争鸣时代的必然结果。曾侯乙编钟本身由多套编钟组合而成，又融会了多诸侯国的音律体系，在文化层面反映的是音乐的多元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宗庙礼乐器，这似乎都在印证先秦诸子对传统礼乐制度的批评。而煌煌巨制的曾侯乙编钟后无来者，在技术层面反映的却是公元前5世纪的社会由身份性炫耀向技术性炫耀的转变，成为礼乐制度的盛极而衰的一个转折点。

[1] 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4期。



史籍篇

考古与文献互证的曾国历史



第一章 曾随之谜

周代，周王朝在汉水以东册封了一批诸侯国，在所封的汉东诸侯国中，以随国的名声最响，势力最强，故有“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恒公六年》）之说。

随国的疆域，在今汉水以东，桐柏山和大洪山之间。随国立国灭国时间，文献无明载。但据《国语·郑语》《左传·哀公六年》中的相关记载分析，随国在春秋晚期已为诸侯国，其国祚延至战国，灭亡时间约在公元前 328 年前后。

然而，相对于随国的疆域及其存在的历史年代，考古发掘资料中却罕见随国的踪迹。属于此时此域大量的历史遗物，铭文显示多为“曾”国之器。

也就是说，在长江中游、汉水之东（以下简称“汉东”）的湖北随州一带，有一个令后世困惑的先秦古国，它属于姬姓，在出土文献中多叫曾国，在传世文献中称之为随国。但是，考古发现中罕见称“随”的遗迹

遗物，传世文献中没有这个名为曾国的姬姓国家，若从文物考古和传世文献两个角度观察，二者时空均相重合，曾随二者究竟是一国二名，还是异名异国，没有明确的资料证实，众说纷纭，被称之为“曾随之谜”，或者叫做“曾国之谜”。

曾随之谜是由曾国有铭文的铜器等遗迹遗物不断发现而逐渐产生影响的。早在北宋时代，就在汉水之东的今湖北安陆（在随州南 65 千米），出土过两件曾侯钟（即楚王畬章钟）（见图 2-1），铭文中虽有“楚王畬（熊）章作曾侯乙宗彝”这样明确的内容，但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属于曾国人的铜器。直到清代著名学者阮元考释时，还认为“曾义为重亦为高，凡先祖皆可称曾祖，曾侯犹先公也”，将“曾侯乙”理解为楚惠王的“曾祖”“先公”。^[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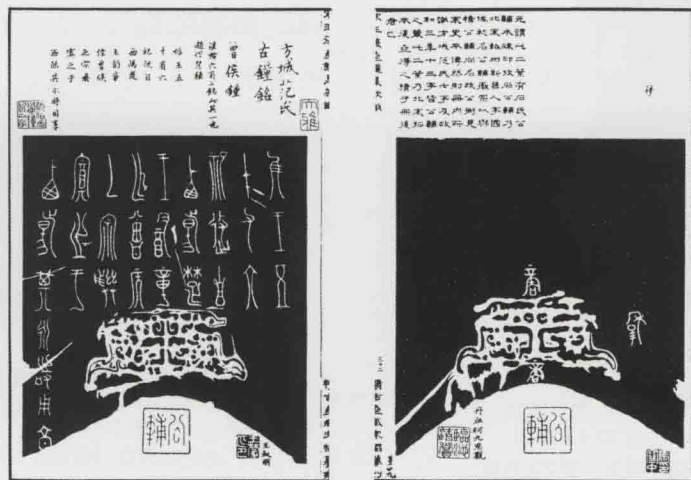


图 2-1 宋代出土的楚王禽章钟铭文拓片

[1]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曾侯钟跋》。

第一位认识到姬姓曾国的是刘节。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铜器中有两件曾姬无卣壶。（见图2-2、图2-3）1935年1月，刘节先生在他发表的《寿县所出楚器考释》^[1]一文中，结合曾侯钟（即宋代著录的楚王畚章钟）及相关曾国铜器铭文进行研究，指出：这个“曾”不是古书中常见的属于齐国附庸的姁姓曾

国（多写作郢），而是一个由今河南省中部迁到河南省南部，属于楚国附庸的姬姓曾国。尽管刘节先生对这个姬姓曾国的地望认识并不准确，但他首次正确地向学术界指出这一作为楚国附庸的姬姓曾国则功不可没。由于这个姬姓曾国于史无征，从而产生了“曾国之谜”。



图 2-2 曾姬无卣方壶（台北故宫博物院供图） 战国晚期
口径 20.8×18.8、底径 24.8×23.4、通高 18.8 厘米，重 25 千克
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墓出土 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 2-3 曾姬无卣方壶铭文拓片（台北故宫博物院供图）

20世纪70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提出的“湖北境内姬姓曾国”说，是破译“曾国之谜”的一大进展。1966年，汉水之东的湖北京山县苏家垅出土铜器97件，其中有6件铜器的制作者自称“曾侯仲子游父”（或“曾仲游父”）。（见图2-4、图2-5）湖北省博物馆对这

批铜器及曾国问题的报告指出：“与申邻近的曾国，可能是西周早中期周王室在江汉流域所封的姬姓之国，到西周晚期已经强大起来了。”“湖北过去发现的这些曾国铜器，证明在湖北境内确有一个曾国存在。”“这次湖北京山发现的‘曾侯’铜器，应当属于在湖北境内的姬姓曾国。”^[2]

就在京山出土曾国铜器报告发表前后，湖北省随州市均川、枣阳县茶庵以及相邻的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小西关也发现曾国古墓及有铭铜器。“湖北境内姬姓曾国说”的证据更加充分，姬姓曾国的地域范围也随之明朗起来。



图 2-4 曾仲游父壶 两周之际
通高 66、口径 13.4×21.5、底径 23.4×30.4、
最大腹径 26.5×35.6、口高 48.4 厘米，重 32 千克
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 藏湖北省博物馆



图 2-5 曾仲游父壶铭文拓片

[1] 刘节：《楚器图释·寿县所出楚器考释》，北京：北平图书馆，1935年。又见刘节：《古史考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2]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1978年，随州发现曾侯乙墓，促进了姬姓曾国问题的研究。这一带本是随国都城，为什么会出现曾国国君之墓，令人困惑不解，因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将姬姓曾国问题研究推向了高潮，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对曾国探索的主要内容，自此转变为“曾随是否一国”的问题。即所谓“曾随之谜”，或称之为“曾国之谜”。

在曾侯乙墓发掘过程之中，有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到达现场参观、座谈和演讲。稍后，不少学者又以书面形式在报刊上发表见解。^[1]

最早在报刊上提出“曾国之谜”（亦称曾随之谜）这一概念的是李学勤先生。从1978年10月4日李学勤《曾国之谜》^[2]问世，到1989年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报告一书出版，关于曾随之谜的各种观点都有充分的表述。主要观点是：

其一，“曾即随说”（或称“曾随合一说”“曾随一国二名说”）。李学勤首倡此说。至于何以曾随合一？石泉先生主要从地望上进行探讨，提出曾（随）是由北方迁来的西周姬姓封国，先居南阳盆地南部，再向东南迁入随枣走廊。^[3]舒之梅和刘彬徽联名发表文章，不赞同北方南迁说，主张汉东曾（随）国为历史悠久的土著姬姓国，二者为一国二名。何以曾、随两个名称，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或可期望于日后出土的材料来解决^[4]。方西生对此作过解答，他说“曾国和随国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只是叫法上不同而已。我们有一种设想，也许当初周天子封的是曾侯，以后建都于随，别人就叫做随侯、随国，但它自己仍称曾侯”^[5]。

其二，战国楚贵族的新曾国说。徐扬杰持此说。他对曾国铜器铭文进行考证后，将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的称之为“早期曾器”，春秋战国之际以后的称之为“晚期曾器”。他认为南阳附近的曾（缙）国和汉东的随国，至迟在春秋末年已为楚国所灭。曾、随灭亡后，楚将其一家大贵族分封到曾，仍称曾侯，但将国都搬到原随地。因此，早晚两期曾器与随国没有关系，而与两个曾国有关。西周至春秋的南阳之曾是早期曾器的主人，春秋战国之间楚在随地分封的新曾国应是晚期曾器的主人。^[6]

曾昭岷、李瑾的观点与徐扬杰同中有异。他们主要从曾国铜器分域研究入手，认为南阳盆地附近的曾国属于姬姓曾国，与随国并立为二国，先后为楚所灭。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应属战国晚期。其时，随国已灭，曾国早亡，此墓只能是一个楚国贵族之墓，墓主攫取了大量的曾国铜器并用以殉葬外，和曾国没有更多的关系，和随国也找不到丝毫的联系。不能因随县出土曾国铜器便得出“随国即曾国”^[7]的结论。

其三，曾国就是文献上的缙或鄩。杨宽、钱林书主此说。他们认为曾国和随国不可能是一国二名，这个曾国就是参与灭亡西周的文献上的曾国，与随并立而为二国。春秋前期楚国强盛，楚国灭亡申、息二国后，曾的政治中心已向南阳盆地东南的随枣走廊及其以东地区转移，地理上与随、楚犬牙交错。国君墓葬不一定在国都，曾国都城虽也东迁到西阳（今河南光山县西南），但国君曾侯乙墓则在随国相邻地区，不足为怪。直到战国初期，曾国还是拥有较大经济实力的独立的诸侯国，并没有沦为楚国附庸，故曾侯乙死后，楚王及其楚的封君给予曾侯很高的礼遇。这是由当时曾侯所处地位和楚王在政治斗争中的需要所决定的，不可能出于报德之意。^[8]

其四，“随灭曾后改称为曾”说。于豪亮持此说。^[9]他对曾国和随国全面考察后指出：把各种条件综合在一起考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曾侯就是随侯。曾国就是文献上记载的南阳地区的姁姓缙（或鄩）。“缙关”，可能是曾国北部边境的关口，曾国本土，还应该在此以南。这样，曾国既与西面的申国接壤，又与南面的随国接壤。因为与申国接壤，所以曾同申攻杀了周幽王；因为与随国接壤，所以后来为随国所灭。随灭曾后，改称为曾，于是姁姓的曾变成了姬姓的曾。随灭了曾，并迁都于曾的国都——也许就是西阳（今河南光山县西南）。韩国灭郑改称为郑，不少的古籍仍然称之为韩，同样的理由，随虽然改称为曾，古籍中仍然称之为随。

其五，曾颠覆随而变姬姓随氏的随国为姁姓曾氏的随国说。顾铁符先生持此说。他认为随、楚两国，

[1] 谭维四：《曾侯乙墓》（第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2]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又见《论江淮间的春秋青铜器·再论曾国之谜》，《文物》，1980年第1期。

[3] 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4] 舒之梅、刘彬徽：《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

[5] 方西生：《有关曾侯乙墓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6] 徐扬杰：《关于曾国问题的一点看法》，《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

[7] 于豪亮：《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墓？》，《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8] 曾昭岷、李瑾：《曾国和曾国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9] 杨宽、钱林书：《曾国之谜试探》，《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杨宽：《西周史·曾国之谜解释》（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一个姬姓，一个异姓，两周之际，同处长江以北，是汉水两岸比较大的国家，矛盾不可调和，楚一直要消灭随国。曾国是姒姓国，与楚都属异姓国，楚国有弑周昭王之嫌，曾国也有杀害周幽王之罪，两国在反周这一点上无疑是天生的盟友。曾国在南阳北的缙关归楚以后，可能被楚安排迁往武当山的东北，现在丹江口、谷城这一带。《水经注》所言这一带的曾水、曾口也许就是因缙国而得名的。后来，楚国促使曾氏钻进随国，进行颠覆活动取得成功，把姬姓随氏的随国一变成为姒姓曾氏的随国。从此楚和这个新的随国结下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因此，春秋中期以后的随国，绝不是西周到东周早期的随，而是姒姓曾氏的随国。^[1]

以上几种说法，主要围绕族姓、地望、时间、曾侯乙墓与随都、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等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各种说法中，除说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属于战国晚期错误明显外，其他诸说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大体都能自圆其说。不过，以赞成第一种说法，即“曾随一国二名说”者居多。

随国的疆域大体上在今汉水以东随枣走廊一带，从文献中能够得到大致的了解。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率军攻打随国，大臣斗伯比在进言中说道：“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又伐随，“除道梁嗟，营军临随”（《左传·庄公四年》）。即在嗟水上修筑桥梁，兵临随国都城下。《水经·沮水注》说“沮水又东南，经随县古城西”，也说明随都在嗟水以东。这说明随国立国在随枣走廊，其政治中心在今随县县城及其以东一带。曾国在古文献中虽没有记载，但已发现的曾国铜器的分布范围，大体也在随枣走廊之带。说明曾随二国地望重合。

据《国语·郑语》所载西周末年周史伯之言，“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至迟西周晚期随已属于西周南土（今河南南阳及其以南地区）的封国。春秋早期，随国是能与楚国夹汉水东西并峙的汉东大国，春秋中叶逐渐沦为楚国附庸，公元前494年再次作为独立诸侯参与攻打蔡国，即《春秋·哀公元年》所谓“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时在春秋晚期。由于随与楚在春秋晚期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国家当会延存至战国时代。而考古发现中的曾国铜器

及墓葬时代上至西周末年，下至战国中期，可见曾随国家历时时段相当。

两周时期有姒姓之曾见于文献，姬姓之曾见于铜器。先秦时代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曾国女子出嫁称姓者，见于青铜器铭文的有“曾子原彝为孟姬郤铸媵簠”（曾子原彝簠）、“聖赧（恒）之夫人曾姬无卣”（曾姬无卣壶），曾国大工尹季怠在其所铸两件戈铭中自称“周王孙”“穆侯之子西宫之孙”。“穆侯”应是曾国国君，季怠属于曾国公族，进一步证实姬姓之曾的存在。《世本》中说：“随国，姬姓。”高诱注《淮南子·览冥训》、韦昭注《国语·郑语》也均称随国为姬姓，表明曾随二者族姓相同。

春秋末年，吴国与唐、蔡两国联军攻破郢都，楚昭王逃奔随国，吴国要求随国交出昭王，随国以与楚“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左传·定公四年》），不能因其有难而弃之为由，婉拒吴国。吴军退去后，楚昭王非常感激，当即“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左传·定公四年》），其时在公元前506年。随国的政治地位因此由楚的附庸上升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诸侯国，见载于《春秋·襄公元年》，时在公元前494年。而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也因此一直心怀感恩之情，于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五十六年）为曾侯乙铸宗彝。故曰曾、随二国春秋战国之际的史实相吻合。

曾随之谜经过了近36年的持续争论，尽管大多数学者都赞同曾即随说。曾国为西周晚期被封于汉东几乎成为学术界的无争议的共识，但2011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发现后，却打破了这一固有的共识，有关汉东曾国的始封时间及西周曾国与战国曾国是否同源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随州叶家山位于随州市东北部约20千米的淝河镇内，墓地处在—南北走向的椭圆形岗地上，于2010年底发现。2011年1月1日至1月17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现场勘探，2011年2月18日至6月14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叶家山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确认此地应为一处新发现的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家族墓地。2013年3月26日至7月26日，对叶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后，发掘者根据墓地出土文物的文化因素、随枣走廊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文献

[1] 顾铁符：《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顾铁符：《随国、曾国的奥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楚文化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所见“汉阳诸姬”的政治地理格局以及西周早期封国的政治背景等诸方面推定这个曾国应为姬姓，与春秋姬姓曾国应为前后相续的一个国家，也就是文献中的随国^[1]，有少部分学者支持这一观点^[2]，其他一些学者分别从叶家山墓地的不同方面予以了反驳，认为叶家山西周早期的曾国应为商代姒姓曾国的遗裔国^[3]。使得叶家山西周早期的曾国族属问题疑窦丛生。

随着叶家山出土文物整理工作的逐步开展及部分资料的陆续公布，特别是叶家山西周墓地 M111 号出土带有“南公”青铜器铭文簋的发现，为解开西周早期曾国的族姓提供了重要文字学信息。铭文为“猗作剌（烈）考南公宝尊彝”^[4]，M111 墓主为曾侯猗，其墓内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揭示出叶家山的曾国与西周“南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部分学者从“南公”铭文入手，再次论及到了汉东西周早期曾国应为姬姓^[5]，也有学者从墓葬头向、腰坑、族徽、日名、文字学等方面进一步申论了叶家山曾国为非姬姓莫属^[6]。

更为重要的是，2009 年文物考古工作者为配合随州市城市建设，在文峰塔基地发掘的一座大型春秋残墓，根据墓葬规模的铭文，这座残墓墓主为春秋晚期曾国的国君曾侯遯^[7]。墓内完整及残存青铜编钟 10 件，

其中大型青铜甬钟（M1:1）上有 169 字的铭文。铭文开篇记录了曾国的始封情况。除见有“南公”铭文外，还见有“白适”。开篇铭文为：“隹（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遯曰：白（伯）箝（括）上用，左右文、武（正面钲部），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縶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夏）。周室之既卑（正面左鼓），吾用燮就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刷，而天命将误。有严曾侯，业厥（背面右鼓）圣，亲搏武功。楚命是靖，复定楚王……（背面钲部）”M1:3 号钟铭文中还有“曾侯遯曰：‘余稷之玄孙’”一语。（见图 2-6～图 2-12）

从编钟铭文所记之事中可以看出应是记录的吴楚之战的事，其中，铭文所记的“南公”“白适”，无疑就是西周重臣南宫适。铭文显示，曾国不仅与周王同姓，而且其先祖曾参与了灭殷之战，是有助于周室的功臣。其受封的时间可能就在成康时期，这个曾国与“南公”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峰塔基地所见编钟上铭文材料，再结合叶家山西周墓地所见“南公”铭文，为破解叶家山曾国的族姓及“曾随之谜”提供了重要文字学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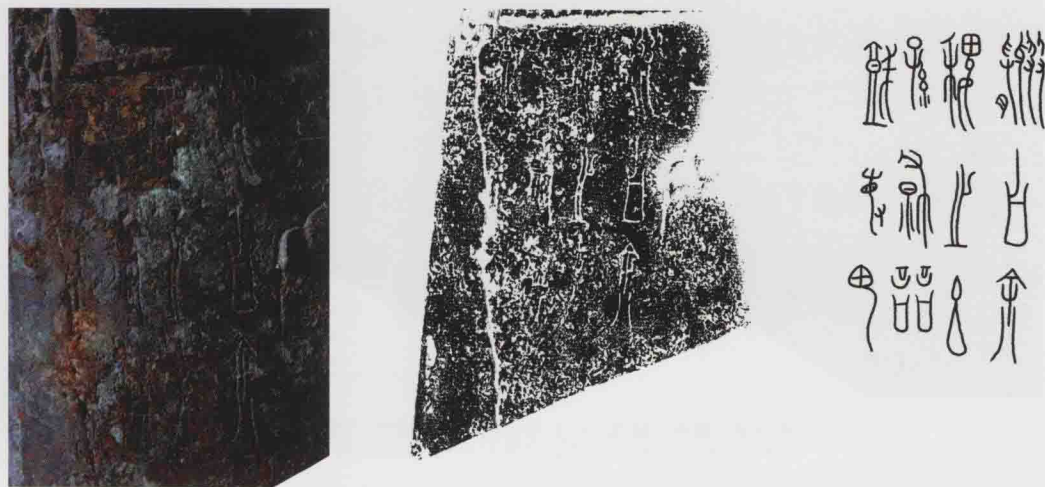


图 2-6 随州文峰塔 M1:3 号钟正面左鼓铭文、拓片及摹本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11 期。黄凤春、黄建勋：《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湖北省博物馆，等：《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黄凤春：《湖北境内出土的有铭曾器及相关问题》，《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台北），2013 年 11 月。黄凤春：《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发掘的主要收获》，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

[2] 张懋镛：《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文献》，2012 年第 3 期。张国硕、王琼：《试析夏商周时期的曾国》，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

[3] 参见李学勤、李伯谦、朱凤瀚，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 年第 11 期。杨升南：《叶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国的族属问题》，《中国文物报》，2011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刘绪：《近年发现的重要两周墓葬述评》，《梁带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笄浩波：《汉东的随国、曾国和随国考》，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董珊：《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为三》，刘钊主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李伯谦：《西周早期的重大考古发现》，湖北省博物馆，等：《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张昌平：《叶家山墓地相关问题研究》，《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曹芳芳：《两周时期曾国及族属考辨》，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13 年 12 月总第五十九期。

[4] 亦有学者认为“猗”字应释为“𡗗”（庚），参见罗运环《叶家山曾侯名猗兼及亢字考论》，载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

[5] 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 年第 2 期。黄凤春、胡刚：《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 年第 5 期。

[6] 王恩田：《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 年第 3 期。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等：《随州文峰塔 M1（曾侯遯）、M2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 年第 4 期。

对叶家山所见“南公”铭文以及文峰塔墓地曾侯逸钟钟铭“南公”及“白适”铭文的对应研究，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的始封地年代、族姓及受封者已是比较明确。曾侯逸钟钟铭时代在春秋末，自称是周室先祖“稷之玄孙”；又自述南宫适为其直系始祖，这不

仅可以进一步证明曾国与周同祖，属于姬姓，进而还可以断言西周早期曾国与东周曾国应是一脉相承的。曾侯逸曾见之于曾侯乙墓的铜器铭文中，应为曾侯乙的祖辈，通过铜器铭文完全可以桥连起一个上至南宫适、曾侯猷、曾侯谏，下至曾侯逸、曾侯邲、曾侯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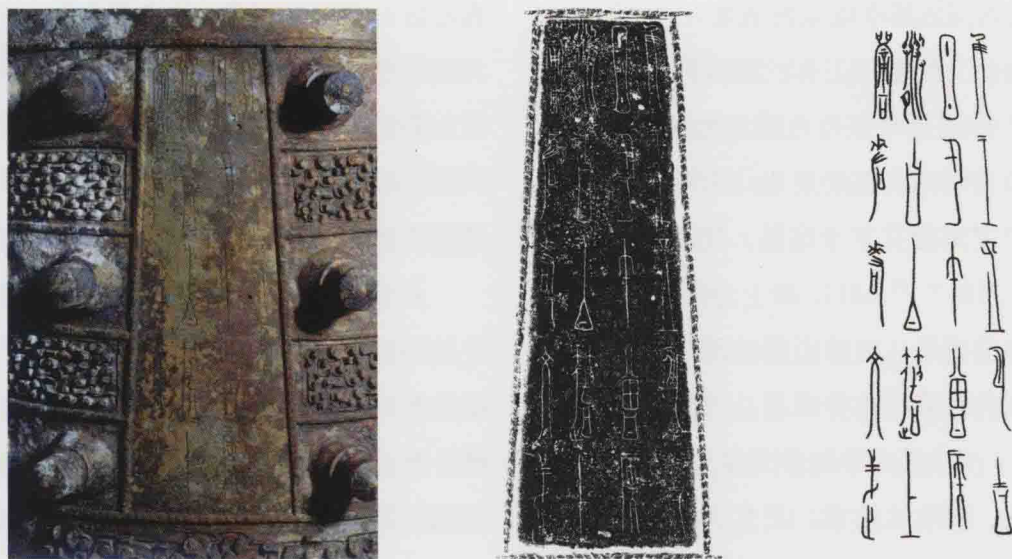


图 2-7 随州文峰塔 M1:1 号钟正面钲部铭文、拓片及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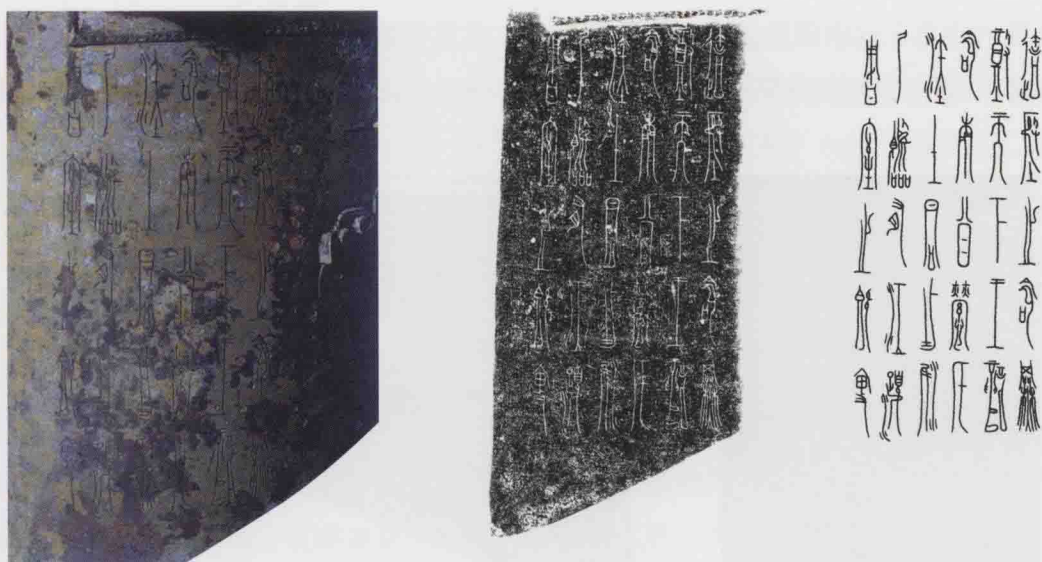


图 2-8 随州文峰塔 M1:1 号钟正面左鼓铭文、拓片及摹本



图 2-9 随州文峰塔 M1:1 号钟正面右鼓铭文、拓片及摹本

的不可分割的证据链。文峰塔墓地曾侯丙墓发现后^[1]，甚至还可将曾国延展至战国中期。说明曾国自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一直都存在于汉东之地，其始封国名就是“曾”，是一个时跨约七百余年的古国。

至于曾国为什么又称随国，是曾随之谜讨论的话题之一，学界多以历史上曾有吕又称甫、魏又称梁、唐又称晋，荆又称楚等来辅证。2013 年，在随州文峰

塔墓地的一座曾国墓地首次出土了一件带有“随”字的铭文铜戈^[2]，说明进入东周后，少数曾国人也自称“随”。至于曾国为什么又会称随国，尚需要进一步探讨。不过，通过曾侯谥钟铭（详见上引），可进一步证明曾即随说，因为钟铭所记的是发生在公元前 506 年的吴楚之战的事例，文献记载这场战争所关联的主要国家是吴、楚、随三国、而编钟铭文所记的是吴、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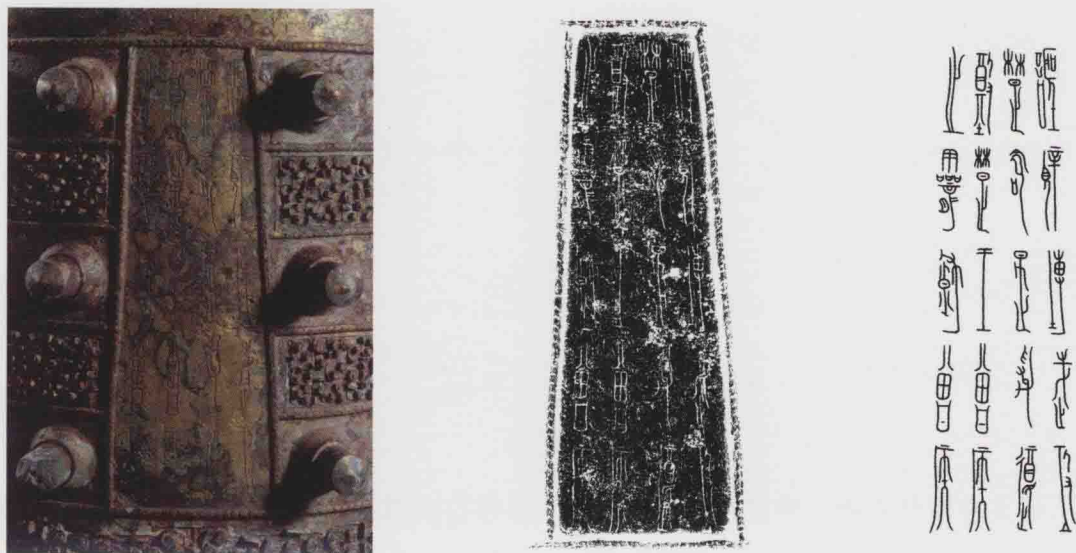


图 2-10 随州文峰塔 M1:1 号钟背面钲部铭文、拓片及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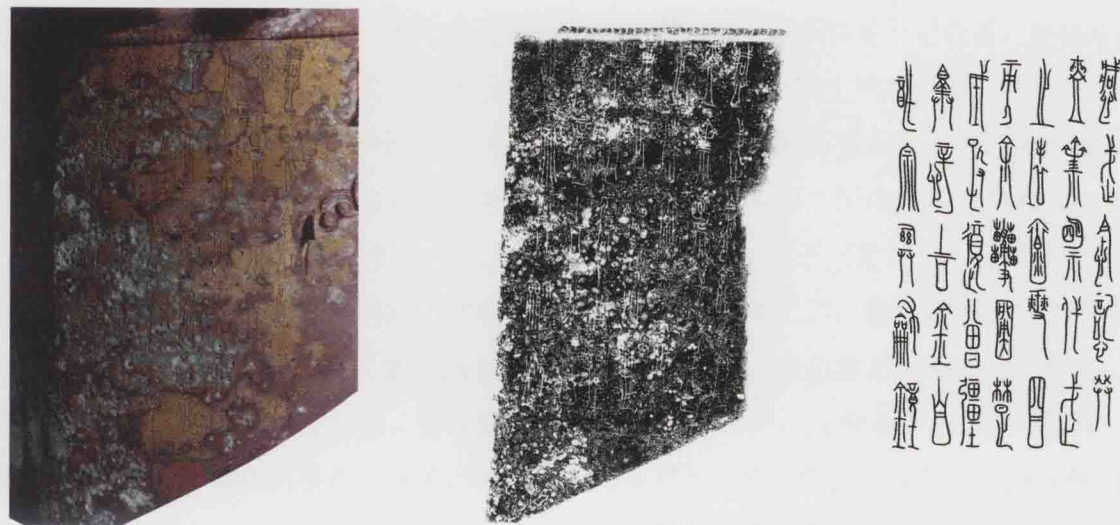


图 2-11 随州文峰塔 M1:1 号钟背面左鼓铭文、拓片及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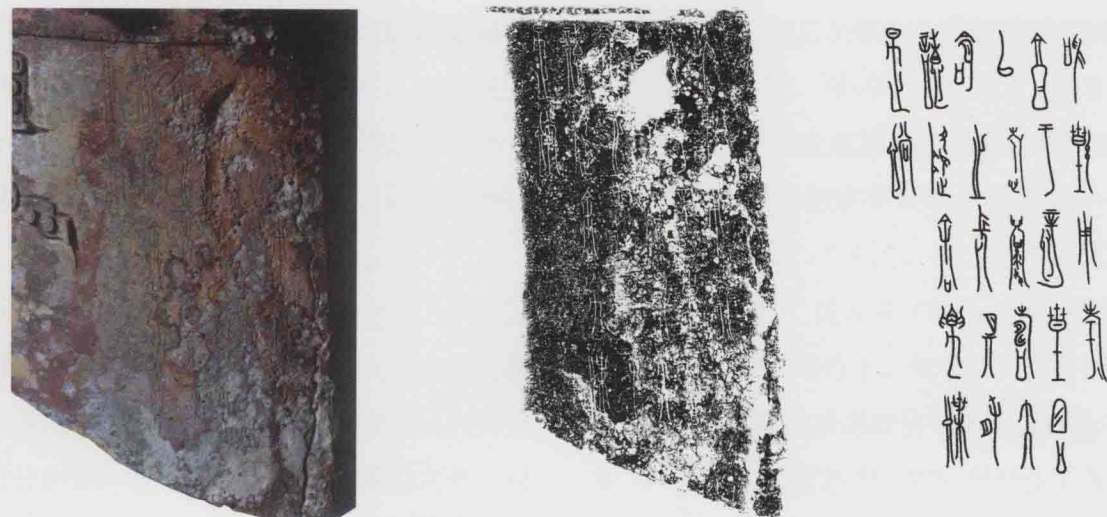


图 2-12 随州文峰塔 M1:1 号钟背面右鼓铭文、拓片及摹本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考古》，2014 年第 7 期。



曾三国。其中在描述吴人破郢，楚将亡时有“荆邦既刷，而天命将误”，曾侯“亲搏武功，楚命是靖，复定楚王”之语，很显然是指楚国将要灭亡时，是曾国挽救了楚国，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就目前资料而言，曾国被封于西周早期的汉东且为西周重臣南宫适的封国，曾国为姬姓，曾即随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应可尘埃落定，曾随之谜应不再是谜。

至此，从西周至东周曾国的族姓及由来已不再是困惑学术界的难题。可以清楚地看出，西周初年周王对北、东、南的分封是封召公于燕、封周公于鲁、封南公于曾的政治地理格局。毫无疑问，周武王灭殷后，四土之域皆由周王宗亲直领，反映出周王夺得天下后，对经略四土具有特殊的政治理念，而曾（随）国在“南土”担当着监视江夏、统治淮夷的重要职责。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

第二章 汉东大国

一、曾（随）国的基本情况

曾（随）为周初封国，商周之际的名臣南公括是始受封者。曾侯遯编钟：“伯括上用，左右文、武，拊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是说南公括因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伐灭殷商，建立周王朝的一统天下有功，周成王封南公括于江淮之间的“汭土”，即随枣走廊随州叶家山一带。按周初分封制的特点，受封者不一定前往就封，应如周公旦受封，其子伯禽领封一样，由南公括之子领封。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所出曾侯抗簠铭：“曾侯抗作剌（烈）考南公宝尊彝。”这个“南公”就是曾侯遯编钟铭的南公“伯括”。南公括是始受封者，曾侯抗称南公为“烈考”。父死曰考，曾侯抗是南公之子，其兄曾侯谏及曾侯抗应是领封者。

曾（随）与周王室同姓，即姬姓。《左传》说曾（随）为姬姓。曾国多件金文也说曾（随）为姬姓，如曾子原彝簠、曾姬无卣壶铭文都表明曾为姬姓。尤其是曾大工季戣在所铸戈中称“周王孙”、曾“穆侯之子之孙”；曾侯遯编钟称“余稷之玄孙”，即说自己是周王室始祖后稷的后裔。均确证曾（随）为姬姓国家。

曾（随）国国君称侯，即“曾（随）侯”，按周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曾（随）属于第二等。从出土的一些曾国铜器铭文及出土地来看，曾国比较保守，从西周到春秋大体奉行分封制，除子弟继为国君的侯位之外，对其他子弟多采取分封制，以伯、仲等排行称为曾伯、曾仲，或以晚辈称为“曾子”“曾孙”。

曾国的官职，西周时期有太师、太保。太师见于曾太师鼎，太保见于曾太保鼎、曾太保盆等金文。太师、太保是继承周朝“三公”之制而设置。

曾（随）国职官见于记载者，春秋时有：太师、少师、师、祝史、大工尹、少宰、曾都尹。太师，见曾太师鼎；公元前706年楚伐曾（随），“随人使少师董成”（《左传·桓公六年》），即由少师主持和谈；师，见曾师季彝盘；祝史，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其职事是主持祭祀祈祷；大工尹，见于随州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曾大工尹季戣戈，当总掌手工业事务；少宰，见曾少宰黄仲鼎；曾都尹，见曾都尹定簠。楚国的长官多称尹，可见曾虽为周室封国，也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曾侯乙墓遣策所记曾侯乙葬仪中御者的官衔有宫廋尹、宫廋令、审兽令、新官令、右令、左令、邻连敖等，均为曾（随）国官员职称，多与楚国相同，可见，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曾国职官与楚国大体相同。

曾（随）国在思想史的贡献也很突出。春秋初期，曾（随）著名思想家季梁率先提出了“民为神主”的民本思想。他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首次将人民提到了比神更主要的地位上。他强调国君要把“忠于民”“利民”放在首位，然后再取信于神。这种民本思想的提出，极大丰富了中国思想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曾（随）国处汉东随枣走廊，物产丰富。古人盛传“随侯之珠”，就出在曾（随）地。

据东汉高诱《淮南子·览冥训》注及晋代干宝《搜神记》所载：随侯出行，在涢水边，见大蛇伤断，以药敷之，因名其处为“断蛇丘”。后来大蛇在江中衔明珠给随侯，用以表示报答，故谓之“随侯之珠”。“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明月之照，可以烛室”，又名“灵蛇珠”，或“明月珠”。《庄子·让王》：“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淮南子·览冥训》：“譬如随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可见“随侯之珠”作为无价之宝，在战国和汉初已盛传于世。

随州市武安（武汉至安康）铁路梅鹤子湾遗址，曾出土一件铜锯断片，断片残长 6.4、宽 3 厘米，锯齿匀称，为正锋尖刃，齿距 3 厘米。这件铜锯出土于该遗址的东周文化层，填补了随枣走廊地区考古发现的一项空白，说明曾国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使用铜锯的技术。

二、曾（随）国疆域及其政治中心的变迁

曾（随）国疆域及其政治中心，从考古发现来看，有过变迁。

曾（随）国最初封地的中心区域在随州城区东北淅河镇漂水东岸叶家山一带。2011 年和 2013 年两次对叶家山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 140 座墓葬和 7 座车马坑，出土 2100 件（套）文物。其中 M65 发现

多件铸有“曾侯谏”铭文的青铜器，“曾侯谏”应是该墓墓主人。M111 为西周早期最大的墓，出土青铜鼎 20 件、簋 12 件及 5 件一套的编钟，墓主人为曾侯罔。叶家山是一处包括曾国国君在内的各级贵族的西周早期曾国公共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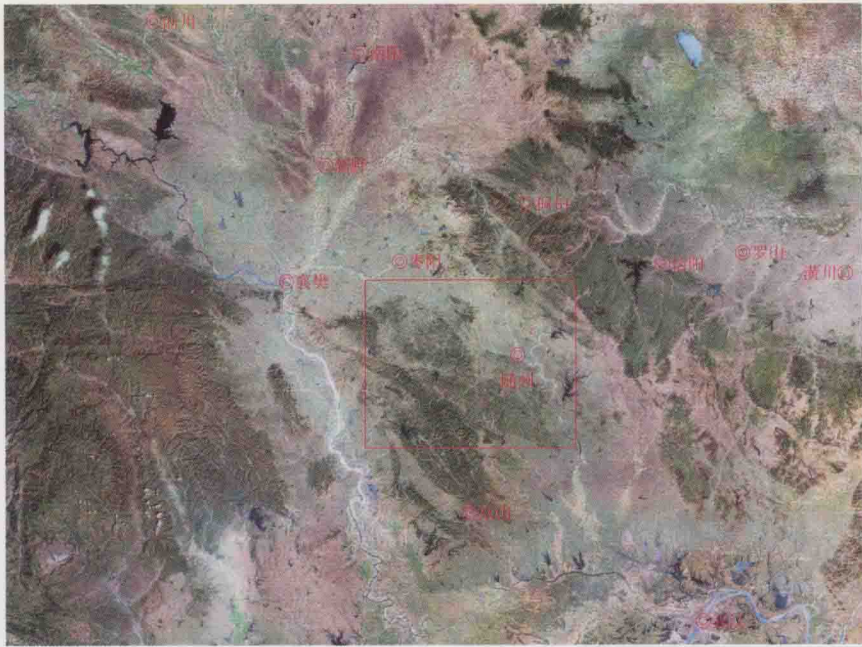


图 2-13 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示意图（未包括四川新都、安徽寿县、江苏六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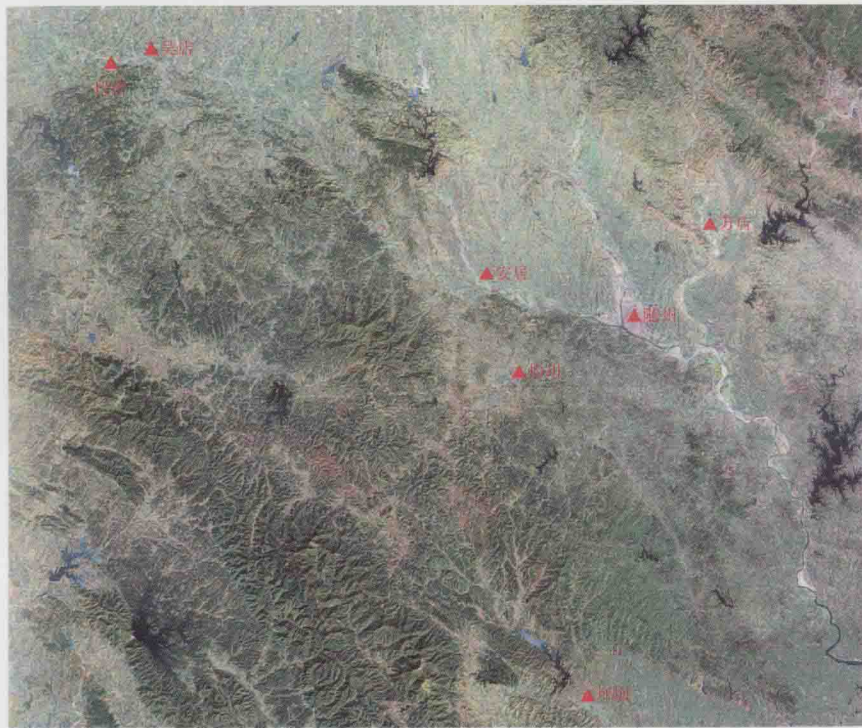


图 2-14 曾国疆域范围青铜器出土地点示意图

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发现，尤其是曾侯烝、曾侯谏两位曾侯墓的发现，表明叶家山一带是曾（随）始封地“汭土”的政治中心。按周制，“公侯田方百里”（《礼记·王制》），曾（随）国的始封地应在叶家山方圆百里之内，即随枣走廊之内。这是周王朝经营南方的重要据点。所谓“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就是说曾国的封地在随枣走廊，而势力范围在整个江汉地区，淮河中上游的淮夷诸国也在其管理之下。这种气势几乎可和齐太公封国“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比肩。

西周中期曾国考古尚存在缺环，情况不甚明了。但从安州六器、静方鼎等西周金文来看，曾国与鄂国曾为周昭王伐楚的前沿基地。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是曾国的重要发展阶段。西周早期，在曾国以西，涇水中上游间的今随州安居镇北还有个鄂国。周厉王晚年，“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

于厉内”，为周厉王所灭。鄂国后裔北迁南阳，曾国势力趁机扩展到涇水中上游地区，并进而向西北方的枣阳南部、滚河中上游以及南边京山东北部的漳河上游扩张。（见图 2-13、图 2-14）

其一，曾国的疆域到达今滚河中上游的枣阳南部地带，出土曾国铜器的地点主要在熊集段营和吴店镇郭家庙及相邻的曹门湾的墓地。1972 年枣阳市熊集镇茶庵乡发现段营的一座随葬有曾国铜器的春秋早期墓葬，出土大小铜器 280 余件。^[1]其中曾子仲淦鼎铭文为：“唯曾子仲淦，用其吉金自作立簋彝，子子孙孙其永用之。”（见图 2-15、图 2-16）曾子仲淦也可能是该墓主人。

此前一年，即 1971 年，河南新野县小西关一座墓中也出土了一件署名“曾子仲淦”的甗，铭文为：“唯曾子仲淦用其吉金自作旅甗，子子孙孙其永用之。”（见图 2-17、图 2-18）小西关墓墓主不是曾子仲淦^[2]，或许就是从枣阳一带流出。



图 2-15 曾子仲淦鼎 两周之际
通高 20.7、口径 25.2 ~ 25.6、口高 17.5 厘米，重 3.37 千克
湖北枣阳熊集镇茶庵乡段营出土 藏湖北襄樊市博物馆



图 2-16 曾子仲淦鼎铭文



图 2-17 曾子仲淦甗 春秋早期
通高 36.7 ~ 37.1、口径 28.5、耳间距 34.5、甗体高 19 厘米
河南新野城郊小西关村出土 藏河南省博物院



图 2-18 曾子仲淦甗铭文拓片

[1]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1975 年第 4 期。

[2] 参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54 页。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郭家庙曾国墓区，包括西周末至春秋早期的 29 座墓葬、2 座车坑、1 座车马坑及其出土的 4000 多件随葬器物。其中带有铭文的曾国

青铜器有：曾孟羸削簠、曾亘嫚非录鼎、曾伯猗钺（见图 2-19 ~ 图 2-24）。这批材料在曾国早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图 2-19 曾孟羸削簠 西周晚期
通高 18（复原）、口长 28、宽 23.4 厘米
湖北枣阳郭家庙 M1 出土 藏湖北襄樊市博物馆



图 2-20 曾孟羸削簠铭文



图 2-21 曾亘嫚非录鼎 两周之际
通高 24.8、口径 28.4、足高 12 厘米，重 5.8 千克
湖北枣阳郭家庙 M17 出土 藏湖北襄樊市博物馆



图 2-22 曾亘嫚非录鼎铭文



图 2-23 曾伯猗钺 两周之际
通长 19.3、刃宽 14.8 厘米，重 0.68 千克
湖北枣阳郭家庙 M21 出土 藏湖北襄樊市博物馆



图 2-24 曾伯猗钺铭文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1982 年当地村民采集到一件曾侯絳伯戈（现藏枣阳市博物馆）（见图 2-25），年代为春秋早期。这是目前所见春秋年代最早的一位曾侯。2014 年，曹门湾墓地发现大型曾国贵族墓及大型车马坑，下半年至 2015 年 1 月，曹门湾墓区

考古又有新发现，M1 是一座春秋早期高规格大墓，虽然被盗，但仍出土了最古老的瑟、编钟架、编磬架等文物。大墓旁还发现了大型陪葬车马坑，车坑中的车多达 27 辆，马坑殉有 49 匹马。推测墓主人或为曾侯絳伯。另外还发现了较小的曾子绎墓，出土鼎、盘等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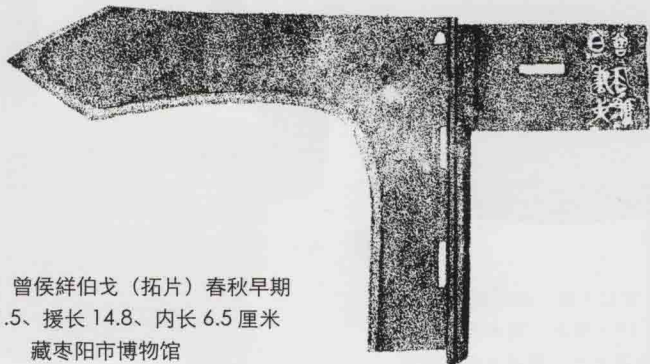


图 2-25 曾侯絳伯戈（拓片）春秋早期
通长 21.5、援长 14.8、内长 6.5 厘米
藏枣阳市博物馆

其二，曾国的疆域向西，溯随州中部的涢水，到达涢水中上游之间。出土曾国铜器的地点主要有涢阳镇的鲢鱼嘴、均川的熊家老湾。

鲢鱼嘴，1975 年随州市涢阳鲢鱼嘴发现的几件铜器中，有曾国铜器，时间属于春秋晚期。^[1]其中有曾

仲之孙戈 1 件（见图 2-26、图 2-27），曾子原彝簠 1 件，簠上铭文为：“唯正月初吉庚申，曾子原彝为孟姬鄫媵簠。”（见图 2-28、图 2-29）说明此簠是曾国的公族曾子原彝为其出嫁的长女铸造的铜器。



图 2-26 曾仲之孙戈 春秋晚期
通长 25.5、内长 7.8、胡长 10.5 厘米，重 0.27 千克
湖北随州鲢鱼嘴出土 藏襄樊市博物馆



图 2-27 曾仲之孙戈铭文



图 2-28 曾子原彝簠（部分）春秋晚期
通高 10.7、口长 30.6、口宽 24、圈足长 28.1、圈足宽 20.4 厘米，残重 2.054 千克
湖北随州鲢鱼嘴出土 藏随州市博物馆



图 2-29 曾子原彝簠铭文

熊家老湾，1970 年和 1972 年，随州市均川熊家老湾山冈坡地两次出土共 15 件铜器（1970 年出土 6 件，1972 年出土 9 件），时代均在两周之际^[2]。其中曾国有铭铜器 6 件，涉及两位人物，一位是曾伯文，见

曾伯文簠（见图 2-30、图 2-31）、曾伯文鬲（见图 2-32、图 2-33）；另一位是曾仲大父姁，见曾仲大父姁簠（见图 2-34～图 2-36）。二者均为曾国公族子弟。

[1] 程欣人：《随县涢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
[2] 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图 2-30 曾伯文簋 西周晚期
通高 22、口径 18.5 厘米，重 4.324 千克
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出土 藏湖北省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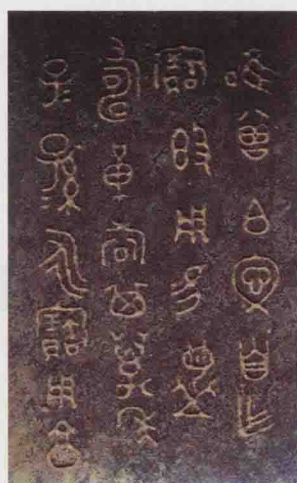


图 2-31 曾伯文簋铭文



图 2-32 曾伯文簋 西周晚期
通高 35.7、口径 15.5、底径 12.4 厘米，重 6.7 千克
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出土 藏湖北省博物馆



图 2-33 曾伯文簋铭文



图 2-34 曾仲大父盃簋 西周晚期
通高 20.7、口径 20.4 厘米，重 6.005 千克
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出土 藏襄樊市博物馆



图 2-35 曾仲大父盃簋器盖铭文



图 2-36 曾仲大父盃簋器身铭文

其三，曾国疆域南部到达今漳河中上游，主要有京山县东北坪坝镇的苏家垅和檀梨树岗。1996年，京山县坪坝镇苏家垅发现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铜器近百件^[1]。其中6件有铭曾国铜器铭文基本相同，分别为：“曾侯仲子游父自作鬯彝”（鼎铭，共2件）（见图2-37、图2-38）、“曾仲游父自作宝甫”（豆铭，

共2件）（见图2-39、图2-40）、“曾仲游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方壶铭，共2件）（参见本篇图2-4、图2-5）。器群中有高规格的九鼎礼器以及名字有“曾仲游父”“曾侯仲子游父”的区别，尚不能排除其由曾公室仲子升为曾侯的可能性。



图 2-37 曾侯仲子游父自作鬯彝（1号鼎） 两周之际
通高 32.7、口径 38.2、口高 26.5、腹深 16.3 厘米，重 11.84 千克
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 藏湖北省博物馆



图 2-38 曾侯仲子游父自作鬯彝铭文



图 2-39 曾仲游父自作豆 两周之际
通高 20.4、口径 25.5 厘米，重 4.725、4.562（残）千克
发现于湖北京山檀梨树岗 藏湖北省博物馆



图 2-40 曾仲游父自作豆铭文



图 2-41 曾太师鼎 两周晚期
口径 14~14.5、通高 14.3、腹深 6.5 厘米，重 1.006 千克
发现于湖北京山檀梨树岗 藏京山博物馆



图 2-42 曾太师鼎铭文及拓片

[1]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图 2-43 曾子单鬲 西周晚期
口径 25.6、高 19.8、腹深 10.2 厘米，重 4.711 千克
发现于湖北京山檀梨树岗 藏京山博物馆



图 2-44 曾子单鬲铭文及拓片

1973 年，在坪坝镇东南檀梨树岗发现曾子单鬲、曾太师鼎，年代在西周晚期。（见图 2-41 ~ 图 2-44）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曾国的政治中心在何处尚有不同意见。其一，枣阳吴店曹门湾及郭家庙发现有曾侯絳伯戈以及高规格的曾伯旆墓等，发掘者认为该地曾为曾国都城。其二，京山坪坝苏家垅，因所出曾侯仲子游父器群中有九鼎高规格礼器，曾侯仲子游父被认为是曾国国君，发掘者认为今京山和安陆之间可能有曾国都城。其三，因随州安居调查发现东周时代的安居遗址，有学者认为安居遗址是曾国都城，或春秋中期的曾都。上古时代，各国都城多有迁徙，以上三说均难以排除。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楚武王五十一年（前 690）伐随，“除道梁嗟，营军临随”（《左传·鲁庄公四年》）。嗟即嗟水，随即随都。楚国军队通过在嗟水上架设的浮桥后，便在随都城下扎营，施加威逼。这表明此时的随（曾）都在涢水中游以北，嗟水以东。相对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故可断言，春秋早期晚段的曾（随）都城应在安居一带。

春秋早期开始，楚国逐渐对汉东进行蚕食，曾（随）国势力逐渐退出涢水中上游的枣阳南部地区，国土主要保守在涢水中上游地区，继而随着楚国的强大，并逐渐向以今随州城区为中心的地区退缩。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曾（随）国公室墓地主要集中在今随州城区涢水东边的义地岗和西边的擂鼓墩两处。

其一，义地岗曾国墓地。从 1994 年至 2012 年多次发掘，出土了大批曾国青铜器。

1979 年随州城郊义地岗墓地南部季氏梁发现曾国大工尹季怠墓，出土青铜编钟（5 件）、容器、车马器、戈及玉器，共计 40 余件，时间在春秋中期^[1]。其中有 2 件戈铭分别为：“周王孙季怠孔臧元武元用戈”“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之用”。（见图 2-45 ~ 图 2-48）这既表明曾大工尹季怠是曾国公族，也说明曾国实属周代姬姓封国。



图 2-45 周王孙季怠戈 春秋中期
通长 18.5、援长 11.8、胡长 10、内长 5.8 厘米，重 197 克
湖北随州季氏梁墓葬出土 藏随州市博物馆



图 2-46 周王孙季怠戈铭文

[1]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图 2-47 曾大工尹季急戈 春秋中期
通长 22.3、援长 15.3、胡长 10.2、内长 6 厘米，重 272 克
湖北随州季氏梁墓葬出土 藏随州市博物馆



图 2-48 曾大工尹季急戈铭文

1994 年初，在义地岗南部随州市东风油库发现了三座墓葬。三座墓葬处于同一区域，年代大体同时，为春秋战国之际或战国早期。三座墓葬均出土有铭文

铜器。其中 M1 所出 6 件铜器均为“曾少宰黄仲西”所作（见图 2-49、图 2-50），M3 墓所出铜器为“曾侯郈”“曾仲姬”所作（见图 2-51 ~图 2-54）。



图 2-49 曾少宰黄仲西鼎 春秋晚期
通高 22、口径 18.6、腹深 11.2 厘米，重 2.287 千克
湖北随州东风油库 M1 出土 藏随州市博物馆



图 2-50 曾少宰黄仲西鼎铭文



图 2-51 曾侯郈鼎 战国早期
通高 35、口径 31、腹深 21.6 厘米，重 9.1 千克
湖北随州东风油库 M3 出土 藏随州市博物馆



图 2-52 曾侯郈鼎铭文



图 2-43 曾子单鬲 西周晚期
口径 25.6、高 19.8、腹深 10.2 厘米，重 4.711 千克
发现于湖北京山檀梨树岗 藏京山博物馆



图 2-44 曾子单鬲铭文及拓片

1973 年，在坪坝镇东南檀梨树岗发现曾子单鬲、曾太师鼎，年代在西周晚期。（见图 2-41 ~ 图 2-44）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曾国的政治中心在何处尚有不同意见。其一，枣阳吴店曹门湾及郭家庙发现有曾侯絳伯戈以及高规格的曾伯旆墓等，发掘者认为该地曾为曾国都城。其二，京山坪坝苏家垅，因所出曾侯仲子游父器群中有九鼎高规格礼器，曾侯仲子游父被认为是曾国国君，发掘者认为今京山和安陆之间可能有曾国都城。其三，因随州安居调查发现东周时代的安居遗址，有学者认为安居遗址是曾国都城，或春秋中期的曾都。上古时代，各国都城多有迁徙，以上三说均难以排除。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楚武王五十一年（前 690）伐随，“除道梁嗟，营军临随”（《左传·鲁庄公四年》）。嗟即嗟水，随即随都。楚国军队通过在嗟水上架设的浮桥后，便在随都城下扎营，施加威逼。这表明此时的随（曾）都在涢水中游以北，嗟水以东。相对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故可断言，春秋早期晚段的曾（随）都城应在安居一带。

春秋早期开始，楚国逐渐对汉东进行蚕食，曾（随）国势力逐渐退出涢水中上游的枣阳南部地区，国土主要保守在涢水中上游地区，继而随着楚国的强大，并逐渐向以今随州城区为中心的地区退缩。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曾（随）国公室墓地主要集中在今随州城区涢水东边的义地岗和西边的擂鼓墩两处。

其一，义地岗曾国墓地。从 1994 年至 2012 年多次发掘，出土了大批曾国青铜器。

1979 年随州城郊义地岗墓地南部季氏梁发现曾国大工尹季怠墓，出土青铜编钟（5 件）、容器、车马器、戈及玉器，共计 40 余件，时间在春秋中期^[1]。其中有 2 件戈铭分别为：“周王孙季怠孔臧元武元用戈”“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之用”。（见图 2-45 ~ 图 2-48）这既表明曾大工尹季怠是曾国公族，也说明曾国实属周代姬姓封国。



图 2-45 周王孙季怠戈 春秋中期
通长 18.5、援长 11.8、胡长 10、内长 5.8 厘米，重 197 克
湖北随州季氏梁墓葬出土 藏随州市博物馆



图 2-46 周王孙季怠戈铭文

[1]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之西，有曾侯擂鼓墩墓群。1978年在墓群东南部东团坡发现了曾侯乙墓（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等大量珍贵文物。本书发现篇中有详细介绍，此处从略。1981年在距离东团坡102米的西团坡发现擂鼓墩二号墓，出土大量铜器，其中编钟一套36件，升鼎9件，证明墓主是一位高等级贵族，年代在战国中期。

此外，1988年，在西距随州城区11千米处的安居汪家湾发现春秋晚期一残墓，出土铜鼎1、簠2及铅方壶、陶罐等。鼎、簠分别为“曾孙定”“曾都尹定”所作。^[1]（见图2-58～图2-62）

义地岗和擂鼓墩两大曾国墓地以及曾都尹定墓的发现，大量青铜器的出土，尤其是从曾侯宝到曾侯丙的发现，表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曾（随）国的政治中心在今随州城区一带。

同时，以上在考察曾国疆域及政治中心变迁时所引用的曾国铜器及曾人墓葬的随葬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曾（随）国冶金铸造、纺织、音乐、雕塑、绘画、书法、天文学等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和水平。



图 2-58 曾孙定鼎 春秋晚期
通高 25.2 ~ 25.6、口径 21 厘米，重 3.371 千克
湖北随州安居汪家湾出土 藏湖北随州市博物馆



图 2-59 曾孙定鼎铭文



图 2-60 曾都尹定簠 春秋晚期
通高 13.4、口径 20.6×14.2、底径 18.6×12.3 厘米，重 1.717 千克
湖北随州安居汪家湾出土 藏湖北随州市博物馆



图 2-61 曾都尹定簠器盖铭文



图 2-62 曾都尹定簠器身铭文

[1]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安居镇发现春秋曾国墓》，《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第三章 历代曾侯

一、曾侯乙的先辈及其后继者

曾侯乙的先辈，可以上溯到周初始受封者南公括。南公括即曾侯遯编钟铭文所言的“伯适（括）”，或“南公”。^[1]商末周初之际，伯括参与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灭商兴周有功，被周成王封于江淮之间的“汭土”，即今随州叶家山一带。按周代分封制，朝廷重臣畿外受封均由受封者之子领封，南公括受封组建曾国，第一任曾国国君并不是南公括，很可能是曾侯谏。

曾侯谏，当为时代最早的“曾侯”。其墓于2011年发现在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编号为M65。^[2]墓中出土多件铸有“曾侯谏”铭文的青铜器，另外还出土带有国君身份的礼仪兵器半环形龙形青铜钺，表明墓主人就是曾侯谏。叶家山西周墓地中间葬曾国国君，顺序是由北向南，而M65墓居首，下葬年代应最早，曾侯谏应是南公括的长子，第一任曾国国君，在位年代当在周成王至周康王早期。其墓中出土青铜器、原始青瓷、漆木、玉石等160件（组）。在曾侯谏墓以东1320厘米为编号M2的墓，^[3]墓中出土有“曾侯谏作宝彝”“曾侯谏作媿宝尊彝”铭文的青铜器，则M2墓墓主应为曾侯谏夫人媿氏。

叶家山M28曾侯，是一位佚名曾侯，在位年代当在康王中期。其墓于2013年发现在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编号为M28，^[4]在曾侯谏墓M65的南面。有墓道，墓道上长2.9、底斜道长4.1米；墓室上长7.4、宽5.7~6、深9.2米。规格超过曾侯谏墓M65，在叶家山属于第二大墓。出土青铜器、原始青瓷、漆木、玉石等器物662件。其中青铜礼器27件以及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铜钺。该墓出土铸有“曾侯谏”的铜器比曾侯谏M65的多，出土曾侯谏为夫人媿氏所作之器比曾侯谏夫人M2的多，但墓中所出没有私名的“曾侯”器方鼎、鬲、甗各1件，考虑M28号墓年代晚于曾侯谏墓M65的因素，此没有私名的“曾侯”应是M28的墓主人。曾侯谏（M65）及曾侯谏夫人媿氏（M2）之子，子继父业并兼及其父母的器物均在情理之中。佚名曾侯墓M28东约12.1米处有M27号墓，^[5]都认为是佚名曾侯的夫人墓，其名也不可考。所出方鼎与佚名曾侯M28的相同，从铭文可知也是佚名曾侯所作。M27号墓的白生铜盃铭文“白（伯）生作彝曾”，研究者或谓“伯生”即佚名曾侯的私名，可备一说。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谏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曾侯𢆶（参见 21 页注 [4]），当是第 3 曾侯。其墓 2013 年发现于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编号为 M111，^[1] 在 M28 曾侯墓之南。有墓道，墓道上长 4.9 ~ 5.28、底斜道长 6.8 米；墓室上长 13.08 ~ 13.48、宽 10.10 ~ 10.28、深 9.1 ~ 9.26 米，四周设有 2 级台阶。随葬品甚多，其中重要的青铜礼器鼎多达 20 件、簋多达 12 件。（见图 2-63 ~ 图 2-66）所出土的青铜编钟（铸钟 1 件、甬钟 4 件），比曾侯乙编钟还早 500 多年，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编钟。

总体来说，曾侯𢆶墓室规模之大、青铜礼器之多，不仅是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而且也创中国西周早期墓葬之最。墓中多件铜器标明的作器者“曾侯𢆶”，

就是 M111 的墓主人，在位年代应在周康王到周昭王时期。

曾侯𢆶应是组建曾国的南公括的年龄比较小的儿子，他在曾侯𢆶簋铭文中称南公为“烈考”，可能是要强调他获得曾侯地位的合法性。若此不误则曾侯谏应是他的兄长，M28 曾侯又称“伯生”，应是曾侯谏的长子、曾侯𢆶的侄子。曾侯𢆶获得曾侯地位，其理还应为“兄终弟及”。为何间隔侄子 M28 曾侯一代，其中的奥秘只可推测，难以确考。另外，研究者还推测曾侯𢆶 M111 以东的 M50^[2] 或 M46 的墓主人可能是曾侯𢆶的夫人，尚待进一步证明。



图 2-63 曾侯𢆶簋 西周早期
 通长 30.5、口径 23.4 ~ 23.9、宽 37、外圈足底径边长 20.6 厘米
 湖北随州叶家山 M111 出土 藏湖北随州市博物馆



图 2-64 曾侯𢆶簋内铭



图 2-65 曾侯𢆶簋铭



图 2-66 曾侯𢆶簋铭拓片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3 年第 3 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 年。
 [2]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

曾侯仲子游父，曾为“曾侯”，年代约在两周之际。1966年，在湖北京山县坪坝镇苏家垅（京山县东北漳河中上游）发现两周之际青铜器90多件，当出于同一墓葬。其中有铭文者称“曾仲子游父”4件（方壶、豆各2件）、称“曾侯仲子游父”2件（鼎2），都是墓主人的称谓。研究者或以为鼎铭“曾侯”的侯字是衍文。此侯字涉及曾国国君的称谓，非同小可，且此系礼器中的重器列鼎所铸铭文，不太可能是衍文。比较合理的解释，应是仲子游父曾由曾国公室子弟上升为“曾侯”。在这批青铜器中引人注目的还有9鼎7簋（实际应为8件），也进一步证明仲子游父曾上升为曾侯，至于其中的缘由已难以确考。

曾侯絳伯，任曾侯的年代约在春秋初期。1982年，村民在湖北枣阳市吴店镇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在枣阳市南部滚河中上游）采集到1件春秋早期的青铜戈，铭文为“曾侯絳伯秉戈”，当为曹门湾曾国墓地所出。絳伯是此曾侯的私名。推测曹门湾墓区M1高规格大墓墓主或为曾侯絳伯。

另外，与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紧密相连的是郭家庙墓区，其中两周之际的M21大墓，早年被盗，2002年发掘，获残存随葬品2355件。M21墓主人曾伯雋的一件钺的铭文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铭文“曾伯雋铸威戍（钺），用为民刑，非历毆刑，作为民政。”曾伯雋使用象征国君权力的铜钺，且铜钺所铸铭文声称“用为民刑”“作为民政”。研究者或以为曾伯雋可能是一代曾侯。然铭文不见冠以曾侯的称谓，尚缺判断依据。更有可能曾伯雋作为曾国执政大臣，辅佐曾侯（极有可能辅佐幼主），文治武功，一度威权显赫，用器超制（如使用钺）。曾伯雋另一件传世品青铜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唯曾伯雋迺用吉金鑄，用自作醴壶，用飨宾客，为德无畋（瑕），用孝用享，用赐眉寿，子子孙孙用受大福无疆。”曾伯雋在铭文中声称“为德无畋（瑕）”，也证明其虽权倾朝野，但并无篡逆之举。

曾侯宝，任曾侯在春秋中期。2011年8月在随州市东城区义地岗曾国墓地发现古墓被盗，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2年9月，公安机关追回文物198件，其中有曾侯宝鼎一件，现藏随州市博物馆。铭文：“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宝择其吉金自作口鼎永用之。”其年代在春秋中期。

另外，春秋早中期之际还有一位“曾穆侯”，穆为谥号，不见私名。曾大工尹季怠在其所作戈（即曾大工尹季怠戈）铭文中称：“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之用。”季怠，出自姬姓曾国公室，故他在另一件戈（即周王孙季怠戈）铭中又自称“周王孙”，如此则戈铭中的“穆侯”即“曾穆侯”。季怠两件戈属春秋中期，曾穆侯是其父，时代当在春秋早中期之际。穆侯是哪位曾侯的谥称，目前尚难以落实。

曾侯炘，是春秋晚期的一位曾侯。已发现两件曾侯炘所作的戈。其一，20世纪90年代初见于香港（香港收藏家收藏），首次著录见于《东周鸟篆文字编》^[1]，属摹本；其二，2001年，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者对襄阳市襄阳区欧庙镇梁家老坟楚墓进行发掘，在M1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两件戈文字均属错金鸟篆，铭文相同，字形小有差别，应为两次分别铸造。其铭文：“曾侯炘之用戈。”时代为春秋晚期。

曾侯遯，任曾侯约在春秋末年，可能是曾侯乙的祖父。曾侯遯的器物最早见于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葬中。计曾侯遯盘1件，铭文：“曾侯遯之尊盘”；行戟9件，铭文：“曾侯遯之行戟”；用戟4件，铭文：“曾侯遯之用戟”。都应是曾侯乙继承所得。

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随州市义地岗墓地文峰塔墓区抢救发掘，其中M1号墓即为曾侯遯墓。^[3]该墓早年被盗，抢救发掘前夕又被当地施工严重毁坏，虽出土了一些器物，但与墓葬规模不相称，且残损较多。其中M1:19号鬲，铭文：“曾侯遯之行鬲”，器主标明曾侯遯。墓中出土最重要的是曾侯遯编钟，经清理所知，包括可辨别的残片在内有10件，均为甬钟，形制相同，大小不等。最大的M1:1和M1:2两件钟铭相同，各有169字；偏小的M1:3号钟有铭文38字。这两组铭文价值甚高，尤其是第一组内容丰富，叙说了曾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一篇重点突出的曾国简明通史，可填补《史记》之空缺。从中可知曾侯遯就是当年吴人入郢时，斥退吴军，保护逃到曾（随）国避难的楚昭王的曾（随）侯，即铭文所谓“复定楚王”的曾侯遯。

另外，传世品之中还有曾子遯簠2件，铭文：“曾子遯之行簠”；缶1件，铭文：“曾子遯之行缶”，^[4]当为曾侯遯任曾侯以前之物。

[1] 张光裕、曹锦炎主编：《东周鸟篆文字编》，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第289页。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88页。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遯墓）、M2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曾侯邲，任曾侯约在战国初年，可能是曾侯乙的父亲。曾侯邲的器物最早见于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葬中，共29件。计曾侯邲作持戈5件，铭文：“曾侯邲作持”；用戈2件，铭文：“曾侯邲之用戈”；戟3件，铭文：“曾侯”；之戟2件，铭文：“曾侯邲之戟”；作持戟6件，铭文：“曾侯邲作持”；行戟8件，铭文：“曾侯邲之行戟”；殳3件，铭文：“曾侯邲之用殳”。都应是曾侯乙继承所得。

1994年，在随州市东城区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墓区考古发掘，M3号墓出土曾侯邲鼎1件：铭文：“曾侯邲之𩚑鼎”。^[1]还有1件私人收藏的簠，铭文：“曾侯邲作持”，^[2]当从该墓地流出。M3号墓出土有曾仲姬卣壶，铭文：“曾仲姬之壶”，曾仲姬应为M3墓主。曾仲姬是曾国公主，曾侯邲鼎应是曾侯邲所赠送。曾侯邲墓尚有待发现。

曾侯丙，任曾侯约在战国早期晚段，或谓曾侯丙是曾侯乙之子。2013年，在随州市东城区义地岗墓地东南部文峰塔墓区发掘了M18高规格大墓，即曾侯丙墓。^[3]墓坑平面呈亚字形，其南部有长方形阶梯墓道，墓道残长6.6米，墓道阶梯15级。墓坑上面南北长16.6、东西宽15.6、深9米。墓坑四周设有3级台阶。1椁3棺，椁室呈中字形，分东、西、南、北、中5室。北、西、南、中4室被盗，仅存少量随葬品。东室因被主葬坑里的棺椁挡住而得以幸免，出土鼎、簠、尊等近百件青铜礼器。墓坑外东、北、西3面各有一个2×2米的附葬坑，深7.6米。西坑未见器物、东坑葬1件陶器，唯北坑内葬2件青铜方缶。（见图2-67～图2-69）其中M18:2方缶铭文：“曾侯丙之卜缶殳以为长事”。曾侯丙就是墓主人。



图 2-67 曾侯丙方缶 战国早期
通高 47.2、外口径 22.8、宽 45—57.5、外圈足底径边长 24.7、圈足高 3.2 厘米
湖北随州文峰塔 M18 出土 藏随州市博物馆



图 2-68 曾侯丙方缶（2号）
铭文



图 2-69 曾侯丙方缶（2号）
铭文摹本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第4488、4489、9996号。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62、364页。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75-376页。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

二、名不见经传的曾侯乙

曾侯乙，不见于传世文献，其墓中遗骸碳 14 测定，死时年龄在 42 至 45 岁之间；楚王𡈼（熊）章铸铭文，曾侯乙死于楚惠王熊章五十六年。据此二者推算，曾侯乙约生于公元前 475 年，死于公元前 433 年，任曾侯在战国早期中段。

曾侯乙头部颅骨保存较好，2000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根据曾侯乙的颅骨，运用现代高科技刑侦复原技术，还原出了曾侯乙的头像，据说还原的准确率可以达到 90%。

曾侯乙的复原头像为青铜制作，宽 20 厘米，高 60 厘米。头像共复原两座，一座安放在曾侯乙的故乡随州市擂鼓墩遗址博物馆，另一座安放在湖北省博物馆常设展览“曾侯乙墓”展馆内。（见图 2-70）

研究曾侯乙主要依据曾侯乙墓葬资料及其他相关金文。曾侯乙资料最早见于宋代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出土的楚王𡈼（熊）章钟。但宋代学者误把曾侯乙的曾字解读为曾祖父的曾，认为是楚惠王熊章在为其曾祖父宗庙制作编钟，未能认出曾侯乙。这一误解对后世误导至深，直到 1978 年在随州市西郊擂鼓墩发掘了曾侯乙墓（擂鼓墩 M1），^[1] 墓中出土同铭文的楚王

𡈼（熊）章铸，才破解了宋代人对安陆所出楚王𡈼（熊）章钟“曾侯乙”的误读。

出土文物资料表明，曾侯乙喜爱编钟音乐及管弦乐，直到死后还将 65 件套的巨型编钟及编磬、琴、瑟、笙、箫等乐器和 20 多位歌女带入墓中，享受阴间之乐。从墓中出土的迄今仍很锋利的多戈戟和三角剑形殳等兵器来看，曾侯乙也很喜欢兵器，应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曾国君主。

曾人在曾侯乙下葬时，在编钟最显眼的地方，特地将楚人赠送的楚王𡈼（熊）章铸取代编钟中一件大甬钟，颇有深意，至少反映出了曾楚间奇妙的关系。楚惠王熊章之所以赠送大铸钟，正是因为曾侯乙的祖父曾侯邇曾经在吴人郢时，救过楚惠王父亲楚昭王的命。故楚王惠章得到曾侯乙的讣告，随即赶制“曾侯乙宗彝”送给曾人。此铸钟正是楚惠王与曾侯乙之世关系和谐的见证。

另外，从出土的大量的酒器来看，曾侯乙在世之时，当嗜酒豪饮，其英年早逝，或与其淫乐过度当不无关系。



图 2-70 曾侯乙复原铜像

[1]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

第四章 曾（随）楚关系

曾（随）国自从西周早期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便同楚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曾侯邕编钟铭文，曾国受封立国之始，就“君此淮夷，临有江夏”，汉西地区

的楚国自然也在曾（随）国的监视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曾（随）国史，就是一部曾（随）楚关系史。

一、曾（随）楚盟约

西周分封曾（随）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屏藩周室，遏制楚国。楚为了问鼎中原，势必与其发生战争，能灭者则灭之。学术界大都认为，“安州六器”及静方鼎铭文所载，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周昭王伐楚荆事，昭王南伐荆楚，曾（随）等国不仅参与，而且充当征伐楚国的前沿基地，这说明当时的曾（随）国同楚国已存在着矛盾。

曾（随）国在周厉王灭鄂后，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是重要的发展阶段，对外扩张，国力强盛。故有“汉阳诸姬，随为大”之说。从而与汉西逐渐强大的楚国，形成夹汉水东西对峙之势。

周室东迁以后，楚国崛起于江汉，独霸一方。然而，生产发达、文化先进、军事实力雄厚的曾（随）国则依然是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于是，楚武王末年，楚对曾（随）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公元前706年，楚国国君想晋升爵位，举兵伐随，未及开战，却先派人与随和谈。期间楚国臣子斗伯比向楚王进言：“汉东（即‘汉阳’）之国，随为大”，献策如何打败随国。后因随国“惧而修政，楚不敢伐”，请随侯为楚至周，求周天子为楚国晋升“尊号”。“随

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史记·楚世家》），楚国国君甚怒，决定自尊尊号。

公元前704年夏天，楚国国君熊通在沈鹿召开会议，盟会诸侯，楚君熊通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记·楚世家》）于是自立为武王。随侯不敢违背周天子的旨意，没有参加沈鹿之会。因而导致楚随速杞之战。随国战败，被迫与楚国结盟，承认楚君所自立的“王”号。

楚自立为王，周天子认为大逆不道，而随国公然与楚结盟，于是周天子召见随侯，以“立楚为王”之事，指责随侯。随侯接受了周天子的指责，就是对“立楚为王”认可的背叛。于是，公元前690年，“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此次伐随，楚武王行前对夫人说：“余心荡”。大概是心脏病发作，结果死于军中。楚令尹斗祁、莫敖屈重封锁消息，秘不发丧，“除道梁嗟，营军临随”（《左传·庄公四年》），在嗟水上架造浮桥，逼近随都，构筑营垒，以示必战，“随人惧，行成（求和）”，随侯再次被迫与楚结盟，继续尊奉楚国国君为王。到春秋中期，楚国势力更为强盛。公元前640年

秋天，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同年冬天楚令尹子文率兵伐随，随受重创，被迫和谈，仍然尊奉楚国国君为王。此后随国一蹶不振，渐失独立诸侯地位，“（随）遂为楚之私属，不与诸侯会同。”（《左传·桓公六年》疏），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庸之国，与楚保持一种微妙的“国际”关系。

二、楚昭王奔随

春秋后期，吴楚在今安徽境内江淮之间长期进行争夺战争。《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认为大举攻楚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与唐、蔡二国结盟攻打楚国。同年冬，吴王阖闾、蔡昭侯、唐成公及吴将伍子胥、孙武等率吴、蔡、唐三国联军袭击楚国。吴军将战船停泊在淮水上，由水路改行陆路避实就虚，奔袭楚国郢都。楚军节节溃败，吴军势如破竹，五战皆胜，连连获胜，逼近郢都。

吴军在很短的时间内竟能兵临城下，为楚人始料不及。楚昭王被迫仅带着他的妹妹季芊畀我仓皇出逃。由长江进入云梦泽，先逃到了汉东的郢国，郢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不仁不义，要杀他。于是，楚昭王来不及喘息，又急急忙忙逃到随国，几经周折，数遇危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楚昭王奔随”。

吴、随二国都是姬姓国，吴人尾追至随，对随国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以吴随同姓为由要

三、楚惠王赠宝

编钟乃礼乐重器，当时各国一般不会轻易将其作为礼品相赠。《左传·襄公十一年》记有一例：郑国送给晋侯“兵车百乘”和“歌钟二肆”等物。那是因为晋楚争霸，郑国夹在中间两边摇摆，公元前562年，晋率军攻郑，郑派人向楚求援，楚反将来使拘捕，郑只好屈从晋国，再次与晋结盟，并向晋侯赠送编钟等礼品。

北宋末年，在汉东安陆出土两件铭文相同的楚王熊章钟。铭文是：“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觴（阳），楚王畬（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寔（奠）之于西觴（阳），其永時（持）用享。”楚国只有楚惠王在位57年（前488—前432），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就是楚惠王在位倒数第二年。返，即报丧的意思。西阳是曾国国都和宗庙所在地。其地望过去存在

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之役，楚军大败吴军，获吴军统帅吴公子光的乘舟“余皇”，楚“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明随军就是作为楚国附属部队参加作战的。

求随国交出昭王，并许诺随国交出楚王，即可得整个汉阳（东）之地。

楚昭王在随宫北，吴人在其南，与昭王一并逃亡的子期长得像昭王，子期主动穿上王服，请随人将他交给吴人。此事至关重要，随人特为此占卜，结果不吉利，随人就婉言拒绝吴国，说：“以随之僻小，而密迹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能征服）楚境，敢不听命？”（《左传·定公四年》）由于随国态度坚定，“吴人乃退”，楚昭王方得以脱险。他不胜感激，划破子期的胸脯，与随人歃血为盟，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随国诸侯国的独立地位。春秋末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唯随独存。公元前494年（楚昭王二十二年），楚王率诸侯之师围攻蔡国时，随国就是以独立诸侯国的身份参战的，故得以见载于春秋经文（《左传·哀公元年》）。

争议，现在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则可以肯定是在今随州城区，具体的地点尚难指实。铭文的意思是楚惠王五十六年，曾国传来丧事的消息，楚惠王于是铸造曾侯乙宗彝，派人赠送到曾国国都用以祭奠。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先后是五霸、七雄中的强国，在楚怀王以前，楚国是相当强大的，所以苏秦说：“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如此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给已成为附庸的曾侯送那么厚重的礼品呢？

原来，楚王铸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为了报答随国的救父之恩，在曾侯乙去世时，楚惠王才有如此隆重的赠钟之举。楚惠王送的是一套编钟，摆放在曾国宗庙里。曾国非常看重这份厚礼，在曾侯乙下葬时，便取了其中这件铸钟随葬，而且挂

于钟架下层正中十分显眼的位置。为腾出位置挂这件钟，甚至不惜破坏曾侯乙编钟的完整性，取下其中一件没有随葬。

四、曾（随）亡之谜

曾侯乙、楚惠王时期的曾（随）、楚关系甚为密切。楚对曾（随）的感恩，不单是赠钟，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抬高它的地位，一度让它与别的诸侯国平起平坐。《春秋·哀公元年》记载：公元前494年，“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杜预注：“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不参与诸侯国的活动），吴之入楚，昭王奔随，随人免之，卒复楚国，楚人德之，使列于诸侯，故得见经。”

曾（随）自此以后的活动，就不见于史籍的记载了，曾（随）是怎样从历史上消失的，成了一个谜。孔颖达说它“不知为谁所灭”（《左传·桓公六年》疏）。古人实话实说，今人则推测它为楚所灭。

从考古资料看，曾侯乙之后，曾（随）国还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1981年在随州西郊擂鼓墩距曾侯乙墓之西100米处，发掘清理了擂鼓墩M2号墓，考古专家认为这是一座战国中期曾国君主的墓葬；2012年，义地岗墓地文峰塔发现的M21号墓墓主人为曾侯丙，年代在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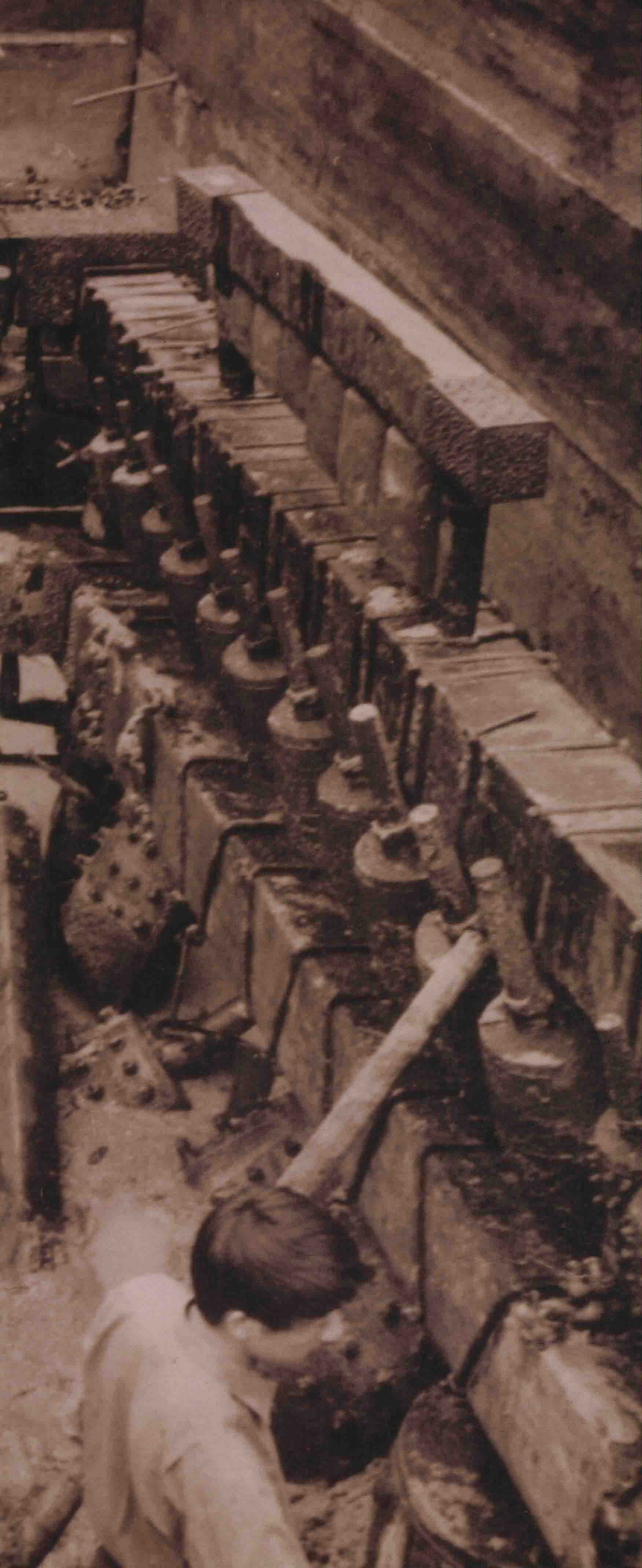
中期。说明战国中期曾（随）国犹存。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曾侯乙墓西南发掘了30座中小型墓，其中M13号墓和M6号墓为楚墓，时代为战国中期，13号墓的下限到战国中期与晚期相交之际。1984年，随州安居又发现一座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楚人墓葬出现于曾（随）国城郊甚至国君陵区之内，最近者距曾侯乙墓只有60米，这无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楚人已占有随都，曾（随）国已不复存在。曾（随）国灭亡的年代，应介于擂鼓墩M2号墓与M13号墓下葬年代之间，或者是在楚威王晚年至怀王初年之际。这就是说，经过曾（随）、楚关系最为融洽的曾侯乙、楚惠王时期之后，楚人还保留曾（随）国社稷达百年之久。

江汉诸姬尽灭于楚，惟曾（随）独存，可以说是曾（随）、楚两国世代友好的见证，也是曾（随）国国君选择广结盟友，同荣共生，特别是与实力超群的楚国结盟的结果。



发现篇

曾侯乙墓的发现及发掘



第一章 擂鼓墩的惊人发现

擂鼓墩古墓的发现，纯属偶然。曾侯乙墓的存在，却事在必然。

“擂鼓墩一号墓”是考古工作者在勘探发现时给予的田野考古编号。因为考古发掘必须有严密的科学记录，无名无号则无以为记。而此墓发现之前，史籍无载，地面无坟(封土)，墓上无碑，口碑无言。按照考古常规，只能先冠以所在地地名，再按发现或发掘先后给以数码代号。此墓所在地的“东团坡”是个小山冈，因其

在一条小沟之东故名，沟西相距约百余米另有一冈名曰“西团坡”。但查遍古今地图、方志，都没有关于“东团坡”地名的记载，当地老百姓也少有知晓的。考古人员巡视周围环境，它们皆位于一条名曰“断蛇丘”的小山脉尽头的“擂鼓墩”不远处，细查史籍，这一丘、一墩，地方志上有其名，古今地图上有其位，而其名称的由来，在当地老百姓中有着许多神奇传说，其地理位置恰在随州市城区的西北部。



图 3-1 湖北省地图及随州市方位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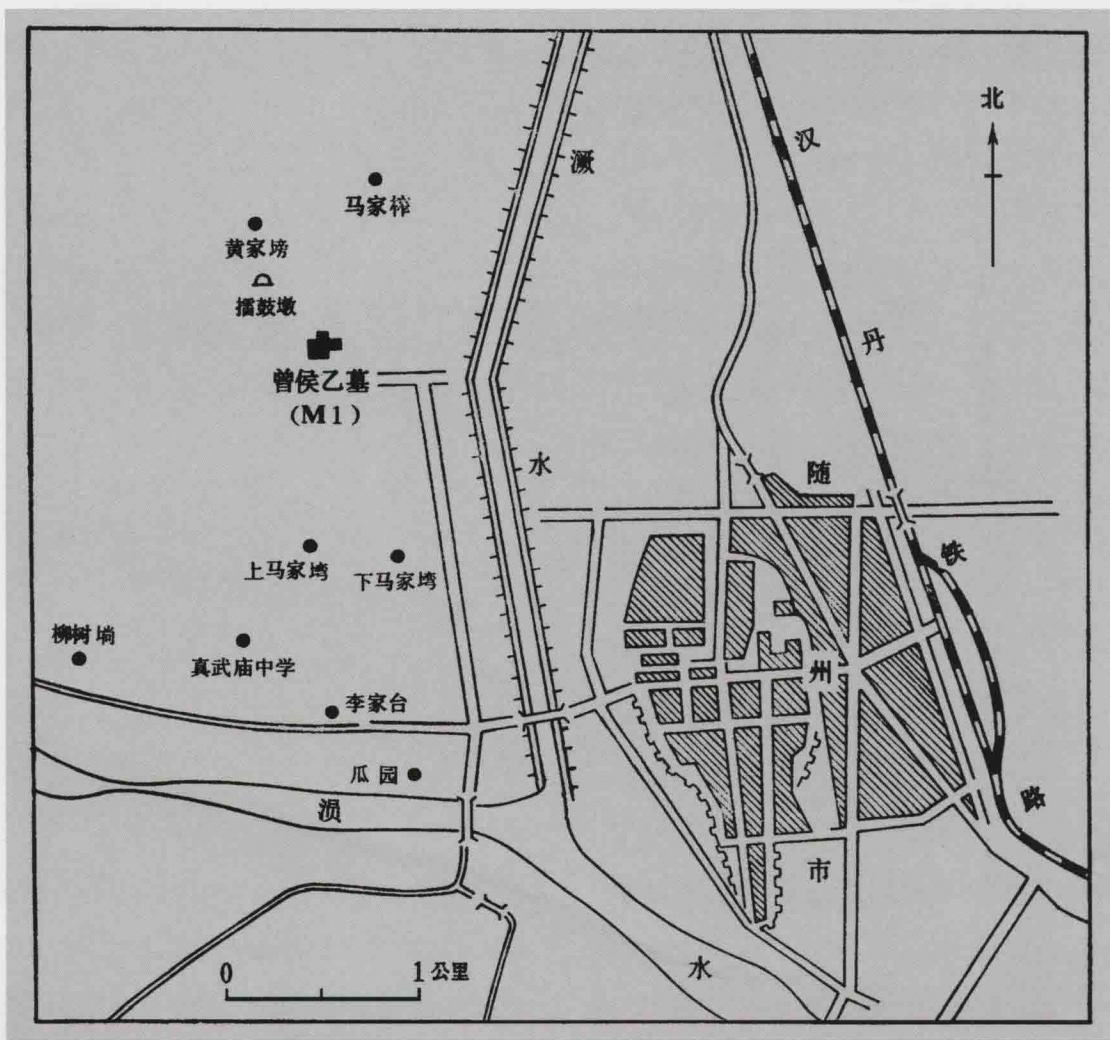


图 3-2 曾侯乙墓位置图

随州，位于湖北省北部，居黄河之南，长江之北，恰好处于北方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的交接地带。它北与河南省的南阳、信阳二市毗邻，南与本省江汉平原的京山、钟祥二县市接壤。市中心区东南距武汉市 185 千米，西北距襄樊市 165 千米，实可谓西通宛洛，南达吴越，当荆豫要冲，扼襄汉咽喉的要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见图 3-1、图 3-2）。

擂鼓墩在随州境内的中部偏南处，今为该市曾都区属地，它东南距区中心约 2 千米，处于潏水入涑的三角地带，潏水在其东，涑水在其南，位于断蛇丘的尾部，山势从西蜿蜒而来，到此已是尽头，形成一片不大的丘陵平地。东团坡就在它的东部，背丘面水，

高出厥水河旁平地约 20 余米，放眼望去，气势开阔，是一块风水宝地。

当地传说随侯路见断蛇，心生恻隐，遂以金疮药敷之。断蛇伤愈后口衔明珠，以谢随侯救命之恩。《搜神记》中说这颗宝珠“径盈寸，纯白而夜光，可以烛室”，美其名曰“随侯珠”。《淮南子·览冥训》则将其与和氏璧并提，说“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随侯所见断蛇之处，则被后人名为断蛇丘。而擂鼓墩在传说中是楚庄王为神射手养由基擂鼓助战，在断蛇丘上筑起的土墩。虽然传说不是信史，不足为凭，然而断蛇丘、擂鼓墩之名的确古已有之，历代方志均有记载，古今地图亦有其名。

一、雷达修理所的三次汇报

擂鼓墩东团坡是一条小山冈，驻扎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雷达修理所。

1977 年 9 月，修理所为扩建厂房而平整场地，地面表土经推土机清理之后，露出一片坚硬的红色砂岩。推土机、拖拉机已无能为力，人们只好改用爆破，炸碎砂岩。施工不久，山冈顶部出现了异常——红色砂岩中现出了一片褐色泥土！

当地民工反映这里以前有座古庙，后来倒塌了，褐色泥土恐怕是庙里的垃圾。几位世居附近且年纪稍长的农民认为褐土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工事遗留的遗迹。参加施工的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否定了军事工程残留物的可能性，分析其类似电影纪录片《北京猿人》里北京人居住的山洞中的堆积物，因山洞垮塌后堆积而成。雷达修理所的几位领导干部认为，这里砂岩中

出现的大片褐土与科教影片《考古新收获——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发掘》中的墓坑回填土非常相似，据此推断这里有可能是座古墓。

王家贵，雷达修理所分管扩建工程的副所长，毕业于北京建工学院，听说过有关秦砖汉瓦、古代陵墓的一些历史故事。他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以及西汉古尸发掘与研究等电影，对文物考古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面对这红砂岩中的一片褐土与纷纷议论，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要是地下真有文物古迹在施工中被破坏了，不仅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也有损解放军的光辉形象。为此他决定去找所长郑国贤汇报并寻求对策。（见图 3-3）

郑国贤，修理所所长，是个业余文物爱好者，曾参观过武汉、荆州、襄樊的博物馆，业余时间也喜欢阅读历史书籍。听了王家贵的汇报后，他颇有同感，当即商定把政委李长信、副政委张进才、副所长解德敏、主任工程师刘秀明都约到工地，召开领导班子碰头会，考察现场，研究对策。大家都同意郑、王两位所长的意见，决定由两位所长负责尽快向县文化部门报告。（见图 3-4）

碰头会一结束，郑所长立即给县文化馆打电话报告了情况并请求派人前来指导，却未能引起对方重视。几十天过去了还未见有人来，这砂岩中的一大片褐土成了郑、王两人心中解不开的疙瘩。他们想到了国家和省文物部门经常宣传的“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口号，又想到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爱祖国、爱人民就要爱护祖国文物，遂商定亲赴县城请示报告。

11月26日，王家贵来到随县文化馆，向该馆领导详细汇报了情况，谈了他们的看法并提出希望派人到现场勘查的要求，得到了馆领导的支持，决定立即派人随王副所长同往。当年的随县尚没有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的专业机构，一般的文物保护工作由文化馆兼管，也未设专职文物干部。这天馆领导临时指派了一位学过音乐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老王领着这位同志看了现场，仔细汇报了有关情况和他们的猜想，还特别提出：“我们现在是爆破施工，还能不能继续打眼放炮？”这位工作人员在考古方面是个外行，说：“地面未见坟堆，里面未见墓门和墓碑，我看不是古墓，你们继续放炮施工没有关系。”郑国贤、王家贵对这样的答复心中很是不满，也不以为然。虽然打眼、放炮、推土、运土的工作在继续进行，但是老王进一步加强了现场的监管，密切注意着土层中的变化。老郑则到



图 3-3 雷达修理所副所长王家贵（前中）在东团坡工地



图 3-4 雷达修理所所长郑国贤（右一）

群众中去作调查，并到外地图书馆、书店去查找参考资料以便作进一步的研究。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施工，褐土层中又出现黑色胶泥，太阳一晒又变成了灰白色，两位所长都觉得与马王堆古墓电影和新购得的马王堆古墓发掘简报里讲的那种白膏泥差不多，这可能是古墓的又一证据，于是决定再到县里去报告。

1978年1月30日，王家贵再次来到随县文化馆，又请了一位同志一同查看现场，重点查看那些青色、白色的胶状泥土，老王还讲了他和郑所长的共同看法，希望得到证实。可这位同志和上次来人一样，仍然说：“不是古墓，你们继续施工，没关系。”

两次报告，两遭否定。郑国贤、王家贵心中的“褐土之谜”不仅未能解除，相反疑为古墓的猜测却有增无减，此时已经临近中国传统节日马年春节，参加施工的民工快要放假了，他们俩仍和以前一样，继续加强现场的监管和调查研究，还利用春节假期开了一次领导班子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题研讨会，下属们说两位所长简直成了“考古迷”。

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六，春节放假期满，民工们开工了，为慎重起见，王所长宣布：为防止地下可

能有文物遭损失，打眼放炮必须严格控制，打眼一孔不得超过 60 厘米，装药量一次不得超过 200 克，他还和施工技术人员一道加强了巡回检查。

2 月 21 日，在推去炸松了的红砂岩和挖松了的褐色土之中，夹杂出现了一些麻灰色碎石块。老王立马就将郑所长、李政委请到工地，又找来爆破手和推土机、拖拉机手仔细询问情况，得知这些碎石来自于一些被炸碎的石板。这些石板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铺砌的呢？他们索性自己动手开挖。只见原来褐土层中铺有一层大石板。这些石板显然是经人力加工而成，颜色相同、大小相近，在褐土中铺砌成一个平面。他们因而更加坚定地认为这里必有文物古迹无疑。于是郑所长把领导班子全体成员都找来再次开了个现场会，作两项决定：一、立即用电话向上级领导请示，请求批准暂停施工，待查明准确情况后再作决断；二、

请王所长第三次去县里，找县文化馆的上级领导县革委会文教局，无论如何请他们派内行专家来研究裁定。

2 月 26 日，农历正月二十，王家贵第三次的县城之行，受到了县革委会文教局王君惠局长的重视，他当即决定派文化馆副馆长王世振去现场勘查。

王世振曾在省考古短训班学习过，是当时随县唯一的考古专家，此前他一直在农村蹲点，对东团坡施工中发现的情况并不知情。王世振经过仔细的现场勘察，初步判断这里是一座古墓。他说：“这里有明确可见的墓圪，大片褐土是墓圪内的填土，且经过夯打。”他同时声明：“这么大的墓我从未见过，且形制特殊，墓口呈多边形，与常见的长方形或正方形不一样，有些迹象如填土中的胶泥、石板等我还解释不清楚。不过我可以马上向襄阳地区文化局报告，请地区文博馆派人来勘探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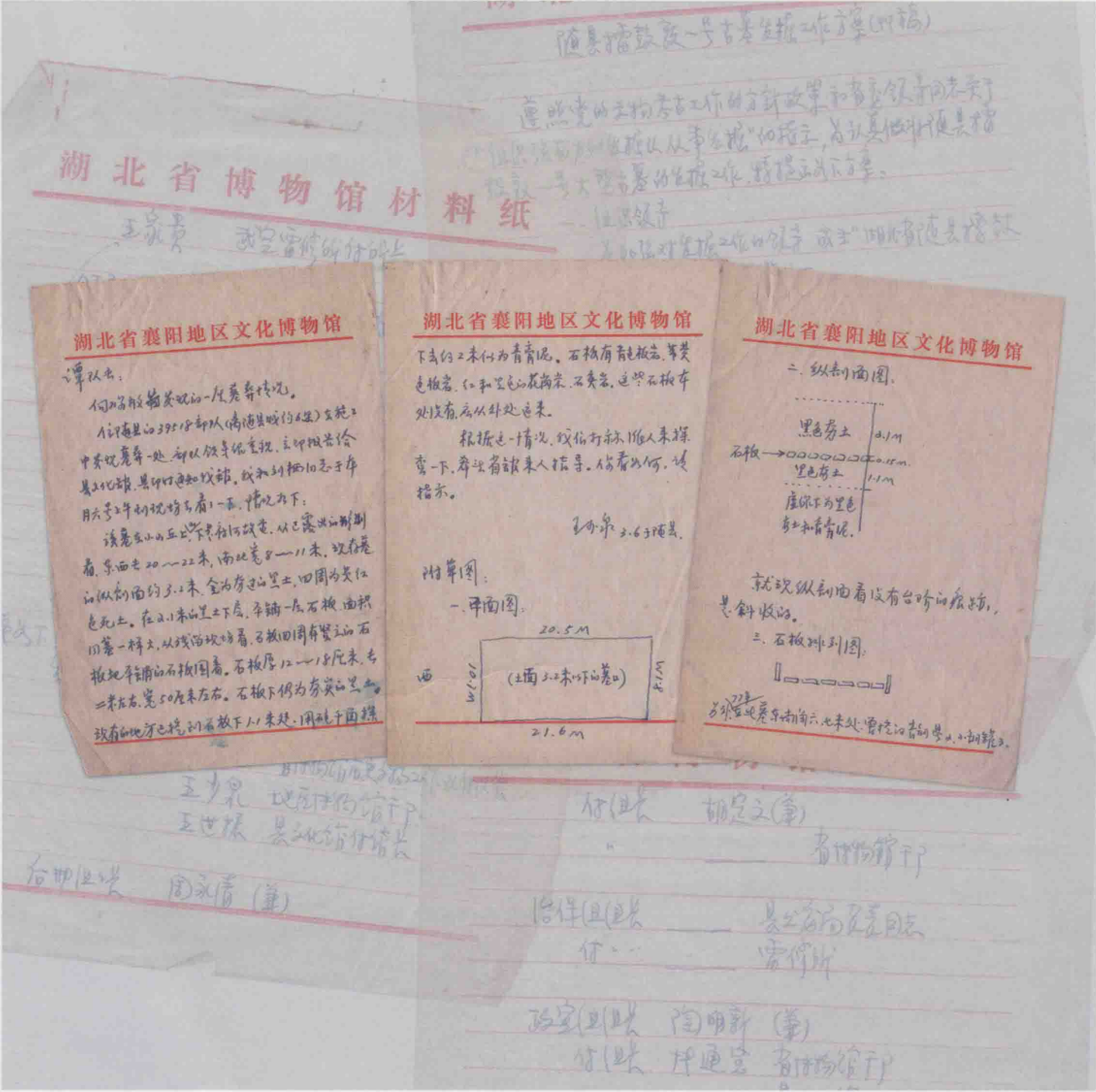


图 3-5 王少泉写给湖北省博物馆的汇报材料

与此同时，郑所长向武汉空军后勤部刘梦池副部长的电话请示也得到了圆满的答复，除同意暂时停工外还指出：“你们还应该直接向襄阳地区行署报告，请求派员指导。”襄阳地委和行署领导闻讯十分重视，地区文教局随即派地区文博馆负责人王少泉偕刘炳、李祖才来到随县，他们会同王世振对东团坡施工现场作了仔细的地面踏勘，一致认为确系一座大型古墓，当即向雷修所的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指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很正确的，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贡献。王少泉、王世振等还和雷修所的同志们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古墓的现场保护问题，并承诺尽快向省里报告，待提出长远保护的方案再来和大家商定。

3月10日，王少泉来到省博物馆，省博物馆副馆长龚凤亭、副馆长兼文物考古队队长谭维四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后，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讨论，一致认为这是湖北省文物考古战线的一项重大发现，该古墓规模之大、形制之奇，前所未见，应予高度重视。墓口虽然已遭破坏，但由于部队同志的坚持努力，采取了许多正确措施，估计墓内文物损失不大。工程虽已暂停，但切不可掉以轻心，应立即组织强有力的专业人员作进一步的勘查钻探，查明古墓的准确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抢救文物，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省、地均应立即派出专业技术人员赶往随县，会同县里的同志成立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见图3-5）



图 3-6 发掘工地（从西北向东南摄）



图 3-7 发掘工地（从东北向西南摄）

二、对墓葬的初步勘探

1978年3月19日，谭维四率省博物馆考古勘探技术人员王正明、陈锡林，襄阳地区文博馆王少泉、刘炳、钻探技工李祖才和曾宪敏，随县文化馆王世振来到雷修所，成立了联合勘探小组。小组用两天时间完成了地面勘查任务，再次确认这是一座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古墓在红砂岩山冈上凿竖穴以为墓圹，圹内置木椁，椁内埋棺材及随葬品，然后以土石等回填并加夯打。平地推土施工中所见的大片褐色土即墓圹内的填土。至此“褐土之谜”已初步揭开，一座大型古墓的雏形呈现眼前。（见图3-6、图3-7）

联合勘探小组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两天，4位勘探技术人员对这片褐土进行了全面钻探，最终探明：填土下有一个平面形状与墓口完全同等大小的巨型木椁，保存良好。填土中部偏东处有一个盗洞（见图3-8）直达椁顶并打穿了一块椁盖板，可以窥见椁室内有水。盗洞内的填土与石板有的已下泄椁室，可以肯定此墓曾经遭受过盗扰，但文物资料损失情况究竟如何尚无法断定，好在盗洞不大，被打穿的椁盖板直径也只有七八十厘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墓葬，靠这么一个小洞是很难把随葬物品盗光的，估计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从墓的构筑方式及填土中的包含物和盗洞内获取的零星材料判断，此墓下葬年代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如果进行发掘必将会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至此，东团坡“褐土之谜”的谜底已被全部揭开，军地双方上上下下都在考虑和议论怎样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图3-8 填土上的盗洞

3月22日，联合勘探小组就地整理好勘查钻探所取得的全部资料（包括勘测数据和图纸），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对如何抢救和保护祖国文物的有效措施等问题达成了共识。谭维四执笔连夜编撰了《湖北随县城郊擂鼓墩一号大型古墓的发现与勘探简报》，经全体工作人员讨论通过后一致决定：第一，省、地、县三级工作人员立即回原单位向领导汇报情况并听取意见，同时开始为下一步的抢救性发掘作准备。第二，由省里负责迅速将此《简报》报国家文物局，申请批准对此墓立即进行抢救性发掘，完成法定报批程序。

3月25日上午，这份由省博物馆签章，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署名的《勘探简报》送达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的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的案头，他看到简报上明确写着：“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规模巨大，就其木椁而言比著名的出土西汉女尸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大6倍，比出土西汉男尸的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大14倍；其时代可以初步断在战国或西汉，也有可能早到春秋晚期；其形制比较特殊，为湖北首见，其他地方也不多见；构筑十分严密，木椁保存甚好，是当前中国文物考古战线的一项重大发现。尽管有一个盗洞，但洞内未发现西汉以后遗物，说明行盗时间很早，且盗洞规模不大，直径仅90厘米，很可能属一种早期民间小型盗掘，估计仍将会有大批珍贵文物出土，建议组织强有力的考古发掘队，及早进行严密的科学发掘。”

韩宁夫当即亲笔批示：

请告国家文物局。并同意组织强有力的发掘队，从事发掘。

韩宁夫 3月25日

韩宁夫又让秘书王正强给谭维四打电话嘱咐：“先给国家文物局打个电话报告情况，申请发掘的正式报告随后再送。”当日下午，湖北省文化局《关于发掘随县擂鼓墩一号古墓的请示报告》报给了省革委会并国家文物局。4月3日，国家文物局和省革委会分别对这个报告作了批复，同意发掘，具体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馆组织实施。4月8日省文化局决定任命谭维四为此墓考古发掘队队长，全面主持其事，又指示省博物馆要举全馆之力保证完成任务。至此，对部队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这一大型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法定报批手续已告完成。（见图3-9、图3-10）



图 3-9 曾侯乙墓发掘队队长、著名考古专家谭维四（左四）在考古现场



图 3-10 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韩宁夫（左二）与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谭维四（左四）在现场考察

三、发掘前的准备工作

发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组织准备、技术准备和物资准备，在武汉、襄樊、随县紧锣密鼓地进行。4月中旬，考古发掘队组成，省博物馆把文物考古的主要业务技术力量集中到了随县；襄阳地区除地区文博馆全力以赴之外，又将地区所属各县、市文物干部集中到随县，既支援工作，也作为一次极好的学习培训；随县文化局也不失时机地将所属单位文化干部尽可能多地往墓地集中，既参加工作也借以进行文物考古业务的培训；省博物馆又从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请来了几位教授和一批学生；省文化局也从全省各地博物馆、文管所选调了一批业务水平高、技术能力强的专业人员到达随县。全省文物考古精英集聚一地，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考古发掘队伍。国家文物局对此次发掘十分重视，先后从中央文博单位、科研院所抽调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如顾铁符、胡继高、李学勤、

裘锡圭、白荣金、王振江、张振标、高履芳、孔令航、范世民等人赶到随县，或任顾问，或任长驻工地指导工作，或参加现场发掘与室内整理研究，或参观考察作业务技术咨询，以保证此次发掘始终在高水平运行。

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的《勘探简报》及省委书记在简报上的批示、国家文物局及省革委会同意对古墓进行发掘的批复、省文化局关于做好此次发掘给国家文物局的报告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发送到地、县领导机关及有关单位，同时也发送到武汉空军领导机关和有关单位及雷达修理所，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对简报关于墓葬规模、形制及其木椁大小与马王堆汉墓的比较分析深感震惊，普遍认为必将有大批珍贵文物出土，甚至有可能再发现一具时代更早、保存更好的古尸。



图 3-11 墓坑鸟瞰图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准备，5月10日开始，发掘工作分五个步骤正式实施。

- 第一，清除残存填土，显露椁盖板；
- 第二，取吊椁盖板，取出浮在水上的器物；
- 第三，排除积水，清除淤泥；
- 第四，清理椁室，取出文物；
- 第五，取棺拆椁，回填墓坑。

5月11日，拆除压在墓坑东南角的旧水塔，进入发掘计划的第一步。

压在墓坑坑口东南角上的旧水塔是墓地表面可见到的唯一一处原有建筑物，其旁可见部分原地貌，其下可见坑内残存的填充物。拆除水塔，才能全面清理墓坑填土。在雷修所指战员们的参加与积极配合下，水塔被定向爆破解体倾覆于墓坑东南角外侧的空地上，然后用推土机、拖拉机运走。

5月14日，墓坑内残存的石板、填土和椁顶上的青膏泥、木炭及其他铺设物均清理完毕。其间，工作较为艰难的是清取青膏泥，这种泥黏性很大，底下又有木炭，稍不留心，便会连木炭一起粘走，而这在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是不允许的，必须一层一层地清理，取得完整的原始记录资料。木炭在填土施夯时已被砸碎，很少有完整成型者，铺盖也无一定规律，数量很多。经绘图照相之后，只好用竹箩筐来装，仅椁盖板上就取了一千一百余筐。后来在揭去盖板后，得知椁墙四周与坑壁之间亦填满木炭，因要保留现场，只取上部30~40厘米厚一层，两项合计取出木炭重约31360千克（现场所得含水量），如将四周木炭全计算在内，估计此墓共用木炭当在60000千克左右（含水重量）。木炭下的竹网、绢和竹席均已腐烂，在做好详细记录后，只局部取了标本。（见图3-11~图3-14）



图 3-12 外椁上的木炭层



图 3-13 清理木炭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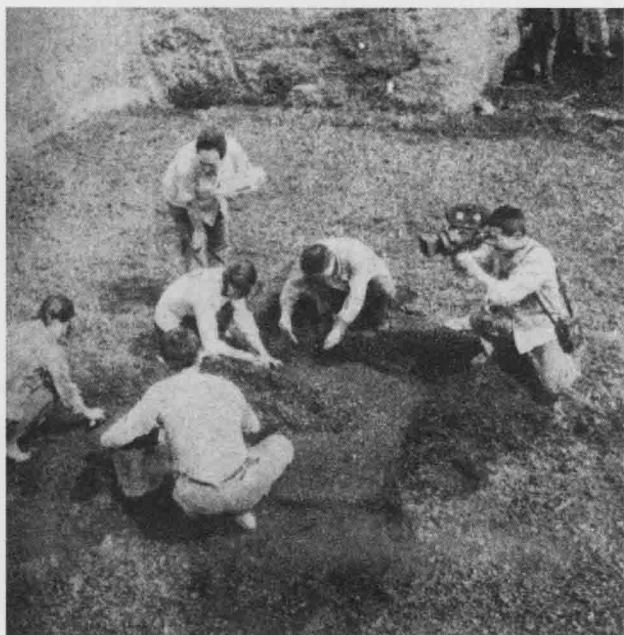


图 3-14 清出木炭后露出的椁顶上覆盖的竹网



图 3-15 木炭层清理完后的景象

这时，木椁盖板全部显露出来（见图 3-15）。47 块巨型长方木铺成只比墓口略小，近 200 平方米的平面。每块宽与厚大体相当，在 50 ~ 60 厘米之间，长度不一，南坑最长，每块长 9 米多，东坑次之，长 6 米左右，北坑最短，长 5.1 ~ 5.9 米。南坑北坑皆东西向横铺，东坑南北向竖铺，总面积比墓坑略小，这壮观场面使所有发掘者为之一振。考古队工作者考虑到此墓规模过于庞大，不采用高空航拍恐怕难以取得发掘现场及墓坑椁室全景的高质量影像资料。他们的需求得到解放军武汉空军司令部的大力支持，决定从武汉派飞机前来支援。这天上午一架直升机从汉口飞抵随县，考古人员与空军有关人员一道制定了航拍计划，约定一周内做好准备，直升机待命随县机场，随时可以起飞。

5 月 15 日，下午，直升机再抵现场，在墓地上空盘旋三周完成航拍工作。

军用直升机的两度光临，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随县城关及其附近的人们都惊动了，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但是，能看到现场的人毕竟是少数，一时间传言四起，什么“挖出个‘金头’，直升机运走了”；什么“挖出个老头儿，比长沙马王堆老太太保存还好，血管里有血，口里还有气，省里派直升机把他运到武汉抢救去了”……离奇古怪，令人啼笑皆非。擂鼓墩从直升机现身第一天开始到发掘结束，没有一天安静，每日前来围观者成千上万，而且随着棺椁的开启与文物的出土，看热闹的人与日俱增，最多时一天竟达三万多人次，考古队员们白天简直无法开展工作。在部队修理所的大力支持下，工地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加岗哨，限制人员出入，禁止机动车辆入内；墓坑旁加围栏，架设铁丝网，严禁非考古人员进入；广贴通告婉言劝阻，但都无济于事。甚至越是限制，传言越多，还不断有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来联系参观事宜。考虑到发掘工作多得力于当地各单位的支持帮助，发掘之处也没有实行封闭式管理，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有组织的参观，更何况考古工作者还负有宣传文物政策、普及考古常识的责任。于是考古队决定，利用修理所空闲的厂房，在离墓坑稍远处举办一个小型文物展览，展出一些出土的椁板、陪葬棺、大件铜器以及发掘现场工作照片，并安排专人讲解，开展正确的宣传，驳斥谣传，以分散墓口现场的人流，保证发掘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外，考古队又请县革委会办公室发出通知，规定了预约参观的办法和参观纪律。谁

知小小的展览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好奇心，发掘工地从早到晚依然是人潮汹涌。不知是谁将这一情况反映到了省委书记韩宁夫那里，他随即让省委办公厅给县委打来电话指示：“立即停止参观，保证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保证文物的绝对安全。”于是，县革委会又连夜赶印了《关于停止参观古墓的通知》广为散发和张贴，同时指令县公安局和县人武部加派警力和民兵，在进入墓地的各个道口增岗加哨，拦阻过往的车辆和人群，做好解释工作并向群众承诺，发掘结束立即在县里举办展览，满足大家的要求。这一招果然奏效，大规模无序人流被遏制住了，考古队加快了发掘进度。

5 月 16 日夜晩，椁盖板以上的三大考古记录（照相、绘图、文字）均已完成，下一步该揭开椁盖板清理椁室了。盖板下椁室内到底藏了一些什么珍宝？有些什么秘密？现在还是个谜。开工以来一直缠绕着考古队员们的一块“心病”——盗洞问题又一次被激化起来了，到底情况如何？人们都在等待着明天“揭盖子”。

5 月 17 日凌晨，太阳刚刚爬出地平线，考古队员们早早就来到了工地，再次检查了取吊椁盖板的一切准备工作，确认无误后，决定当天开始取吊椁盖板。椁盖板均为直径 1 米以上的大树主干砍削而成巨型方木，最长的一块长 9.85 米，重量超过 1.5 吨。从盗洞处被斩断的一块椁盖板开始，考古工作者和解放军炮兵某师的工程技术人员操作载重八吨半的大吊车和载重汽车，陆续吊起了十余块椁盖板（见图 3-16）。

揭开盖板之初，椁室内充满积水（见图 3-17），东西两室的积水表面各浮有 8 具和 2 具木棺（见图 3-18 ~ 图 3-20），水面略有一些竹木器残片。因盗洞已打穿椁盖板，椁室内部的平衡被打破，考古人员早已料到椁内会有积水，但会有这么多水，且水面会浮起这么多木棺，却是始料不及的。据以往的经验，水对于地下的棺椁和文物有害也有益，对木质棺椁和漆木器来说，水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使其不致干裂，棺椁内的水含氧量有限，在水中的青铜器表面容易形成一层氧化膜，防止其他有害元素的侵蚀；但水也会腐蚀棺椁内的丝麻织品、人及动植物的遗骸等有机物以及铁器。

对满椁积水这一现象，在省、地、县领导机关及有关单位，在考古发掘工地，不同的人群中激起了不同的强烈反响。在襄阳地区和随县领导机关领导人中间第一反应是扼腕叹息，有人说：“这下完了！像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凤凰山那样的古尸、丝绸、帛书、帛



图 3-16 取吊樟盖板



图 3-17 充满积水的墓坑

画肯定是没有了，没戏了！还值得劳神费力、费钱费物继续干下去吗？”在工地考古人员中反响也不一样，一直在一线苦干的年轻人叹息不已，对付这满樟的积水还要花去更多更大的精力，可收获会如何呢？而考古队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则不这么看，他们向队员们分析：第一，此墓规模大，构筑严密，如夯实的填土很厚、木椁周围和顶上又有木炭和白膏泥保护，埋得又很深，积水源自何方尚难断定，因此木椁中的水有可能利大于害，虽然古尸、动植物残骸、丝麻织物之类的文物大概多已腐烂无存，但这么大的墓，青铜器、漆木竹器绝不会少，说不定还会有大量的竹木简牍，对于它们，积水是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决不可掉以轻心；第二，科学的考古发掘不是挖坟取宝，按照国家文物政策法规及国家规定的考古操作规程，既然已开始发掘就要坚持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更何况一切怀疑猜想只能在发掘完成之后才能得到证实。只有把发掘工作做得更好的义务，绝无擅自停工的权力。消息传到省里，省文化局、省古墓发掘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及时作出指示：我们支持考古队领导及大多数专家的意见，一定要按国家文物政策法规及考古工作规程



图 3-18 浮在水面的陪葬棺

办事，坚定不移地把发掘工作做得更好，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完成任务。并指出要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对广大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扫清思想障碍，保证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图 3-19 浮在水面的陪葬棺



图 3-20 起吊陪葬棺

五、曾侯乙编钟重现人间

5月21日，发掘工作进入方案规定的第三步：排除积水，清除淤泥。一个小潜水泵从北室的东北角缓缓汲水，木椁四室水位等高，但清浊不一，盗洞在中室之上，洞内污泥碎石已经下泄，抽水搅动了污泥，中室一池清水变得浑浊不堪，能见度极低，随着水位的下降人们逐渐可以看到一些物品。

5月23日凌晨，排水已经一天多了，人们还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这时，水面下约几十厘米处，隐约出现了呈曲尺形排列着的3根横木，其下似乎还悬有什么物品，年轻的队员们急不可耐，恨不得马上探个

究竟，于是有人着急地伸手去探摸，相继报告：“三根编钟横梁，下悬钮钟，共十八具。”“发现编钟啦！”“发现编钟啦！”霎时间工地上人声鼎沸。

积水在逐渐排干，污泥杂物被不断清除，椁内埋藏物陆续出水。从5月23日凌晨发现编钟开始，随着水位的下降，编钟由上而下一层一层逐步展现。当天早晨，上层3根横梁及所悬钮钟全部出水。3根横梁分别由3对圆木柱支撑，梁和柱皆髹漆绘彩并有青铜构件装饰，十分美观，梁下悬钟18件，中间有一个空档，应是一件钟落入了水底。



图 3-21 编钟逐渐露出水面



图 3-22 下层一件铜钟从钟架上脱落



图 3-23 下层一件铜钟从钟架上脱落





图 3-24 编钟在墓坑中的景象

5月24日午夜，下一层横梁出水，长短两根横梁曲尺相交，梁体粗大，其下由3个佩剑铜人及1根铜圆柱顶托，梁下悬甬钟33具，已出水的3根小木梁架原来是立于这两根粗大的横梁上的，梁下所悬铜钟不仅体量大于上层钟，而且纹饰精美，钟体上还有错金铭文，在聚光灯下金光闪闪。

5月25日，又一层横梁出水，与其上横梁结构形体相近，为长短两根曲尺相交，其下亦由3个佩剑铜

人及1根铜圆柱顶托，共有12具大型甬钟及1件镛钟，或悬于梁下，或掉在梁旁，钟体上皆有铭文且多数错金，甬钟上皆有长枚，镛钟上有乳状短枚。两层四根木制横梁两端，皆有浮雕或镂空透雕龙首与凤鸟纹饰的铜套，梁身均髹黑漆为底，上以朱黄色漆绘菱纹，乍一看犹如蛟龙一般。

至此，包括65件铜钟、1套铜木结构悬钟架在内的整套编钟全部出水。（见图3-21～图3-24）



图 3-25 考古人员在墓坑中清理编钟



图 3-26 考古人员在墓坑中清理编钟



图 3-27 考古人员在墓坑中清理编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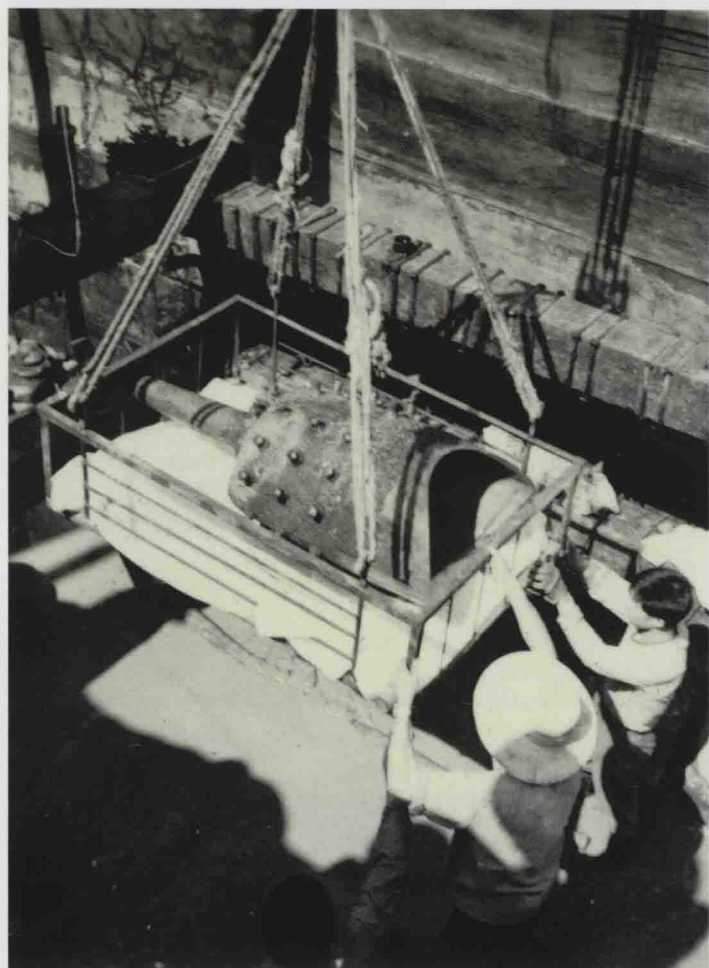


图 3-28 按部就班取吊编钟

6月4日,考古队员们按照考古发掘工作操作规程,在对编钟录取了应有的记录资料后,开始取吊编钟,按由上而下、由北而南的次序,将钟一件一件、钟架一层一层地吊出椁室。(见图3-25~图3-28)

6月15日,65件编钟连同挂钟构件、整副钟架以及竖在钟架旁的2根撞钟木棒、置于横梁上的6个T字形敲钟木槌悉数安全出椁,在坟墓里深埋两千多年的这套巨型礼乐重器终于重返人间。

紧接着,工地的考古学家会同应邀来到工地的音乐学家、古文字学家、自然科技史及冶金铸造专家们对这套编钟上的全部铭文、音律构成及其频率、音高及振动模式、旋律结构及演奏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实地检测、数学运算、考释考证、模拟试验等多学

科的综合研究,历经几十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取得了可喜成果。这套礼乐重器的音乐功能十分完美,为了展示编钟在多方面的伟大成就,让世人不仅能见其形还能闻其声,考古队决定让它重登舞台,复鸣千古绝响。为此,考古队借用了擂鼓墩附近炮兵某师的大礼堂,在舞台上将全套钟进行复原组装。

8月1日下午,有史以来第一次编钟音乐会在炮兵礼堂举行。一个临时组建的“考古乐团”,演奏了一组古今中外著名乐曲,受到了一千多位与会者的盛赞。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在现场进行了录音录像,并随即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一时间“奇妙的古乐钟声”远播四海,举世震惊。(见图3-29~图3-32)



图3-29 1978年黄翔鹏(右一)为冯光生(右二)、王湘(右四)及解放军工作人员等讲解曾侯乙编钟



图 3-30 1978 年 8 月，“考古乐团”在随县炮兵某师礼堂排练时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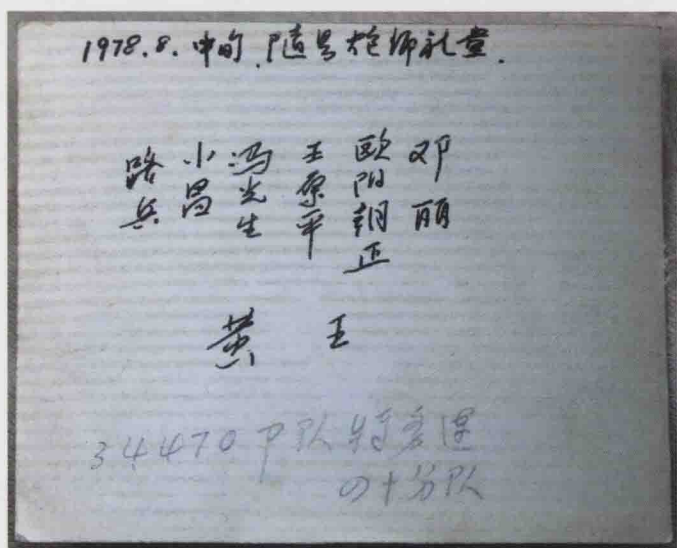


图 3-31 欧阳朝正收藏的“考古乐团”合影背面黄翔鹏的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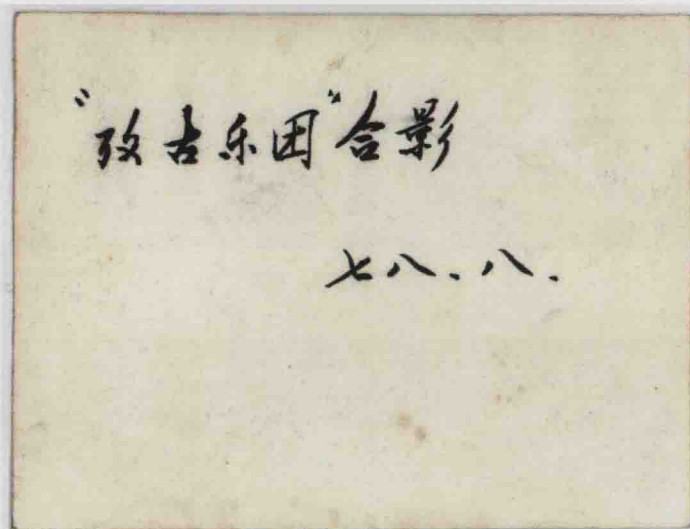


图 3-32 黄翔鹏收藏的“考古乐团”合影背面题字

第二章 随州擂鼓墩古墓群

擂鼓墩一号墓的发掘，和随后的二号墓以及邻近的吴家湾三十多座中小型墓的发掘，揭示了一处东周时代的古墓群——“随州擂鼓墩古墓群”。1988 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 年 7 月至 9 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

州市文物局、随州市擂鼓墩文物管理处联手对这一古墓群进行了一次普查钻探与重点试掘，以擂鼓墩为中心的 5.78 平方公里范围内，探知大小古墓数百座，其中地面有封土堆的大墓就有 6 座。

一、擂鼓墩大土冢

民间传说该土冢为春秋时代楚庄王所筑用于擂鼓助战的台墩。经勘探实为一大型有冢（即地面有坟堆）古墓，夯筑的坟堆平面呈椭圆形，底径 42 ~ 39 米，残高为 4.9 米，钻探得知墓圻为岩坑（即墓坑开凿在岩石上）竖穴，因封土周边夯筑的土层内涵较杂，探铲难以深入，坑口形状及其尺寸暂不知其详，但从其构筑及坑内已见白膏泥等情况推测，应是一座东周时代的大型贵族墓葬无疑。（见图 3-33）

二、王家包土冢

王家包土冢（当地群众的习称，下同）封土堆为椭圆形，底径 40 ~ 38 米，顶部已残，残高 3.4 米，钻探得知封土下 3 米即已见墓口，形状平面呈多边形，面积 23×17 米，墓圻内有夯筑填土和白膏泥，未见墓道，诸多情况与已发掘一号墓甚为相似，钻探者认为当是曾国王室贵族墓，可能是又一位曾侯。（见图 3-34）



图 3-33 擂鼓墩大土冢



图 3-34 王家包土冢

三、蔡家包土冢

封土堆亦为椭圆形，底径 34 ~ 30 米，顶部已残，残高 3.9 米，钻探得知结构为土坑（即墓坑开凿在泥土上）竖穴，坑口平面呈长方形，面积 31×20 米。坑内有夯筑的填土，封土堆东侧与北侧有中小型墓 13 座，似为陪冢。这些迹象表明亦当为曾国贵族墓葬，很可能为又一位曾国国君之墓。（见图 3-35）



图 3-35 蔡家包土冢

四、王家湾土冢

地面有夯筑的坟堆，呈圆形，底径 12 米，残高 3 米，钻探得知墓坑为岩坑竖穴，坑口平面呈长方形，面积 5.1×3.9 米。（见图 3-36）



图 3-36 王家湾土冢

五、擂鼓墩一号墓

即曾侯乙墓。

六、擂鼓墩二号墓

1981 年 7 月发掘。该墓西距曾侯乙墓 102 米，系建在红砂岩上的竖穴木椁墓。此前由于施工平整土地，封土堆已被平去，墓坑规模也不小，墓口长 7.1、宽 6.6 米。墓内遗有一具双重主棺和一陪葬棺的痕迹。随葬有乐器、礼容器、杂器、车马器及陶器、玉石器等类，计 2770 余件。其中有体现墓主身份的九鼎八簋和一件施铭“盛君紫之御匡”的铜簋，未见兵器。墓主疑为战国中期前段的曾国国君或国君夫人。^[1]

该墓乐器计有编钟、编磬和青铜建鼓座。出土时，这些乐器与其他遗物次第摆列在椁室内：沿南壁置编钟和编磬，近西壁中部又列编钟和建鼓座，西北和西南角陈列车马器，椁室中部至东壁则主要是青铜礼器。（见图 3-37、图 3-38）

沿南壁放置的编钟为 29 件，均平卧椁底，甬朝东，于口朝西，后一件钟甬伸进前一钟腔内，一件件套合在一起（94 号大型钟例外，腔内填塞了 5 件小钟），形



图 3-37 考古人员正在清理擂鼓墩二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



图 3-38 擂鼓墩二号墓编钟出土现场

[1] 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 期。刘彬徽：《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青铜器初论》，《文物》，1985 年第 1 期。随州市博物馆编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



图 3-39 擂鼓墩二号墓墓坑中排放的编钟

成两列。其中紧靠南壁的一列有大钟 6 件，小钟 7 件；次一列均小钟，共 16 件。靠西壁放置的钟共 7 件，其中 2 件大钟面东平行竖立，5 件小钟分 3 件、2 件组合，套放于大钟之间。（见图 3-39）

36 件钟均为甬钟，可分大小两种。

大型钟 8 件，形制相同，大小有别，纹饰也有异同。长甬上细下粗，衡平，旋以上为八棱柱体，旋以下为圆柱体。旋突出。斡为长方形纽。钲部，以圆梗界隔出钲中和篆带。篆带之间，横列长枚 3 列。长枚计每面 18 个，两面共 36 枚。枚作乳钉状，根部较粗，顶端呈攒尖状。钟壁厚度不匀，腔内相对于左鼓、右鼓的部位，均有一条带状凸起从钟口延伸到中部，形成 4 条分布基本对称的纵向凸带。甬、舞、篆部均饰浅浮雕变体蟠螭纹。其中甬衡上的纹样，系利用它处纹带印模并剔边而成。（见图 3-40、图 3-41）

大型钟正鼓部的纹样有所不同，依此可将钟分成两种：



图 3-40 擂鼓墩二号墓大型甬钟（M2:81）钟腔内的凸带



图 3-41 擂鼓墩二号墓大型甬钟 (M2:94)
通高 86.2 厘米 重 49.1 千克



图3-42 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的编钟 (36件)

第一，操蛇神人纹钟。共4件，分别是M2:80、M2:81、M2:93、M2:94。在其正鼓部纹样轴线上，赫然浮雕着操蛇神人跨龙的形象。神人高鼻深目，嘴巴微闭；两臂由左、右两侧向上曲伸，双手各操一蜷屈蛇体；上体赤裸，纹身，紧束腰带；下肢张开，胯乘龙躯，龙躯下连龙首。龙首有一对向后弯曲的长角，加之面部鼓起的双目和突起的鼻梁，颇似一具水牛头

的形象。神人图像的两侧，似盘卧纠结的龙躯，较为抽象。这些浅浮雕的龙躯上复有阴刻的三角纹、圈点纹，纹样结构和外廓与同期编钟类似。（见图3-43）

第二，兽面纹钟。共4件，即M2:89～M2:92。兽面双角短阔，鼻梁较为突出，双目近于方形；兽面两侧可见利爪和蜷曲的龙躯。（见图3-44）



图 3-43 擂鼓墩二号墓大型甬钟（M2:81）鼓部的操蛇人物纹



图 3-44 擂鼓墩二号墓大型甬钟（M2:92）鼓部的兽面纹



图 3-45 擂鼓墩二号墓小型甬钟 (M2:88)
通高 43.0 厘米 重 8.3 千克

小型钟 28 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有别。与大型甬钟的主要区别有：

- 第一，衡部未施纹。
- 第二，旋部缀有间隔匀称的 4 个乳形饰。
- 第三，斡近长方形钮，上浮雕兽纹若“蹲熊”状。
- 第四，钲部未界隔篆带。钲中两侧各为一装饰块面，在浅浮雕变形蟠螭纹地上，各缀 5 个圆泡形饰。圆泡形饰表面亦为蟠螭纹，其每面两组，每件钟两面共 4

组 20 枚。（见图 3-45、图 3-46）这种装饰形式，与楚王熊章铸雷同。

第五，就比例而言，钟壁较厚，多数内腔极为粗糙。

第六，正鼓部均无操蛇神人图像，而以蟠龙纹为饰。纹样以龙躯为中线，两侧各有 3 条龙，龙首分别朝中、朝旁、朝下。龙首双目鼓出，双角后卷，侈长舌；龙体阴刻圈点纹、三角纹、勾连纹。



图 3-46 擂鼓墩二号墓小型甬钟 (M2:86) 钲部纹饰

大型甬钟的铸制，是先铸出甬部，将其嵌入铸型内，在浇注钟腔时与之铸接在一起。钟体系由上而下浇筑。浇口共 2 个，沿舞部横径线，对称地分布在甬把底部的两侧。如 M2:80 ~ M2:91 的浇口痕迹，均长方体，凸出舞面（见图 3-47）。其中 M2:81 左边浇口长 6.0、宽 0.9 厘米，右边浇口长 6.4、宽 0.9 厘米，浇口残留厚度约 0.5 厘米。浇筑时，铸型的内芯、外范之间垫有芯撑。就芯撑遗痕而言，每钟有 5 个。一个设在舞内正中相对甬部的地方，为圆形凹槽；其余四个对称地分布在腔内相对篆带处居中的位置，为长方形浅槽。在 M2:89 ~ M2:91 的篆部，可见因芯撑痕迹透穿而形成的长方形孔。



图 3-47 擂鼓墩二号墓大型甬钟 (M2:80) 浇口遗迹

钟体的主花纹，即鼓部纹饰，采用了印模或嵌模法，仅用一个单独纹样，装饰了多件钟体。如4件操蛇神人纹钟，鼓部纹饰出自一个纹模。于是，这个尺寸固定的纹样在变量的钟体之间，显出了装饰空白位置的区别。由大至小的M2:80、M2:81、M2:93、M2:94，其鼓部纹饰下缘与钟口沿的距离分别是：5.1、4.4、1.9、2.1厘米（M2:94口沿有多肉缺陷）。大型甬钟的表面及内腔多处经磨砺。

小型甬钟的铸制，亦先铸甬部之后，将其嵌入铸型，在浇注钟腔时与之铸接在一起。但其铸型置放方向与大型甬钟相反，是钟口部在上，舞部在下，亦即浇铸方向与钟体悬置状态相反。其浇口设在钟口沿相对侧鼓部的位置，每钟至少2个。浇口遗痕在M2:101、M2:106、M2:85、M2:114、M2:96均清晰可见，据此可知浇口亦长方形，长2.0～4.0、宽约0.4厘米。

钟腔内芯撑痕迹亦如大型甬钟，有的明显，以至透穿；有的不易辨查。舞内正中的痕迹不甚规则，有的近于菱形（如M2:114），有的为长方形（如M2:113），有的近圆形（如M2:83）。其中以长方形居多。

小型甬钟的铸制工艺水平比大型甬钟差，除多处缺肉、多肉、错范现象外，甬与钟体的铸接，尚有甬

根部侈露（M2:97）或偏离轴线等缺陷。钟的表面及内腔的磨砺多不完善，特别是较小的几件，内腔几近未磨，口沿上还遗有浇口残痕、溶渣和似有糊状物刷抹形成的条带纹路，与经磨砺加工的地方有鲜明差异。全套钟内有几组数件钟的几何尺寸极为接近的现象。

36件钟音质优劣悬殊。大型甬钟和多数小型甬钟具有双音特点，多呈三度关系，且音色较佳；少数小型甬钟音色尖厉、干涩无韵。^[1]

甬钟挂钩。22件。出土时散放在檸室南部的部分钟或磬上及其周围。其中M2:90甬钟钲部置有6件，M2:91甬钟钲部放置1件，M2:103甬钟钲部挂有1件挂钩，基本保持着下葬时的位置。22件挂钩形制、大小完全相同。钩体呈S形，截面为扁圆体，通体素面。铸形为二合范铸成，范缝在钩体侧面的中线上。

标本M2:115-1，长6.3厘米，截面最大径0.9、最小径0.55厘米。

12件编磬出土时紧靠墓坑南壁之下的两列编钟，多数摆放有序，少数相互叠压。

磬块均已破裂，但尚可拼复（见图3-48）。石灰石质，溶蚀严重。有青灰色和白色二种，前者硬度较差，溶蚀破损，叩之无音；后者硬度较大，保存稍好。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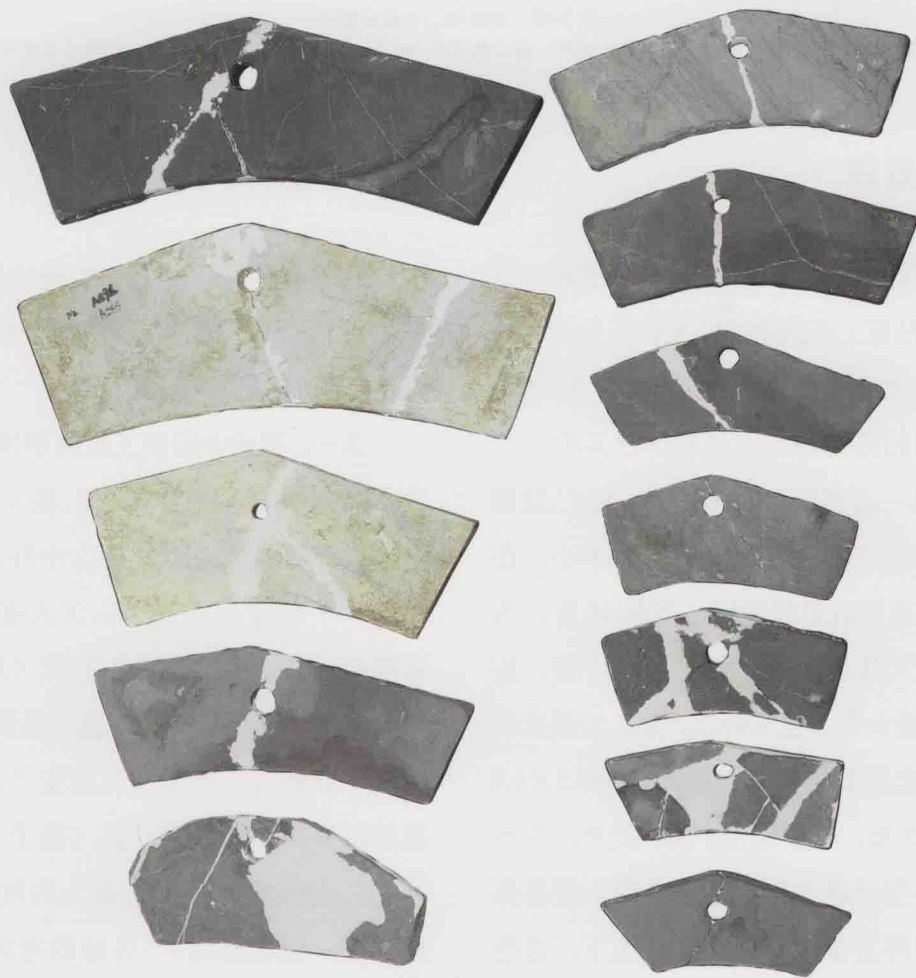


图3-48 擂鼓墩二号墓磬块

[1] 武汉音乐学院编钟古乐器研究陈列室、随州市博物馆：《擂鼓墩二号墓编钟及其音律测试》，《黄钟》，1988年第4期。童忠良：《百钟探寻——擂鼓墩一、二号墓出土编钟的比较》，《黄钟》，1988年第4期。

别磬之断面可见晶体状物，颗粒较粗，近米黄色。编磬形状大体相似：上呈倨勾，下作弧形上收；鼓、股相交处有一圆穿；股略宽短，鼓略窄长。磬体各部位比例不甚统一，与其他同时期编磬相比，显得短阔而薄，且上边较厚，下边较薄。其中，以 M2:117 最大，M2:120 最小。

1 件建鼓座出土时与墓坑西壁之下的大型甬钟并列，座上未见建鼓（见图 4-39）。据该墓所有木器均已朽烂成灰的情况看，建鼓即使下葬，亦当无存。器以青铜浑铸。圆堆形，近于半球体，中空，内曾填有范土。座顶正中为承插鼓楹的圈口。顶、腹、底沿饰蟠螭纹和蟠龙纹，均为浅浮雕；腹部以 10 个六龙盘绕的单元纹样连接，形成谐和而繁缛的装饰块面。



图 3-49 擂鼓墩二号基建鼓座
通高 16.6、底径 37.0、腹径 39.0 厘米，圈口高 2.5、径 11.3 厘米，底沿向内卷口，沿宽 2.2 厘米

七、其他中小型墓葬

在这些大型丘冢的附近均有成群的中小型墓，有的排列有序，当为其陪冢；有的规模较大，当为王室其他贵族。这是依古代“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埋葬制度而来的。据地面的勘探与重点试掘，已知的中小型墓葬在吴家湾已见一百多座。在东团坡，除已发掘的一号墓外，已探知的有十余座，且规模都不小。在西团坡二号墓之南已探知有岩坑竖穴小型墓 18 座。南吕家塆已探明岩坑竖穴墓 5 座，土坑竖穴墓 10 座，规模均属小型墓，坑口最大也不过 3.8×2.7 米。在蔡家包除大冢外已探明中小型墓 13 座，墓口最大的为 6.5×4.4 米，其次为 4.15×2.65 米，其余均为小墓。此外，在当地农民生产和某些小型基建工程中还屡有中小型墓葬发现，有的已做了清理发掘，有的尚保存地下。这些中小型墓与墓群内大型土冢的关系应是极为密切的。

此处墓群墓葬之密集，在湖北境内是少有的。

八、对墓葬群的推断

对以上钻探、试掘、发掘所获信息，考古学家们作了比较研究，初步断定这里当是曾国王室陵墓区。理由如下。

第一，考诸中国帝王陵寝制度发展史，最早是“墓而不坟”。《易·系辞传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即以柴草裹尸），葬之中野，不封（不筑封土堆）不树（不种植树木）。”东汉人崔实《政论》说：“古者墓而不坟，文（周文王）武（周武王）之兆（指坟墓的范围），与平地齐。”也就是说埋葬死者平地无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情况就变了，所有高层统治者的墓葬都有高大的坟堆。据《墨子·节葬下》记载，当时王公贵族的墓葬都有高大的坟丘：“棺槨必重，衣衾必多，丘垅必巨。”各地的考古调查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坟丘的大小标志着墓主身份的高低。擂鼓墩墓群高大的坟丘连绵不断，当为君王陵墓区之明证。

第二，已经发掘的一号墓确知为曾国国君墓，二号墓主也有可能为王室最高统治者或其夫人，其他五座大冢的墓主及其身份虽不能最后确定，但其规模构筑与一、二号墓不相上下，视其为王室最高层人士墓葬是合理合情的。

第三，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勘探与发掘资料，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区大都建在国都附近，有的建在都城外平川地带，有的建在城外丘陵地带，也有建在城内一隅的，王陵与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曾（随）国的国都在何处，史无确切的记载。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做过几十年的研究，认为当在今随州市的安居镇。为了探讨这一问题，1998年1月，随州市文物局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对随州安居镇一带进行了一次调查勘探与试掘。首先通过遥感技术，在随州城西18千米的安居镇附近，沮水、滢水三角地带的冲积平原上发现了一座古城，城分内外两重，有城垣和护城河。接着进行地面的勘探与试掘，证实小城南北长约190米，

东西宽约120米，东、西、北三面城垣保存尚好，残高至今还高出平地1米左右，城垣宽约10米，由黄色花土夯筑而成，夯层最厚约0.95米。城垣有些地段是利用较高地势加筑的，护城河距城墙约5~10米，河宽约20米，深约2米以上。城内还探出夯土台基，当为宫殿基址；城内有大量建筑遗迹，其面积几乎占城址的四分之三。小城外还有大城，这与列国都城如齐国、鲁国都城是相同的。在附近的徐家咀还发现有管理都城长官的墓，出土了有铭“曾都尹”的铜器。据以上信息，学者们已初步断定此城址当为曾国国都所在。

擂鼓墩墓群恰在此都城外18千米处，为擂鼓墩墓群是曾国王陵所在地这一推断提供了又一有力证据。因此，认定擂鼓墩古墓群为曾国王陵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由于目前考古发掘还进行得很不充分，要把王陵区的具体情况探查清楚还需要付出大量劳动，这也正是历史向考古人提出的重要课题，有待考古人继续深入探索研究。

第三章 曾侯乙墓概况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卿在其著作《荀子·礼论》中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背）叛之心也……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如死如生，如亡如存（有学者谓此二句应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误），终始一也。”荀子在这里说的是对亲人长者在生时要好好侍奉，死时要像侍奉活人一样去为其办理丧葬，并认为如果与此相反，“厚其生而薄其死”，是对亲长的叛逆行为。基于这样的理论，荀子不仅主张讲究棺槨和随葬品的制作，还主张重视墓圻（墓穴）和坟丘的建筑，说“故圻圻，其貌象室屋也”，就是说建墓圻和坟丘要建得像活人住的房屋一样。荀子的这种主张道出了春秋战国时代统治者的普遍看法，形成了王公贵族的一种礼仪。

时代稍后的《礼记·祭义》则说：“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意思是君王贵族亲人有死者，丧葬祭奠之事，要像生前侍奉他们一样来安排，思念之情痛不欲生。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成了一种传统的礼仪。先人有死者，后人在安葬时从墓葬、棺槨的构建

到随葬品的配置与陈放，都应照死者生前所享用的情况来办理，墓坑槨室如其宫殿，随葬物品如其生前所享用。

曾侯本是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其治国治军及宫廷生活，一向都遵从周礼周制。曾国王室在安葬曾侯乙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遵从文王以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这套传统礼仪来办理的，墓坑木槨如一座地下宫殿。

《墨子·节葬下》说：“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垅必巨……诸侯死者，虚车（库）府，然后金玉珠玕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圻。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榼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说的是古代的王公大人丧葬之事，除墓圻棺槨构建必巨外，随葬器物也是很多的。诸侯君王死者几乎是尽其库藏来殉葬，曾侯乙墓就是这样的。今人无法得知当时是否真的尽其府库所有“寝而埋之”，但是曾侯乙墓随葬文物之丰，的确是考古发掘所罕见的。除因墓坑积水，估计衣衾、文绣、纶组、屋幕等多已腐朽之外，此墓出土文物多达15404件，分别陈于各室，琳琅满目，秩序井然。

第一节 墓葬形制

一、墓坑

此墓建在已被破坏的小土岗上，这一带属白垩纪与第三纪含钙质结核的含砾砂岩，呈紫红色和黄白色，其上只有 20～40 厘米的第四纪黄褐土，墓坑在红色砂岩上挖竖穴构成的，深约 13 米以上（因此次考古发掘前地面封土及原墓口已遭破坏，精确深度无法测知）。残存墓口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方向正南北，东西最长处 21 米，南北最宽处 16.58 米，总面积 220 平方米，墓壁垂直，修削比较规整。墓口最高处距椁盖板深约 7 米，建水塔时已推去约 2 米，现残深还有 5 米高。

椁盖板上先铺有一层竹席，竹席的床数及每床的大小尺寸无法查明。竹席上铺一层绢，绢上铺竹网，每幅竹网长 1.96 米，宽 1.80 米，由纵向的粗篾与斜向的细篾组成六角形或梯形网眼编成。（见图 3-50）

竹网上填木炭（见图 3-51），厚度 10～30 厘米不等，其上填一层厚约 10～30 厘米的青膏泥。青膏泥是一种质地很细的陶土，又称高岭土，由于分子结构细密，渗水性很小，有防潮防腐的作用，为南方东周西汉墓中所常见。在潮湿时颜色为青灰色，干燥时呈白色，故称青膏泥或白膏泥。青膏泥之上为一层黄褐土与一层青膏泥交替填充，并在黄褐土上施夯，夯窝圆凹，直径一般为 4 厘米，个别稍大者也不超过 6 厘米。

以这两种土构成的夯层，每层厚 15～20 厘米左右，一直填到距椁顶还有 2.8 米时，铺一层大石板。（见图 3-52、图 3-53）

石板没有经过严格的加工，颜色、大小、厚薄都不一致。除了墓坑东南部有几块石板是侧立着的以外，其他都是平铺的。石板与石板之间有较大空隙，又用小石板或碎石填充。石板一般长 120～150 厘米，最长者 200～250 厘米，最短者 50～70 厘米；一般宽

70～80 厘米，最宽者 100～120 厘米；厚度一般在 30 厘米左右，最厚者 40 厘米，最薄者 6 厘米。经地质专家鉴定，这些石板的岩性大多数为橄榄辉长岩、凝灰质绢云纳长千枚岩、混合质白云二长片麻岩、结晶泥灰岩，也有黑云花岗岩、云母片岩和大理岩，大多产于随州。除橄榄辉长岩距墓地较近约 90 千米外，其他大多距墓地较远，直线距离超过 110 千米。

石板层往上继续交替填青灰土和黄褐土，填 70～90 厘米后，改为一层黄褐土一层五花土交替往上，直达墓口。仍在每层黄褐土上施夯，夯层较下面的为厚，有的达 40～50 厘米。施夯不如下部的严实。两种夯土现存总厚度 470～570 厘米（含石板）。（见图 3-54）

发掘结束后推测：基底总深约 13 米，木椁约高 5.5 米，填土总厚度 7.5 米。



图 3-50 椁顶上覆盖的竹网



图 3-51 木炭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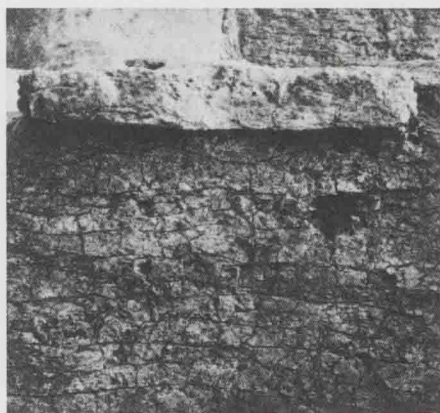


图 3-52 夯土层



图 3-53 石板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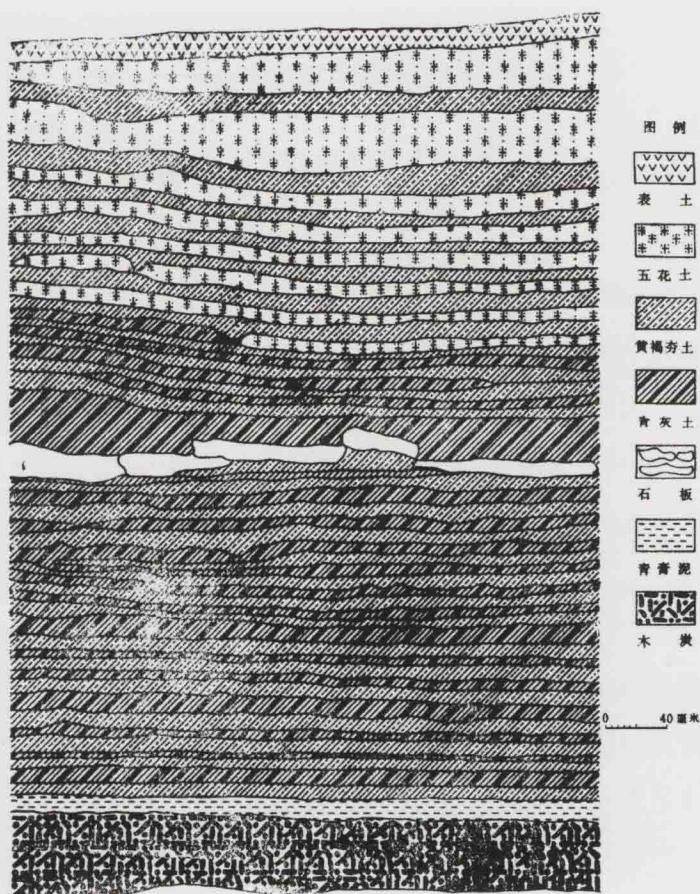


图 3-54 填土层示意图

12道椁墙将椁室分隔成四个部分。按考古规程，以其方位分别命名为东、中、西、北四室（代号E、C、W、N），分别放置主棺、陪葬棺及随葬器物，然后加盖椁盖板，共用47块。四室椁墙底层均有一小门洞彼此相通。各椁板之间均用槽榫结合，即方木的一端砍齐嵌入另一墙的榫槽内，均为明榫，没有暗榫，在东中北三室交汇处则呈十字形垂直交叉。整个椁墙结合甚为牢固，故在地下历经两千余年而未坍塌。

四个椁室中，中室最大，南北长9.75、东西宽4.75米（指内空，下同）；东室次之，东西长9.50、南北宽4.75米；西室再次之，南北长8.65、东西宽3.25米；北室最小，东西长4.75、南北宽4.25米。

东室最大，东西长9.50、南北宽4.75、高3.36～3.5米，容积约153立方米；中室次之，南北长9.75、东西宽4.75、高3.30～3.36米，容积约148立方米；西室再次之，南北长8.65、东西宽3.25、高3.15～3.36米，容积约92立方米；北室最小，南北长4.25、东西宽4.75、高3.10～3.30米，容积约64立方米。每一个室的四壁墙上都钉有一些木钉，钉长0.25米或0.45米，一端齐平，另一端削尖，钉在第二、第三、第四块椁墙板下的缝隙中，钉与钉的横向距离都没有严格规律，不过上排钉与下排钉则是错开的，其数量东室最多，计114颗；西室次之，为46颗；中室12颗；北室11颗。已有学者考证它们是用于悬挂帷幔或香囊的。（见图3-55、图3-56）

二、椁室

揭去椁盖板即是椁室，木椁由171根长条方木垒成。这些方木全用斧、斤、锛、凿加工而成，没有发现锯和刨的痕迹，修削较为平整，粗细也较一致，直径0.5～0.55米，长短因室而异，最长者达10.6米，最短者也有0.34米（中室东墙门洞处靠北一段除外）。整个木椁共用方木378.633立方米，折合成长圆木约五百余方。其材质经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全部为梓木（*Catalpa* SP.）。其构筑程序是在红砂岩墓底上先平铺底板，共用50块，东室为南北向竖铺，中西室、北室皆东西向横铺，铺置严密平齐。底板上垒12道椁墙，每道墙均用6层方木垒砌，共用方木74根，待棺和随葬品入葬后，其上再加盖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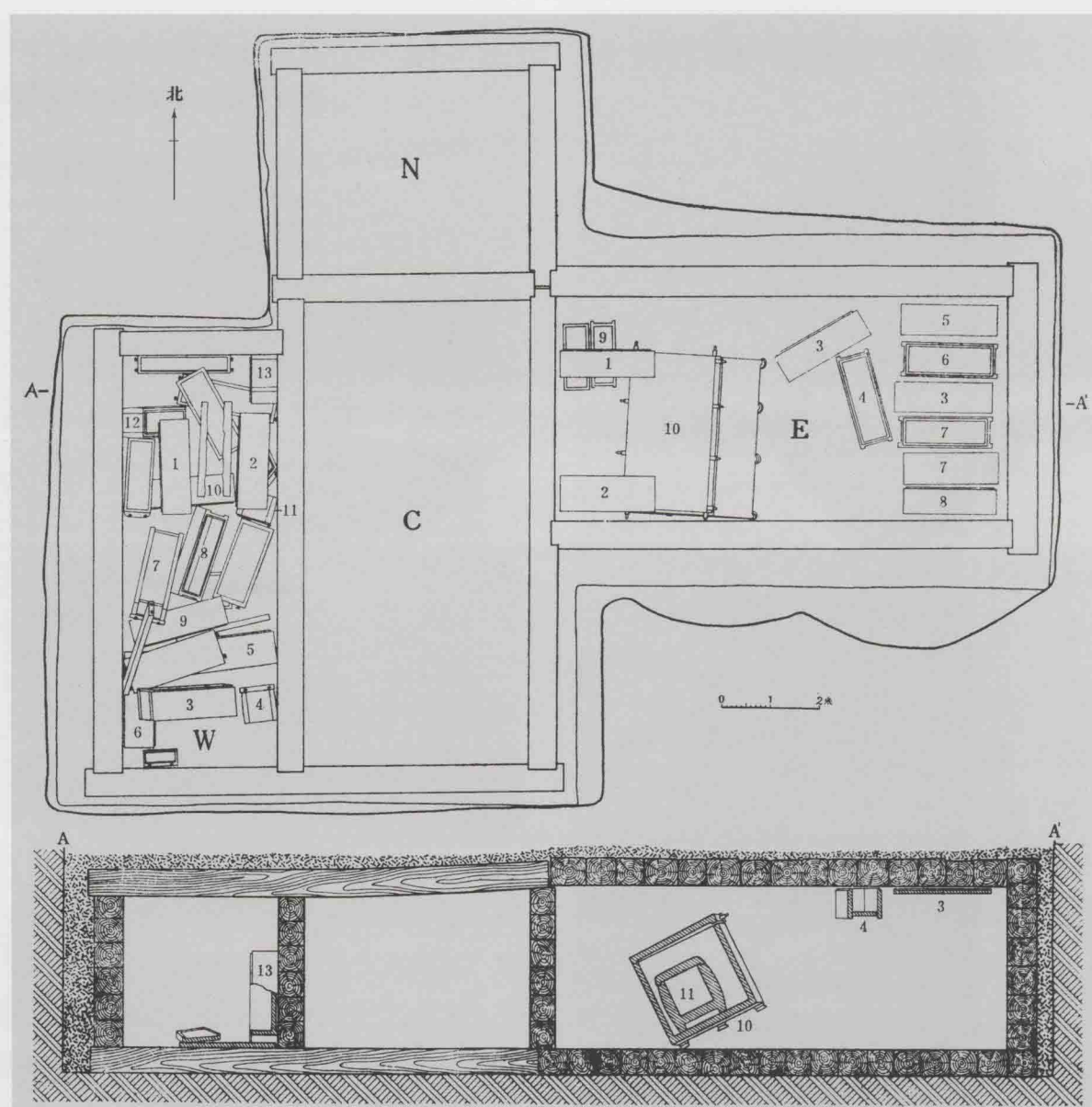


图 3-55 曾侯乙墓椁室平、剖面图
N. 北室 C. 中室 E. 东室 1~8. 陪葬棺 9. 殉狗棺 10、11. 墓主棺 W. 西室 1~13. 陪葬棺



图 3-56 曾侯乙墓椁室航拍图

三、东室及主棺

主棺置于东室，分内外两层，外棺为近方形盒状，上部比底部略大，长 3.2、宽 2.1、高 2.19 米，由巨大的青铜框架嵌巨型厚木板构成，制作甚精，整棺内髹朱漆，外壁包括铜足、铜框架均以黑漆为地，绘朱、黄色花纹图案，纹饰主要为絢纹、云纹、龙形蜷曲勾连纹，并有阴刻框槽线。整棺纹饰对称严谨，规整有序。

从整体看，外棺设计精巧，制作精湛，纹饰美观，堪称金工、木工、漆工巧妙结合于一体的难得的艺术珍品。（见图 3-57～图 3-59）

内棺呈长方盒状，系用巨型厚木板拼装组合而成，盖板与两侧壁板略向外呈弧形。棺内遍髹朱漆，棺外髹漆绘彩十分讲究。系先在整棺外面抹一层厚 0.2～0.4 厘米的漆灰泥，反复打磨平滑后，遍髹一层黑漆为地，再在黑漆上遍涂一层朱漆，然后用黑、金等色绘异常

繁复的图案。除绘门窗及龙蛇形组成的勾连纹外，其余多数则由龙、蛇等各种动物及神兽构成画面，据粗略统计，共绘 895 只动物，包括各种龙 594 条、各种蛇 204 条、各种鸟 110 只，另外的鸟首形兽、鹿、凤、有足鱼等若干，还有人面神 4 个、神兽武士 20 个。其内涵似与中国古代一些神话故事有关，也有人认为是一些傩舞的场面。总体而言，是目前所见中国画面最大、内容最多的古代漆画，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也是墓主生前寝宫雕梁画栋的反映。（见图 3-60）

主棺旁另有 8 具陪葬棺和一具体积较小的殉狗棺，还有大量兵器、礼乐器、车马器及工艺品等随葬器物杂陈其间，一件铭有“曾侯乙之寝戈”的短柄铜戈紧挨主棺。这一切均表明，主持葬礼的曾国王室成员显然把此室视同墓主人的“寝宫”所在。



图 3-57 置于东室的主棺



图 3-58 墓主外棺（之一）
长 3.2、宽 2.1、高 2.19 米，重约 3200 千克
为长方盒形，以工字、厂字和 T 字形青铜为梁，铜柱和圆形铜础为框架，用木板榫接而成，足端（北端）挡板右下方留有一方形门洞，高 0.34、宽 0.25 米。通体髹漆彩绘。



图 3-59 墓主外棺（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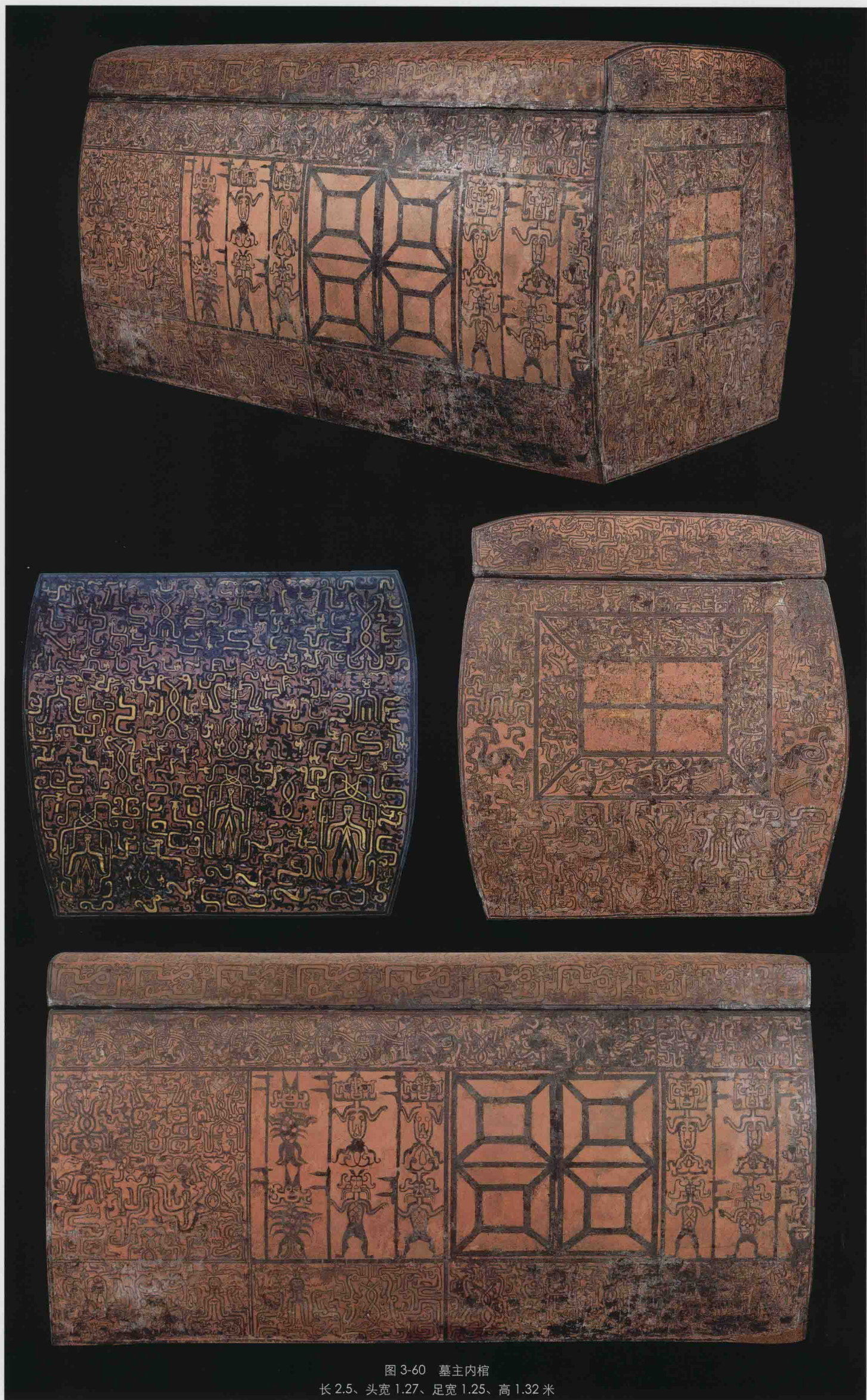


图 3-60 墓主内棺
长 2.5、头宽 1.27、足宽 1.25、高 1.32 米

四、其他各室情况

象征墓主人身份等级及财富的数量众多的青铜编钟悬挂于规模庞大的钟架上，与之为伍的悬于青铜磬架上的石编磬，按轩悬之制陈于中室，其间有悬鼓、手鼓、琴、瑟、笙、箫、篪等成套乐器及大量青铜和漆木制的鼎、簋、簠、壶、鉴、尊、盘等礼器成排成行成组陈于中室，琳琅满目，气势恢宏。显然是墓主人钟鸣鼎食、宴飨宾客、祭祖拜神的大殿。

西室则只有空荡荡的 13 具陪葬棺和零零落落的一些残席、尸骨和小件饰品。显然这里是宫中乐女所居的“西厢”了。无疑这 13 位女性殉葬者就是曾侯宫中西乐人或乐舞奴隶。（见图 3-61～图 3-63）

北室满陈车舆、车马器和各式各样的兵器，一部记载随葬车马兵甲清单的竹简遣策也在中间，一对体积庞大容量很大的青铜酒具——大铜缶也在这里。这一切表明，曾国王室葬礼主持者把北室视同王室的武库或军需库了。有趣的是，3 件磬匣存于该墓。

综上可见，此墓的构建，事先必按照礼制的规定精心设计，施工定有人数众多、技术高超的建筑工程

队伍，所以才能安排得井井有条，构建得严严实实，俨如一座地下宫殿。加之随葬乐器数量多、品类全、规模大、制作精，且有人数众多的表演者同在，说它是一座地下乐宫，是当之无愧的。



图 3-61 陈放在西室内的陪葬棺



图 3-62 西室 2 号陪葬棺
长 2.0、宽 0.8、高 0.68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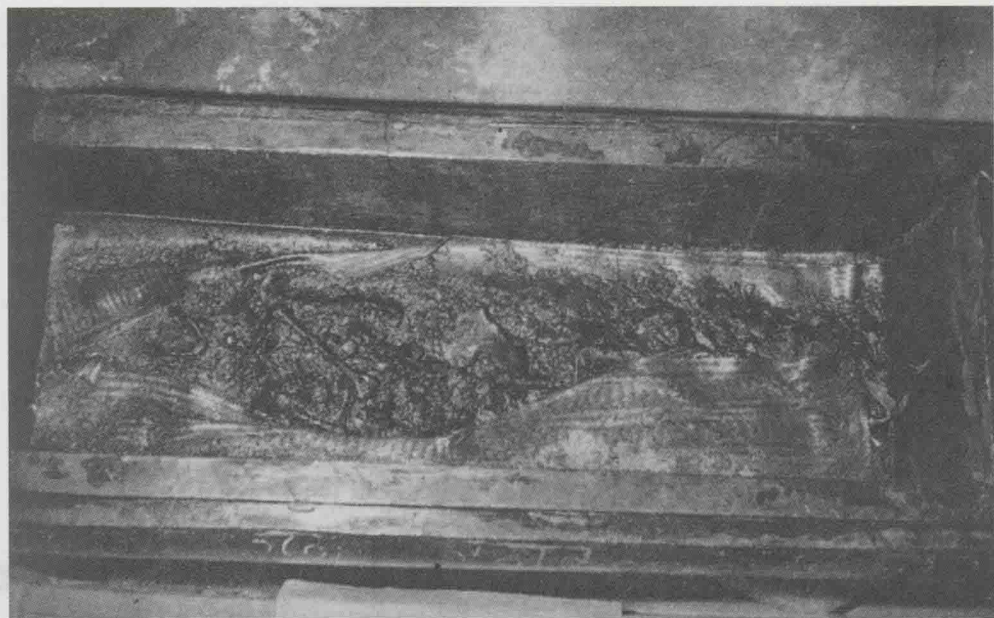


图 3-63 西室 2 号陪葬棺内的人骨架与竹席

第二节 出土文物概述

一、东室

东室是放置墓主棺的地方，同时还有八具陪葬棺和一具殉狗棺。在这些棺之间，放置随葬器物。墓主棺周围（因墓主棺紧贴南檸壁，实际上是在它的东、西、北三方）放置兵器 1473 件，东南部和西北部有戈，其余各方有弓、矢和盾。轻型乐器 10 件放置在墓主棺东侧。此外，还有用于乐舞的舞器，如短柄戈、木杖、

小木盾等；一套用于狩猎的弋射用器；有君王出行用的木车与车马器零件；有熏香用的铜熏炉，压席用的铜镇，挂衣悬帐用的漆木架……简言之，君王宫中起居生活娱乐出行用物应有尽有，无所不包。（见图 3-64、图 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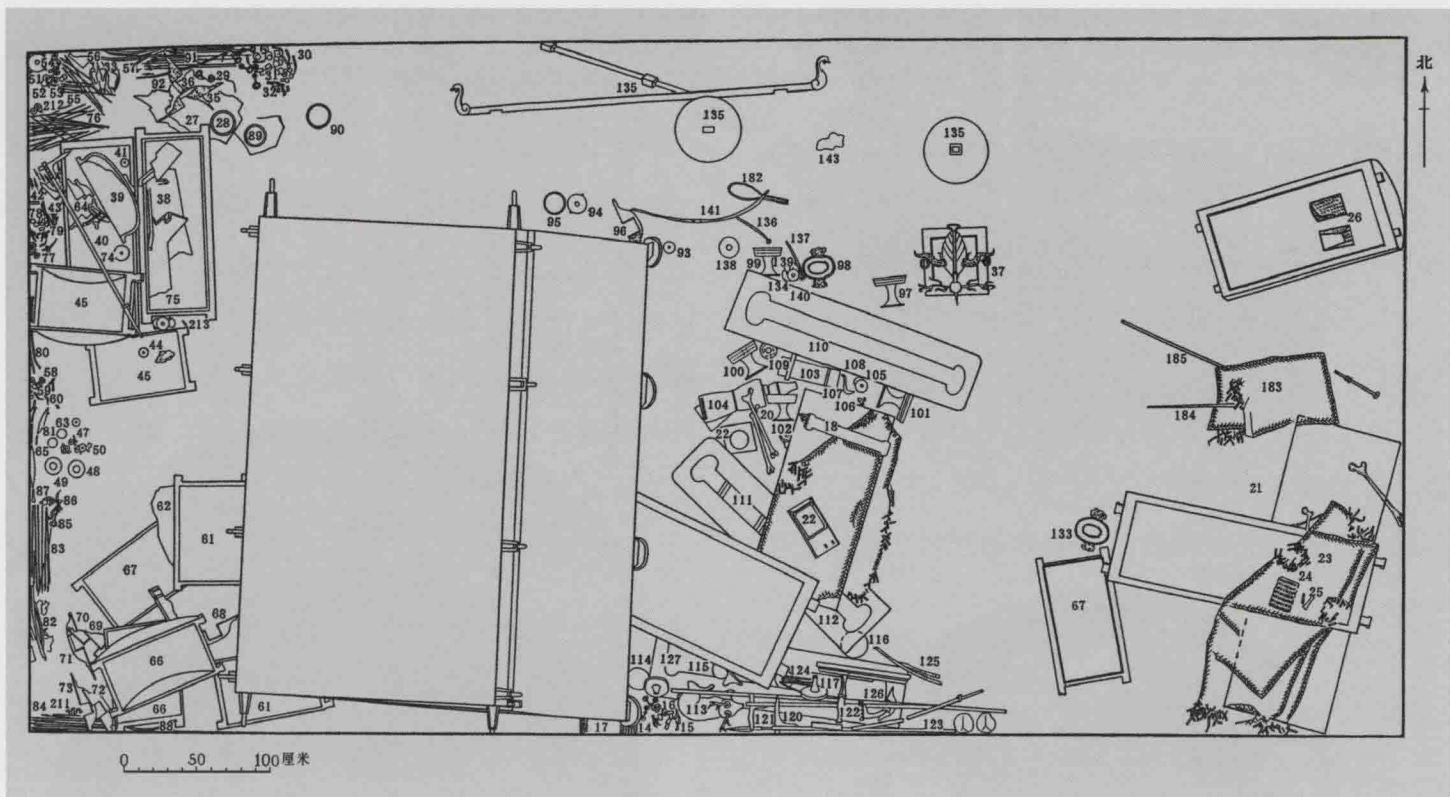


图 3-64 东室第一层器物分布图

1~13.（在墓主棺下，见第二层） 14. 马衔（2 枚）、马镳（4 枚） 15. 马衔（2 枚）、马镳（4 枚） 16. 马饰（61 枚） 17. 竹筩（内装瑟柱） 18. 漆木案 20. 人肢骨 21. 木弓（2 件） 22. 带足漆盒 23. 竹席 24、26. 小竹筩 25. 小木柱 27. 盾柄 28. 碗形穿孔木器 29. 马衔（4 枚） 30. 马镳（8 枚） 31. 马饰（51 枚） 32. 马饰形器（8 枚） 33. 狗头骨 35. 盾柄 36. 盾柄 37. 铜鹿角立鹤 38. 漆木器（残） 39. 漆木衣箱 40. 戈（带杆） 41. 石璧（4 件） 42. 箭镞（52 枚） 43. 戈 44. 石璧（3 件） 45. 漆木衣箱 47. 石璧（3 件） 48~50. 石璧 51. 铜熏 52. 马饰（23 枚） 53. 马镳（2 枚） 54. 马衔、马镳 55. 箭镞（50 枚） 56. 盾柄 57. 木弓 58. 马衔 59. 马饰（31 枚） 60. 马镳（4 枚） 61. 漆木衣箱 62. 盾（残） 63. 石璧（3 件） 64. 盾（残） 65. 玉璧 66. 漆木衣箱 67. 漆木衣箱 68~71、73. 盾（残） 72. 盾柄 74. 石璧（5 件） 75. 石璧（13 件） 76. 箭镞（77 枚） 77. 马镳（10 枚）、马衔（5 枚） 78. 马饰（157 枚） 79. 木弓 80. 木弓（2 件） 81. 藕节形木器（2 件）

82. 木弓（2 件） 83. 箭镞（122 枚） 84. 箭镞（71 枚） 85. 马衔（2 枚） 86. 马镳（3 枚） 87. 马饰（48 枚） 88. 木弓 89. 碗形穿孔木器 90. 碗形穿孔木器 91. 箭镞（44 枚） 92. 木弓（2 枚） 93. 金器盖 94. 铜镇 95. 碗形穿孔木器 96. 盾（残） 97. 漆木豆 98. 漆木盖豆 99~102. 漆木豆 103. 漆木俎 104. 十弦琴 105. 玉璧 106. 铜带钩 107. 玉佩 108. 玉璧 109. 铜镇 110. 瑟 111. 漆木俎 112. 瑟 113. 漆木梅花鹿 114~117. 漆木豆 120~122. 戈 123. 矛 124. 笙 125. 木弓（2 件） 126. 盾柄 127. 瑟 133. 漆木盖豆 134. 玉璧 135. 漆木架 136. 玉首铜削刀 137. 铜削刀 138. 铜镇 139. 石佩 140. 玉璧 141. 木弓 143. 绢、纱袋 183. 竹席 184. 木弓 185. 长方漆杆 211. 马饰（15 枚） 212. 石璧（3 件） 213. 长条形端刃玉器 226. 木梳（24 号竹筩内） 227~229. 小圆木柱（24 号竹筩内） 230. 铜带钩（24 号竹筩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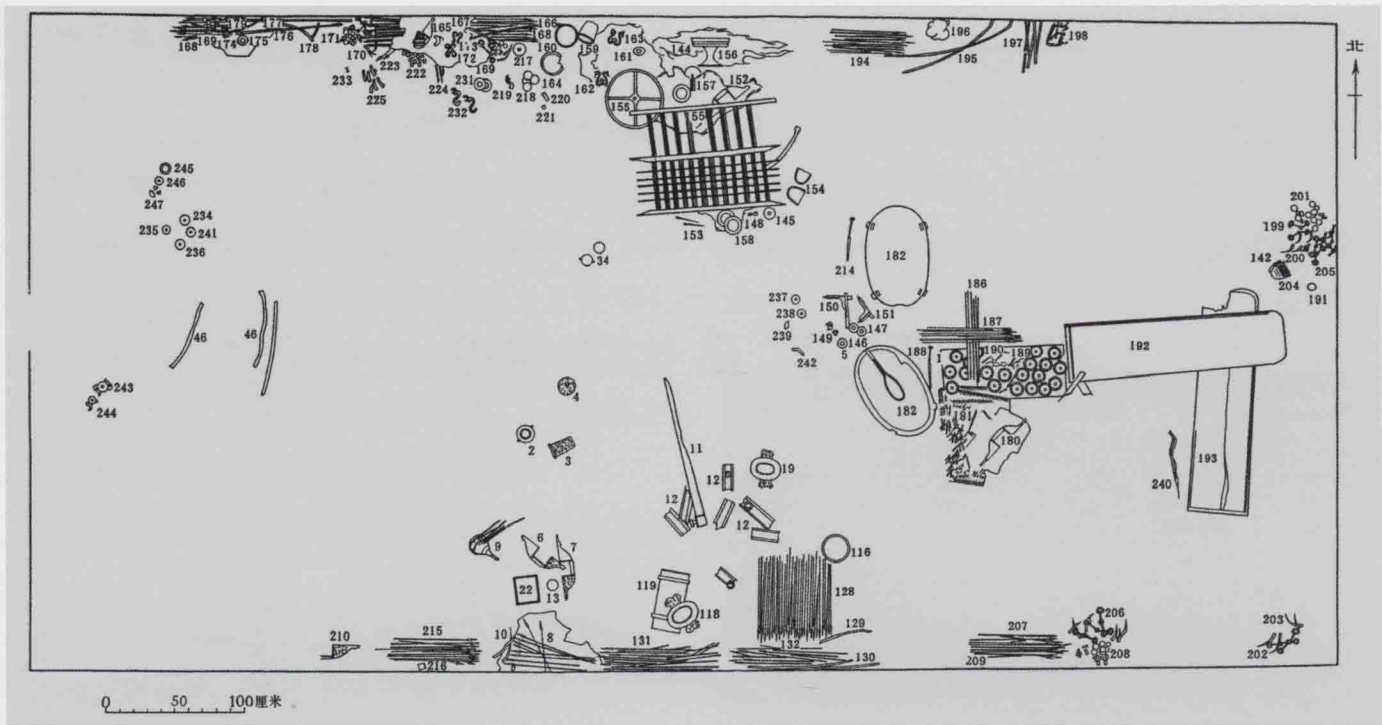


图 3-65 东室第二层器物分布图

1. 漆木案 2. 金盏（内有金漏匕） 3. 镂孔筒形器 4. 铜镇 5. 玉璧 6. 盾柄
7. 盾柄 8. 箭镞（182枚） 9. 笙 10. 漆皮 11. 五弦琴 12. 悬鼓 13. 金器盖
19. 漆木盖豆 34. 金杯 46. 木棍（3件） 118. 漆木盖豆 119. 漆木俎 128. 箭镞（121枚） 129. 木弓（2件） 130. 木弓（2件） 131. 箭镞（203枚） 132. 箭镞（44枚） 142. 木梳 144. 绢、纱袋 145. 玉璧 146. 玉环 147. 玉璧 148. 玉带钩
149. 髀（2枚） 150. 戈 151. 戈 152. 盾柄 153. 三角形骨饰（3枚） 154. 椭圆形残木器 155. 车舆 156. 漆木豆 157. 盾 158. 盾 159. 杯形器 160. 碗形穿孔木器 161. 盾 162. 草叶勾连形铅锡饰 163. 草叶勾连形铅锡饰 164. 碗形穿孔木器 165. 盾 166. 木弓 167. 木弓 168. 箭镞（261枚） 169. 马衔（5枚） 170. 马镳（10枚）、马镳形器（8枚） 171. 马饰（139枚） 172. 草叶勾连形铅锡饰 173. 草叶勾连形铅锡饰 174. 草叶勾连形铅锡饰 175. 环形铅锡盾饰 176. 玉首漆杖 177. 盖弓形器 178. 骨镞 179. 弓（2件） 180. 盾 181. 竹席（3件） 182. 龟形漆木盒 186. 箭（9枚） 187. 箭（11枚） 188. 铜削刀 189. 木案座纺锤形器
190. 玉坠饰 191. 石璧 192. 瑟（残） 193. 瑟（残） 194. 箭（41枚） 195. 木弓（残） 196. 绣 197. 木棒 198. 竹筍 199. 马衔（6枚） 200. 马镳（5枚） 201. 马饰（166枚） 202. 马衔（2枚） 203. 马镳（6枚） 204. 木梳 205. 马衔（5枚）、马镳（10枚） 206. 马衔（5枚） 207. 马镳（10枚） 208. 马饰（123枚） 209. 箭（16枚） 210. 盾柄 214. 铜削刀 215. 箭镞（112枚） 216. 马饰（20枚） 217. 铅锡盾饰 218. 圆饼形铅锡饰（4枚） 219. 鸟首形铅锡饰 220. 骨管 221. 马饰形器（20枚） 222. 马饰（48枚） 223. 铜镞（2枚） 224. 藤绳（3件） 225. 马镳器（14件） 231. 圆形贴金箔铅锡盾饰 232. 多勾形贴金箔铅锡盾饰（2件） 233. 方形骨饰 234. 玉璧 235. 玉璧 236. 玉璧 237. 玉璧 238. 玉璧 239. 玉璧 240. 纱袋 241. 玉璧 242. 玉佩 243. 石璧 244. 石璧 245. 玉环 246. 玉璧 247. 石璧 248. 玉璧（181号竹席之下） 249. 木梳（残）（181号竹席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金器均置于墓主棺的底下，计金盏1件、金漏匕1只、有盖金杯1只、金镇2个，总重量3487.37克。这组金器位置隐蔽，又近在墓主人身旁，取用方便，应是墓主生前所用。（见图3-66～图3-68）

墓主棺内外棺之间的空隙内及棺盖上，放置有玉器、骨角器及丝麻织品。内棺内，墓主尸骨之上及四周，放置玉器、珠饰、骨角饰和丝麻织品。主棺

中的各种金玉珠宝约有五百多件，金玉带钩、金缕玉璜、玉佩、玉挂饰、紫晶珠、五彩琉璃珠等，多在墓主人尸骨旁，当系他生前的佩饰；有的在尸体骨如口（口内含玉）、手（手中握玉）内，当系专为随葬用的葬玉。由此可以窥见其生前生活的奢华与死时的厚葬程度。因玉饰等数量较多，出土时有层层叠压现象。（见图3-69～图3-74）



图 3-66 金杯 (E.34)

通高10.65、口径8.1、底径6.3、盖径8.2厘米，重789.9263克（杯身重594.35、盖重195.5763克）
方唇敞口，束腰平底，腹上部有两个环耳。带盖，盖略大于杯口，内沿有三个等距的内卡。通体素面。



图 3-67 金镇 (E.93)

通高2.8、直径9.5厘米，重327.65克
圆拱形，顶部有一个衔环钮，内衔圆环。表面以麻点纹为地，饰数周花纹，以环钮为中心，依次为变形龙纹、重环纹、变形龙凤纹、斜角云纹、云纹等五周。



图 3-68 金盂及漏匕 (E.2)

全器通高 11、口径 15.1、盖径 15.7 厘米，重 2156 克
漏匕通长 13、身宽 3.4、柄末宽 1.7 厘米，重 56.4544 克

金盂出于主棺之下。方唇直口，浅腹平底，腹上部有两个环耳，三矮足，足作倒置的凤首。带盖。盖略大于器口，盖顶中心有一个圆形捉手，盖边沿有三个等距的外卡。捉手饰一周涡云纹，依捉手为中心，依次绕饰一周蟠螭纹、绶纹和两周勾连雷纹。器口下饰一周蟠螭纹。漏匕出于盂内，方柄圆身，身镂空作变异龙纹，柄素面。



图 3-70 兽面纹玉琮 (E.C.11:53)

通高 5.4、射高 0.8、中部直径 6.6、孔径 5.5、射厚 0.5、中部厚 0.7 厘米

出自墓主头顶左侧。青白色。器中部微大于两端。孔为对钻。射较高。器表四面各阴刻一个兽面纹；射上阴刻横 S 纹，并间饰阴刻的网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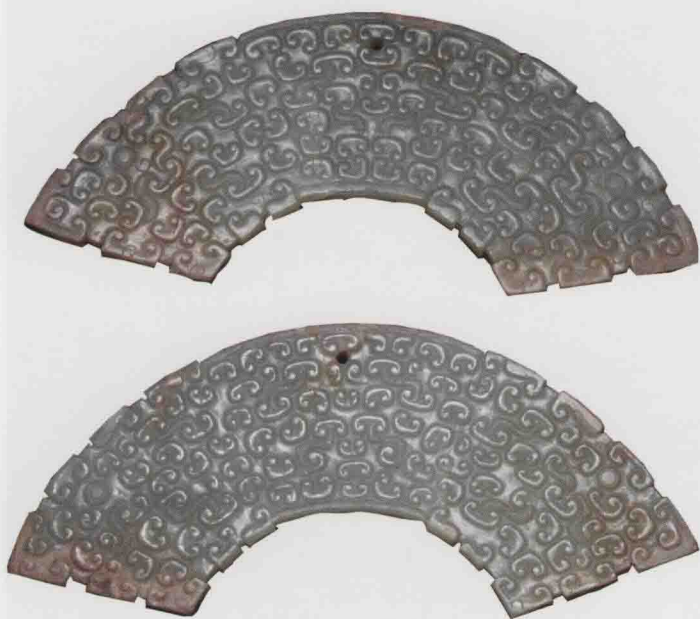


图 3-69 云纹玉璜 (E.C.11:150)

长 10.3、宽 2.4、孔径 0.2、厚 0.5 厘米

一对。青白色，器身窄长微弧，中间和两端各有一个对钻小穿孔，两端各有四个方形小缺口（上二、下一、侧一）。两面雕刻谷纹，局部微损。两器大小相同。



图 3-71 琰玉 (E.C.11:47)

通长 10.8、中宽 4.1、中厚 1.3、孔径 0.3 ~ 0.4 厘米

出自墓主嘴旁。白色，光泽较好。两尖端各有一个对穿小钻孔。内凹面经过抛光，外表面粗糙，未经抛光。推测使用时以两段穿孔系带，以内凹面捂嘴。



图 3-72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E.C.11:65)

通长 48、宽 8.3、厚 0.5 厘米

全器由五块玉料分雕为十六节，以三个素面椭圆形玉环和一根玉销钉连接，各节大小不一，一般作一小节与一大节相间串连，可自由卷折。该器整体为一龙，各节均透雕成龙、凤形或璧、环形，双面雕刻龙、凤之细部或璧、环的谷纹、云纹等。全器共雕龙 37 条、凤 7 只、蛇 10 条，形象千姿百态，集分雕连接、透雕、平雕、阴刻等玉雕技艺于一身，堪称古代玉雕一绝。此器出于墓主下颌，有人认为此器应是“玉纁”（即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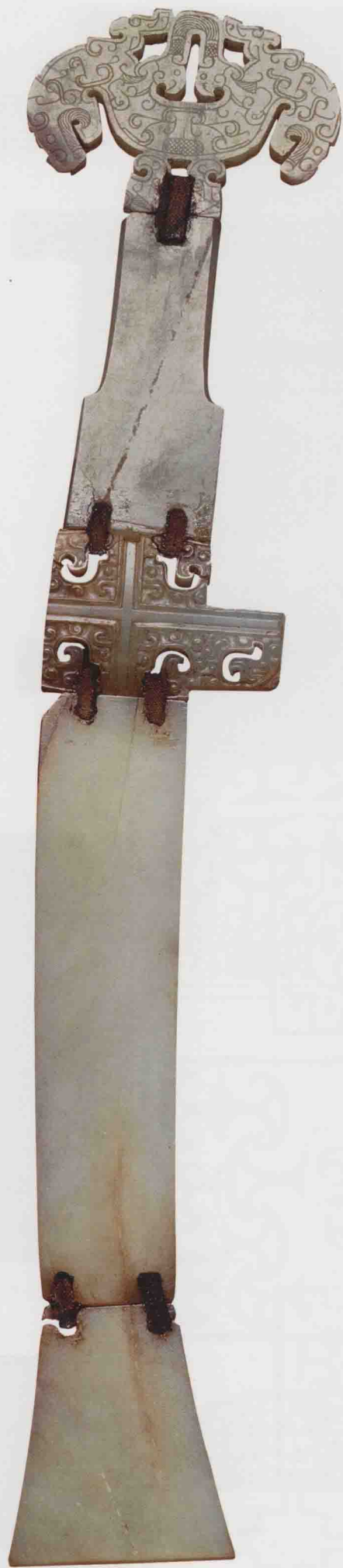


图 3-73 玉剑及其局部 (E.C.11:99)
通长 33.6、宽 5.1、中厚 0.5 厘米

出自墓主腰腹间，分为五节，首、茎、格、鞘、秘各为一节。各节用金属物连接：剑首与茎一处，余皆用两处。璜位于格的一面，勾形，与格同属一节，并同为一块玉料。剑首透雕成双龙形，两面阴刻龙的细部。格透雕，单面（无璜的一面）雕刻云纹。除首、格外，其余（包括有璜的一面）皆素面。战国虽已出现装在铜剑上的玉质剑饰，但玉首、格、璜、秘俱全被称为玉剑者，过去认为是始于汉代，然此剑已通体用玉。



图 3-74 四节龙凤玉佩 (E.C.11:81)
通长 9.5、宽 7.2、孔径 0.15、厚 0.4 厘米

此器为一块玉料透雕而成，全器由四节和三个椭圆形环组成，其中中间一环可以活动；上下两环固定，分属第二和第三节。三环共同构成一龙，各节上雕刻两相对称的龙、凤及蛇纹，全器共雕龙 7 条、凤 4 只、蛇 4 条，纹饰造型美观、布局严谨，线条细如发丝，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玉雕精品。此器出于墓主腹部，可能是单独佩带之物。

五件自铭为“后笏”的长方体圆拱形盖的漆木箱，置放在东室主棺与陪葬棺之间，已有学者考证它们是宫中给王室成员盛装衣裳的器具，每个木箱通体皆髹漆绘彩，彩画内容各异，但都与天文星象有关，有学

者称它们是一批珍贵的天文文物，其中一件在拱形盖上绘青龙白虎图案，写有大“斗”字和二十八宿名，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二十八宿天文图，有极高的科学、艺术与历史价值。（见图 3-75 ~图 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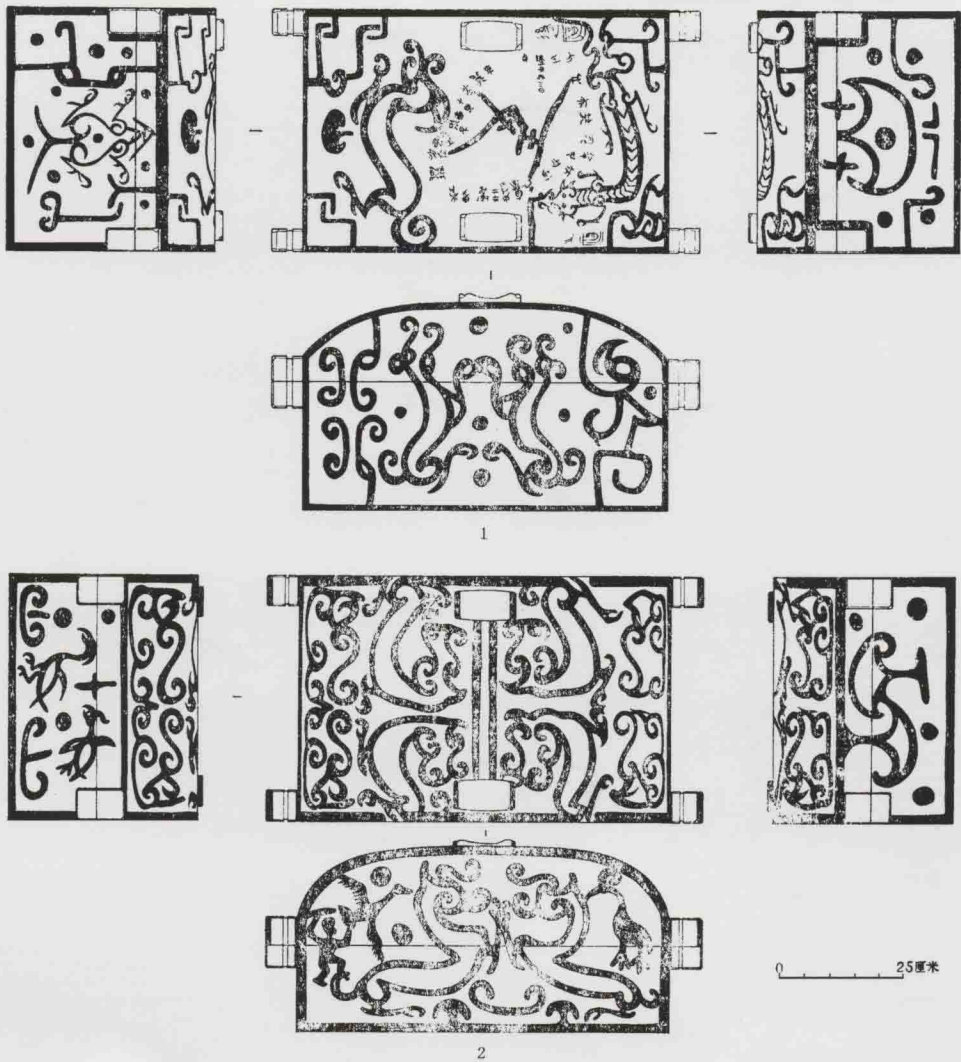


图 3-75 二十八宿衣箱 (E.66)
长 71、宽 47、高 40.5 厘米

盖与身分别用整木剡凿而成，器身作矩形，上作子口承盖，盖隆起呈拱形，顶的两端各凸出一凹形足，以便开启时搁置。器身与盖的四角均有把手，把手中部周缘刻有浅槽，便于扣合后捆绑。盖面当中朱书篆文“斗”字，环绕该字按顺时针写有二十八宿的名称，盖顶面两头分别绘青龙、白虎。在盖的边缘处阴刻“止（之）”“后”“后”，字内填以红漆。



图 3-76 二十八宿衣箱刻文



图 3-77 二十八宿衣箱刻文



图 3-78 后羿射日衣箱 (E.61)
长 69、宽 49、高 37 厘米

盖与身分别用整木剡凿而成，器身作矩形，上作子口承盖，盖隆起呈拱形，顶的两端各凸出一凹形足，以便开启时搁置。器身与盖的四角均有把手，把手中部周缘刻有浅槽，便于扣合后捆绑。盖面绘有弋射形象，据考证应是后羿射日传说的写照。弋射图一侧边缘上绘有两条互相缠绕的双首人面蛇，可能是传说中伏羲和女娲。箱面中部一侧阴刻“紫衿之衣”四字，一角漆书二十个字，饶宗颐最初将此二十字考释为：“民祀佳坊（房），日晨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敕（陈）。往（经）天管（常）和。”后在《涓子〈琴心〉考——由郭店雅琴谈老子门人的琴学》（载于《中国学术》，2004年第1期）一文中进行了修正，改为：“民祀唯房，日辰于维，兴岁之驷，所尚若陈，琴瑟常和。”

二、中室

中室主要放置礼乐器。南部全是青铜礼器，出土时这些青铜礼器成组成排，放置得井然有序。紧贴中室南壁，置束腰大平底鼎两排九件（一排六件，一排三件），其中一件上又置一匕。贴近束腰大平底鼎置八件簋、九件小鬲和十件小的鼎形器，其南置五件盖鼎，每件盖上置鼎钩两件，排得整整齐齐，很有秩序。西南角放置一件提链鼎和两件陶缶。靠近陶缶有四件铜盥缶，西侧两件的上，放置一件长柄铜斗，表明这件铜斗是与盥缶配合使用的。中部，靠近束腰平底鼎和盖鼎的地方，并排放置两件大铜鼎，其上横置一

件长柄铜匕，每件的两耳还倒挂一个鼎钩，靠近大鼎和盥缶，还有四件簋和一件甗，再往南即是编钟的南架。编钟架呈曲尺形紧靠中室西壁及南部偏中，编磬靠近北壁，钟、磬组成三面环绕的形式。在空缺的一面，即贴近中室东壁，放置尊盘、过滤器、鉴缶、联禁大壶及建鼓。在它们与钟磬组成的空间内放置瑟、笙、排箫、篪等乐器以及食具箱、酒具箱、耳杯、俎等漆木器。东北角出土器物较少，有一些盗墓者遗留下来的器物。（见图 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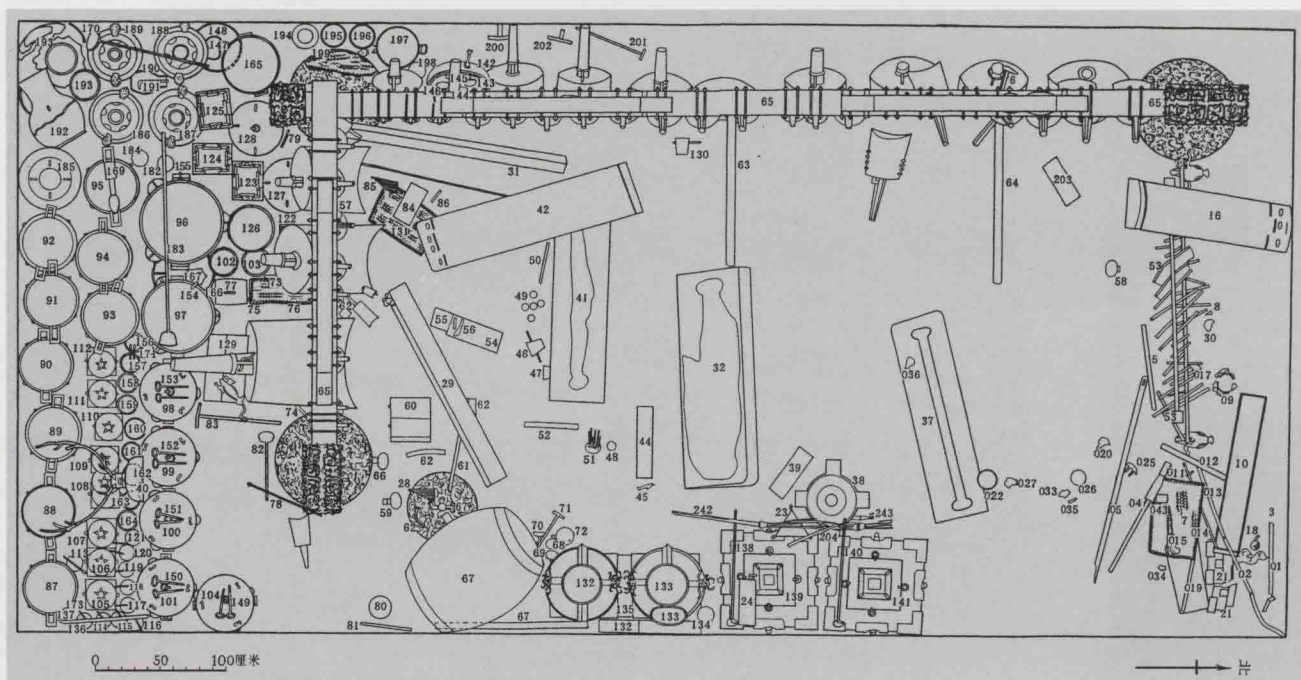


图 3-79 中室器物分布图

3. 笙（残） 6. 钟槌 7. 竹筍（未取） 8. 鸡头骨 10. 酒具箱 16. 瑟 18. 笙 21. 漆木禁 23. 铜过滤器 24. 漆木俎 28. 排箫 29. 瑟 30. 残漆豆 31. 瑟（残） 32、37. 瑟 38. 铜尊盘 39. 漆木俎 40. 漆木鹿 41、42. 瑟 44. 漆木俎 45. 鱼形铅锡饰 46. 漆单耳筒杯 47. 漆豆形单耳后杯 48. 漆木豆 49. 小圆木饼（40枚） 50. 钟槌 51. 笙 52. 木棒 53. 编磬 54、55. 漆木俎 56. 兽骨 57. 笙 58. 漆单耳筒杯 59. 漆豆形杯 60. 食具箱 61. 建鼓槌 62. 扁鼓 63、64. 撞钟棒 65. 编钟 66. 双耳筒杯 67. 建鼓 68. 漆豆形杯 69. 双耳筒杯 70. 漆豆形单耳后杯 71. 磬槌 72. 漆木豆 73. 钟槌 74. 篪 75. 漆几 76. 竹席 77. 有柄鼓 78. 建鼓槌 79. 篪 80. 漆木豆 81. 鼓槌 82. 漆勺 83. 钟槌 84. 漆木俎 85. 排箫 86. 漆木筒杯 87~95. 束腰大平底鼎 96、97. 大鼎 98~104. 盖鼎 105~112. 铜簋 113~121. 铜鼎形器 122~125. 铜簋 126. 铜鬲 127. 铜圆鉴 128. 铜圆鉴 129. 漆木食具箱 130. 漆木筒杯 131. 竹筍（内装瑟柱） 132、133. 铜连禁大壶 134. 漆木豆 135. 铜禁 136. 鼎形器 137. 竹棍 138. 铜勺 139. 铜鉴缶 140. 铜勺 141. 铜鉴缶 142. 铜匣鼎 143、144、145. 漆木豆 146. 漆豆形单耳后杯（143~146放在142匣内） 147. 铜匣 148. 铜盘 149. 铜鼎钩（2件，104号之钩） 150. 铜鼎钩（2件，101号之钩） 151. 铜鼎钩（2件，100号之钩） 152. 铜鼎钩（2件，99号之钩） 153. 铜鼎钩（2件，98号之钩） 154. 铜鼎钩（2件，92号之钩） 155. 铜

鼎钩（2件，66号之钩） 156~164. 铜小鬲 165. 铜甗 166. 铜炭炉 167. 铜漏铲 168. 铜箕（166号内） 169. 铜匕 170. 铜斗 171. 铜匕 172. 铜匕（113号内） 173. 铜匕（136号内） 174~181. 铜匕（分别在114号~121号内） 182. 铜提链壶 183. 铜匕 184. 铜提链壶 185. 铜小口鼎 186~189. 铜盥缶 190. 铜匣 191. 铜勾形器（190内） 192、193. 陶缶 194. 铜盖豆 195、196. 铜豆 197. 铜炉盘 198. 漆木豆 199. 竹筍 200~202. 钟槌 203. 漆木俎 204. 磬槌 205、206. 竹筍 207. 漆木勺 208~223. 漆耳杯 224. 罐形漆木盒 225~228. 小方漆木盒（205号~228号在10号内） 229. 铜罐 230. 铜勺 231~233. 方笼格形盒 234. 方筒形盒（229号~234号在60号内） 235~236. 铜鼎 237~238. 铜盒（235号~238号在129号内） 239. 漆木勺（在10号内） 240. 竹筍（在60号内） 241. 铜匕（在171号旁） 242. 竹杆 243. 残竹管 244. 麻织品残片（在129号内） 245. 小圆木饼（6枚，在10号内） 01. 竹杆 02. 木杆 04. 铁舌 05. 木杆 09. 残陶罐 011. 麻绳 012. 木棒 013、014. 木杆 015. 残陶豆片 017. 陶片 019. 木棒 020. 陶豆残片 022. 陶豆盘 025. 铁锄 026. 陶豆盘 027. 陶片 033. 陶豆残片 034、035、036. 陶片 04、043. 铁舌（凡编号前冠0者，虽在分布图中表现，实为盗墓时扰乱落入之物，非中室原有随葬物）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量多、型大、体重、工精等特点，其采用的复合范铸、分铸、铸接、焊接、失蜡法等工艺，反映出随国金属铸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铸造史上的创举。尤其是巧夺天工的尊盘，既能说明曾国高超的金属铸造技术，也反映了曾侯乙铺张、奢侈的生活。（见图 3-80~图 3-89）

所谓尊盘，系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出土时尊

置于盘中。二者合二为一器，浑然天成。尊是盛酒器，盘则一般作水器用，也可置冰，名为“夷冰盘”，于大丧时使用。使用时往往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酌以献尸，礼宾时酌以饮客，是重要的礼器。出土时盘内“曾侯乙”的铭文系改刻而成，表明该器曾为曾侯乙的先君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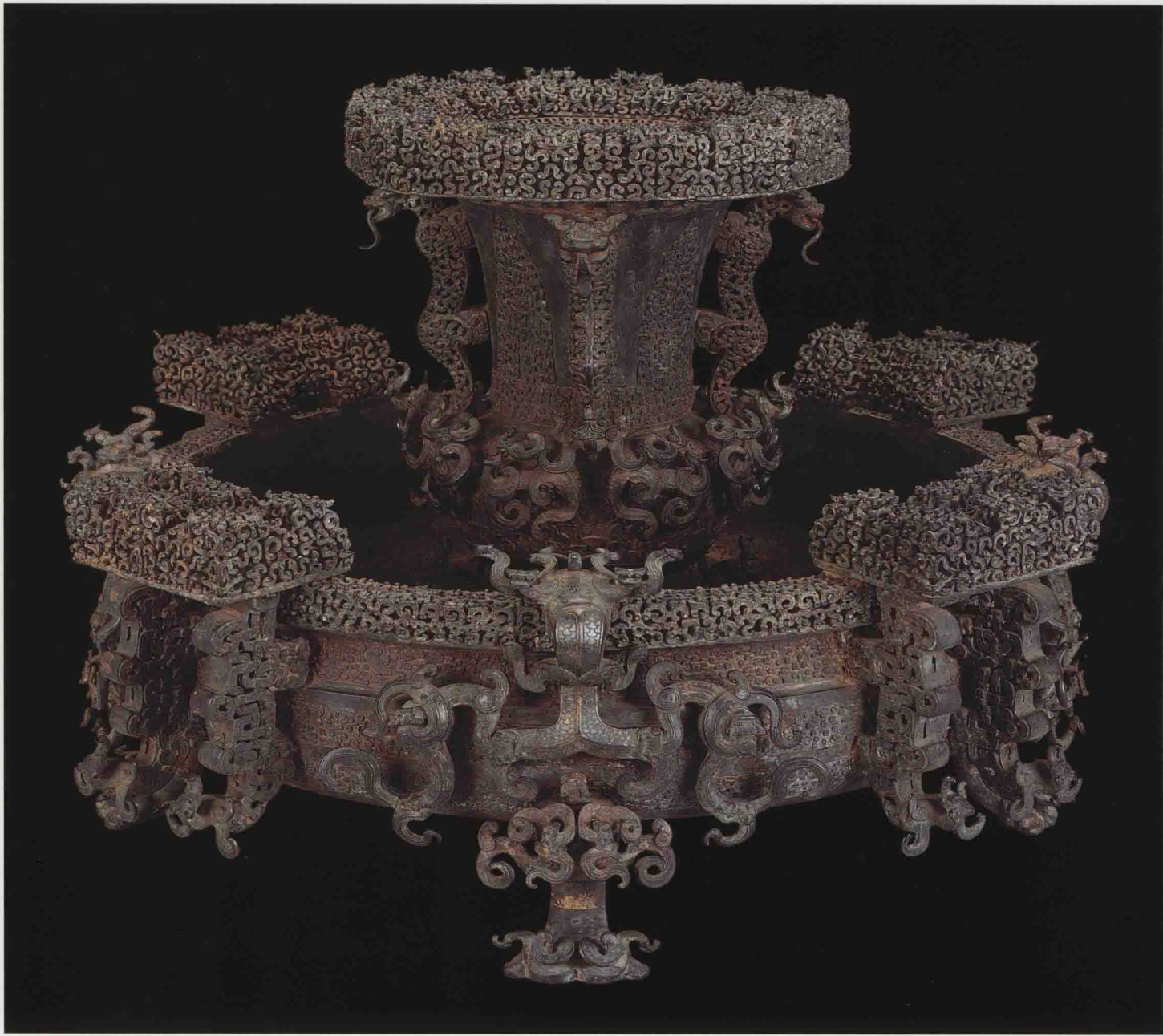


图 3-80 尊盘 (C.38)

尊通高 30.1、口径 25（以透空附饰边缘计）、底径 14.2 厘米，重 9000 克
盘通高 23.5、口径 58 厘米，重 19200 克

尊由尊体和各种附件、附饰组成。尊体喇叭口，长颈，圆鼓腹，高圈足。口沿附加精细繁缛的透空附饰。颈、腹和圈足，各附四条形态不同的龙形装饰。在口颈之间器壁为内外双层，内层为有规则的镂空网状结构，外层为一些分布不规则的铜梗相互勾连，与口沿上的繁缛花纹相连接，口沿由高低两层透空附饰组成，内外两圈，错落相间。每圈有十六个花纹单位，每个单位由形态不一的四对变形虺组成。虺均各自独立，互不依附。每条虺的下端由弯曲不规则的小铜梗支撑，这些小铜梗立于外层器壁的铜梗之上。颈部饰蕉叶纹和浅浮雕的变体蟠螭纹（蕉叶纹内亦填此纹），并附加四条立体圆雕的龙形装饰，龙首向上回顾，口吐长舌，身躯中空，由镂空的变形虺纹、涡纹组成。四足附于颈壁之上，其尾部与腹部装饰的龙首相连。腹部饰浮雕的变体蟠螭纹，纹内填小三角纹、星点纹；亦附加四条双身蟠龙作装饰，从正面看，龙首与双身似是连在一起，而实际上龙首连于颈部龙的尾上，与双身不相连。圈足的上部为镂空的蟠螭纹，下部饰简化的蟠螭纹，躯体内部以浮雕装的涡云纹。也有四条曲张多姿的双身龙作装饰，龙首昂起，口吐长舌，双身的左右各攀附两条蜷曲的小龙。整个尊体上装饰 28 条蟠龙和 32 条蟠螭。

在颈部一蕉叶纹的两侧，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尊体用浑铸造法铸出（包括口、颈间的外壁及圈足），附饰及其他附件系分别铸制，口部的透空附饰用失蜡法铸出相等的四大块，然后用铜焊与尊体连接。尊之三十四个附件，通过五十六处铸、焊连成一体。

盘由盘体和各种附件、附饰组成。直口、方唇、短颈、浅腹，平底，四兽形足。口沿上有四个对称的长方形透空附饰，高出口沿。口唇为镂空的变形蟠虺纹，耳面的透空附饰与尊口沿完全一样。腹部为浅浮雕的简化蟠螭纹，透空附饰的下部两侧有两条透雕的扁体兽形装饰，伏于盘腹之上，其口部衔住盘的口沿，尾部下垂作龙头反首向上状，扁体中空，由镂空的蟠螭组成。在四个透空附饰之间的盘腹上还装饰着四条圆雕双身龙，龙口咬住盘的口沿，龙头上蟠绕两小龙，双身上各攀附三小龙。这些蟠龙之下，正是足的上部，其上也盘绕三小龙，远远看去，这些龙似蟠绕在一起；蹄足上还蟠绕一对螭。盘上装饰的龙有 56 条，螭 48 条。

器内底铭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为两次形成，第一次铸款，有打磨痕迹，为“曾侯遇之□□”六字。第二次为刻款，改刻时将第三、五、六三字刮去，但“遇”字未全部刮掉，然后改刻“乙作持用终”五字。由此可知此器原应为曾侯遇所有。

盘体用合范浑铸法，镂空的口沿分八段铸出，在浇筑本体时铸接在一起，再焊接足与附饰。足和附饰也是分段铸造的。口沿上的透空附饰和尊口沿的附饰一样，系采用失蜡法铸成。因它不像尊的口颈部为内外双层壁，所以从附饰的底面就更能看清楚每一花纹之下有一至二个直立的铜撑，这些铜撑又相互连接形成第三层铜梗，并接于透空附饰的框边上。整个盘使用三十八个部件，通过四十四处铸、焊连接成一体。



图 3-81 联禁大壶 (C.132 C.133 C.135)

C.132：通高 99、口径 33.8、盖罩径 53、腹径 53.2、底径 40.6 厘米，重 106000 克

C.133：通高 99、口径 32.6、盖罩径 53、腹径 53.1、底径 40.6 厘米，重 99000 克

C.135 (禁)：长 117.5、宽 53.4、厚 3.1~3.6、高 13.2 厘米，重 35200 克

联禁大壶出于中室靠东椁壁的中部。出土时双壶置于一铜禁上，而壶盖和盖罩偏落于壶身与椁壁之间。两壶形制大小相同。敞口，厚方唇，沿稍内敛，长颈，圆鼓腹，圈足。壶盖隆起，顶有一衔环的蛇形钮。盖沿外套一件饰 T 形勾连纹的镂空盖罩。壶颈两侧攀附两条拱曲的龙形耳，龙头上装饰圆雕的两小龙，龙尾上附饰一小龙。两耳的下根，均套一圆环（有缺口）。腹部有凸棱形的三条横带和四条纵带，将腹面有规则地分成八个方块，每块内浮雕蟠螭纹。壶身的其他部分，颈部、盖面、龙耳和圈足，均饰浮雕蟠螭纹。颈部有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两器颈内壁均有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



图 3-82 冰鉴及联禁壶出土现场



图 3-83 鉴缶 (C.139) 及过滤器 (C.23)

方鉴通高 63.2、口部相应两边分别长 62.8、63.4 厘米

方尊缶通高 51.8、口径 23.8、底径 21.8 厘米，重 168800 克

过滤器通高 88.5、杆长 70.8、直径 1.5、漏斗边长 17.5、腹深 10.2 厘米，重 4600 克

共出两件。

鉴既可以作酒器，也可作水器 and 浴器。这两件鉴缶 (C. 139、C. 141) 是用以冰酒的器具。

方鉴器身横断面呈正方形。鉴身直口，方唇，短颈，深腹，圈座附四兽形足。兽形足的头部作龙首状，口和前肢衔、托器底，后足蹬地。镂空方盖盖面中空，以容纳方尊缶的颈部，四边各有一兽面衔环钮；盖沿四边则有两兽面形衔扣以使器身与盖接合得更好。器口每边正中和四角，共有八个拱曲攀伏的龙形耳钮，龙头均与口沿上各个相应附饰的子榫成等腰距离，成为附饰的支柱。龙形耳钮的尾部都有小龙缠绕，又有两朵五瓣小花立于尾上。鉴底结构分为两层：外层呈圆饼形下凹，中有十字形凸梗，用以增加底托力量；内层为一圆盘，恰好嵌入外层的下凹部位，器内壁底又伸出三个小凸榫将圆盘卡住，并加焊固定。圆盘上有呈品字形分布的三个弯钩（钩长 5、宽 1.4、高 3.6 厘米），其中前一弯钩带有可以活动的倒钩，以便扣紧上置方尊缶的圈足。方鉴盖上隆起处为浮雕的变形蟠螭纹，四周方框为镂孔的 T 形勾连纹。鉴身口沿上的附饰、颈部和上腹部，均为浮雕的多体蟠螭纹，下腹部饰蕉叶纹一周，内填浮雕蟠螭纹。圈足也有浅浮雕蟠螭纹。方鉴盖的中间方框边缘及鉴身内壁，均刻有相同的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

方尊缶器身横断面呈正方形。直口，方唇，鼓腹，平底，圈足。盖呈正方形隆起，四角附竖环钮，盖沿内折，并有与器口扣接的子母榫。缶身腹部的四边，各有一个竖环耳。圈足一侧有二长方形榫眼，相对的另一侧有一长方形榫眼。将方尊缶置如方鉴时，这三个长方形榫眼，恰好与方鉴底部的三个弯钩扣合，其中前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便自动倒下，使鉴身稳定不移。方尊缶的纹饰，盖面方形隆起部位为 T 形勾连纹，其他部分饰浮雕的变形蟠螭纹，环钮则饰菱形带纹、弦纹和斜角云纹。缶身颈部和圈足饰浮雕的变形蟠螭纹，肩部饰勾连雷纹，上腹部饰浮雕蟠螭纹，下腹部饰蕉叶纹，内填涡纹。盖内刻有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

过滤器 (C. 23) 出于中室鉴缶东侧。器体作三角锥体漏斗状，斗口为等边三角形，其中一角与立于器座的长杆相接，另两个角顶伸出一环形钮。尖底，有呈圆形排列的十二个镂孔，内有六个孔未穿透。器座为一蟠曲卧状的怪兽躯体，颈部为一长圆杆，口衔住漏斗的一角，用以支托漏斗。全器除环钮上有斜角云纹外，余素面。圆杆上有铭文：“曾侯乙作持”。漏斗与器座、长杆分铸，用铅锡合金焊接。此器被疑为滤酒用具，也可能兼做滤药用具。



图 3-84 饗鼎 (C.96)

通高 64.6、口径 64.2、足高 33.6 厘米，重 54800 克

出自中室南部偏西。直口，厚方唇，短颈，附耳。腹壁上部较直，下部呈弧线形内收。平底，三蹄形足。腹部有对称的两个小环钮，颈腹间有一周凸弦纹带。颈部和腹上部，饰多体蟠螭纹，两侧壁饰卷云式变形蟠螭纹，凸弦纹带上饰阴线几何形云纹。足上部为兽面纹，兽面由浮雕龙形纹组成，中有突起的扉棱。

器腹内壁铭“曾侯乙作持用终”，鼎内遗存动物骨骼，为半边牛体。



图 3-85 铜盨缶 (C.186)

通高 35.4、口径 25.2、腹深 28.3、腹径 44.1、底径 30.0 厘米，重 29500 克

共出四件。有盖，直口，方唇，短颈，圆肩，鼓腹，平底，圈足。盖缘直壁，罩住器口，置于肩上，盖中心有喇叭形提手，近盖沿处有一周等距离分布的五个圆饼形乳突（每个直径 6 厘米）。器身肩腹间有两个兽面形环耳，耳上各套一提链。提链由三节组成，两端的两节是圆环，中间一节呈相连双环形，介于两环之间的直梗，两端为兽口衔环状。上腹部有一周等距离分布的六个圆饼形乳突。

盖上喇叭形提手为浅浮雕的星点状螭云纹，盖沿饰勾连粗云纹，盖沿和腹部有棱形界纹五周（盖上一，腹部四）。腹部界纹之间饰勾连粗云纹、蟠龙纹和鸟首龙纹，圆乳突上饰四分式涡纹。

器表镶嵌绿松石，多已脱落。器盖内和器肩部铭“曾侯乙作持用终”。



图 3-86 圆鉴 (C.127)

通高 29、口径 44.6、腹深 19.8、底径 26.8、提链长 21.5 厘米，重 23800 克

出于中室南部偏西。共出两件，形制、大小相同。大口微侈，方唇，短颈，圆腹，平底，圈足。盖面微拱，顶缀一衔环钮，周立四个对称的圆环钮，边沿有四个兽面形衔扣。器身颈部有对称的两对龙形耳，龙身有双翼，伸颈昂首前视，龙腹部缀一环钮，套接提链，提链由三节双连环和提手套接，提手两段作螭首形。腹部有对称的两个小环钮。圈足内壁等距离地分布方形穿孔三个。

器表镶嵌的绿松石大多脱落，存褐、白色充填物。盖、腹部和圈足上有梭形纹作为纹饰的界纹和边饰，盖、颈饰勾连粗云纹，腹部饰勾连粗云纹和垂叶云纹。

器盖、腹内壁各铭“曾侯乙作持用终”。



图 3-87 炉盘 (C.197)

通高 21.2、上盘口径 39.2、下炉盘口径 38.2、上盘足高 9.6、下炉足高 7.5、链长 20 厘米，重 8.4 千克

此器是煎烤食物的炊具，出于中室南部西椁壁与编钟西架之间。全器由上盘下炉两个部分组成。盘直口方唇，浅腹，圆底。四个兽蹄形足立于炉的口沿上。腹部两侧各由一对环钮套接一副提链。提钮为锁链式，提钮的横梁两端为螭首形。锁链为双环相连形。器体素面无纹饰，仅提钮上有模印的卷云纹。炉体为浅盘形，平底，底部有分布不均、大小不等的小长方形穿孔十三个。孔长 1.5~2、宽 0.5~1.2 厘米。三矮足，其中兽形足一只（是原来铸造的），兽嘴和前肢上托炉底；另两只蹄形足是后配的，无兽头。出土时，盘内有鲫鱼骨。炉内有木炭。盘底有烟炱痕迹。

此器上盘与下炉分开铸出（浑铸法铸成），然后焊接，提链铸后焊接。曾经过多次修补。



图 3-88 大尊缶 (N.5)

通高 126、口径 48.2、腹径 100、腹深 102、底径 70.4 厘米，重 327500 克

共出两件，是目前出土的两周时期的最大的酒器，应为储酒器。敛口，平沿，溜肩，鼓腹，假圈足，平底。盖隆起，内沿侈出子口以与缶口套合。盖缘有对称的四个环钮。盖侧有一环钮，中衔锁链。链由两节相连双环相互扣住，一端与缶肩一蛇形环钮相衔接，这样，盖揭开后不致掉落。腹中部上下各有一圈凸起的大箍，其间有对称的四个大环钮。

盖面花纹从内向外作四重分布：中央为六圈花纹组成的圆饼形图案——中心点为四分式圆涡纹，向外依此为重环纹、蟠蛇纹、绺纹和二圈雷纹，均以弦纹为界纹；第二重为俯视的多体蟠螭纹，浅浮雕，纹样高低不平；第三重为平雕的 U 形单体蟠螭纹；第四重与第二重同。盖钮上饰星点纹和蟠蛇纹。口沿下为一圈 U 形单体蟠螭纹与垂叶纹（内填变体蟠螭纹）。腹部饰三层变体蟠螭纹和一层垂叶纹（填纹与颈部垂叶纹相同）。凸箍上饰浅浮雕的蟠螭纹（身躯以阴线涡云纹勾勒）。腹钮上饰斜角云纹和涡纹。肩部有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

图 3-89 牛钮盖鼎 (C.98) 和鼎钩 (C.153)

盖鼎通高 39.3、耳高 14、口径 39.6、腹径 44.8、腹深 20.8、足高 21.3、壁厚 0.5 厘米，重 25300 克
鼎钩通长 24.3、钩径 5.7 厘米，提环长 9.1、宽 5.3、厚 1.0 厘米，两件各重 560、565 克

出于中室南部偏东。圜口，附耳，鼓腹，圜底近平，三蹄形足，盖隆拱，中心有一曲拱的蛇形钮，钮中套一活环作提手。盖近缘处有等距离立着的三个牛形钮饰。盖周缘下弧，正好与口沿内侧伸出的子口相扣合。盖面、腹部和附耳有镶嵌的花纹，盖面纹饰从内向外作三圈分布，以梭形纹和弦纹为界纹，内圈为联凤纹，中圈为勾连粗云纹带，外圈为蟠龙纹带；腹部一周勾连云纹带，上下以梭形纹为边饰；耳部两壁亦饰勾连云纹，耳部侧壁饰梭形纹和粗云纹。纹槽内有褐黑和白色的充填物，个别地方有绿松石微粒存留。钮、足上的花纹为铸制，牛形盖鼎的牛身上为阴线涡云纹，足上部为浮雕的兽面纹，上又以阴线勾勒。盖内和腹壁上各有铭文两行七字：“曾侯乙作持用终。”鼎腹底面有烟炆痕迹，鼎内有牛骨。

鼎钩（两件）出土时置于鼎盖之上，由提手和弯钩两部分组成，两部分相接处为环形，套接后用铜栓钉贯通，形成可以活动的旋钮。提手为椭圆环形，弯钩为圆杆形，中部弯曲，弯曲处铸有一兽面，钩端作兽面形。钩上一面有卷云纹，另一面有相同的七字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



图 3-90 炭炉 (C.166)、铜箕 (C.168) 和铜铲 (C.167)

炭炉通高 14、口径 43.8、腹深 6.6、足高 6.8、壁厚 0.7、提链长 35 厘米，重 16200 克

铜箕通高 5.2、长 29、口宽 25.3 厘米，重 1600 克

铜铲通长 38.6、铲身長 21.2、口沿宽 14.7、铲身高 8.6、柄长 20、柄径 4.1 厘米，重 1600 克

取暖用具。出于中室南部两个大鼎之间。出土时，箕和漏铲置于炉内。

炭炉直口，平沿，方唇，短颈，浅腹，平底，三兽形矮足。兽首反顾向外，头部顶托腹底，身尾着地。肩腹间有对称的双环耳，每对耳钮上套接提链一副，提链由四节双连环相互套接，末端之提钮为圆形握手。颈腹部铸镶红铜纹饰。颈部为梭形纹，腹部为勾连粗云纹。炉底正中铭：“曾侯乙作持用终”。

铜箕成三角箕形，底平，器表及曲栏模仿竹篾编织的形状。口沿上铭“曾侯乙作持用终”。

铜铲身亦如箕形。铲底口部中间呈尖突形，底有菱形漏眼 53 个，后壁上沿中间尖角上突。附圆杆形柄，柄近器身处有曲度，接于后壁腰际。铲身曲栏左右及后壁外铸镶红铜花纹，为蟠龙纹和粗云纹。柄的正面铭：“曾侯乙作持用终”。

三、北室

北室主要放置车马兵器和其他一些器物。曾侯乙墓随葬兵器共计 4777 件，除前述以短兵器为主的 1473 件置于东室外，包括全部长杆兵器在内的其余 3304 件均置于北室。北室中部有一个大木架，箭簇、皮甲胄等原来可能是置于架上的，后因木架垮塌，加上椁室内积水，甲胄片等广为漂动，几乎布满全室。出土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层：上部较杂乱，最上层

有华盖（主要在东南部）、伞（中部）、磬匣（西南部）以及大量的皮甲胄片和少量的兵器杆。只有东南部一对大尊缶从上到下都可以看到。下部的遗物，可以看出原来放置的情景，长杆的戟、殳、矛贴近北壁和东壁，戈主要贴近于西壁，车害则放置在东北部。弓、矢、盾和甲胄，原来可能在架上、架下均有，大体的位置是甲胄在中部偏西，弓、盾在中部偏东，箭簇在架上的

的多，所以整个中部都有。两捆记载随葬车马兵甲清单的遣策竹简计 240 枚，压在零星甲胄片之下，主要出土于西北部，少量的漂至西部偏中，压于甲胄片之上。（见图 3-91 ~ 图 3-94）

北室中有不少形制前所未见的兵器，如一对带矛车害，在圆形车害外端加铸一个锋利的矛，使车战时敌方的车马不敢靠近，增加战车的杀伤力；如带有刺球，交战时既可刺又可击的长杆殳；如可刺可击可钩的连柄长杆三戈戟、铸有错金鸟篆铭文的三戈戟和刻有“曾”字图徽的戟等。（见图 3-95 ~ 图 3-104）

此墓出土文物中体积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对大铜缶，也是容积最大的储酒器，并排列于北室南墙下。它并非车马兵器，何以置于“武库”？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纷纷予以研究。已有学者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古之军队出兵誓师或班师祝捷，少不了要饮酒，故酒也是军需物资，储于武库自是合情合理合制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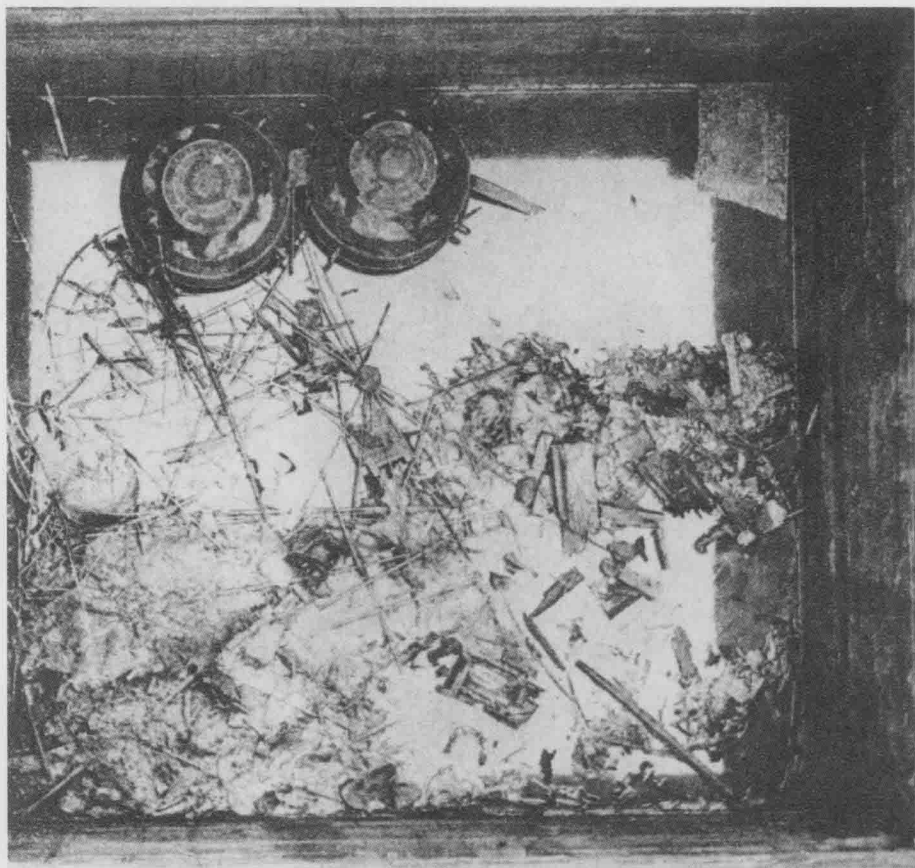


图 3-91 北室随葬品放置情况（从北向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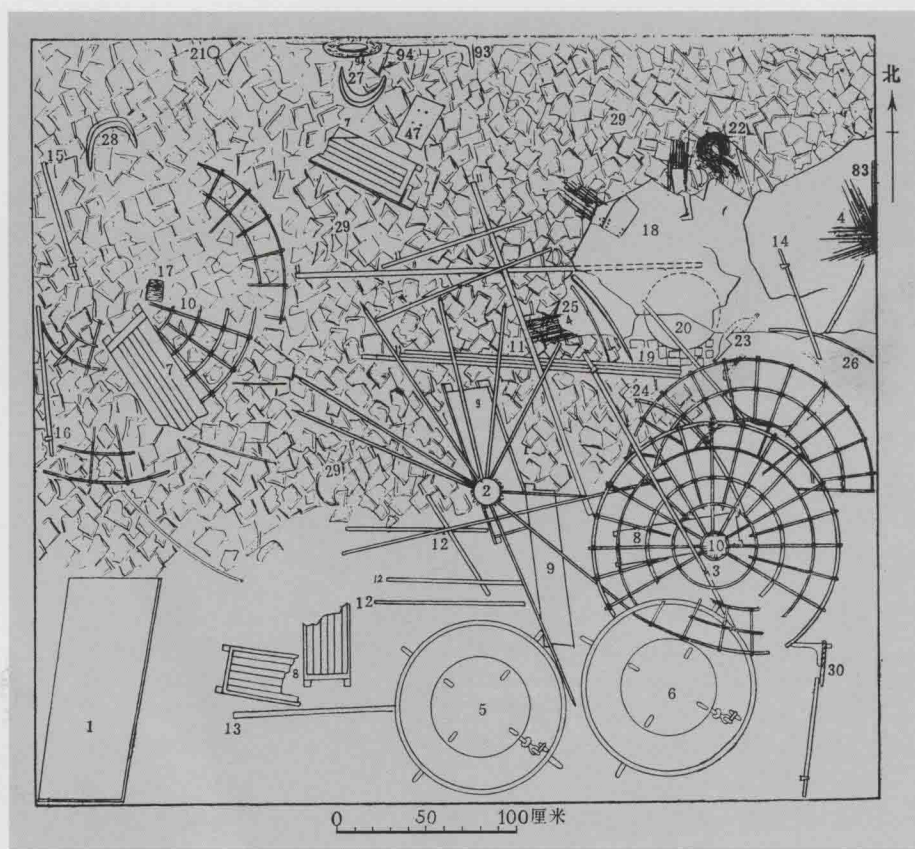


图 3-92 北室第一层器物分布图

1. 漆案 2. 木伞 3. 戈 4. 箭簇 (102 枚) 5、6. 大尊缶 7~9. 编磬匣 10. 华盖 11. 矛 12. 竹杆 13~16. 戈 17. 竹簋 18. 漆甲残片 19. 金箔 (2 件) 20. 盘形铅锡器 21. 小竹簋 22. 丝 23. 盾柄 24~26. 木弓 27~29. 甲胄片饰 (36 枚) (压在甲胄下) 30. 戈 47. 鸟首形铅锡饰 (36 枚) (压在甲胄下) 83. 透雕圆木器 93. 双戈戟 94. 透雕圆木器 (2 件)

图 3-93 北室第二层器物分布图

31~36. 盾柄 37. 戈 38. 箭镞 (218 枚) 39. 木弓 40. 箭 (259 枚) 41. 铜凿 42~45. 木弓 46. 木架构件 48. 竹筒 49. 戈 50. 盾柄 51. 方形铅锡饰 (7 枚) 52. 竹篾 53. 梯形大铅锡饰 (12 件) 54. 盾柄 55. 丝 56. 木弓 57. 扇形铜饰 (2 枚) 58. 盾柄 (2 件) 59. 竹筒 60. 盾柄 61、62. 双戈戟 63. 箭镞 (51 枚) 64. 箭镞 (113 枚) 65. 鱼形铅锡饰 (271 枚) 66. 木弓 (2 件) 67. 三足木桶 76. 双戈戟 81、82. 透雕圆木器 84. 木钉 97~99. 盘形铅锡器 100. 木弓 (2 件) 101. 木桶 105. 双戈戟 108. 竹筒 121. 透雕圆木器 130. 双戈戟 135. 竹筒 203~205. 三戈戟 206. 三戈带矛戟 207~211. 三戈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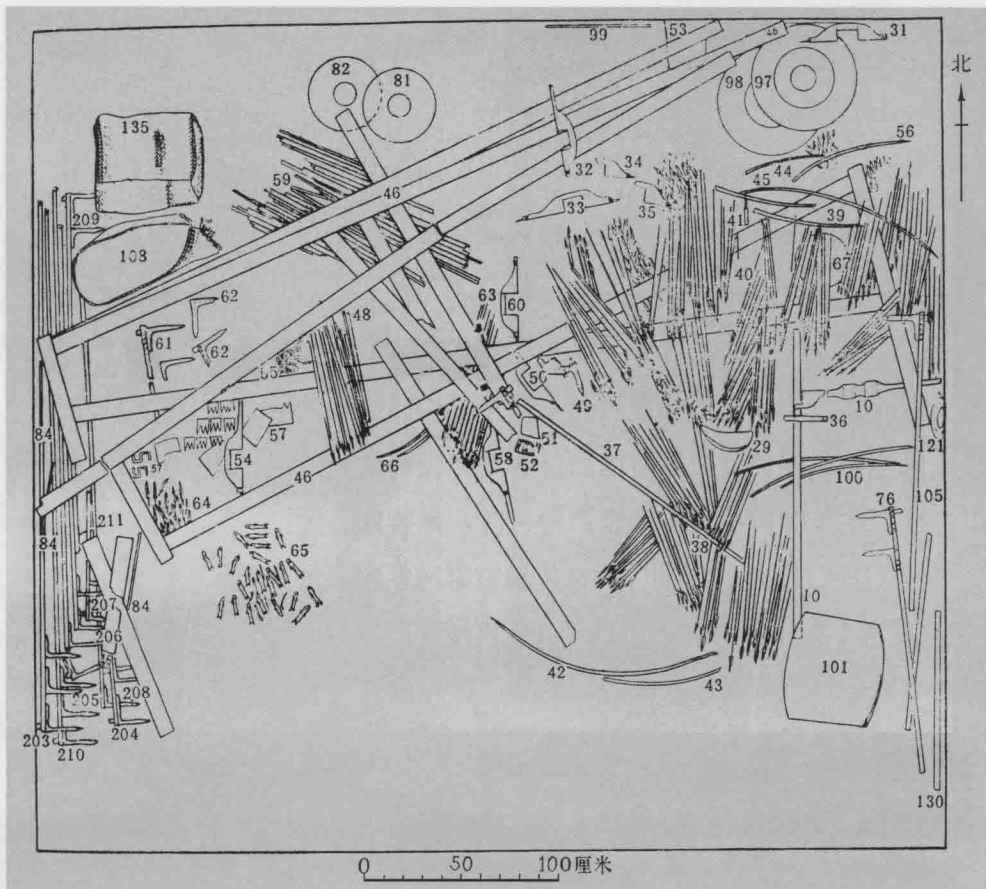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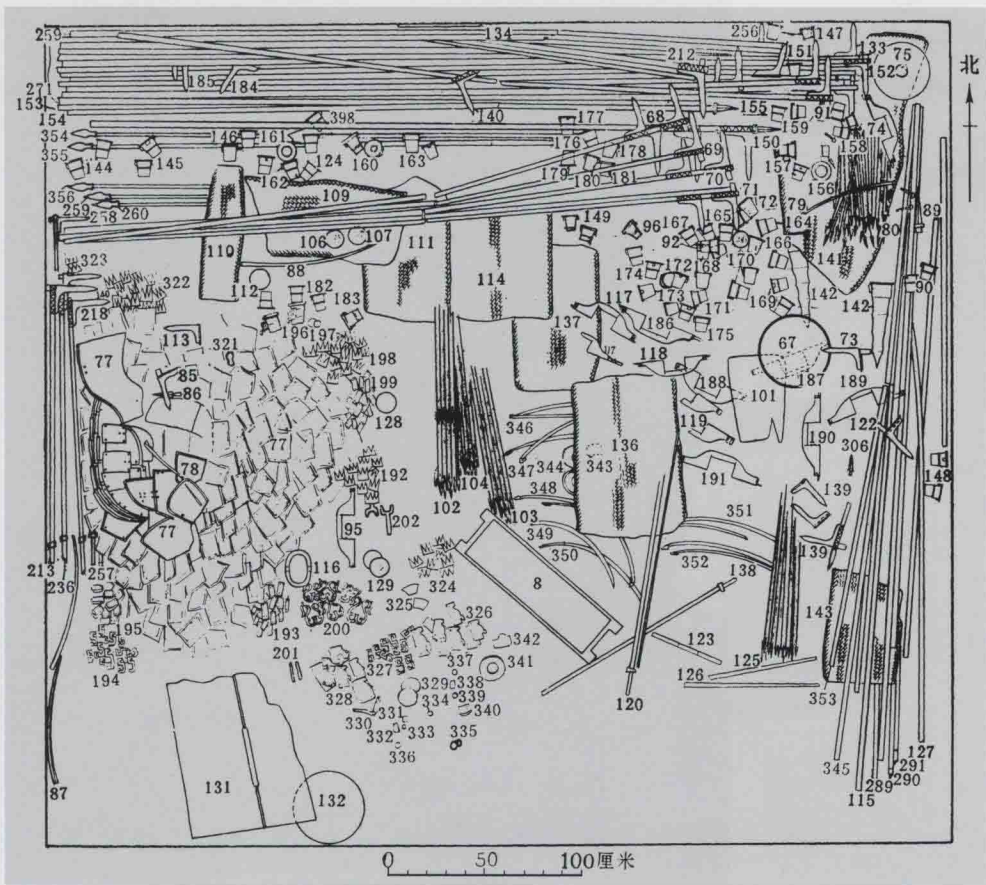


图 3-94 北室第三层器物分布图

68~71. 双戈戟 72. 铜车害 73. 双戈戟 74. 盾柄 75. 透雕圆木器 (2 件) 77. 马甲 78、79. 木弓 80. 箭镞 (296 枚) 85. 戈 86. 矛 87、88. 木弓 89. 戈 90. 铜车害 (2 件) 91~92. 铜车害 95. 盾柄 96. 铜车害 (与 92 号为一对) 102. 箭镞 (226 枚) 103. 箭镞 (271 枚) 104. 箭镞 (260 枚) 106、107. 石壁 109~111. 竹筒 112. 铜车害 (2 件) 113. 双戈戟 114. 竹筒 115. 双戈戟 116~119. 盾柄 120. 戈 122. 双戈戟 123. 盾柄 124. 铜车害 (2 件) 125. 箭杆 (231 件) 126. 木弓 (2 件) 127. 双戈戟 128、129. 贴金箔铅锡盾饰 131. 盾 132. 透雕圆木器 133. 双戈戟 134. 盘形铅锡器 136、137. 竹筒 138. 戈 139. 三戈带矛戟 140. 戈 141. 竹筒 142. 铜带矛形车害 (2 件) 143. 竹筒 144~149. 铜车害 (12 件) 150. 三戈带矛戟 151. 戈 152. 三戈戟 153~155. 戈 156. 铜车害 (2 件) 157. 铜车害 158~176. 铜车害 (38 件) 177~180. 铜车害 (4 件) 181~182. 铜车害 (4 件) 183. 铜车害 184、185. 双戈戟 186~191. 盾柄 192. 尖齿形铜饰 (32 件) 193. 长方形小铜饰 (147 枚) 194. “S”形铜饰 (14 枚) 195. 折叠形铜饰 (30 枚) 196. 方环铜饰 (2 枚) 197. 圆铜泡 (2 枚) 198. 尖齿形铅锡饰 (50 枚) 199. 长方形大铅锡饰 (6 枚) 200. 草叶勾连形铅锡饰 (9 枚) 201. 长方形骨饰 202. 交叉形漆木附件 (3 件) 212~258. 戈 (214~217、219、230~335、237~255 号压在 77 号之下) 259~288. 矛 (272~288. 压在 259~271 号之下) 289. 矛杆 290、291. 戈 292~305. 晋梭 (压在 259~271 号之下) 306. 双翼镞 307. 铜镞 (268 枚) 308. 铜镞 (45 枚) 309. 铜镞 (233 枚) 310. 铜镞 (154 枚) 311. 铜



镞 (242 枚) 312. 铜镞 (119 枚) (307~312 号压在 102 号之下) 313~320. 矛 (压在 259~271 号之下) 321. 木片俑 322. 尖齿形铜饰 (16 枚) 323. 尖齿形铜饰 (2 枚) 324. 尖齿形铜饰 (9 枚) 325. 扇形铜饰 (2 枚) 326. 不规则形铜饰 (8 枚) 327. “S”形铅锡饰 (17 枚) 328. 兽形铅锡饰 (2 枚) 329. 贴金圆形铅锡盾饰 (2 枚) 330. 曲尺形骨饰 331~339. 木扣子 (4780 枚) 340. 贴金箔折叠形铅锡饰 (2 枚) 341. 玉璧 342. 玉坠饰 343. 玉坠饰 (从 136 号竹筒内出) 344. 石壁 (2 件) 345. 矛杆 346. 木弓 (2 件) 347. 木弓 (2 件) 348. 木弓 (2 件) 349. 木弓 (2 件) 350~352. 木弓 353. 矛 354~360. 矛 (357~360 号压在 354~356 下) 361. 石饰 (压在 77 号之下) 362~397. 金箔 (压在 77 号之下) 398. 铜车害 (2 件) 399. 盘形铅锡器 (压在 77 号之下)



图 3-95 漆盾及其局部纹饰 (E.61)

通长 92.5 (略残)、下部最宽 55.0 厘米

上部作圆蒲扇形，上方有方领，中部作倒梯形，下部作矩形，中部宽于上部，下部又宽于中部。盾面中部朝外弧凸。柄为木质，从背脊上端一直通达于底。柄于中部呈圆弧形凸起为握手，握手内部的銎口呈长方形，握手处切面呈椭圆形，柄的中部略粗，上下两端略细，切面作半圆形，柄的上下两端皆朝后仰。

正面为黑漆素面，背面以黑漆为地，上、中、下三部各用红漆线将整个盾区分为 64 个方块 (竖 6 行，横 8 行)。上部与中部边缘的方块，因盾边缘为弧形，方框之内绘 T 形勾连云纹，方框与方框之间绘变异的龙凤纹。框内外这些纹饰是以细红漆线框边，边线之外，以红线的小方格网文为地，衬出黑地的纹样。盾的边缘部分，还绘斜菱角纹，中间以云纹等纹饰镶边。



图 3-96 有刺三戈戟 (N.139)

- N.139:1 通长 15.3、戟刺长 15.3、
锋最宽处 (下部) 2.4、宽 2.4 厘米
N.139:2 通长 26.4、援长 18.3、援宽
2.4、脊厚 0.7、胡长 11.6、胡宽 3.3、
内长 8.1、内宽 2.7 厘米
N.139:3 通长 18.1、援长 17.0、援宽
2.1、脊厚 0.6、胡长 10.1、胡宽 3.0、
内长 1.1、内宽 2.7 厘米
N.139:4 通长 16.8、援长 15.7、援宽
2.2、脊厚 0.55、胡长 9.8、胡宽 2.9、
内长 1.1、内宽 2.7 厘米

戟刺两面刃，中脊凸棱，箭部作扁十面筒形，上下两个箍形饰，上一个箍形饰作扁六面形，对应的两宽面上饰兽面纹，下一个箍作凸圆形，上饰三角云纹。戟刺下长秘的上端，装有三个瘦长援戈形戟头，戟头束腰明显，中脊凸棱突出，援根一小穿，栏侧为二长穿或三长穿，上一戟头援最长，有内，内末下部圆凸侈出，下两个戟头援长递减，内近无。

秘为木心，断面呈梨形，即前窄后宽，外贴积竹，再以丝线缠成宽带状，。在丝线外，髹黑红两色漆。秘的上端有三个槽眼分别安装三个戟头，下段有长 2.6~4 厘米的黑色角质套作戟鐏，角质套呈不规则的多边形或圆形。



图 3-97 钺 (N.290)

- 通长 17.9、刃长 14、刃宽 2~2.4、
箭长 3.9、箭径 4.5、銎径 3.0 厘米

钺头，青铜，作三棱矛状，刃的中部均稍内收，呈凹弧形，刃的下部接一个八棱形的箭，箭的顶部平，外饰浮雕的龙纹，内中空，用以安装积竹柄。刃部较长，在一侧的刃上，铭“曾侯邛之用钺”，字迹细若针刺。

杆为积竹木秘，八棱形，外用十一至十三道丝线绕成宽带状。宽带之间均有一根丝线斜绕相连。钺杆外面先髹一层黑漆，在黑漆上再髹一层红漆。钺杆的前端，在距钺箭部 49~51 厘米的地方，还装有一个青铜花箍，花箍上的纹饰与箭部相同亦为浮雕龙纹。钺杆的末端均有角质的徽，亦呈八棱形，皆无底，长 3.5~4.5 厘米。钺杆以当中最粗，上端次之，中部往下慢慢缩小，徽部最小。



图 3-98 无刺三戈戟 (N.209)

- N.209:1 通长 24.4、援长 17.2、援宽 2.5、脊厚 0.5、
胡长 10.3、胡宽 3.0、内长 7.2、内宽 2.7 厘米
N.209:2 通长 17.3、援长 16.0、援宽 2.3、脊厚 0.45、
胡长 0.9、胡宽 2.9、内长 1.3、内宽 2.3 厘米
N.209:3 通长 16.5、援长 15.0、援宽 2.2、脊厚 0.4、
胡长 8.7、胡宽 2.9、内长 1.5、内宽 2.1 厘米

除无矛刺外，形制与有刺三戈戟基本相同。戟头在援根的上方侈出有扉，援上的戟棱不甚突出。三件戟头铭文为“曾侯乙之用戟”，最上一件戟头的内后部还阴刻龙兽构成的“曾”字形图徽。



图 3-99 错金鸟篆文无刺三戈戟 (N.211)

- N.211:1 通长 26.4、援长 17.3、援宽 2.6、脊厚 0.55、
胡长 10.5、胡宽 3.1、内长 8.1、内宽 2.6 厘米
N.211:2 通长 16.8、援长 15.7、援宽 2.3、脊厚 0.5、
胡长 9.2、胡宽 2.9、内长 1.1、内宽 2.5 厘米
N.211:3 通长 15.6、援长 14.6、援宽 2.3、脊厚 0.5、
胡长 8.3、胡宽 2.8、内长 1.0、内宽 2.5 厘米

除无矛刺外，形制与有刺三戈戟基本相同。戟头在援根的上方侈出有扉，援上基本无棱。三件戟头铭文均为鸟篆“曾侯乙之戣戈”，上下两件错金，当中一件没有错金，铭文铸制，但像阴刻，笔画很细。



图 3-100 甲冑示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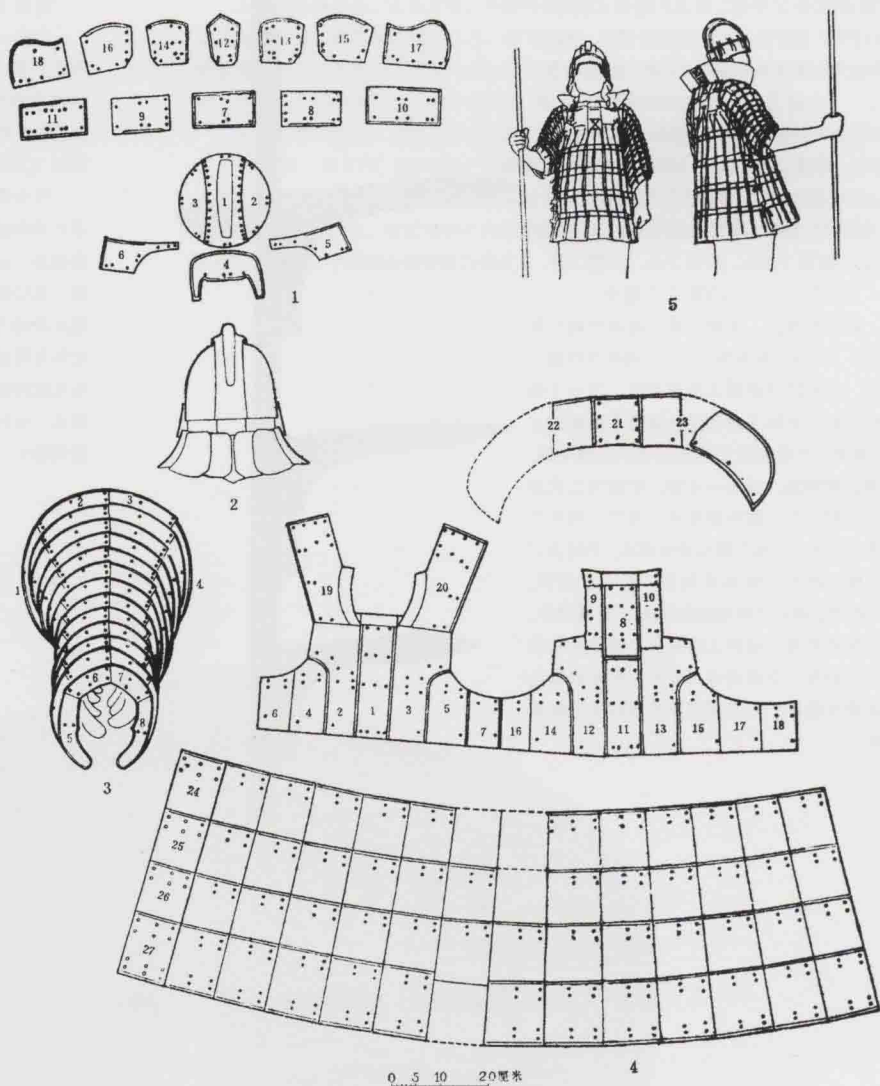


图 3-101 甲冑复原图

1. I号冑展开图(1~3. 顶片; 4~6前额片; 7~8. 垂缘片) 2. II号冑复原纵剖图 3. 袖甲图(1~4. 最上排; 5~8. 袖口最下排) 4. III号身甲、裙甲展开图(1~3. 胸甲; 4~7、14、18肋片; 8~13. 背甲; 19、20. 肩片; 1~23. 大领甲) 5. 人甲冑复原图



图 3-102 马甲残片



图 3-103 带矛车害 (N.142:2)

通高 9.6、端径 5、底径 10.0、底内径 6.0 厘米

青铜铸制，器身以下半腰的圆凸箍形饰为界，上部为十方体，下部圆形，底部向外折翻，缘宽厚，装辖穿的一端有鼻，鼻外未封口。全身阴刻纹饰，纹路较深。

矛中脊起棱，尖锋，刃部作五道连弧纹状，矛身末端略弯翘。为使矛身和车害铸接牢固，刃部顺车害两边下延，一直达于下缘，与缘连接处，两边各有一个方穿。矛身的一面铸有较深的花纹，花纹以中脊为界，两半对称，呈云形、花草等状。

车害上下部饰云纹，凸箍形饰上和下缘的外侧施梭形纹。



图 3-104 车害 (N.146)

高 8.7、端径 4.6、底径 8.2、底内径 5.1 厘米

青铜铸制。器身呈圆筒形，从上到下(按轴头看是从外到里)逐渐加粗，下段向外折翻，缘宽厚，下半腰有一道凸圆箍形饰。身旁侈出二圆钮，内装一方环，方环的外侧中部，侈出一较长的兽尾状饰物。车子走动时，方环可以来回摆动。凸圆箍形饰上下都有一道凸弦纹，端面中施涡纹，外施一圈梭形纹。器身以凸圆箍形饰为界，上饰 T 形勾连纹，纹饰部分凸出，靠顶端部位没有纹饰，下施卷云纹。凸箍形饰上与方环的一面，阴刻云纹。方环装于两圆钮之中的一边，饰凸出的兽首，与另一边兽尾正好相应。辖首浮雕兽面。

四、西室

西室除 13 具陪葬棺外，仅出四件小玉器，一件小漆木盒，一件铅锡鱼和一件小木柱，这些遗物可能都是从陪葬棺内掉出的。

在西室发现的鸳鸯形漆木盒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鸳鸯的头部出于西室 2 号陪葬棺内，身出于西室淤泥中。头与身分别雕成。头部雕琢，形态逼真。颈下有一圆柱形榫头，榫头的前端两边各侈出一小圆钉。器身由两半胶合而成，颈部有一圆榫眼。榫眼上部两侧，各有一小竖凹槽，以便头部榫头及侈出之小圆钉嵌入，在小圆钉对应部位，颈榫内还有一圈凹槽，以便鸳鸯的头能够自由转动。器身肥硕，内部剜空，背上有一长方形孔，承一长方形盖，盖上浮雕龙纹。翅微上翘，尾平伸，足作蜷曲状。全身以黑漆为地，施艳丽的彩绘，并因不同部位，彩绘的图案与颜色不一样。在颈部与腹前，朱绘鳞纹，间以小黄圈，翅部、

尾部，用红、黄色点相间，绘锯齿状带纹，另外用絢纹与菱格纹，把这些图分隔成若干块（组），足部绘成龙身鳞纹。

更为别致的是在腹的两侧，绘有两幅极为精彩的漆画。右侧绘击鼓图，当中以一兽为鼓座，上树建鼓，一旁绘有一兽，上肢拿两个鼓槌，正轮番击鼓；另一旁还绘一高大佩剑武士，正随着鼓声翩翩起舞；左侧绘撞钟图，以两鸟（兽）为柱，横梁作两层，上梁为两鸟（兽）对立用口衔托，悬挂两件甬钟，下梁搁于鸟的腿上，上悬二磬，旁边有一似人似鸟的乐师，拿着撞钟棒正在撞钟，撞钟棒下作槌形，画成一定的弧度，显得很有弹力。

漆盒腹部的两副乐舞漆画，生动地揭示了钟磬鼓乐的表演场景，为后人演奏钟磬古乐提供了依据，尤为珍贵。（见图 3-105、图 3-106）



图 3-105 鸳鸯形漆木盒
 身长 20.1、宽 12.5、高 16.5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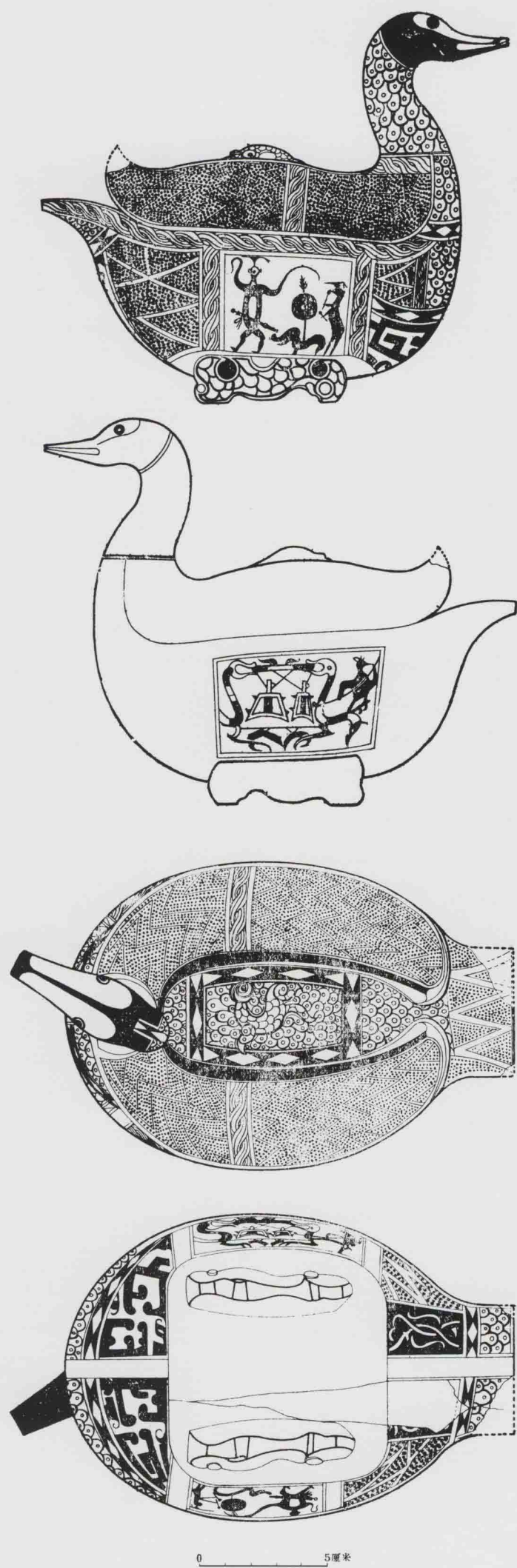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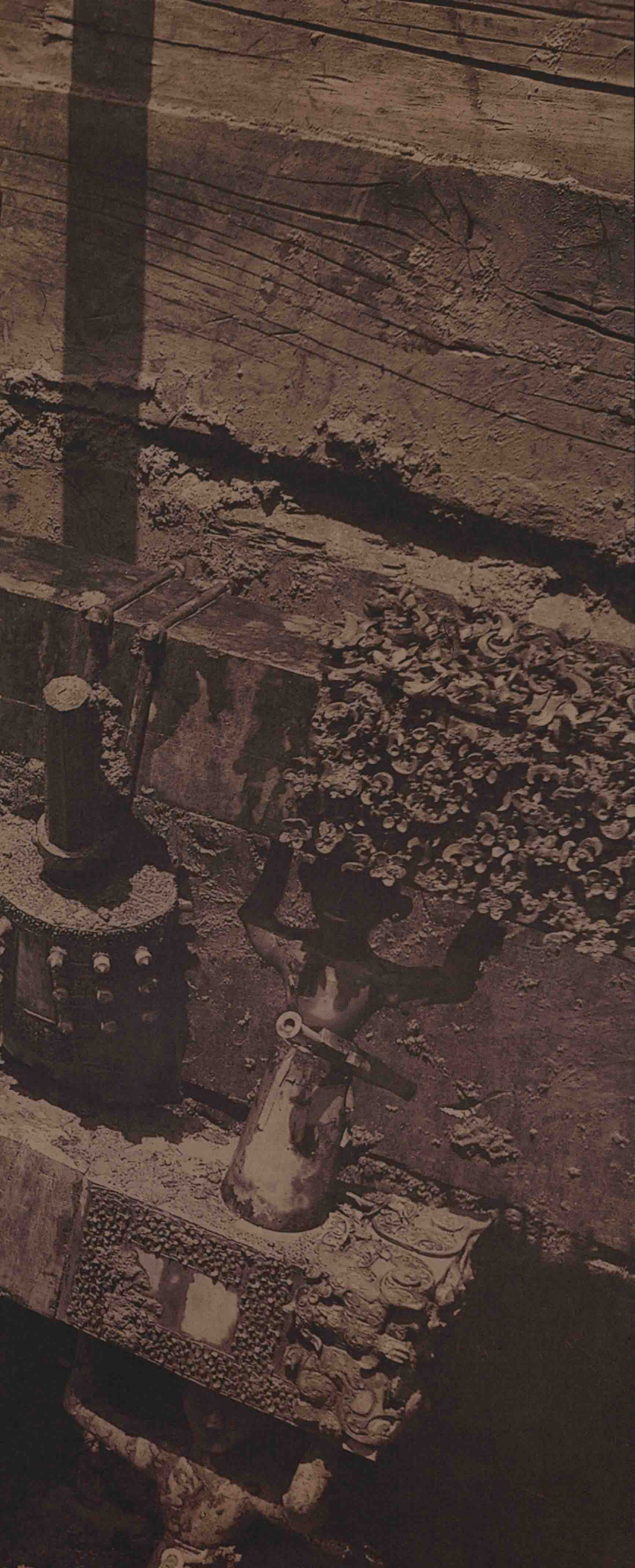


图 3-106 鸳鸯形漆木盒
身长 20.1、宽 12.5、高 16.5 厘米



乐宫篇

曾侯乙墓出土乐器



第一章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在地下乐宫里悬挂依旧，巍然屹立，一如入葬时的情景。

面对这巍巍壮观的架势，人们的惊叹都源自于陌生。因为之前，即使是识多见广的考古专家也不曾见过如此宏大的钟架和为数巨多的钟群和完好如初的情

景。先秦古墓中，能葬有编钟者少见，有钟有架者更少见，有钟有架而且未遭损坏尤其少见，而一切全有并立架悬钟者，仅此一套。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的带架编钟或具有悬制体现的资料大致有四类。

一、单面单层结构

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二号楚墓，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河南固始宋景公之妹句敌夫人墓所出鄱子成周编钟，湖北枣阳九连墩二号墓，四川涪陵

小田溪巴人贵族墓所出编钟，均为单组钮钟，计9~14件一组不等，采用此类结构简单、规模较小的钟架。（见图4-2）



图 4-2 九连墩二号墓编钟

二、单面双层结构

春秋晚期的王孙诰编钟、春秋中期前段吕王之孙黻编钟、战国时期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墓编钟属于此类。王孙诰编钟为甬钟，大型钟一组 8 件悬于下层，中小型钟分两组各 9 件悬于上层；黻编钟是钮钟和铸钟

的组合，钮钟一组 9 件在上，铸钟一组 8 件在下；九连墩一号墓编钟是钮钟与甬钟的组合，钮钟两组各 11 件在上，甬钟两组各 6 件在下。这种结构与《庄子·山木》所记“上下之悬”相关。^[1]（见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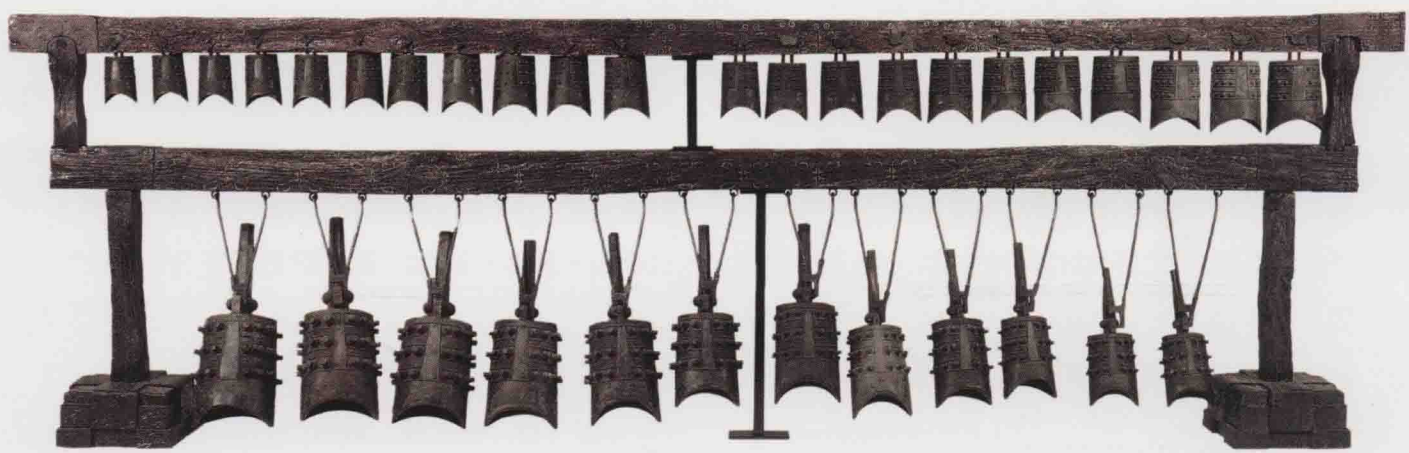


图 4-3 九连墩一号墓编钟

三、双面单层结构

河南固始宋景公之妹句敌夫人墓所出鄱子成周铸钟属于此类，8 件铸钟分两组悬于曲尺形的单层架上，短梁悬 2 件较大者，长梁悬 6 件较小者。（见图 4-4）

四、双面双层结构

未见钟架实物，但从钟的摆放形式可知如此。安徽寿县蔡昭侯墓编钟、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编钟属于此类（参见发现篇第二章图 3-39）。此与《左传·成公二年》所提到的卫君的悬制“曲悬”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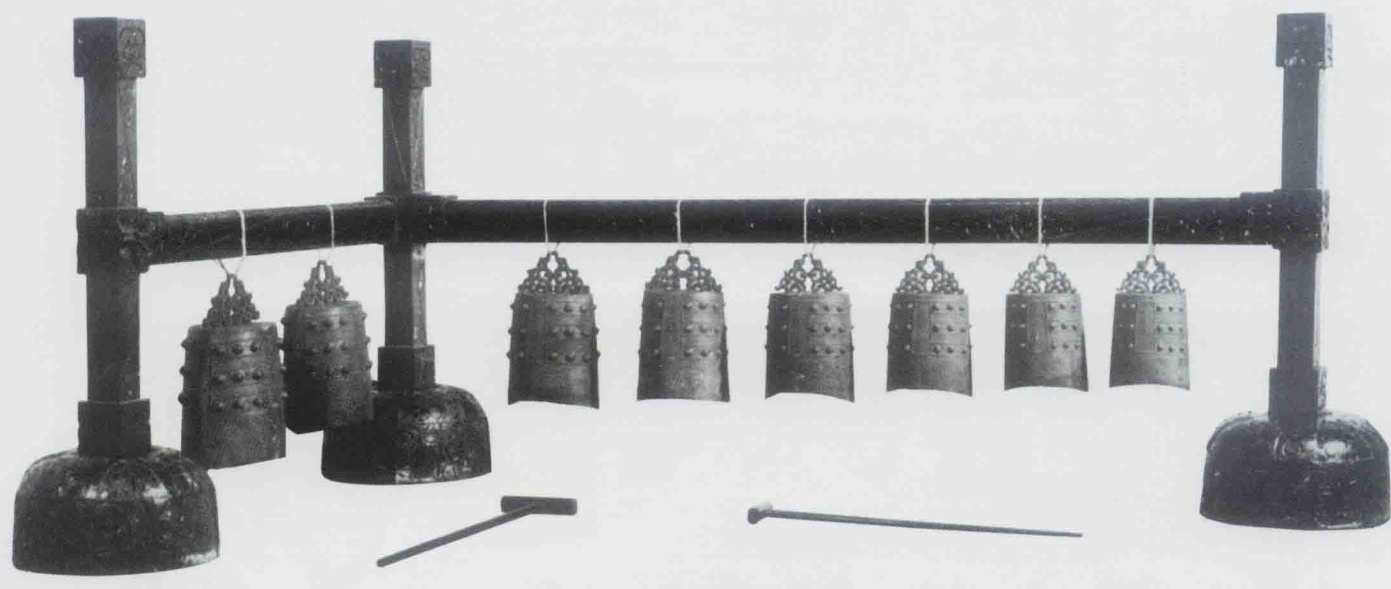


图 4-4 句敌夫人墓鄱子成周铸钟

曾侯乙编钟出土时，沿中室南壁和西壁呈曲尺形立架陈放。钟架为双面三层结构，主立面朝向东室，按中层横梁计，距东壁 960、西壁 440、南壁 194、北壁 330 厘米。全套编钟包括钟架 1 副、钟 65 件、挂钟

构件 65 副、演奏工具 8 件。钟与架均保存完好，仅个别挂钟构件和部分演奏工具略有残断。（见图 4-5～图 4-7）

[1] 《庄子·山木》：“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斂以为钟，为坛乎郭门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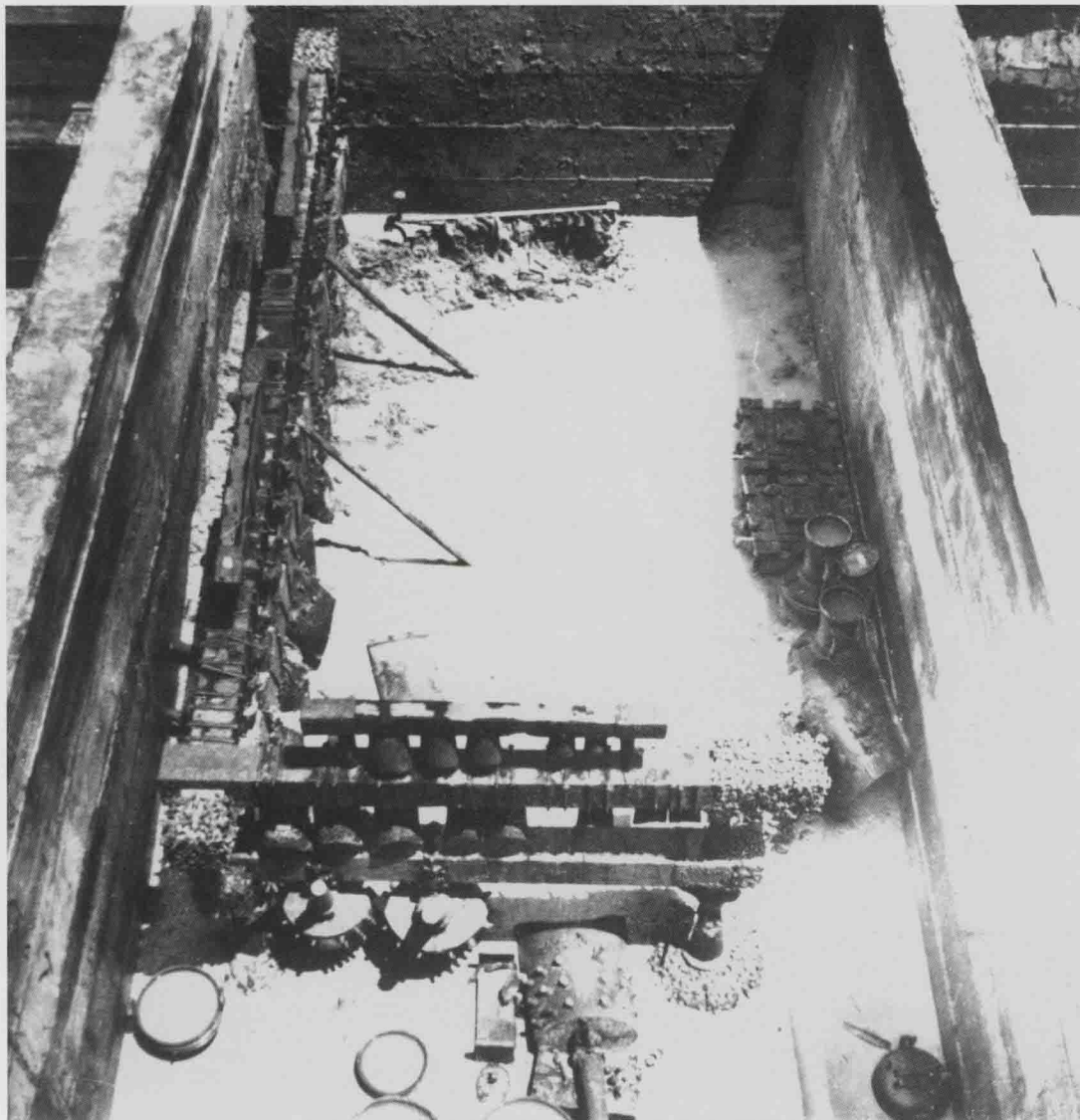


图 4-5 曾侯乙编钟出土现场（由南向北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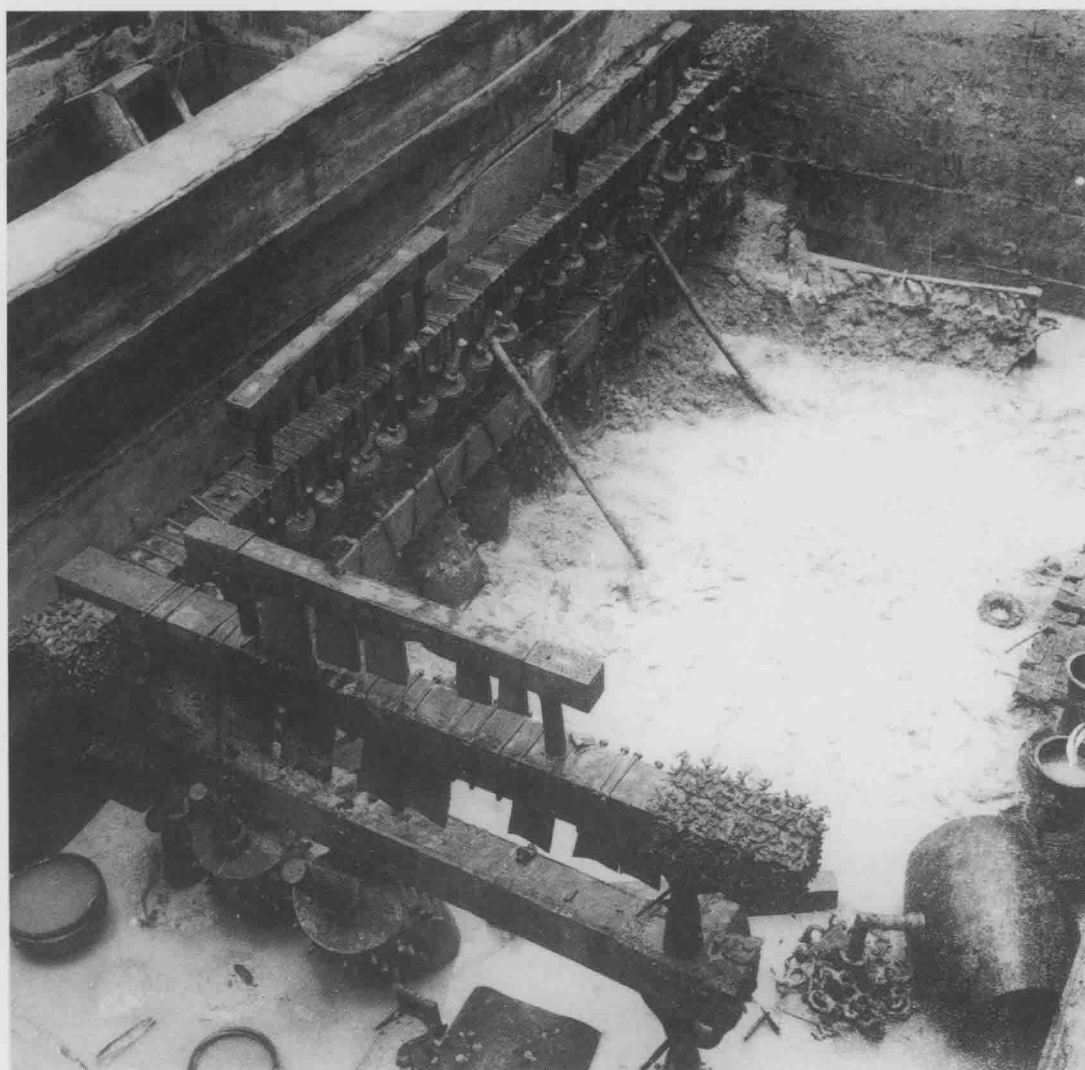


图 4-6 曾侯乙编钟出土现场（自东南向西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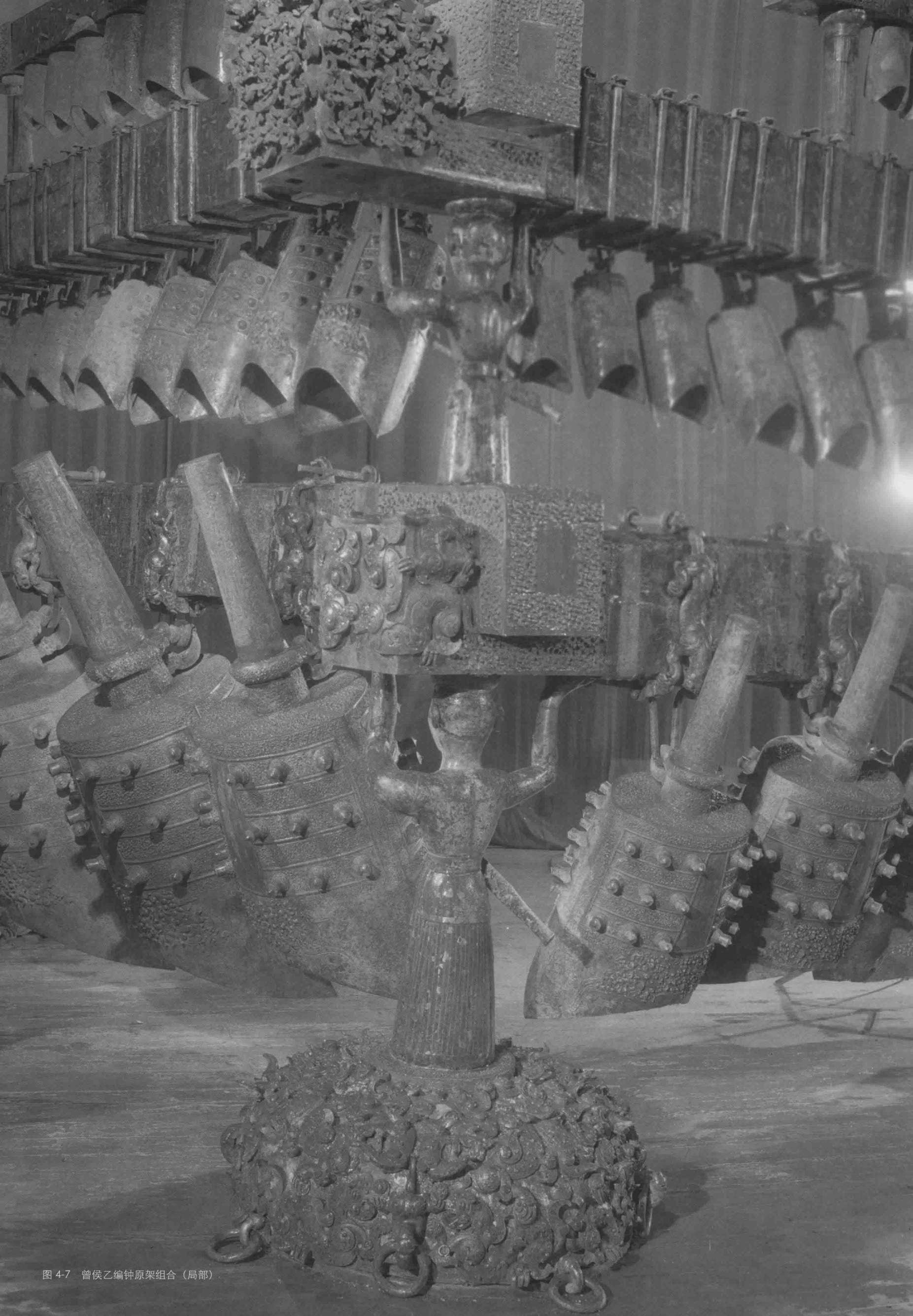


图 4-7 曾侯乙编钟原架组合（局部）

第一节 钟架

钟架，即古称“簠簠”^[1]。由长、短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铜木结构。7根彩绘木梁，两端施蟠龙纹铜套，由6件佩剑武士形铜柱（下称铜人柱）和8件圆柱承托，构成下、中、上三层。

下层，由3件带座铜人柱和1件铜圆柱顶托着曲尺相交的长、短木梁2根，铜人柱立于梁端，铜圆柱立于长梁中部。中层，结构与下层相似，3件小型铜人柱和1件铜圆柱由下层梁上，与下层铜人柱、铜圆

柱相对；其上亦顶托着呈曲尺相交的长、短2根木梁。上层立于中层横梁之上，为互不衔接的3个小架（短梁上1个，长梁上2个），各架均以2根木圆柱顶托1根木梁组成。出土时，钟架由短梁构成的立面靠近中室南部（下称南架或短架），由长梁构成的立面靠近中室西部（下称西架或长架）。南架长3.35、高2.73米，西架长7.48、高2.65米。全架含可以拆装的铜、木构件51个（详见表4-1）。

表 4-1 曾侯乙编钟钟架构件登记表

数 目 层 别 构 件	上 层	中 层	下 层	总 计
梁	木梁 3 根	木梁 2 根	木梁 2 根	7（根）
	铜套 6 件	铜套 4 件	铜套 4 件	14（件）
柱		铜人柱 3 件	铜人柱 3 件	6（件）
			铜人柱垫圈 3 件	3（件）
		铜圆柱 1 件	铜圆柱 1 件	2（件）
			铜圆柱垫饼 1 件	1（件）
	木圆柱 6 根			6（根）
	圆柱铜帽 6 件			5（件）
	圆柱铜座 6 件			6（件）
总计	27 件（木质 9 件、铜质 18 件）	10 件（木质 2 件、铜质 8 件）	14 件（木质 2 件、铜质 12 件）	51 件（木质 13 件、铜质 38 件）

一、下层

由带座铜人柱3件、铜圆柱1件、木梁2件（长、短各1）组成。出土时，南架东端铜人柱面北，西南角铜人柱和西架北端铜人柱面东。铜圆柱立于西南角铜人柱和北端铜人柱之间。两根木梁先后架于柱上：较长的一根（下称长梁），两端架于西南角铜人柱和北端铜人柱之上；较短的一根（下称短梁），一端架

在东端铜人柱上，一端在西南角铜人柱上与长梁南端上下搭扣相交。

东端铜人柱

由人形柱身、半球体底座和圆垫圈三部分组成。通高126厘米（计榫头，下同），重359千克。

[1] 簠，亦作筭；簠，亦作虞、簠。《考工记·梓人》：“梓人为筭簠。”郑注：“乐器所悬，横曰筭，植曰簠。”《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龙簠虞。”郑注：“簠虞，所以悬钟磬也。”

人形柱身，高 96 厘米（计榫头，下同），呈武士直立托举状。通体圆雕，身、首、肢体比例基本适当。头顶圆冠，身着右衽长袖紧身上衣和曳地下裳。细腰紧束宽带，带结之下两根带条搭垂腹前；左佩一柄铜剑，剑、鞘铸为一体，茎外露、无箍、中空透首。武士目闭口闭，凝视前方，鼻孔和鼻唇沟均刻画细腻，神态肃穆、安详。双耳垂各有一小圆穿，所穿耳饰无存。其上肢与躯体铸接，呈托举状，掌心向上；右臂较短，肘前屈，掌向后平伸；左臂较长，肘旁屈，掌向左平伸；下肢被曳地下裳遮盖。衣款整体通铸，髹黑漆，襟边朱绘花瓣，下裳朱绘直条纹。柱身上端（即圆冠之上）系一方形子榫，榫端中空，承插中层东端铜人柱的母榫；下端（即武士下裳底边）与半球体底座经焊接相连。（见图 4-8）

半球体底座，高 0.35、底径 0.8 米。内空。其上部正中凸起一浅圆台，托垫着人形柱身，台面外围饰一周浅浮雕蟠龙纹。圆台之下，系底座主体，分上、下两圈侧卧着 16 条高浮雕蟠龙，每圈 8 条。上圈的蟠龙两两相对，顶拱圆台；下圈的蟠龙两两相背，环

绕底座下沿；每条龙上又攀附七八条小龙。16 条蟠龙均是铸出透雕纹样后，再铸焊于座上。底座下缘，匀布 4 只圆雕爬兽，颈如钮状，内衔一铜环。底座下有一同径垫圈，圈边以 4 个圆钮分别缀扣一圆环。垫圈上下的圆环等大，出土时，等距离相错，为搬动铜人柱时提握所用。（见图 4-9、图 4-10）



图 4-9 下层东端铜人柱底座衔环爬兽



图 4-8 下层东端铜人柱及半球形底座



图 4-10 下层东端铜人柱衔环爬兽



图 4-11 下层西南角铜人柱

西南角铜人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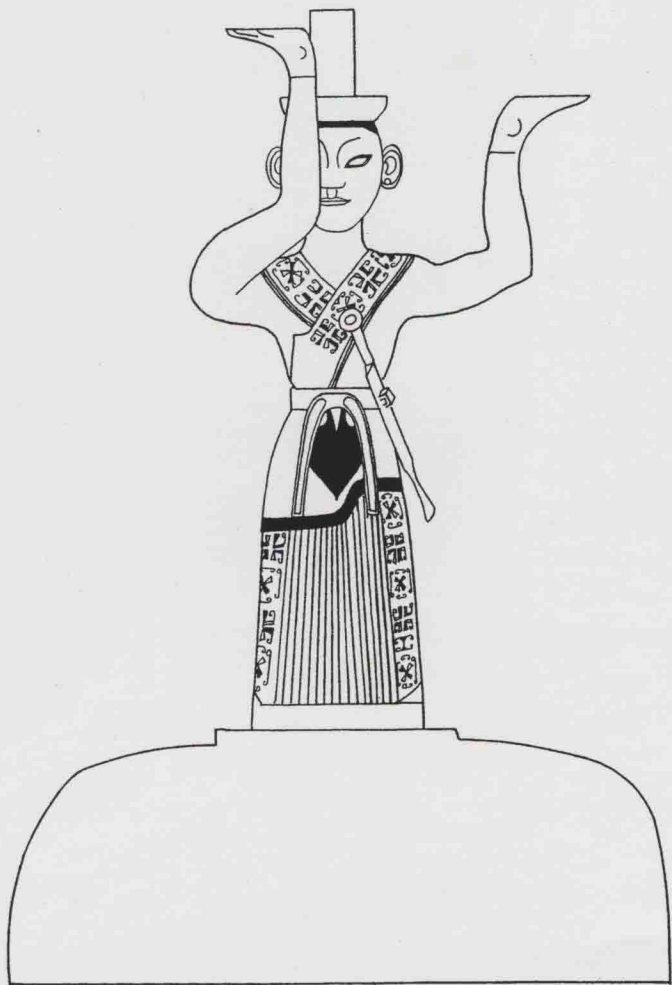
形似东端铜人柱，通高 116 厘米，重 323 千克。因长、短梁在此交扣，二梁底面上下相错，该柱支撑短梁的右臂被加长，其肘前屈，掌向右平伸；支撑长梁的左臂较短，其肘旁屈，掌向左平伸。（见图 4-11、图 4-12）底座各对蟠龙之间，均缀一圆凸泡饰，共计 8 个。泡饰表面浅浮雕一蟠龙。蟠龙纹及泡饰的底衬系白色的黏合物嵌错绿松石。（见图 4-13）

北端铜人柱

形似东端铜人柱，通高 1.16 米，重 315 千克。其右臂较长，肘旁屈，掌向后平伸；左臂较短，肘前屈，掌向后平伸。底座每对蟠龙之间，亦缀圆凸泡饰，但比西南角铜人柱的稍低。（见图 4-14、图 4-15）



图 4-13 下层西南角铜人柱底座上的绿松石



0 25 厘米

图 4-12 下层西南角铜人柱



0 25 厘米

图 4-14 下层北端铜人柱



图 4-15 下层北端铜人柱

铜圆柱

由柱顶、柱身、柱座三部分构成，通高 106 厘米、身径 5.2 厘米，重 39 千克。柱座如一蟠龙。龙昂首鼓目，长舌卷侈，獠牙上下紧错。龙身盘绕两圈，龙尾逐渐尖细盘于身后。龙之双足，均五趾。龙首平顶，上承柱身底端。柱座下垫一铜圆饼，径 26.4 厘米、厚 2.4 厘米，饼上“品”字形布着 3 个凸起的卡子嵌卡柱座。卡子呈长弧形，内素面，外为铺首纹，均高 0.8、长

2.5、宽 0.8 厘米。柱身管状，下立柱座之上，上撑柱顶。柱顶如一长方形豆盘，其东西两侧对踞两兽。兽系圆雕，腹及后肢紧拥柱顶，首后仰，张口啃咬下层横梁的两道底沿。圆柱通体以黑漆为地，绘朱、黄色云纹以及花瓣纹和三角雷纹；柱座卧龙加绘朱色鳞纹和黄色圈纹，柱顶两兽加绘朱、黄色圆圈纹。该柱系先铸成各部，复焊铸为整体。（见图 4-16～图 4-18）



图 4-16 下层铜圆柱上端



图 4-17 下层铜圆柱底座



图 4-18 下层铜圆柱

长梁

为长条方木，两端装青铜套。通长 705、宽 24、厚 29 厘米。装铜套处稍内收，并有一方形榫眼上下透穿。梁北端两侧内收处，各加两块平面等大、厚 0.5~1.3 厘米的楔形木板，使梁与铜套吻合紧固。梁身遍髹黑漆，顶面和侧面均以一定的间隔，用朱色宽带框划出挂钟构件的施放位置。朱带依挂钟构件（详后）有别：

挂爬虎套环处，以两条平行的直线绕梁而绘；挂双杆套环处，以悬挂钟时状态画成相应的两条斜线。梁身东侧面，各组直线条带之旁和铸钟悬挂处（位置详后），两条斜线间均刻有“姑洗之 ×”字样，刻文均填饰朱漆。除刻文处，各组条带之间，均由朱、黄色花瓣纹、云纹、几何形纹构成方形装饰面。（见图 4-19~图 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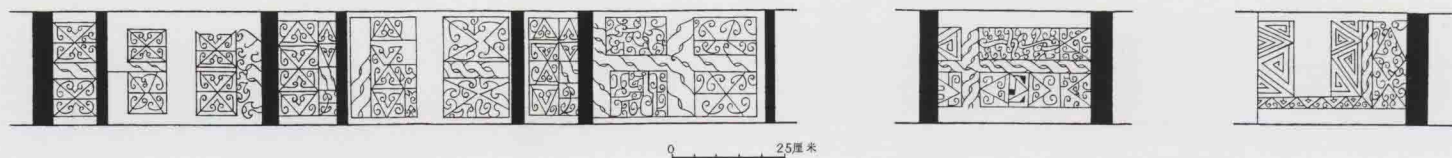


图 4-19 下层长梁顶面纹饰（局部）



图 4-20 下层长梁正面纹饰（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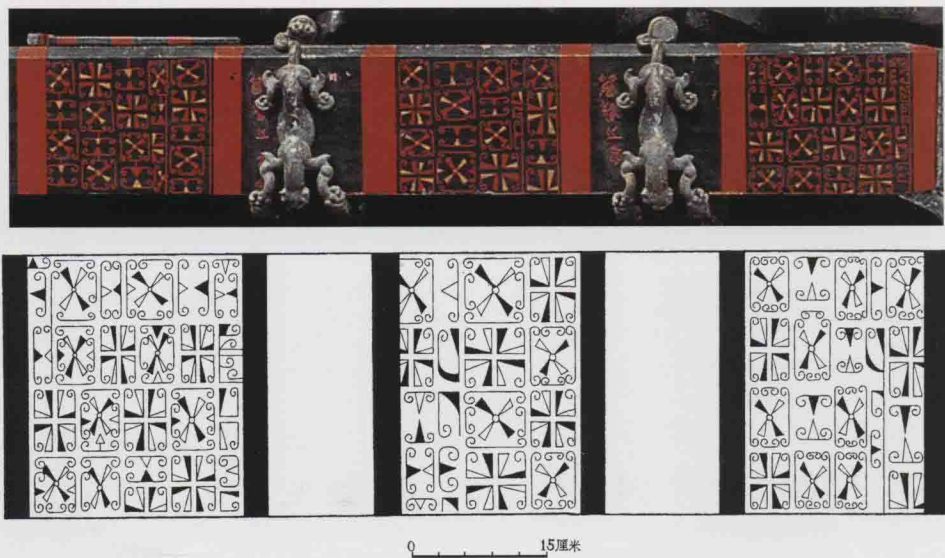


图 4-21 下层长梁正面纹饰（局部）

铜套，方桶形，各有两个对穿榫眼与梁端榫眼相对，以承插中、下层铜人柱。纹饰相同，底面无纹。外端铸焊两对透雕蟠龙，一对侧卧，另一对俯卧，龙身均阴刻涡纹、龙纹、云纹或浅浮雕龙纹；余各面均饰“回”形浅浮雕蟠龙纹带。

北端铜套长 52、宽 29.5、高 28 厘米，壁厚 1 厘米，纹饰最厚处达 4.4 厘米，重 45 千克；南端铜套长 52、宽 25、高 25.5 厘米，壁厚 1 厘米，纹饰最厚处达 4.3 厘米，重 53.5 千克。（见图 4-22~图 4-23）

铜套的化学成分经抽样检测，为铜 83.37%、锡 11.98%、铅 4.38%、锌 < 0.01%^[1]。北端铜套入梁时，加楔形木板之后，套内又灌注了铅锡合金溶液，计 14.8 千克。铅锡合金经检测，其中含铅 58.48%~60.05%、锡 36.88%~39.12%、铜 0.23%、锌 0.19%；有的试样尚含微量铁、砷、银、铋、硅，总和 < 0.01%。^[2]（见图 4-24）

[1] 贾云福：《曾侯乙墓部分青铜器及金属弹簧的化学成分检测》，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附录 1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等：《曾侯乙墓青铜器所用低熔点焊料化学成分的检测》，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附录 13。



图 4-22 下层长梁南端铜套



图 4-23 下层长梁北端铜套



图 4-24 下层长梁南端铜套内部的铅锡合金铸痕

短梁

形制、结构、纹饰与长梁基本相同。通长 314、宽 22、厚 26 厘米。东端铜套，形制、纹饰与长梁铜套相同，套内亦嵌有木楔板和注有铅锡合金溶液；西端铜套底部为一凹槽，嵌卡在长梁南端铜套上，表面仅饰浅浮雕蟠龙纹带。东端铜套长 50、宽 29.7、高 30.3 厘米，壁厚 1.1 ~ 1.5 厘米，纹饰最厚处 4.2 厘米，重 44.0 千克；西端铜套长 55.5、宽 24.2、高 25.9 厘米，壁厚 1.5 厘米，纹饰最厚处 2 厘米，重 39.5 千克。（见图 4-25 ~ 图 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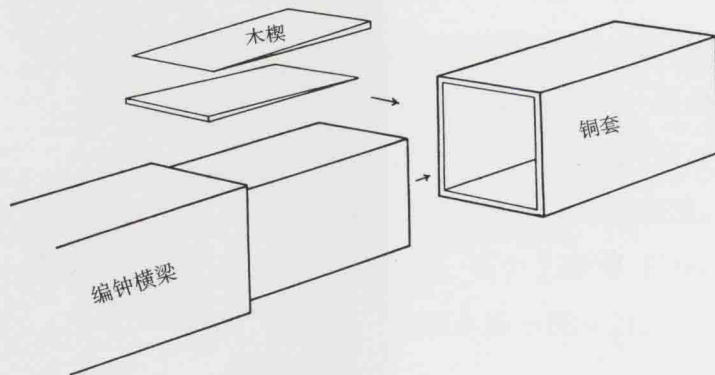


图 4-25 下层横梁装套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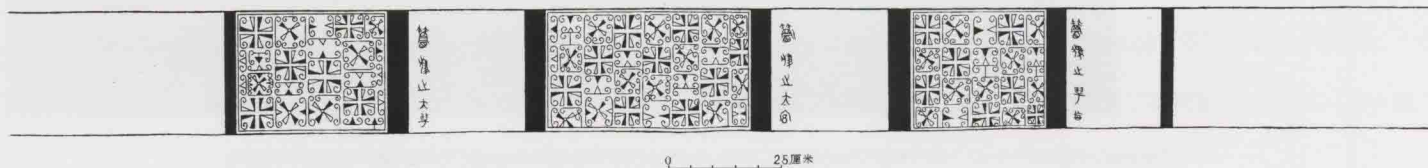


图 4-26 下层短梁正面纹饰及刻文



图 4-27 下层短梁东端铜套



图 4-28 下层短梁西端铜套

二、中层

由铜人柱3件、铜圆柱1件、木梁2件(长、短各一)组成。架形及其结构方式同于下层，只是铜人柱较小，梁端铜套的装饰有别。

东端铜人柱

由人形柱身和上、下子樨构成。通高79厘米，重38千克。柱身与下层东端铜人柱的相同，但较小。其

右臂稍长，肘旁屈，掌向右平伸；左臂稍短，肘旁屈，掌向后平伸。柱身以下的方子樨较长，樨端紧收，并在下层短梁东端的樨眼内，与下层东端铜人柱顶端的母樨套合。柱身以上的方子樨较短，与中层短梁东端底面上的樨眼吻合。(见图4-29)



图4-29 中层东端铜人柱

西南角铜人柱

形似东端铜人柱，通高 79 厘米，重 38 千克。右臂较长，肘向前曲扭，掌向左前方平伸；左臂较短，肘旁屈，掌向后平伸。（见图 4-30）



图 4-30 中层西南角铜人柱

北端铜人柱

形似东端铜人柱，通高 78 厘米，重 39 千克。右臂稍短，肘旁屈，掌向前平伸；左臂稍长，肘旁屈，掌向左平伸。（见图 4-31）



图 4-31 中层北端铜人柱

铜圆柱

由柱顶、柱身、柱座三部分构成，通高 58.4、身径 5.6 厘米，重 16 千克。柱座倒立两兽，形与下层铜圆柱柱顶两兽相同，并为之隔梁相对。两兽背向，后肢蹬踞柱身，前肢伏在下层横梁上面，张口啃咬下层

横梁的两道上沿。柱身管状。柱顶为一抽象的人体透雕，人腹承顶着柱身上端。通体黑漆为地，用朱、黄二色，于柱座兽身施圆圈纹，于柱身施云纹、花瓣纹和三角雷纹，柱顶似未加彩。（见图 4-32 ~图 4-35）



图 4-32 中层铜圆柱上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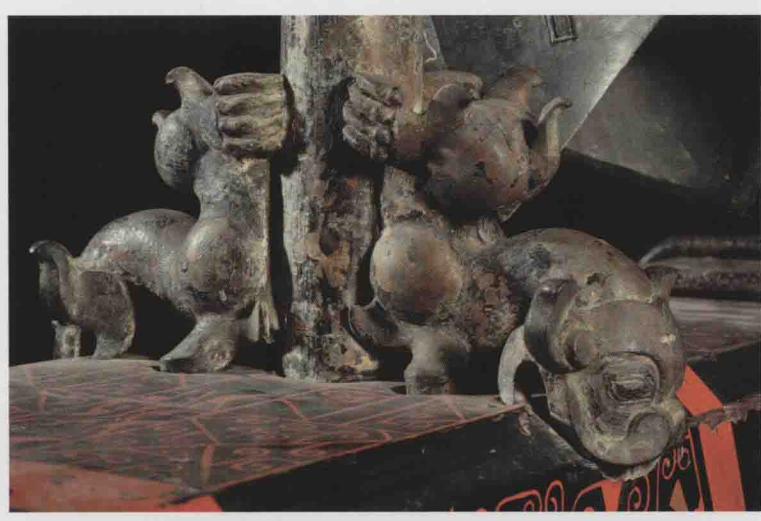


图 4-34 中层铜圆柱下端



图 4-33 中层铜圆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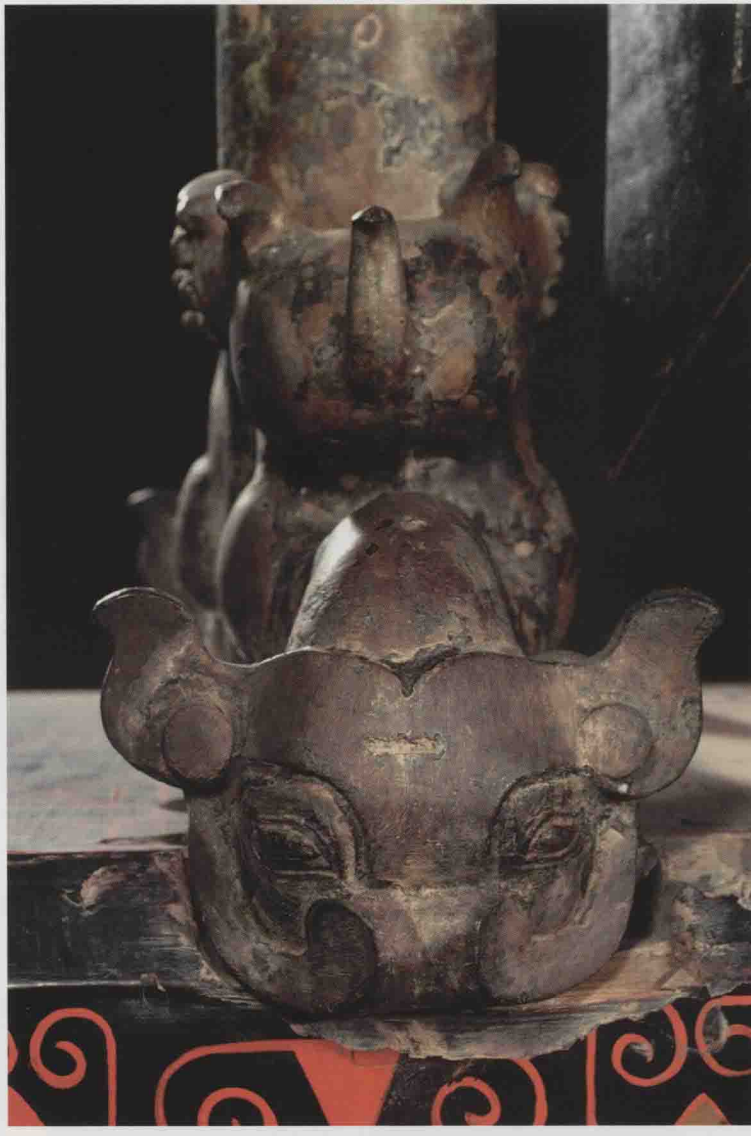


图 4-35 中层铜圆柱下端爬兽

长梁

形与下层长梁基本相同。通长 748、宽 24、厚 23 厘米。两端亦稍内收，底面各有一未穿透的方形榫眼；两侧面各加置薄木板 1 块，有的并以 3 个小方榫固定。梁身顶面有 4 个未穿透的小榫眼，用以承插上层二、三组架的小立柱。通体遍髹黑漆，两侧面均以一定的间隔用朱色宽条带框划出挂钟构件的位置。条带以平行的两条直线为一组，两线之间不再施纹，仅梁身西侧面加刻“姑洗之×”字样，刻文亦填饰朱漆。各组条带之间，是类似下层梁上的方形装饰块面。

铜套，方桶形，底面均有一个与梁端面底相对的方榫眼，此外，北端铜套还有一个、南端铜套还有两个用途不明的穿透小方眼。纹饰相同。底面无纹，余各面均铸焊一朵朵透雕花瓣和一个个透雕龙首。龙首朝向不一，宛如游弋在“花丛”之间。北端铜套长 58.5、宽 31、高 30 厘米，壁厚 1 厘米，重 83.5 千克；南端铜套长 56.8、宽 22.2、高 25.2 厘米，壁厚 0.8 ~ 12 厘米，重 57.5 千克。（见图 4-36、图 4-37）



图 4-36 中层长梁南端铜套



图 4-37 中层长梁北端铜套

短梁

形与下层短梁基本相同。通长 335、宽 23、厚 26 厘米。东端底面有一方形榫眼。梁身顶面有两个方榫眼，供插上层一组架的小立柱。梁身底面和北侧面遗留着 14 对长方榫槽和小方孔的痕迹。每对槽孔内通，由西向东渐小，表面全被同大的木块填塞，而后髹漆彩绘。因局部彩漆脱落，榫槽和小方孔历历可见，其形均与上层横梁（详见后）悬挂钮钟的槽孔相同，似

曾悬挂过钮钟。梁身纹饰和刻文款式与同层长梁同。

东端铜套与同层北端铜套相同，仅北侧底沿多铸焊 2 个铜钩（有一断损），长 59、宽 31.4、高 28.7 厘米，壁厚 1 厘米，重 72 千克。西端铜套与下层短梁西端铜套相同，长 47、宽 21、高 23.5 厘米，壁厚 1 ~ 1.9 厘米，重 23.5 千克。（见图 4-38 ~ 图 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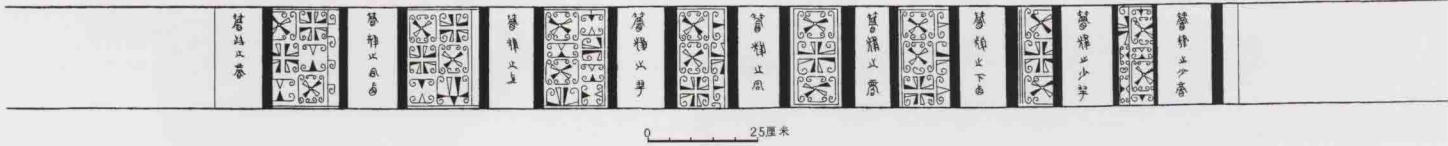


图 4-38 南架中层短梁背面纹饰及刻文



图 4-39 中层短梁东端铜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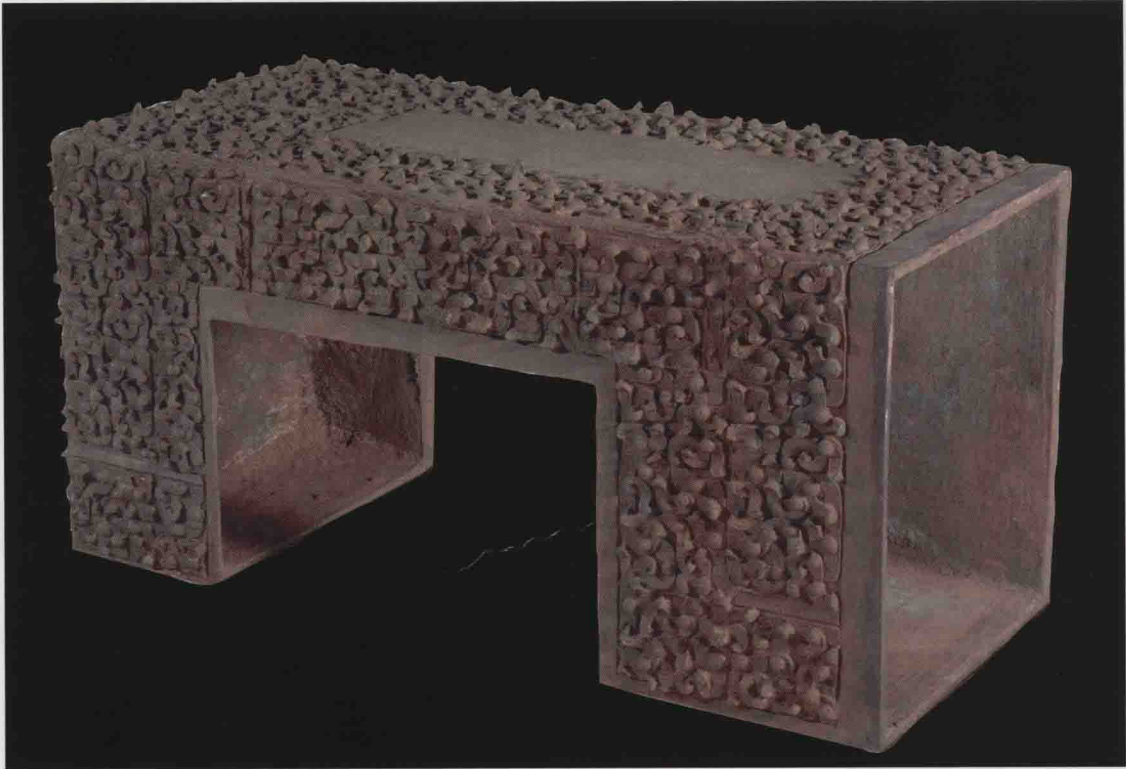


图 4-40 中层短梁西端铜套

三、上层

计有小圆柱6件，木梁3件。均以1根横梁与2根圆柱相配，构成3个单架。中层短梁上1架，长梁上2架（一靠南半部，一靠北半部）。

小圆柱

6件。形制相同，基本等大。均以铜柱帽、木柱身、铜柱座构成。铜柱帽圆帽状，正中侈出方榫。木柱身圆柱形，上入柱帽，下入柱座。表露部分均黑漆为地，绕饰朱、黄色花瓣纹。铜柱座，由一“十”字形底板和一短圆筒铸接而成。底板下侈一子榫，下插中层横梁顶面的榫眼内；底板两侧呈抓手状，嵌卡着中层横梁的两侧上沿。其一（上层一组东端圆柱）通高44.5、径8厘米。（见图4-41、图4-42）



图 4-41 上层小圆柱



图 4-42 上层小圆柱

横梁

3件。形制相同，基本等大。均长条方木，两端装青铜套。梁底凿有一些长方形榫槽，槽口及其间距依次（南梁由东至西，西梁由南至北）递增。梁身一侧（南梁的南侧，西梁的西侧）均凿一系列小方孔与底面的榫槽内通。梁两端均紧收一圈，底部还各有一方榫眼。梁身以黑漆为地，两侧依各对槽孔的位置绘直线朱带，朱带之间填朱、黄色花瓣纹。（见图4-43）梁端铜套均长方桶状，各有一与梁底相通的榫眼；除底面光素外，各面均饰浅浮雕蟠龙纹带。

其一（南架），通长181、宽12厘米，厚16厘米。梁身槽、孔共6对，东起第3对豁缺。东端铜套

长26、宽12、高14厘米，壁厚0.6厘米，重7.4千克。西端铜套重8.05千克。其二（西架南梁），通长176、宽11.5厘米，厚14厘米。梁身槽、孔共6对。南端铜套重7.45千克。北端铜套重7.75千克。其三（西架北梁）通长186、宽12厘米，厚14.5厘米。梁身槽、孔共7对。南端铜套重8千克。北端铜套重6.95千克。

钟架出土时，依旧悬钟，十分稳固。用X光抽样探测得知：铜人柱中空。^[1] 横梁均用榆木加工而成。^[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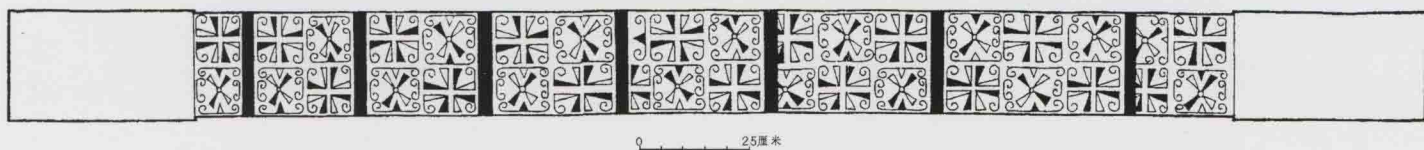


图 4-43 上层第三组横梁背面纹饰

[1] 参见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附录一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36页。

[2]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86页。

第二节 钟

钟共 65 件。青铜铸制。有镈钟、甬钟、钮钟三种。甬钟又有大型长枚甬钟、短枚甬钟、无枚甬钟、长枚甬钟四式。

出土时，基本依原始编组悬于架上。钟的编组循其规律和秩序，分为八组：下层两组，为大型长枚甬钟 12 件、镈钟 1 件，共计 13 件，形体较大；中层三组，为短枚甬钟 11 件、无枚甬钟 12 件、长枚甬钟 10 件，共计 33 件，形体居中；上层 3 组，为钮钟 19 件，形体较小。钟的编组及编号由南架(即短架)顺时针编排。

南架，为各层第一组。西架，下层仅一个编组，即下层第二组；中、上层的两个组由南向北为各层的第二、三组。各组钟的编号，南架从东向西，西架由南向北，顺序编为 1 号、2 号、3 号……南架下层钟为下层第一组，其东起第 1 件钟即为下层一组第 1 号钟，编号则为：下一 1。以此类推（见图 4-44）。有几件下葬时已易位的钟，依出土位置编号。几件因故坠落的钟，按原悬位置入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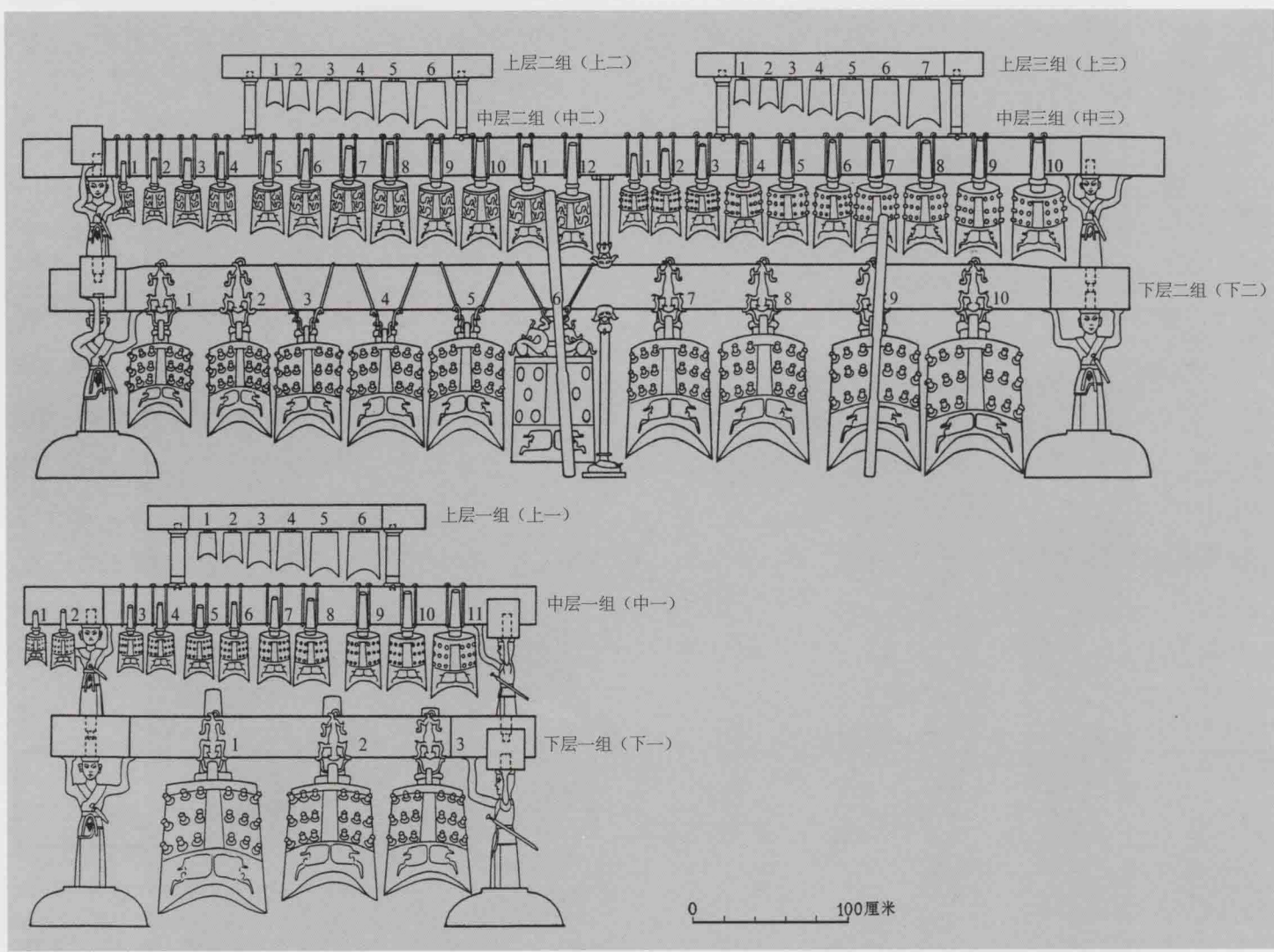


图 4-44 编钟全景

一、铸钟

1件(下二6)。腔体扁椭,铣边无棱,上略窄下稍宽,口平。(见图4-45)

钲中梯形,一面光素,一面铭文3行,计31字(见图4-46):

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
觶,楚王畬(熊)章乍(作)曾侯乙宗
彝,寔(奠)之于西觶,其永时(持)用享。

钟壁厚度不匀,由口沿向腔内伸延有4条纵向凸带。表面未施纹处及内腔均被磨砺得较为滑润(见图4-47)。

其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形制数据详见表4-2。



图4-45 铸钟(下二6)正面
通高92.5厘米 铣间60厘米 重134.8千克



图 4-46 铸钟（下二 6）钲间铭文拓片



图 4-47 铸钟（下二 6）钟腔



图 4-48 铸钟（下二 6）舞部

二、大型长枚甬钟^[1]

即下层一组、下层二组除下二6之外的其他钟，共12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个别部位及纹饰略有差异。大型长枚钟以下二1最小，通高90.8厘米，重64.8千克；以下一1最大，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见图4-50~图4-53）各钟数据详见表4-2。

钟呈合瓦体，上窄下宽，铣边有棱，于部上收成弧形。舞平，上有长甬，甬下部有旋、斡^[2]。经X光检测，甬中空，内嵌泥芯，但不与内腔相通。甬、舞、篆、鼓均饰蟠龙纹。钲中和鼓部多有铭文。出土时，下层一组的3件均移离原设计位置。下一1、下二2~下二4因挂钩断损而坠落，余均悬挂依旧。

钟壁厚度不均，腔内相对侧鼓部均有一条带状凸起从钟口延至中部，形成四条分布基本对称的纵向凸带。腔顶面较粗糙，尚遗有溶渣未清；正中与甬相接处，可见一圆凹槽。其中，以下二7、下二8、下二9的较深且槽面较平，下二7的槽沿还凸一道圆环；下一1~下一3、下二1~下二4槽面均凸凹不平；下二5无此凹槽，系甬钟之独例。除腔顶外，内壁均经磨砺，以凸带和两铣内角以及正鼓部中心近口沿处磨砺程度较大，甚至现出较圆滑的凹槽。各受磨面均较光润，依稀可见道道纵向擦痕。（参见本篇图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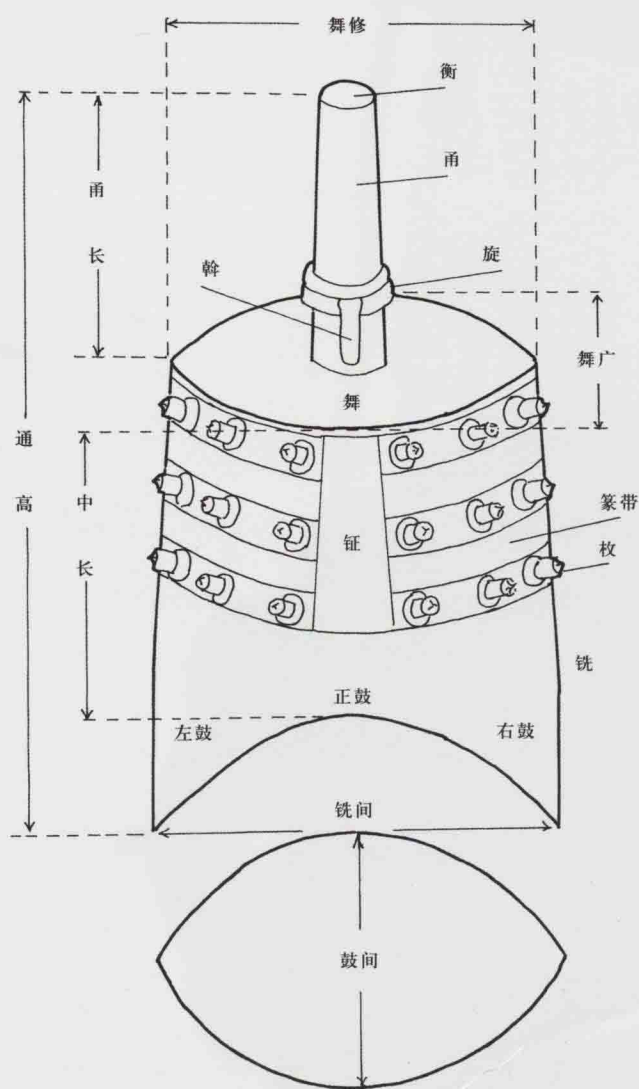


图 4-49 甬钟部位名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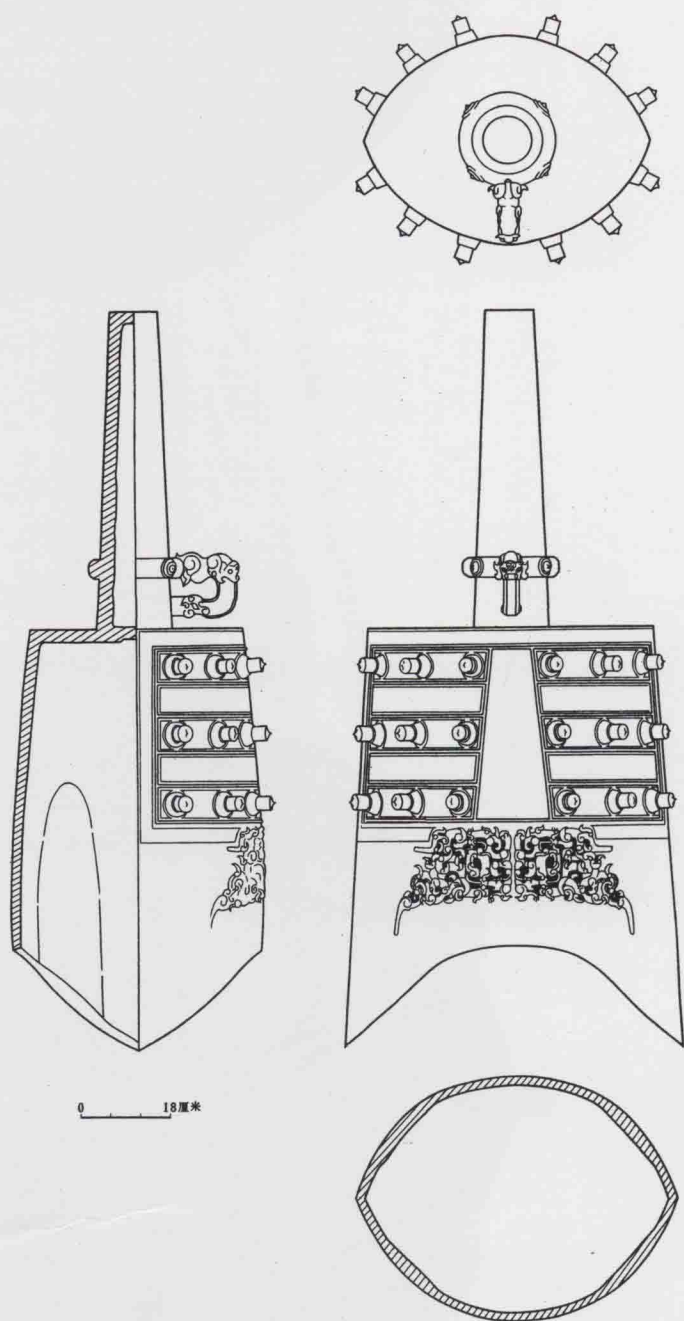


图 4-50 大型长枚甬钟（下一1）

[1] 甬钟各部位名称见图4-49。

[2] 参见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88页注1。



图 4-51 大型长枚甬钟（下一1）舞部



图 4-52 大型长枚甬钟（下一1）钟腔



图 4-53 大型长枚甬钟（下一1）

三、短枚甬钟

即中层一组钟，共 11 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个别部位纹饰略有差别。出土时，中一 1、中一 6 两件因挂钩断损而坠落，余均依旧悬挂。

短枚钟以中一 1 最小，通高 39.30 厘米，重 9.6 千克；以中一 11 最大，通高 71.8 厘米，重 26.8 千克。（见图 4-54~图 4-57）各钟数据详见表 4-2。

钟呈合瓦体，上窄下宽，铣边有棱，于部上收成弧形。舞平，上有长甬，甬下部有旋、斡。甬中空，内嵌泥芯，但不与内腔相通。甬、舞、篆、鼓均饰蟠龙纹。钲中和鼓部多有铭文。

钟壁厚度不匀，腔内相对侧鼓部均有一条带状凸起从钟口延至中部，形成四条分布基本对称的纵向凸带。腔顶面较粗糙，尚遗有溶渣未清；正中与甬相接处，可见一圆凹槽（仅中一 4 例外）。除腔顶外，内壁均经磨砺，以凸带和两铣内角以及正鼓部中心近口沿处磨砺程度较大，甚至现出较圆滑的凹槽。各受磨面均较光润，依稀可见道道纵向擦痕。中一 1、中一 6 的腔内另有几个长方形凹槽，凹槽口沿四边均与中线构成坡面，截面若“V”、侧面似“J”状。中一 1、中一 2 的凹槽各四个，对称地竖置于腔内钲中两边，槽未透空，但在反面（无斡面）钲部右侧中行枚间，可见一 0.9×0.1 厘米的细槽与腔内的一个凹槽相对。中一 6 的凹槽有两个，对称地布在腔内钲中，未透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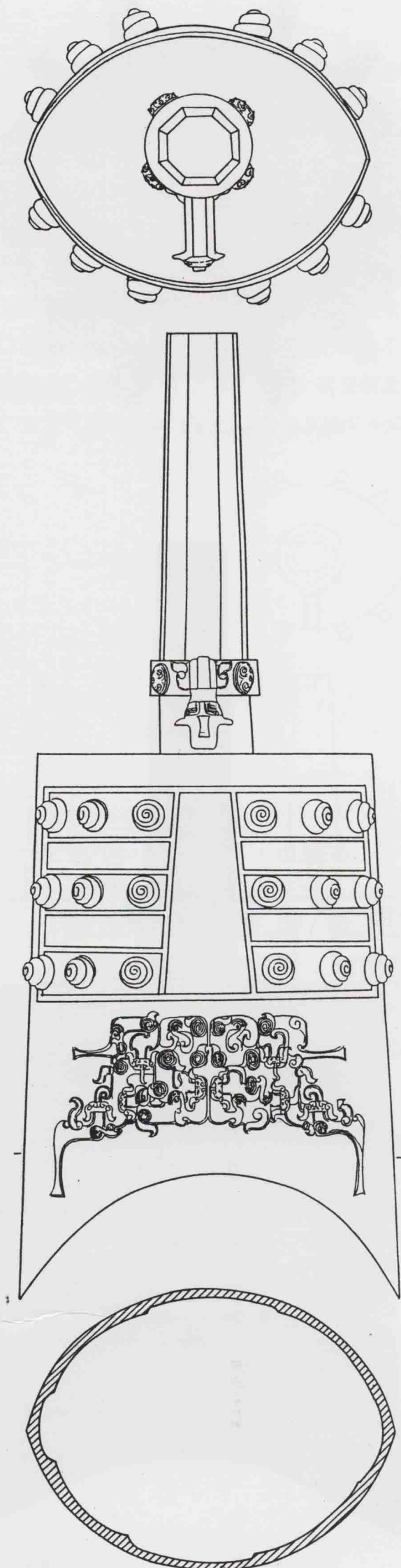


图 4-54 短枚甬钟（中一 10）



图 4-55 短枚甬钟（中一 10）舞部



图 4-56 短枚甬钟（中一 10）钟腔



图 4-57 短枚甬钟（中一 10）

四、无枚甬钟

即中层二组钟，共 12 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个别部位纹饰略有差别。

无枚钟以中二 1 最小，通高 37.2 厘米，重 8.3 千克；以中二 12 最大，通高 71.1 厘米，重 27.4 千克。（见图 4-58~ 图 4-60）各钟数据详见表 4-2。

出土时，中二 1 因挂钩断损而坠落，余均悬挂如旧。中二 10 和中二 11 入葬时易位，以出土位置编号。

腔内各部与短枚钟同，仅各钟磨砺程度有异，并均无长方形凹槽。腔顶正中与甬相交的圆凹槽，仅中二 7 呈外凸，余均内凹，中二 8 则基本与腔顶面相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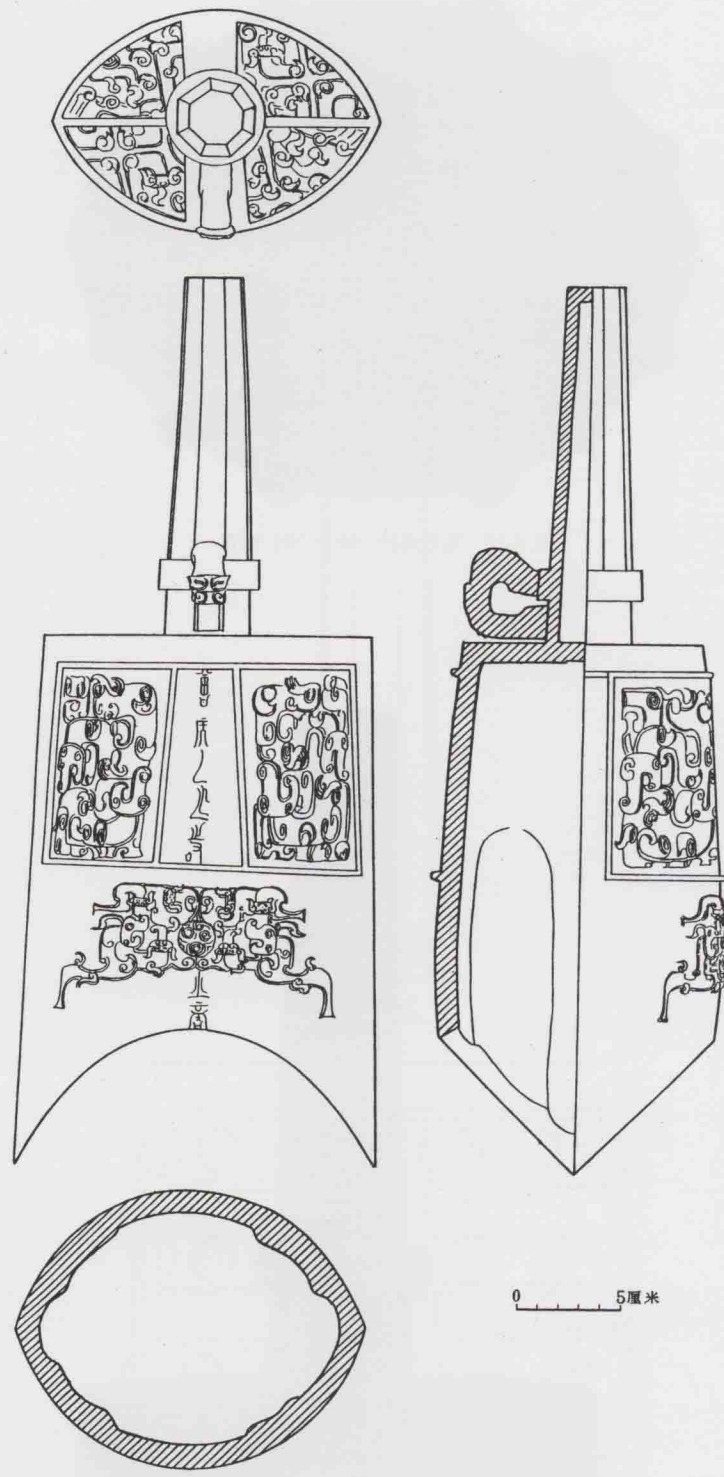


图 4-58 无枚甬钟（中二 3）



图 4-59 无枚甬钟（中二3）钟腔



图 4-60 无枚甬钟（中二3）

五、长枚甬钟

即中层三组钟，共 10 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个别部位纹饰略有差别。（见图 4-61~ 图 4-65）

长枚钟以中三 1 最小，通高 49 厘米，重 14.5 千克；以中三 10 最大，通高 81.3 厘米，重 40.2 千克。各钟数据详见表 4-2。

出土时，中三 5、中三 6 因挂钩断损坠落，余均悬挂如旧。

甬、舞、鼓、于部与短枚钟同。

腔内各部与短枚钟同，但各钟磨砺程度不同，并无长方形凹槽。腔顶正中与甬相交的圆凹槽，仅中三 3 周沿凸起一道圆环，中三 1 槽内可见一极为匀细的“十”字凸痕（参见本篇图 4-61、图 4-62），余均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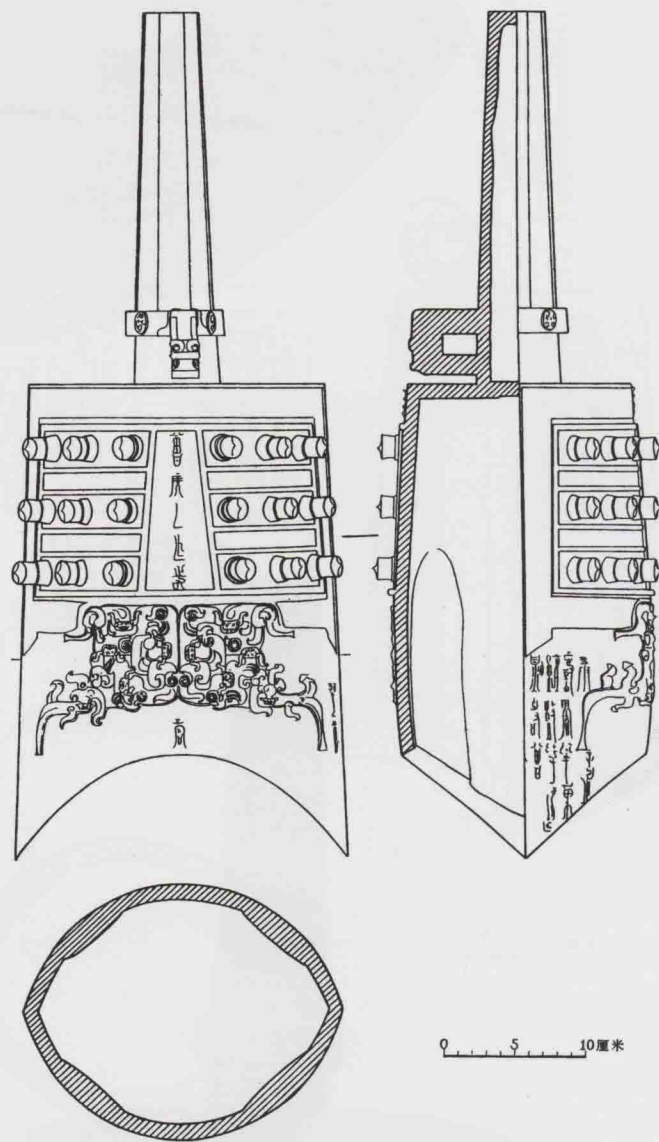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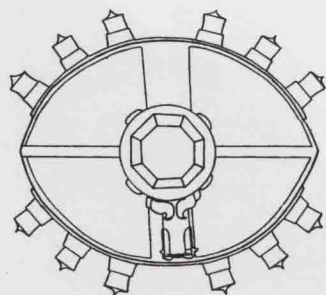


图 4-63 长枚甬钟（中三 7）



图 4-61 长枚甬钟（中三 1）钟腔



图 4-62 长枚甬钟（中三 3）钟腔



图 4-64 长枚甬钟（中三 7）钟腔



图 4-65 长枚甬钟（中三 7）

六、钮钟

即上层的三组钟，分别为 6、6、7 件，共 19 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

钮钟以上三 1 最小，通高 20.2 厘米，重 2.4 千克；以上三 7 最大，通高 39.9 厘米，重 14.4 千克。（见图 4-66~图 4-69）各钟数据详见表 4-2。

出土时，仅上一 3 因横梁榫槽豁缺坠落，余均悬挂依旧。

钟均为合瓦体，上窄下宽，铣边有棱，于部上收成弧形，亦如甬钟腔体。舞平，上有长方形单钮。除二、三组各钟钮部饰纹外，均通体素面无纹；无枚；色呈灰黑，钮和个别钟之局部可见暗黄色；表面均经磨砺，犹有光泽；沿钮、舞部至铣边有一道经过磨砺清理的范痕。钟体两面均有铭文。

腔内相对侧鼓部，亦有一条纵向凸带从钟口延至中部。钲中内面和腔顶正中（与钮部相对处）共有 3 个长方形凹槽（与短枚钟中一 1、中一 2、中一 6 内的凹槽一致），钲内的凹槽随体竖向，钮底的凹槽横向（即长边与舞修平行，上三 7 例外）；各凹槽深浅不等，部分已透穿，或见一道缝隙（参见本篇图 4-67），或呈不规则小孔。除上一 1 内腔和各钟腔顶外，各钟内壁和口沿均有程度不同的磨砺（其中上一 2、上一 3 内腔受磨程度极轻，以致与上一 1 内腔一样粗涩）；在正鼓部近口沿处、侧鼓部的凸带上和两铣内角，皆有细细的擦痕。钟体内受磨面积和程度，一般为钟小者面小程度轻，大者面大程度大。

各钟施铭的情况不一。上层一组，二组 1、2 号，三组 1、2 号共 10 钟仅一面有铭，位于正面正鼓和侧鼓部；其余 9 钟皆两面有铭，一面款式如前，另一面由钲中直书至正鼓部。除上层一组各钟外，余 13 钟铭文均错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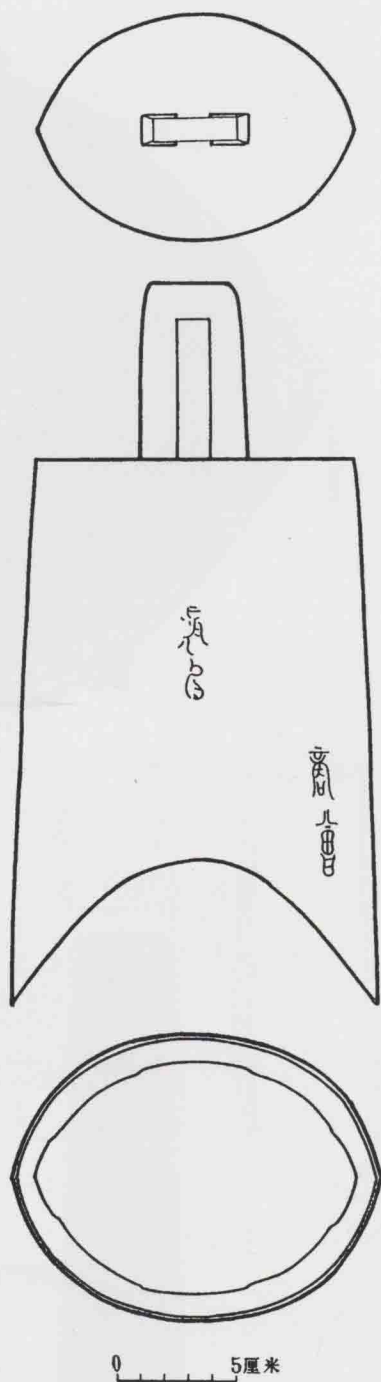


图 4-66 钮钟（上三 1）



图 4-67 钮钟（上三 1）正面



图 4-68 钮钟（上三 1）钟腔



图 4-69 钮钟（上三 1）

表 4-2 曾侯乙编钟钟体主要数据表

单位：厘米 千克

编号	类别	通高	甬（钮）			舞修	舞广	铣长	中长	铣间	鼓间	（壁厚）		枚		重量
			长	上径（宽）	下径（宽）							正鼓	侧鼓	高	径	
上一 1	钮	21.9	4.5	3.0	4.0	10.3	7.5	17.55	13.35	11.85	9.25	1.34	1.4	—	—	4.2
2	钮	26.2	5.98	4.0	4.6	11.8	8.55	20.38	15.75	13.9	10.89	1.65	1.67	—	—	5.3
3	钮	30.5	7.5	3.7	4.8	13.6	9.95	23.2	17.5	15.5	12.2	1.15	1.30	—	—	7.0
4	钮	31.6	6.67	4.0	4.8	15.0	11.4	25.53	19.4	17.39	13.4	1.05	1.31	—	—	8.4
5	钮	33.6	7.45	4.7	5.0	16.1	12.1	27.0	20.45	18.8	14.4	0.70	1.05	—	—	8.6
6	钮	36.5	8.4	5.1	6.32	18.13	13.26	29.1	22.95	20.68	16.0	0.75	1.12	—	—	12
上二 1	钮	22.1	4.75	3.5	4.25	10.4	7.65	17.6	13.4	11.85	9.5	0.90	1.25	—	—	3
2	钮	25.3	5.7	4.15	4.9	11.65	8.5	19.7	15.1	13.2	10.5	0.55	1.05	—	—	4
3	钮	28.1	6.25	4.0	5.0	12.81	9.42	22.1	16.5	14.9	11.9	0.75	1.35	—	—	5
4	钮	31.4	7.2	4.0	5.0	14.5	10.95	24.45	18.7	16.6	13.3	0.70	1.25	—	—	6.4
5	钮	34.3	7.61	5.38	6.43	16.4	12.1	26.93	20.8	19.03	14.27	0.60	1.26	—	—	8.2
6	钮	38.3	8.74	5.25	6.4	18.6	13.87	30.0	23.0	21.2	16.7	0.56	1.0	—	—	10.3
上三 1	钮	20.2	4.3	2.68	3.3	9.16	6.77	16.2	11.82	10.5	8.5	0.84	1.31	—	—	2.4
2	钮	23.8	5.25	3.5	4.5	11.0	8.0	18.9	14.1	12.5	10.2	0.80	1.20	—	—	3.5
3	钮	26.6	5.9	3.9	5.0	12.0	8.95	20.9	15.8	14.0	10.9	0.60	1.15	—	—	4.3
4	钮	30.1	6.8	4.12	4.9	13.68	10.1	23.53	17.71	15.8	12.4	0.60	1.16	—	—	5.6
5	钮	33.3	7.5	4.1	6.0	15.45	11.7	25.7	19.6	17.6	14.1	0.80	1.30	—	—	7.2
6	钮	36.3	8.2	5.2	6.3	17.0	12.9	28.8	21.9	19.8	15.5	0.60	1.05	—	—	8.4
7	钮	39.9	8.6	5.28	6.44	19.5	15.0	31.57	24.46	22.35	17.6	0.60	0.99	—	—	11.4
中一 1	甬	39.3	17.26	2.6	4.2	13.57	10.28	22.4	17.6	15.04	11.5	1.51	1.89	0.4	1.2	9.6
2	甬	41.4	17.57	3.01	3.9	14.35	10.85	24.11	19.3	16.06	12.18	1.05	1.68	0.4	1.3	9.8
3	甬	43.8	18.5	3.1	4.05	15.9	11.5	25.8	19.6	17.45	13.25	0.73	1.56	0.5	1.47	12.1
4	甬	48.7	22.7	3.2	5.1	16.82	11.9	26.4	20.43	18.7	13.94	0.95	1.2	0.5	1.4	12.4
5	甬	50.8	22.5	3.33	5.1	17.7	13.85	28.85	22.38	19.33	14.55	0.55	0.95	0.5	1.45	13.7
6	甬	54.4	23.8	3.6	4.9	19.0	13.7	30.8	23.5	20.6	16.0	0.79	1.13	0.8	1.9	14.8
7	甬	58.1	25.4	3.8	5.3	19.5	14.85	33.1	25.3	21.85	17.0	0.62	1.1	0.8	1.85	16.8
8	甬	61.0	27.48	3.95	6.1	20.49	15.72	34.0	26.74	23.16	17.44	0.60	0.7	0.8	1.83	19.2
9	甬	64.1	28.2	4.3	6.1	21.6	16.4	36.0	27.85	24.5	17.9	0.50	0.7	1.0	2.15	21.5
10	甬	67.7	29.77	4.15	6.4	22.68	17.53	38.35	29.7	25.54	19.84	0.55	1.1	1.03	2.3	23.8
11	甬	71.8	31.77	4.85	7.0	24.47	18.1	40.3	31.2	27.75	20.55	0.62	0.9	1.0	2.25	26.8
中二 1	甬	37.2	16.2	2.8	3.75	13.06	9.06	21.2	16.8	14.4	11.15	0.85	1.44	—	—	8.3
2	甬	41.0	17.2	2.7	3.75	14.25	10.5	24.14	18.7	15.25	11.8	0.65	1.4	—	—	10
3	甬	44.3	18.0	2.8	3.95	15.8	11.3	26.43	19.9	17.5	13.1	0.92	1.65	—	—	12.2
4	甬	49.6	21.0	3.2	4.7	17.9	13.5	28.9	22.24	19.42	14.88	0.88	1.18	—	—	14.3
5	甬	53.2	22.3	3.65	5.1	18.9	13.8	31.5	23.4	20.7	15.9	0.68	1.56	—	—	15.6
6	甬	57.2	25.44	3.6	5.6	19.35	14.0	32.35	24.9	22.3	16.84	0.82	1.1	—	—	18.2
7	甬	58.8	24.98	3.5	5.6	21.04	15.46	34.45	26.94	23.64	17.34	0.75	0.88	—	—	19.6
8	甬	63.8	27.2	4.3	5.63	22.2	16.55	36.8	28.0	24.9	18.5	1.0	1.86	—	—	22.6
9	甬	65.6	28.56	4.24	5.8	22.73	16.6	37.3	28.8	24.85	18.3	0.62	0.9	—	—	21.8
10	甬	67.3	29.83	4.44	6.75	23.17	17.33	37.9	29.93	26.2	20.2	1.04	1.45	—	—	23
11	甬	68.0	29.6	4.8	6.6	23.1	17.2	38.6	29.9	25.9	19.65	0.45	1.3	—	—	24.2
12	甬	71.7	31.5	5.2	7.15	24.7	18.36	40.7	31.7	27.9	20.75	0.60	1.12	—	—	27.4
中三 1	甬	49.0	22.6	3.75	5.1	16.98	12.35	26.91	21.3	18.73	14.4	0.71	1.3	1.4	1.39	14.5
2	甬	52.7	23.7	3.65	5.0	18.2	14.0	29.0	22.8	19.4	14.6	0.61	1.35	1.8	1.39	15.2
3	甬	56.1	25.0	3.95	5.4	18.8	14.3	31.45	24.7	21.0	16.0	0.80	1.75	1.9	1.27	18.3
4	甬	61.3	27.0	4.1	6.1	20.7	16.1	34.3	26.9	23.2	17.55	1.13	1.68	2.1	1.48	22.4
5	甬	64.7	28.2	4.6	6.04	22.1	17.0	36.8	28.5	24.9	18.5	0.66	1.61	2.3	1.63	23.8
6	甬	68.1	29.7	4.7	6.45	23.34	18.0	38.6	29.9	25.74	19.75	0.62	1.37	2.1	1.64	24.7
7	甬	71.7	31.5	5.1	6.9	25.1	18.8	40.1	31.75	27.9	20.9	0.66	1.2	2.6	1.85	29
8	甬	75.0	32.78	5.74	7.2	25.9	20.85	42.9	32.7	29.05	22.24	0.90	1.0	2.8	1.85	32.3
9	甬	77.8	34.3	5.34	7.7	27.4	20.63	44.0	34.3	30.3	23.43	0.64	1.6	3.07	2.05	35.5
10	甬	81.3	35.9	5.85	8.5	29.1	21.75	45.9	36.2	31.8	24.35	0.70	1.05	3.1	2.0	40.2
下一 1	甬	152.3	66.5	10.23	16.0	58.9	43.2	87.0	66.2	69.0	50.6	1.45	1.9	5.8	3.3	203.6
2	甬	142.7	62.7	9.92	16.0	56.5	43.55	81.2	62.7	64.7	48.3	1.0	1.83	5.64	3.3	182.5
3	甬	121.5	54.5	8.0	13.0	47.2	35.75	67.8	52.8	54.8	39.9	11.9	2.15	4.65	2.65	128.6
下二 1	甬	90.8	40.5	6.6	10.0	35.3	25.9	51.3	39.1	41.3	31.2	1.0	1.6	4.08	2.3	64.8
2	甬	97.4	43.3	7.03	10.0	37.6	28.8	54.6	42.5	43.8	33.2	1.2	1.85	4.58	2.46	80.4
3	甬	102.8	46.3	6.9	10.4	40.1	30.0	57.5	45.6	46.6	35.3	1.16	1.24	4.7	2.7	91.4
4	甬	108.6	48.5	7.39	10.9	42.5	31.55	61.0	48.0	50.1	37.0	1.42	2.1	4.83	2.74	104.8
5	甬	116.1	52.0	7.4	13.1	45.7	35.2	64.7	50.6	52.7	38.8	1.25	1.55	4.6	2.64	119.3
6	铸	92.5	26.28	16.0	底 54.6 足 36.7	52.9	39.7	66.3	66.3	60.0	46.5	1.76	2.8	1.94	6.35	134.8
7	甬	127.0	56.0	8.64	13.9	49.4	37.0	71.4	55.1	58.4	42.1	0.62	1.81	5.5	2.9	151.6
8	甬	134.2	60.0	8.94	13.7	51.95	38.8	75.1	58.3	60.9	42.7	0.8	2.14	5.57	3.0	175
9	甬	140.2	62.5	9.2	14.4	54.8	40.3	78.7	61.4	63.2	45.75	0.74	2.41	5.7	3.25	181
10	甬	146.9	64.5	9.3	15.3	56.3	40.6	83.1	64.0	66.7	46.7	1.25	2.51	5.78	3.25	180.5

第三节 钟钩

挂钟构件共计 65 副，含 195 个零件。青铜铸制。分爬虎套环、双杆套环、框架钩、焊钩、插销五式。以环挂、钩挂、插挂 3 种方式悬钟。各构件依所挂钟体编号。出土时，仅少数断裂或脱落，余均依旧承挂钟体。其中爬虎套环、双杆套环分布下层横梁，框架钩、焊钩分布中层横梁，插销在上层横梁。

一、爬虎套环

爬虎套环共 9 副。悬下一 1～下一 3、下二 1～下二 2、下二 7～下二 10 等 9 件钟。形制相同。每副含 7 个零件，计有爬虎形铸件 2 件、插销 1 件、键钉 1 件、搭杆 2 件、“U”形套环 1 件。爬虎形铸件，表面高浮雕，内空。“爬虎”卷尾成环，爬伏状，前肢左右摆开，两爪心为透空的方榫眼。插销为方柱体，一端着浮雕兽面纹销帽，一端透穿梨形榫眼。键钉为圆柱体，顶有圆帽，末端凸起呈梨形子榫，与插销上的榫眼相合。搭杆呈方条状，长度略超横梁厚度，两端下弯呈榫头。杆体近一端榫头处下弯呈半圆环状。“U”形套环主体呈“U”形弯曲，两端为反向弯钩，环体棒状。（见图 4-70、图 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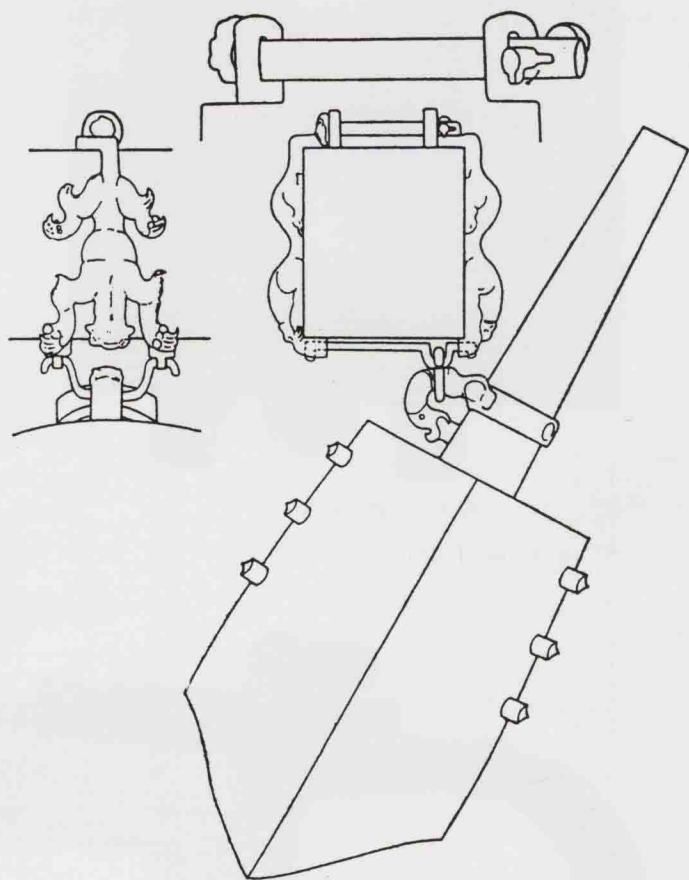


图 4-70 爬虎套环挂钟示意图



图 4-71 爬虎套环（拆开状）

出土时，“爬虎”相对倒爬在下层横梁两侧，插销横穿虎尾圆环将其相连。键钉入插销末端的梨形榫眼，转动卡死后易松脱。搭杆分别由横梁底部入榫爬虎前爪心榫眼。套环则在穿过钟幹后以两端的弯钩与搭杆上的半圆环搭连。爬虎套环通体髹黑漆，虎身还以朱、黄两色描饰鳞纹。各部件多有刻文，2～5字不等。如下二2爬虎套环，虎形铸件通长37、前爪间宽18、

最厚处5.5厘米；插销长18.5、宽1.8、厚1.8厘米；键钉长4.3、帽径2.1、帽厚1.3厘米，钉径0.9～1.1、钉头凸起为1.06×0.35×0.5厘米；搭杆长26.5、粗2厘米；套环高9.5、幅宽4～10、粗1.6厘米。另外，在下二8爬虎形铸件背面，尚存棍状木质填充物遗骸。（见图4-72～图4-75）



图 4-72 爬虎套环（下—1）



图 4-73 爬虎套环（合并状）



图 4-74 键钉（下二7）



图 4-75 浮雕兽面纹销帽（下二7）

各环的主体——爬虎——多在原位（仅下二1与下二8各有1件互易），个别零件窜套。但是，由于楚王铸的加入所引起的钟体易位（详见本篇第一章第

五节），下层第一组的3件爬虎套环的铭文便与所悬钟的正鼓音不符。详见表4-3。

表 4-3 甬钟出土位置与爬虎套环标音对照表

甬钟	编号		下—1	下—2	下—3	下—10	下二9	下二8	下二7	下二2	下二1
	正鼓部标音		宫	商	徵	商	𪛗	徵	羽	商角	𪛗
爬虎套环	爬虎（1）	标音	大羽	宫	羽	商	大	大	少	商	少
		出土位置	下—1	下—2	下—3	下二10	下二9	下二8	下二7	下二2	下二8
	爬虎（2）	标音	大羽	宫	羽	商	大	大	少	商	少
		出土位置	下—1	下—2	下—3	下二10	下二9	下二1	下二7	下二2	下二1
	插销	标音	大羽	大	羽	大	大	大	少	商	少
		出土位置	下—1	下二8	下二2	下二10	下二9	下—2	下二7	下二1	下—3
	键钉	标音	羽	（无字）	曾（？）	（无字）	（无字）	大（？）	（无字）	商	少
		出土位置	下—2	下—1	下—3	下二2	下二10	下二8	下二7	下二1	下二9
	搭杆（1）	标音	大羽	大	羽	大	大	大	少	商	少
		出土位置	下—1	下—2	下—3	下二10	下二9	下二8	下二7	下二2	下二1
	搭杆（2）	标音	大羽	大	羽	大	大	大	少	商	少
		出土位置	下—1	下—2	下—3	下二10	下二9	下二8	下二7	下二2	下二1
	套环	标音	大羽	大	羽	大	大	大	少	商	少
		出土位置	下—1	下—2	下—3	下二10	下二9	下二8	下二7	下二2	下二1

二、双杆套环

共4副。悬下二3～下二6等4件钟。形制相同。每副含5个零件，计“几”形铜杆2件、曲尺形铜杆2件、“U”形套环1件。“几”形杆，是基本与横梁剖面吻合的曲形框，两边稍长，两端作鹅首状弯钩。曲尺形杆的两端亦作鹅首状弯钩。“U”形套环与爬虎套环相同。

出土时，“几”形杆由上而下卡套在下层横梁上，曲尺形杆由横梁下面向上各与一件“几”形杆搭挂，呈双挂杆。双杆之间，由“U”形套环经穿过钟幹后以两端的弯钩在曲尺形杆的弯折处搭连。双杆套环通体髹黑漆。各部件绝大多数有刻文，4～5字不等。

挂杆中空，内嵌泥芯。下二3双杆套环，“几”形杆上边长27.6、两边等长33厘米。曲尺形杆一边长24、另一边长12厘米。“U”形套环高6、幅宽4.5～5.5厘米。铜杆及套环粗1.5～1.8厘米。下二6双杆套环因系挂铸钟，直接由曲尺形杆穿挂铸钮，无需用穿幹之环，故没有“U”形环。（见图4-76、图4-77）

仅下二3基本未移位，余均移位，但零件很少窜套。一副铭为“徵”的套环，本应在现下二6处悬“徵”钟，因铸的挤占，“徵”钟移居现下一3处，改用爬虎套环，“徵”套环仍留在下层二组，与其他3副套环混用。详见表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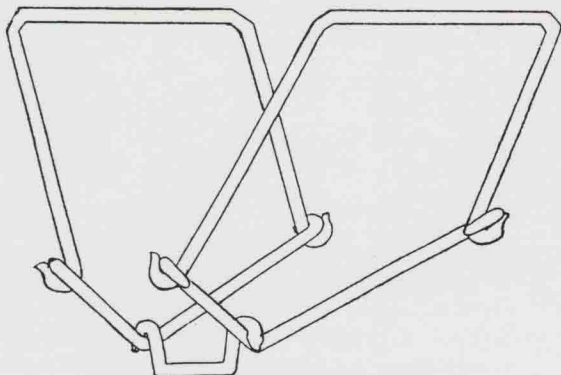


图 4-76 双杆套环悬挂示意图



图 4-77 “几”字形杆（下二3）

表 4-4 甬钟出土位置与双杆套环标音对照表

甬钟	器号		下一3（原下二6）	下二5	下二4	下二3
	正鼓部标音		徵顛	宫	商	中铸
双杆套环	“几”字形杆	标音	徵顛	宫	商	（未标）
		出土位置	下二4	下二3	下二5	下二3
	“几”字形杆	标音	徵顛	宫	商	（无字）
		出土位置	下二4	下二6	下二5	下二6
	曲尺形杆（1）	标音	徵顛	宫	商	归
		出土位置	下二4	下二6	下二5	下二3
	曲尺形杆（2）	标音	徵顛	宫	商	归
		出土位置	下二5	下二4	下二3	下二5
	套环	标音	（因挂铸而未用套环）	宫	商	归
		出土位置		下二5	下二4	下二3

三、框架钩

共 31 副。悬中层 31 件钟（中一 1、中一 2 例外，详见后）。形制相同。每副含 3 个零件，计“U”形框架 1 件、键 2 件。

“U”形框架，以两根相同的曲条为主体，底部经由一带弯钩的短条平行连接。框架上端，曲条弯卷成半圆环两对共四环。键为截面呈半圆形的长条，一端装活舌，一端有帽。活舌装在键端缺口内。插、取键时，将活舌摆平，穿过框架上的半圆环后，活舌便自动落下，使键不致松脱。框架钩通体髹黑漆。框架和键的圆凸面上均刻有一行字，字数 5～7 个不等。如中二 5 框架钩，框高 30.9、底长 23.4、框宽（即框底部短条长度）10.0 厘米，钩高 4.6、幅宽 3.8 厘米，两键同长 26.1 厘米。框架和键均粗 1.5 厘米。（见图 4-78）

出土时，框架钩均套在中层横梁上，由梁底向上紧箍梁身，再用键横穿恰好高出梁顶的半圆环，键帽和活舌紧扣框架上的半圆环，显得十分稳固。南架上的框架弯钩朝东，西架上的框架弯钩朝南。中一 11 框架缺失 1 键。

框架钩移位窜套现象严重。据铭文归类：铭“羸享之×”者计 9 件，居中层一组 4 件、中层二组 3 件、中层三组 2 件；其多数在中层一组，总数且与该组用框架钩悬挂的钟数相符，知应是该组钟用钩。铭“玳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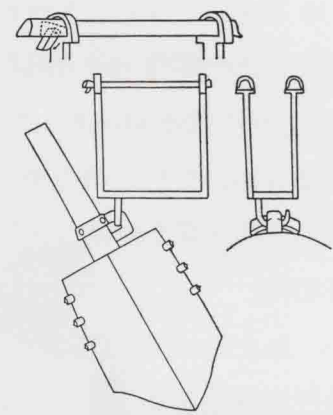


图 4-78 中层甬钟框架钩悬挂示意图

之×”者计 12 件，居中层一组 3 件、中层二组 7 件、中层三组 2 件；其多数在中层二组，总数与该组钟数相符，知应是该组钟用钩。铭“保钟之×”者计 10 件，居中层一组 2 件、中层二组 2 件、中层三组 6 件；其多数在中层三组，总数与该组钟数相符，知应是该组钟用钩。将各组钟与所属的框架钩按钟、钩大小顺序对应起来，可清出其原来的配套关系见表 4-5。

表 4-5 中层甬钟与框架钩标音对照表

甬钟	框 架 钩							
器号	正鼓部标音	框 架			键（1）		键（2）	
		标音	钩之幅度（厘米）	出土位置	标音	出土位置	标音	出土位置
中一 11	商	大商	4.9	中二 11	大商	中二 11	大商	中二 11
10	宫角	大宫角	4.8	中一 11	大宫角	中一 5	大宫角	中一 5
9	徵	大徵	4.9	中三 1	大徵	中二 8	（无字）	中一 11 或中二 6
8	羽	大羽	3.8	中三 6	大羽	中二 2	大羽	中二 7
7	宫	大宫	3.9	中一 7	大宫	中二 1	大宫	中二 9
6	商	少商	3.3	中一 3	少商	中一 3	少商	中二 5
5	下角	下角	3.8	中二 7	下角	中二 7	（无字）	中二 9 或中一 11
4	少羽	少羽	3.15	中二 2	少羽	中二 2	少羽	中二 9
3	少商	少商之反	2.2	中一 4	少商之反	中一 4	少商之反	中二 1
中二 12	商	大商	4.5	中二 4 或中二 9	大商	中二 4 或中二 9	大商	中二 10 或中三 10
11	商角	大商角	4.4	中二 8	大商角	中二 8	大商角	中一 3
10	宫角	大宫角	4.7	中二 6	大宫角	中二 6	大宫角	中二 6
9	徵	大徵	3.9	中一 8	大徵	中一 8	大徵	中一 11
8	羽	大商	4.5	中二 9 或中二 4	大商	中二 9 或中二 4	大商	中二 9 或中二 4
7	宫	大宫	4.0	中三 7	大宫	中三 7	大宫	中一 7
6	商	少商	3.8	中二 5	少商	中二 5	少商	中一 3
5	下角	下角	3.1	中二 3	下角	中二 3	下角	中二 4
4	少羽	少羽	3.3	中三 5	少羽	中三 5	少羽	中二 2
3	少商	少商之反	2.8	中二 1	少商之反	中二 1	少商之反	中三 1
2	角反	下角之反	3.4	中一 5	下角之反	中一 5	下角之反	中二 12
1	羽	少羽之反	2.6	中一 6	少羽之反	中一 6	少羽之反	中一 4
中三 10	徵	大徵	5.9	中一 10	大徵	中一 10	大徵	中三 4
9	羽	大羽	5.8	中三 9	大羽	中三 9	大羽	中三 8
8	宫	大宫	6.6	中二 12	大宫	中二 12	大宫	中三 7
7	商	大商	6.0	中三 10	大商	中三 10	大商	中三 1
6	宫角	大宫角	5.9	中二 10	大宫角	中二 10	大宫角	中三 2
5	羽	少羽	5.3	中一 9	少羽	中一 9	少羽	中三 9
4	商	少商	5.0	中三 8	少商	中三 8	少商	中三 6
3	宫角	宫角	4.5	中三 2	宫角	中三 2	宫角	中三 6
2	商角	少宫角	4.6	中三 3	少宫角	中三 3	少宫角	中一 10
1	羽	少羽之反	4.4	中三 4	少羽之反	中三 4	少（羽）之反	中三 3

注：1. 中二 10 与中二 11 下葬时互相移位，此处未作更改。
2. 第三组中“少宫角”均应为“少商角”之误。
3. 中一 1、中一 2 挂于梁套焊钩上，无框架钩。
4. 中二 8 标音“羽”，与框架钩之“大商”不合。

四、焊钩

共2件。悬中一1、中一2两件钟。形制相同如常见弯钩，底部连体为曲尺形垫片。中一1钩长5、幅宽2.1、粗约1.8厘米。中一2与上件基本等大。出

土时，铸焊在南架中层东端的横梁铜套上，钩向朝东。曲尺形垫片与铜套一侧的底沿及侧面和底面十分吻合。（见图4-79、图4-80）中一2钩断损。



图 4-79 南架中层横梁铜套



图 4-80 中层铜套上的焊钩

五、插销

共19件。悬上层19件钮钟用。形制相同，大小有异。曲尺形长销，首细尾粗，尾部连体垂直弯折成帽。通体光素。上一6插销较大，通长8.7、宽0.9~1.3、厚1.34~1.4厘米，帽长1.1、厚2.35厘米。上一1插销较小，通长8.5、宽0.7~0.9、厚1.1~1.25厘米，帽长1.17、厚1.7厘米。出土时仅上一3因梁豁缺而跌落，余均在梁侧小方榫眼内承插钮钟。（见图4-81、图4-82）

这些与钟匹配的钟钩，悬钟的方式有所不同。可分为环挂、钩挂、插挂三种。

环挂式。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用此方式悬钟。悬挂时，先将“U”形套环穿进钟榦，再由下而上地与其他部件搭连，固定在梁上。

钩挂式。框架钩和焊钩用此方式悬钟。悬挂时，将钟托起，使钩穿进榦内即可。

插挂式。插销用此方式悬钟。悬挂时，钟钮由梁底的长方槽伸入，插销从梁旁与长方槽相通的小方孔插入，并穿过钟钮即可。销帽留在方孔表面，便于取拿。

在环挂和钩挂时，挂钟构件与钟体的接触点是“U”形套环或弯钩与钟榦相穿处。由于钟榦随钟体大小亦

有相应的变化，为穿套合适，各挂钟构件的“U”形套环或弯钩的幅度亦作了适当的处理：钟体大，钟榦大，套环或弯钩的幅度亦大，反之亦然。如框架钩之弯钩，最宽达6.6厘米（中二12），最窄仅2.2厘米（中一4），所悬钟体大小甚明。与此类似，为适应钟体的大小，套环和弯钩的高度亦有变化：钟体大，所用套环或弯钩的高度则小，反之亦然。这样，不但使钟体的差距在悬挂时，从视觉上有缩小的感觉，也使钟的受击处尽可能地接近在一条水平线上，给击奏带来方便。如下二1，为下层最小钟体，榦内的“U”形套环高13厘米；而下二10钟体最大，榦内的“U”形套环高仅9厘米。

用插挂式悬钟，钟体直悬，口朝下。用环挂式悬钟，钟体斜悬，口朝前上方微翘。出土时，中层钟口朝钟架外侧的前上方微翘，其中南架的钟朝南，西架的钟朝西。下层钟口朝架内侧的前上方微翘，其中南架的钟朝北，西架的钟朝东。铸钟和钮钟一样，钟体正悬，钟口朝下。



图4-81 插销（上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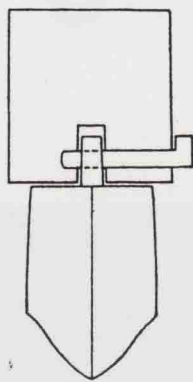


图4-82 上层钮钟悬挂示意图

编钟钟架结构及挂钟方式详见图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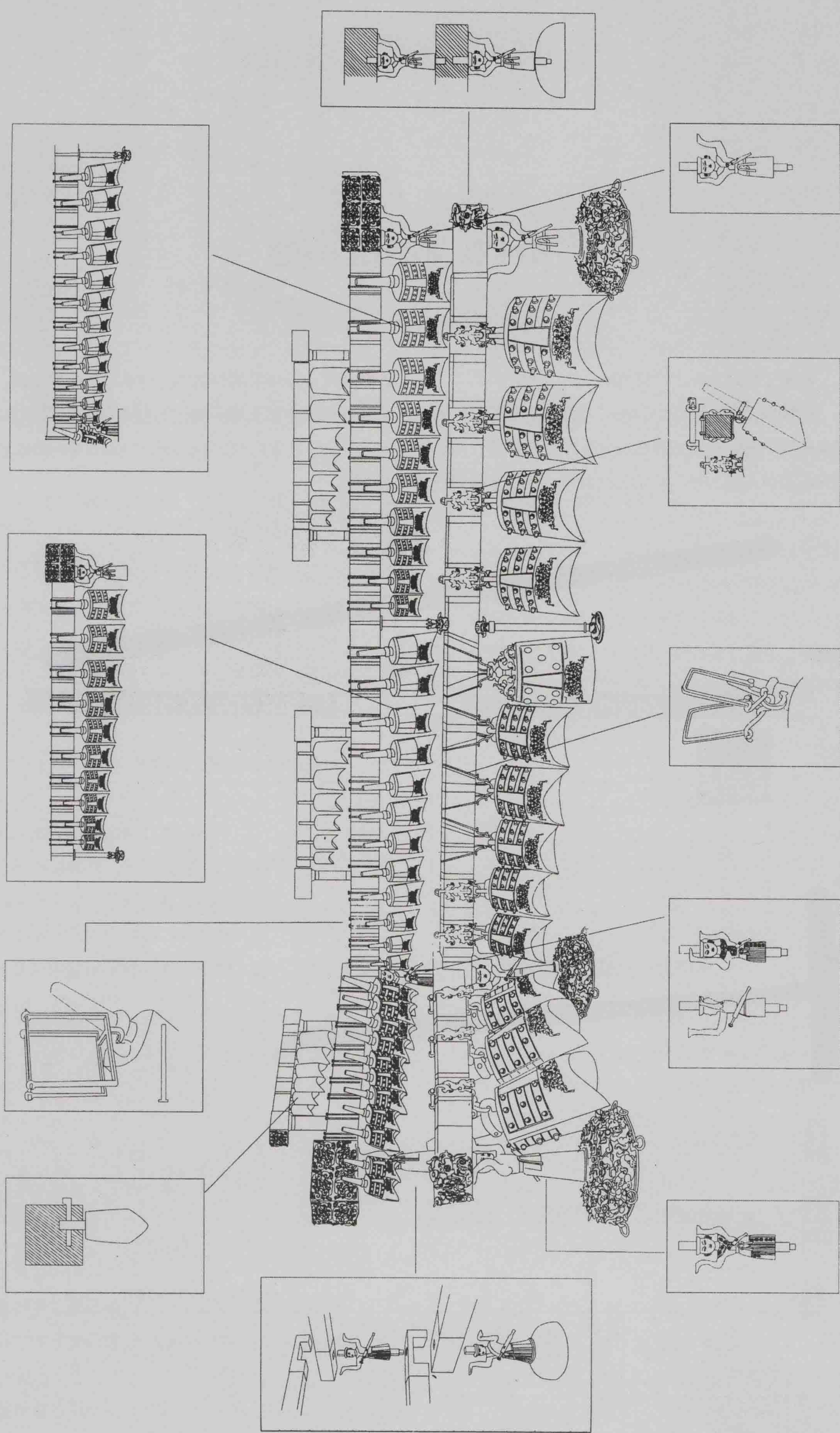


图 4-83 曾侯乙编钟钟架结构及挂钟方式示意图

第四节 撞钟棒及钟槌

演奏工具共 8 件，计撞钟棒 2 件，钟槌 6 件。

撞钟棒 2 件（C.63、C.64）。木质。形制相同。系较长的圆木棒，两端近多棱柱体，中部把握部分略微内收。通体黑漆为地，除把握部分外，均以朱漆分段

绕饰绚纹、三角雷纹和雷纹。出土时均一端着地，一端斜靠钟架中层长梁。棒身有使用痕迹。保存完好。其一（C.63），通长 21.5、把握处长 36、径 6.6 厘米。（见图 4-84）



图 4-84 撞钟棒（C.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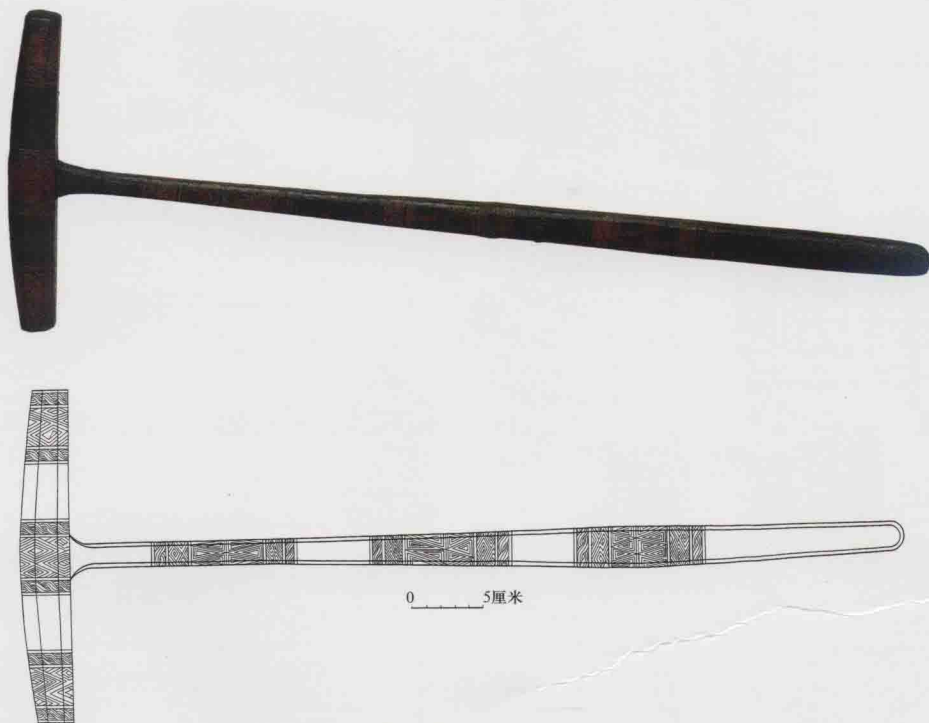


图 4-85 钟槌（C.73）

钟槌 6 件（C.50、C.73、C.83、C.200、C.201、C.202）。木质。形制相同。呈“T”形，分槌、柄两部分，槌短柄长。槌近八棱柱体，两端稍收杀，使槌背凸起。槌端面齐平，底面正中凿长方形榫眼（未穿透），用以装柄。柄为扁圆形长条，上端入槌底面榫眼，下部处较粗，末端较细。通体以黑漆为地，用朱、黄两色相间施多组绚纹、雷纹、三角雷纹，各组纹带有所间隔。柄部把握处未施彩绘。C.73，通长 62、槌长 22.2、柄长 58.5 厘米（未计入榫眼部分）。（见图 4-85）

实验证实，撞钟棒和钟槌都是击钟的实用工具。同墓西室 2 号陪葬棺内出一件彩绘鸳鸯形盒上的“撞钟击磬图”，知其为撞击下层大钟的用具。经试奏证实，若不用这样体量的木棒撞击，就难以获得理想的音响。

第五节 组合及变迁

这套多型态、多组次合成的钟群，经过了数次拆、合，才形成了目前所见的组合形式。它有如下变迁或变迁迹象。

1. 楚王铸的加入与“徵”“羽曾”“大宫”钟的易位

钟架上原来没有楚王铸的位置，也没有挂铸构件。楚王铸入架，占用了它钟的双杆套环，挤走了原在下二6的“徵”钟（据该处横梁刻文），使其迁居下一3。原在下一3的“羽曾”钟因此旁移一位，迁居下一2。原在下一2的“大宫”钟也旁移一位，迁居下一1。

2. 下层缺一件“大羽”钟

这件原在下一1位置的钟，因为上述原因被挤出钟架，也没有下葬，仅留下梁上的刻文“姑洗之大羽”和一副原配爬虎套环。它是原套配钟中最大的一件甬钟，正鼓音“大羽”，约为A₁；侧鼓音可能是“羽角”，约为[#]C。由上可知，楚王铸加入前的原配编钟亦曾是8组共65件，组合状况详见表4-6。

表 4-6 楚王铸加入前的原套编钟组合表

钟 层 别	组 数 别	一组	二组	三组
		上一1～上一6（6件）	上二1～上二6（6件）	上三1～上三7（7件）
中 层		中一1～中一11（11件）	中二1～中二12（12件）	中三1～中三10（10件）
下 层		“大羽”钟、下一1、下一2（3件）	下二1～下二5、下一3、 下二7～下二10（10件）	—

3. 下层短梁被截短

该梁所挂均爬虎套环。其装饰规律是：套环的位置以朱线框定，框内刻文，框外以花瓣纹纹带适合钟舞部的长度和钟的间距。但是，现下一3套环的朱线框西侧却没有纹带，紧靠铜套，使下一3钟的位置显得狭窄。若让原来的下一3（现下一2）归位。已难以容纳，钟体只能搁在铜人柱的柱座上。该梁更无法容下曾悬挂于此的“大羽”“大宫”“羽曾”钟。其在“大羽”钟被挤走后，自西端截短了一段。

4. 中层短梁曾悬挂一组钮钟

该梁遗留的14对长方榫槽和小方孔痕迹（见图4-86～图4-89）显示，它曾承悬过14件钮钟，后改悬甬钟。据此推测，原套编钟还曾有过两层五组共49件的组合状况（详见表4-7）。

表 4-7 原套编钟两层结构组合表

钟 层 别	组 数 别	一组	二组	三组
		钮钟14件（现上层二、三组加1缺失钟）	甬钟12件（现中二组）	甬钟10件（现中三组）
下 层		大钟3件 （大羽钟，现下一1，下一2）	大钟10件 （现下二1～下二5， 下一3，下二7～下二10）	



图 4-86 中层短梁上的榫槽和小方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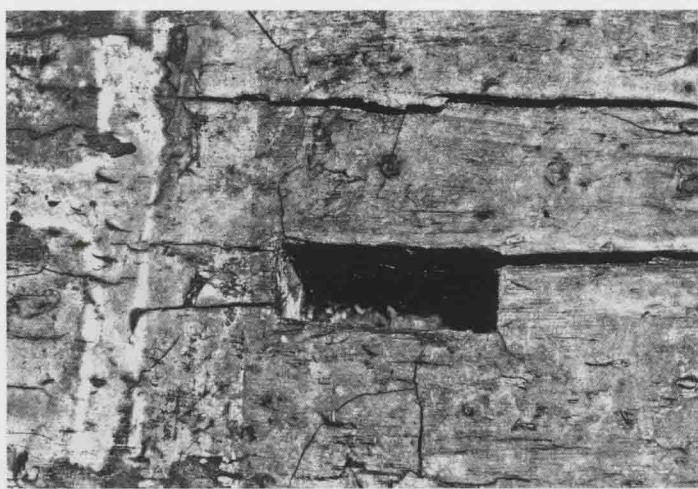


图 4-87 中层短梁上的榫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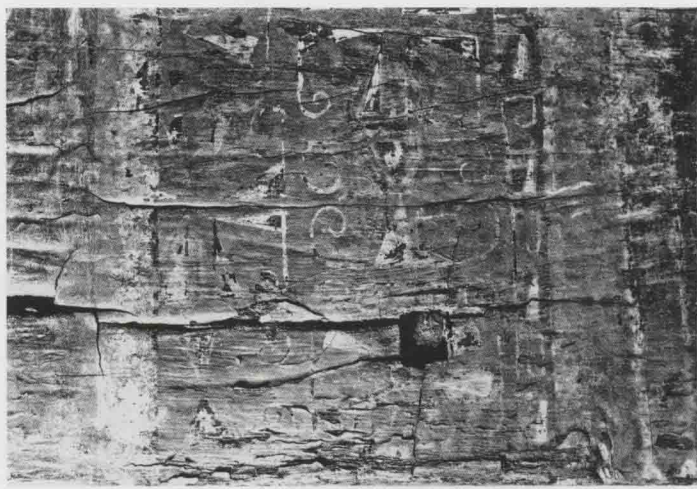


图 4-88 中层短梁上的小方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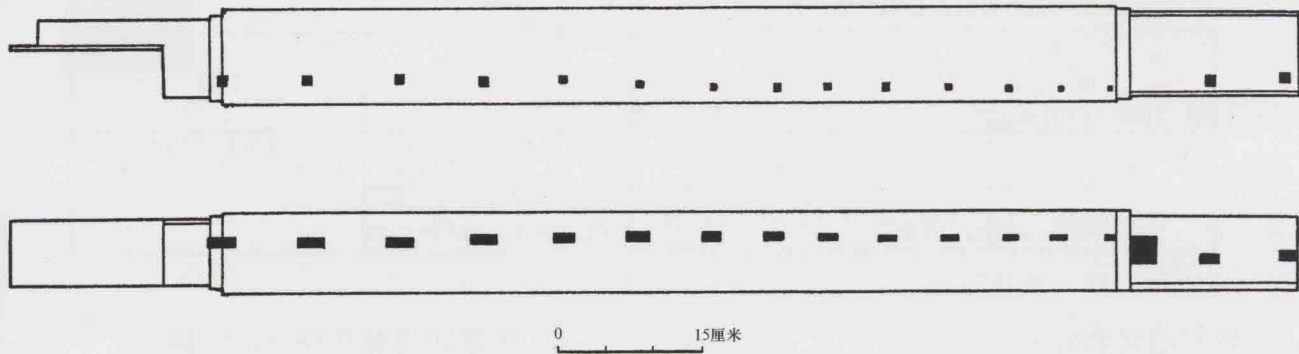


图 4-89 中层短梁上的榫眼和小方孔

5. 中层短梁被改造与中层一组的加入

梁上原来用作承挂钮钟的槽、孔，靠西端的一对被铜套遮盖，靠东端的一对紧靠铜套边缘。这迹象表明，钮钟撤走后，梁的长度可能被缩短。梁上的槽孔经过了填塞，梁身经重新髹漆着彩。彩绘及刻文是应悬挂甬钟之需描刻。现中层一组 11 件短枚甬钟，继前曾悬挂于此的 14 件钮钟之后，加入钟群。短梁的实际承挂空间仅够悬 9 件钟，破常规地在东端铜套上增设 2 钩，才勉强挤下 11 件钟。该组钟原来的实际编制有可能比 11 件还多，而与中层二组同为 12 件。中层

短梁在悬挂甬钟而显得长度不足的情况下，有所裁截，可能与墓室空间有关。编钟出土时，该梁距离东墙 0.96、距西墙 0.44 米。

6. 上层钮钟组的形成

撤离中层短梁的 14 件钮钟，被分编为两组居于上层二、三组，分组时缺失一钟。^[1]从另一个钮钟完全组中抽出的 6 件钟加入该钟群，成为上层一组。现有的上层三个组共 19 件钮钟，原本可能更多。

[1] 谭维四、冯光生：《关于曾侯乙墓编钟钮钟音乐性能的浅见——兼与王湘同志商榷》，《音乐研究》，1981 年第 1 期。

第二章 其他打击乐器

艺术史和民族学研究认为，打击乐器的产生早于其他乐器类型。迄今所知最早的中国打击乐器，是新石器晚期（距今约 6000 年）的土鼓和铜石并用时期（距今约 5000—4000 年前）的鼉鼓、磬等。可以说，打击乐器是中国乐器中品种最丰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类型。

曾侯乙乐宫内的打击乐器，包括八音之“金”——编钟；“石”——编磬；“革”——鼓；“木”——木鼓^[1]。本章重点介绍编钟以外的打击乐器。

第一节 编磬

磬，是一种石质打击乐器。早期的磬以单件使用，后称为“特磬”。以数件相编的磬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后称为“编磬”。

磬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盛行于商周及汉代。磬的传播，由早期的中原地区及辽宁和内蒙古的南部，至西周时期的黄河中上游地区，随后向东、南方扩散，春秋时期扩展到黄河下游、汉水和淮河流域等地区；战国时期进一步扩展至长江上中游北岸、燕山之南等地区。^[2]

磬的形制，起初为极不规则的多边形，但悬而击之的击奏需求，使原始磬大致有了上小下大的共性。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约前 2000—前 1900）1103 号墓磬已呈三角形。磬的形制演变主要是在类似三角形的框架内进行。商代至春秋早期的磬，底边平直，两个锐角受磨而不尖锐，整体呈上小下大、前短阔后狭长的形式（见图 4-90、图 4-91）；春秋战国时期，磬底边微弧上收，两个锐角受磨成两端之边，并且基本定型为典型的“磬折形”；较大的磬底边弧度较小，较小的磬底边弧度稍大。（见图 4-92）

[1] 该墓出土彩漆梅花鹿一件，据同期楚墓所出漆木鹿鼓类似，疑为木鼓。

[2] 陈振裕：《中国先秦石磬》，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台北），2000 年第 18 卷第 2 期。



图 4-90 磬 商代
通长 82.6、最高 42.5、最厚 3.4、最薄 2.8、孔内径 2.0 厘米，重 23.3 千克
河南安阳武官村墓葬出土 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 4-92 编磬 春秋中期
通长 28.5 ~ 68.5 厘米
山西长治分水岭 269 号墓出土 藏长治市博物馆



图 4-91 编磬 春秋早期
通长 21 ~ 53.6 厘米
山西曲村晋侯邦父墓出土 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磬的装饰，约起于商代。其中，有以形体与刻纹结合的手法制成的鱼形磬（见图 4-93），还有以龙纹、虎纹等适合纹样刻饰的特磬。西周磬沿用龙纹，出现了雕绘结合的新方法（见图 4-94）。湖北江陵出土的东周时期楚国彩绘编磬（见图 4-95），则开了仅用彩绘装饰磬面的新风。这种在磬面上施纹的传统，一直到清代仍被继承。

在考古发现中，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出土的龙纹石磬（见图 4-96），长 88、高 28.8、厚 4.2 ~ 4.6 厘米；

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虎纹石磬，长 82.6、高 42、厚 3.4 厘米，是商代磬中体量最大者。湖北江陵楚国彩绘石编磬中最大者，通长已近 100 厘米。

清代乾隆御制玉磬中的“黄钟”磬，通长 99.5、通高 53.5 厘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件玉磬（见图 4-97）。这些磬从体量和精美的装饰上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王室风范。



图 4-93 鱼形磬 商代
通长 19.2 厘米
河南安阳大司空 539 号墓出土 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图 4-94 夔纹磬 西周中晚期
通长 73 厘米
陕西扶风召陈乙区出土 藏周原博物馆



图 4-95 楚国彩绘石编磬 战国
通长 15.4 (上)、10.7 (下) 厘米
湖北江陵纪南城出土 藏湖北省博物馆



图 4-96 龙纹磬 商晚期
通长 88.0、高 28.8、厚 4.2 ~ 4.6、锯孔径 4.5 ~ 2.5 厘米
河南安阳小屯出土 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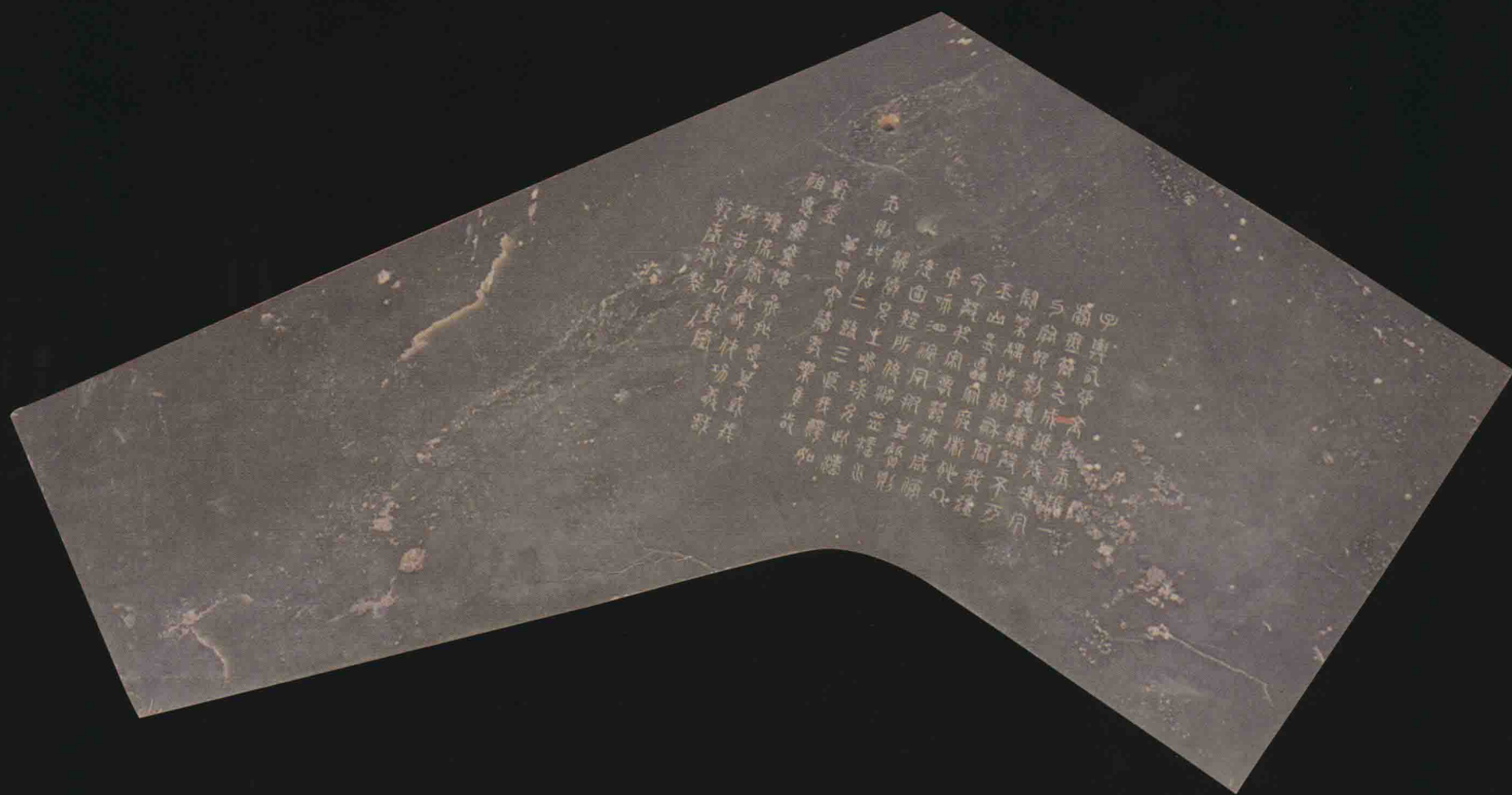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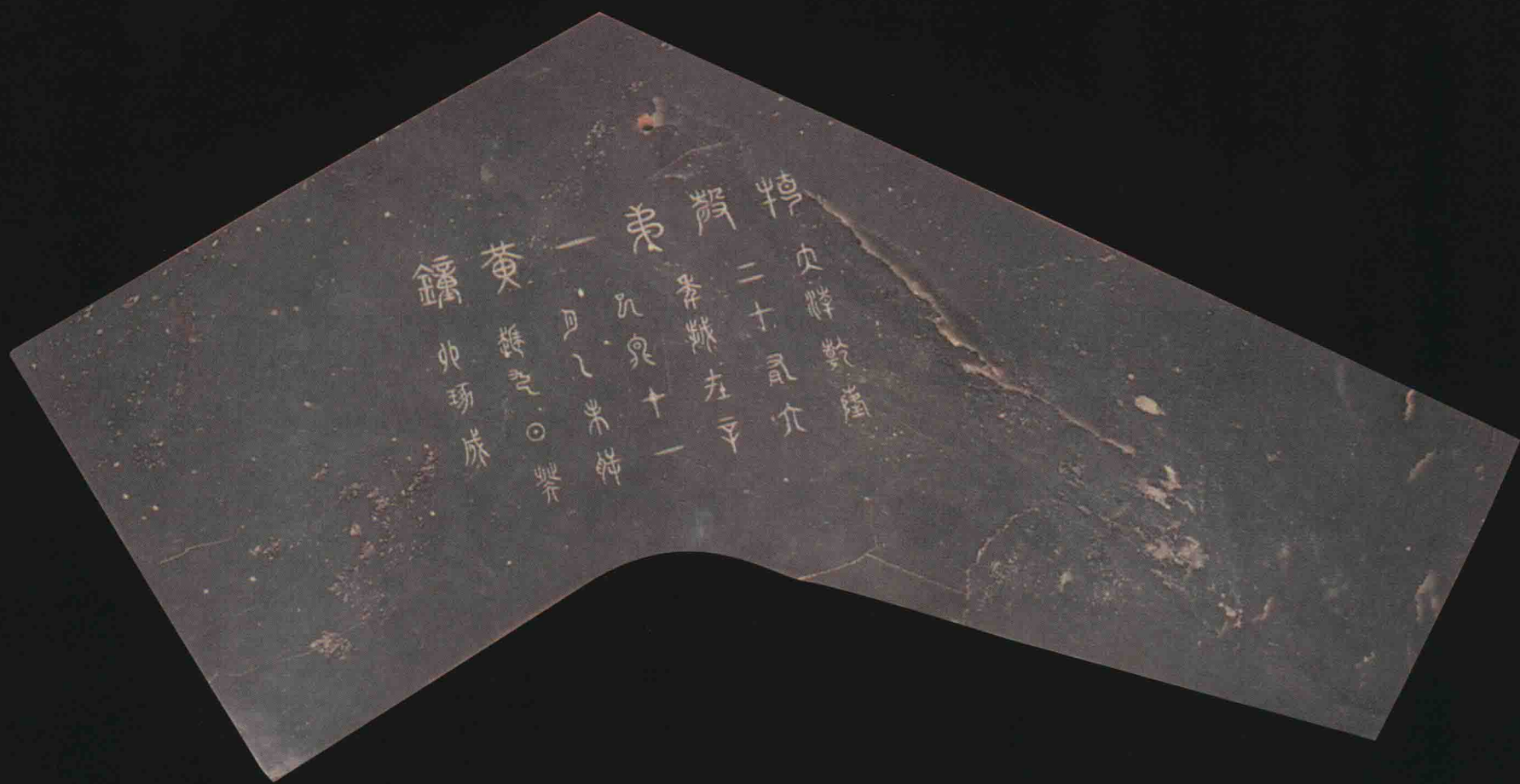


图 4-97 乾隆御制“黄钟”玉磬 清代
 通长 99.5 通高 53.5 厘米
 藏黄梅县博物馆

起初,编磬以3件或5件为一组,西周时约为5件一组,东周时约为10~13件一组,西汉中期最多达14件一组。编磬的多组组合约在西周时期开始出现,先以两组组合,随后在战国时期扩展到4组组合。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约前186年)14号陪葬坑里,出土编磬达6套共107件,是考古发现中数量最多的一次^[1]。编磬在西周时期为节奏性乐器,在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为旋律性乐器。

曾侯乙编磬(C.53),是先秦编磬中相关资料最为完备者。全套磬计磬架1副、磬32块、挂钩32副、磬槌2件。均出自中室。另有磬匣3具,出自北室。编磬及磬匣上的铭文,直接展示了磬的分组及配套、悬挂及收藏、音列及音名。同时,它们也为磬料的选

择及加工、磬的演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据研究,全套磬分为两层四组,音域自C5至C8,为十二半音音列。

编磬出土时,立架搁置在距中室北壁80厘米处,坐北朝南,呈单面双层结构。因该处恰当盗洞之下,被盗墓者截断的椁盖板及其上的填土、石块将全器大部掩埋。清去这些积压物后发现:横梁已被砸断,多数磬块因此受损,几件完整的磬块也因挤压和积水浸泡,表面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有些磬块甚至成粉末状,仅在泥土中留下了形迹或碎末。庆幸的是,横梁和立柱虽断,因有淤泥的支撑,全架仍保持着原来的结合形式;磬块虽损,仍保持着当年的悬挂方式和排列关系。(见图4-98)



图4-98 曾侯乙编磬出土现场

[1] 王子初:《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的出土乐器》,《人民音乐》2001年第4期。崔大庸:《聚焦洛庄》,《中国文物报》,2001年3月18日。

一、磬架

青铜错金，单面双层，由一对怪兽造型及其头上插附的圆立柱和两根圆杆横梁结合而成。单面双层通高 109、宽 215 厘米。（见图 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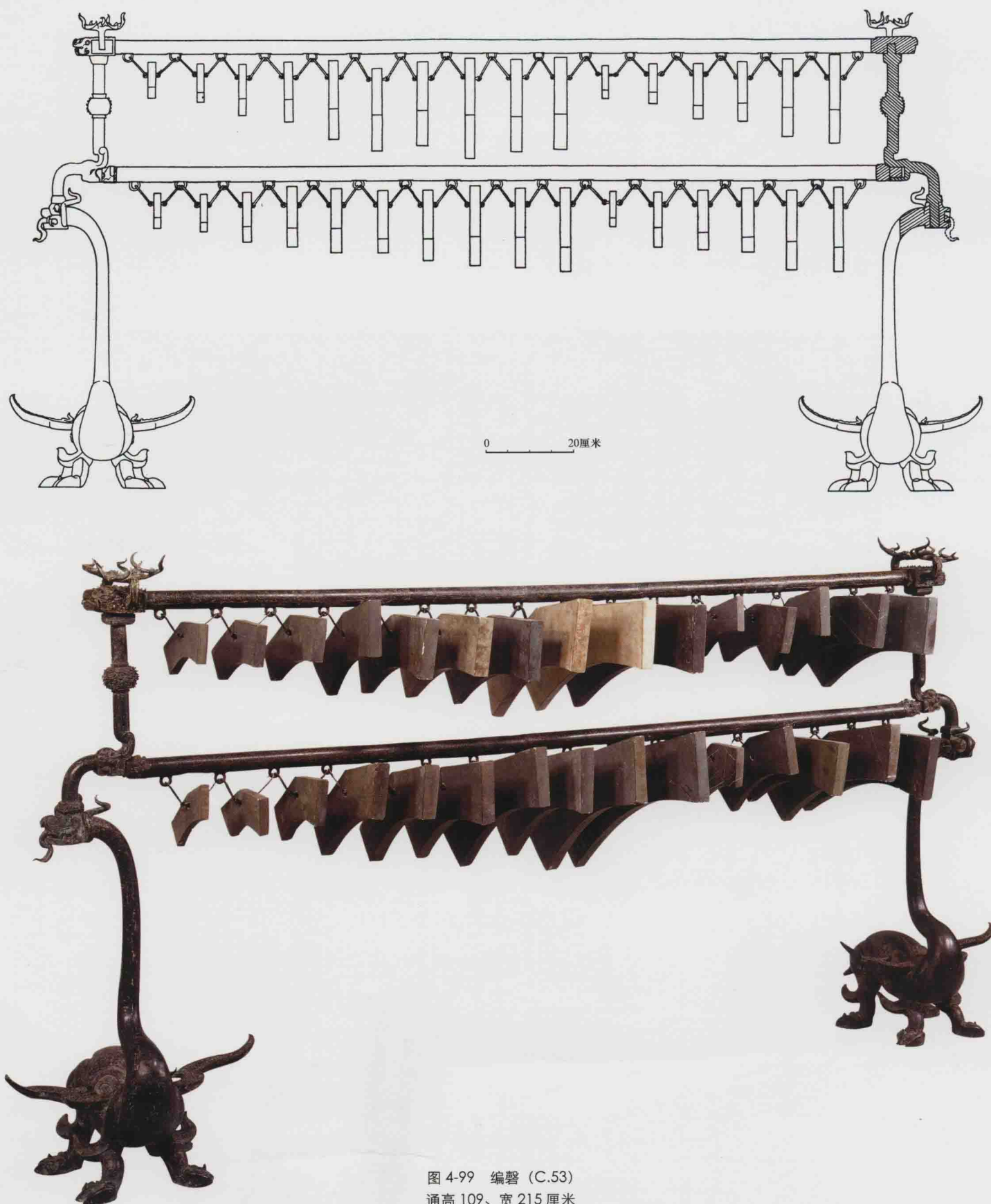


图 4-99 编磬 (C.53)
通高 109、宽 215 厘米

立柱（簠）：铜怪兽两件，铜圆立柱两根。

两怪兽均系圆雕，造型对称，由多种动物形体结合而成，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于一体，非常别致。

两怪兽均高 67 厘米。出土时，两怪兽脚踏椁室底板，背邻北壁，分踞东西。

西边的一件怪兽，引颈西向，呈长鸣状。其眼珠圆鼓，长舌由口侈出卷曲下垂，舌面铸有“曾侯乙乍时用终”七字，（见图 4-100）

舌边各一对獠牙上、下相错，紧紧咬在一起。头上双角旋转上曲，根粗尖细，末端犹如蛇尾。长长的

鹤颈下部渐显粗壮并前曲，与鸟身相连呈挺胸状。鸟身两翼张开，微微上翘，作轻拍状，其底面光素，上面以弦纹勾勒边沿，中间填以浮雕的相互盘绕的细小龙身，并簇以极为尖细突起的圆钉。翼、身相交处，各饰一涡纹。沿鸟身脊背两旁，分别浮雕一条卧龙，

龙头朝着鸟之后足。四只鳖足较高，均三趾着地。怪兽的尾巴微微向下，形如一个扁平的椭圆体。此怪兽除双翼、四足之外，通体显眼处均以纤细的错金线条勾勒。怪兽重 24.8 千克。（见图 4-101）



图 4-100 编磬架怪兽舌部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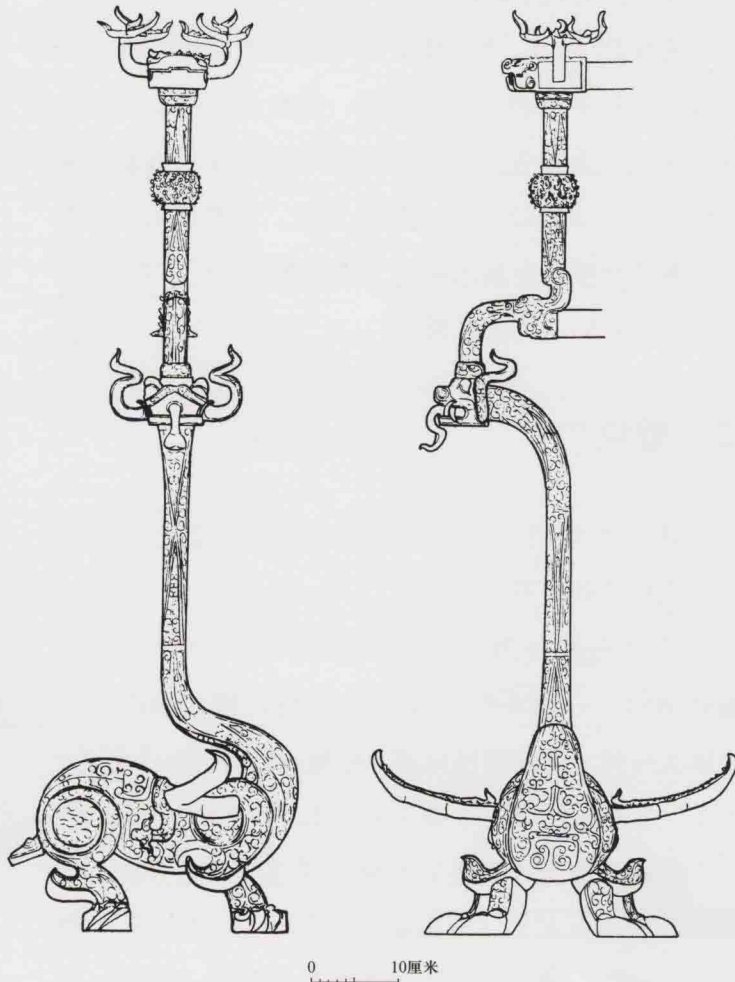


图 4-101 编磬架怪兽立柱（西）
高 67 厘米，重 24.8 千克

东面的一件怪兽引颈向东，仅舌残，其余各部分的造型、纹饰均与西面一件相同，重 25 千克。

怪兽头部均有方榫眼，上插圆立柱。两柱均高 33.7 厘米（未计两端榫头），上直下曲，两端有子榫。子榫上入上层横梁端底面榫眼内，下插兽头之上。圆柱直立部分的中腰，各铸一刺球状物，上面满饰相互盘绕的浮雕小龙身。在圆柱由直转曲处，饰一龙头，头均内向，鼓目张口，龙口是方形榫眼，供插下层横梁，恰与梁端上的龙头成二龙对衔之势，紧紧地咬合着摔头。除刺球状物外，圆柱周身饰错金云纹、涡纹和蟬纹。

横梁（簨）：上下层各一根，圆管状，中空，底部均焊有挂磬的铜环。两横梁管身等粗，径 3.47 厘米，上层的一根长 197.5 厘米，下层一根长 185 厘米（后者未计两端子榫）。

上层横梁，两端作方形龙首状，其一对叉角弯卷向上交合，均由一龙为主躯，上附数条小龙构成。

龙首底面有方形榫眼，用以安插圆立柱上端的方榫头，横梁底部的铜环共 17 个，基本等距等粗，外径 2.3 ~ 2.35、内径 1.10 ~ 1.35 厘米。（见图 4-102）

下层横梁两端以浮雕着的龙头咬着子榫，分别插入圆立柱由直转曲处的龙口榫眼内。横梁底部的铜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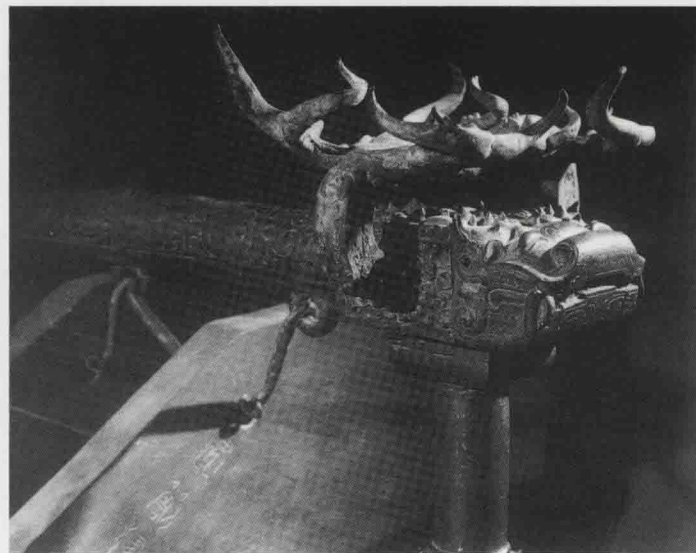


图 4-102 编磬架上层横梁东端

亦 17 个，径与上同。这些铜环是铸成后焊接上去的。铸造时，横梁的底部留有长方形榫眼，榫眼一般长 3.5～4、宽 0.9 厘米，最长者达 5 厘米，将环上端插入加焊，焊料为铅锡，将榫眼填满。

两根横梁通体遍饰错金云纹，纹路纤细匀称，在青铜本色的衬底上闪闪发光。（见图 4-103）

全架出土时，下层横梁的中部和上层梁端的龙角以及西立柱中的圆立柱被砸断，其余各部位均保存完好（东立柱上残失的龙舌，发掘中未发现，当系下葬前已失落）。局部表面上的错金花纹，可能是由于当年使用搬动磨损或在墓内被泥土掩埋浸泡，已不甚清晰。磬架被修复后，仍能挂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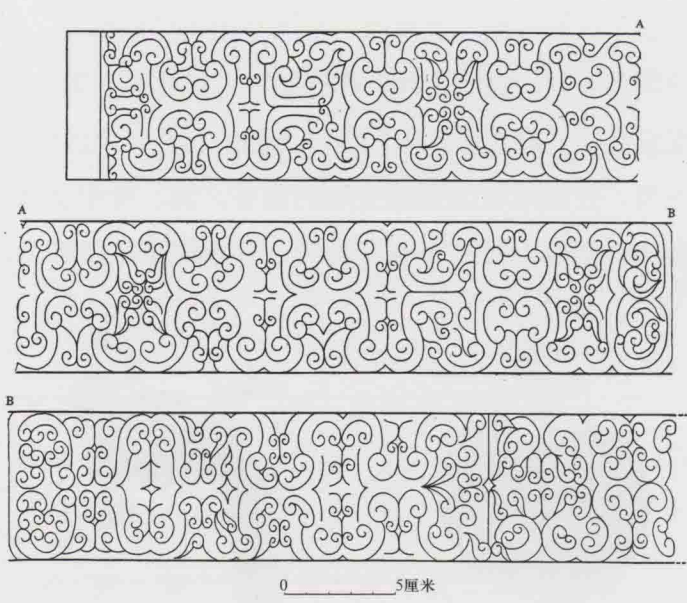


图 4-103 编磬架横梁花纹

二、磬块^[1]

磬块共 32 件。石质。出土时仍保持着当时的悬挂方式和排列关系。

32 件石磬分为上下两层悬挂，每层均为 16 件，各分两组，一组 6 件，另一组 10 件，皆自东向西大小依次排列。石磬编号分层不分组，从东向西，上层为：上 1、上 2～上 16；下层为：下 1、下 2～下 16。

经对几件有代表性的石磬石质进行岩相分析，得知磬料多为石灰岩（即俗称“青石”），少数白色的磬料质地较硬，属由石灰岩经重结晶而成的大理岩。如上 1 为深灰色微粒石灰岩；上 10 为灰黑色微粒石灰岩；上 11 为浅褐色微粒石灰岩；下 8 为深灰色隐晶微粒石灰岩；上 9 为灰色大理岩。上述 5 件石磬虽然有着颜色和岩石结构上（指粒度的大小和均匀程度）的差别，但其矿物成分和化学成分基本相同，主要由碳酸钙（ CaCO_3 ）组成。

磬块形制相同，大小厚薄各异。共形均上呈倨句，下作微弧上收。表面经过磨砺，可见很细的擦痕，其中旁部的擦痕方向多一致，平行线条长。鼓、股相交处有一圆穿，开口多一边稍大、另一边略小，壁周可见横向擦痕。各部位间厚薄略异，多为鼓博一端稍厚。鼓部的一面和首（股端）、尾（鼓端）、上（外侧）、下（内侧）端面多有文字，字或雕刻或墨书，其中刻文均填饰朱漆。由于椁板坍塌、泥土积压、积水浸泡诸原因，磬块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上 13、上 14、上 15、上 16 完全风化成粉末状态，仅能辨出共模糊的大致形状；上 10、上 11、上 12、下 8、下 10、下 12、下 13、下 14、下 16 均多处风化为粉末状，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块体（其中尤以下 14 为最甚）；上 5、上 6、上 7、上 8、上 9、下 5、下 7、下 9、下 11、下 15 均有断裂或沿其层理风化成大小不同的块状；上 1、上 2、上 3、上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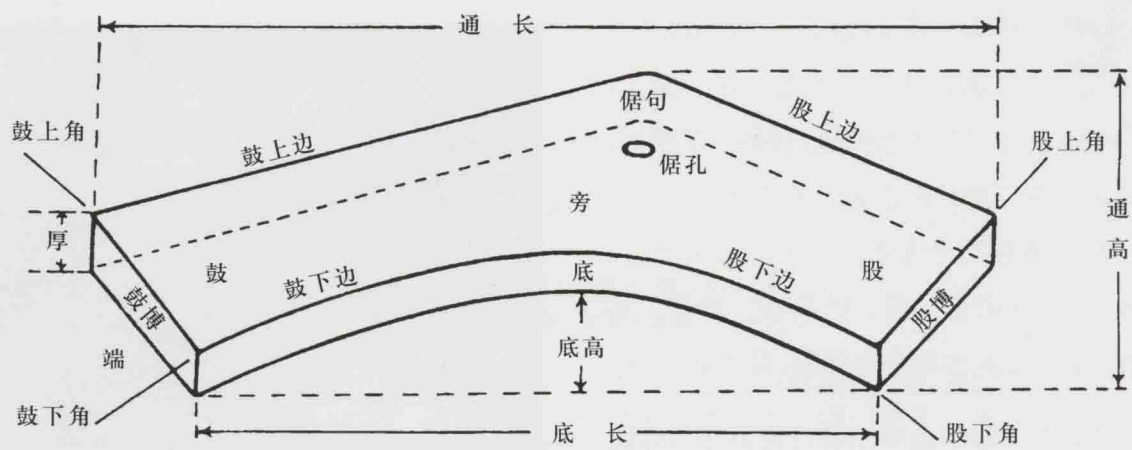


图 4-104 磬块部分名称图

[1] 磬块部位名称见图 4-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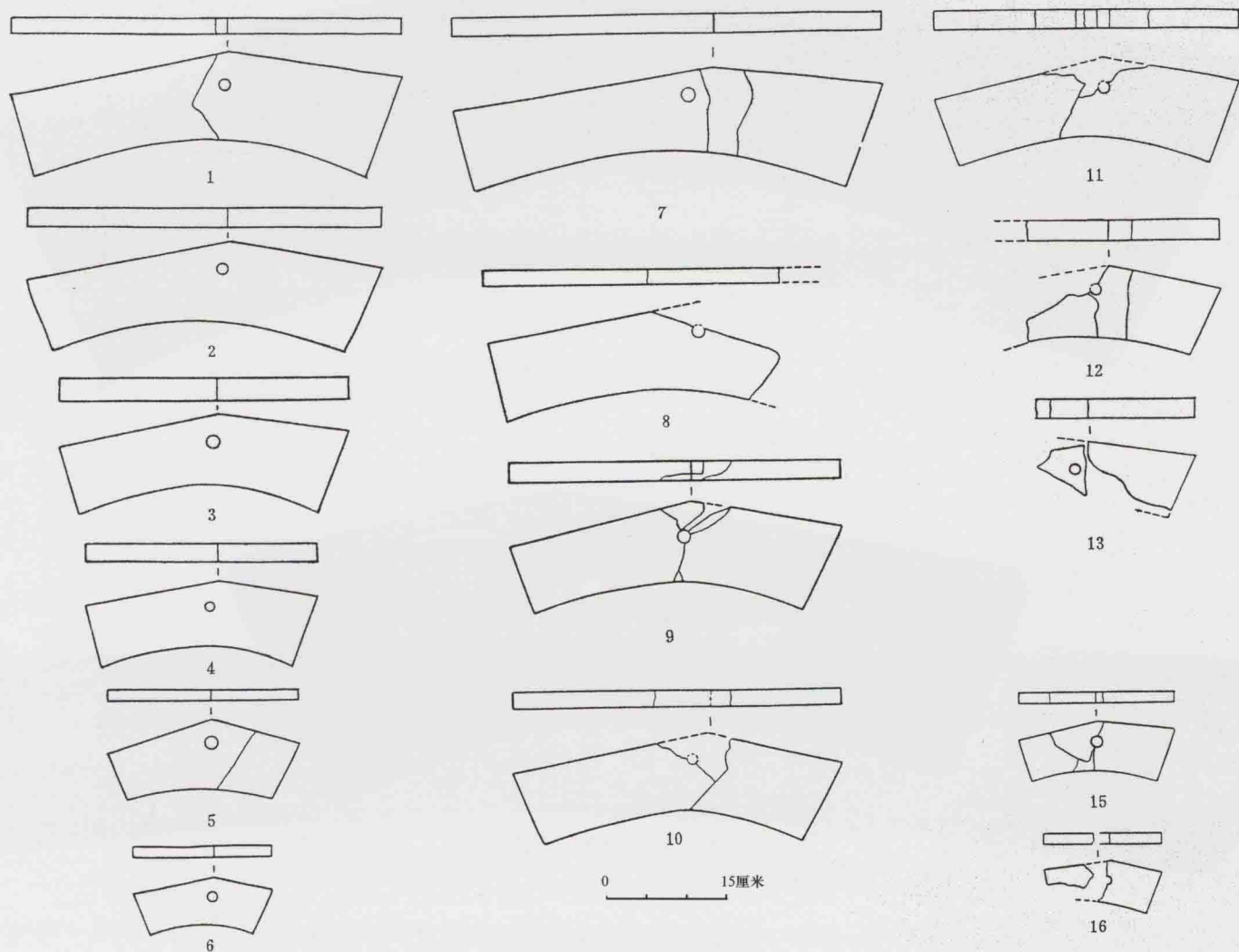


图 4-105 下层磬块

下1、下2、下3、下4、下6虽是仅剩的几块整体，但质地也已疏松，表面也有所风化，已奏不出原有的乐音。（见图4-105～图4-116）

磬块中最大的一件（下7），鼓博10.8、鼓上边32.4、鼓下边27.5、股博13.5、股上边22.3、股下边21、厚2.68厘米，倨句 163° 。

最小的一件（上6），鼓博4.9、鼓上边7.6、鼓下边6、股博5.7、股上边6.6、股下边5、厚1.4厘米，倨句 15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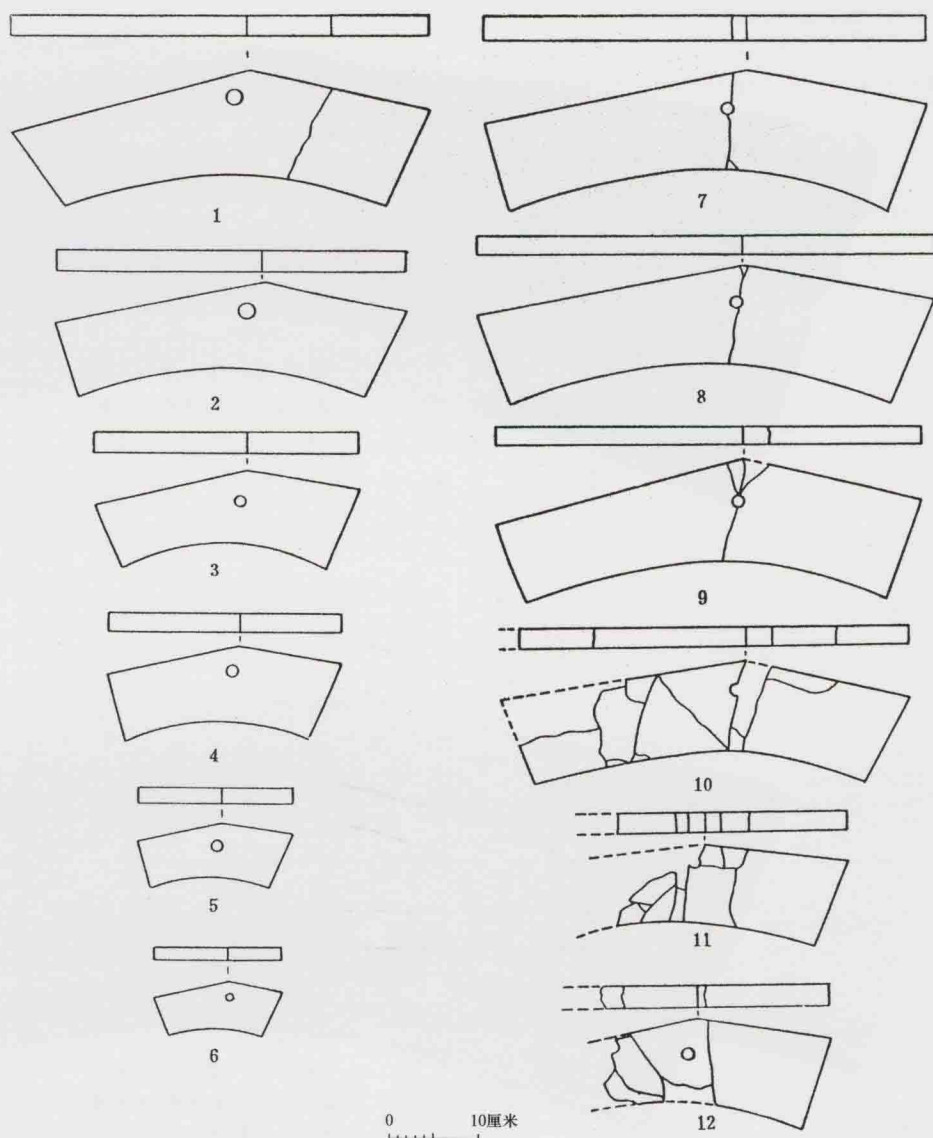


图 4-106 上层磬块



图 4-107 磬块 (上 2)
对角长 40 股博宽 11.6 厘米



图 4-108 磬块 (下 2)
对角长 45.3 股博宽 12.1 厘米



图 4-109 磬块 (上 4)
对角长 26.5 股博宽 9.9 厘米



图 4-110 磬块 (上 8)
对角长 52.4 股博宽 13.5 厘米



图 4-111 磬块 (下 2)
对角长 45.3 股博宽 12.1 厘米



图 4-112 磬块下边刻文 (下 2)



图 4-113 磬块 (下 3)
对角长 36.7 股博宽 11.2 厘米



图 4-114 磬块 (下 4)
对角长 29.8 股博宽 9.8 厘米



图 4-115 磬块（下 5）
对角长 24.3 股博宽 8.1 厘米



图 4-116 磬块（下 6）
对角长 17.7 股博宽 6.7 厘米

在对磬块石质进行鉴定时，地质学家还在下 11 上发现了一个三叶虫化石。各磬块主要数据详见表 4-8。

在完整和残破的磬块中，除下 5 素面无字外，多在鼓部的西面（就悬挂状而言，下同）近鼓上边处和首（股端）、尾（鼓端）、上（外侧）、下（内侧）四个端面，有刻文和墨书，文字共计 708 个（其中墨书 12 个）。由于磬块的残损和表面的风化剥落，有多处脱字。脱字的计有 30 处，脱两字以上的有 19 处。其中下 13 仅残剩 3 字，字数最少；下 9 脱 1 字，尚存 39 字，字数最多。也有一字未脱的磬块，如上 1、上 2、上 4、上 5、上 6、上 8、上 9、下 1、下 2，下 6 共 10 件。填饰刻文的朱漆，出土时也有脱落。

所有刻文显然都是在磬块磨制完成之后刻上去的。各部位行文，就磬块悬挂状而言，均由前至后或由上而下直书。就其内容，可分为三：

1. 编号。均刻在首端，用以表明各自在全套磬中的序数。如：“六”“八”“十三”等。编号是从磬体大者依次向小者编列。

2. 标音。均刻在鼓部西面靠鼓上边处，或另加墨书标在首或尾端。与钟铭不同的是，磬上的标音均

表示各磬乐音在浊姑洗均中的称谓（钟铭是以姑洗均作，为标音总纲）。如上 1、上 2、上 3、上 4、上 5、上 7、上 8、上 12、下 1、下 2、下 3、下 4、下 7、下 8、下 9、下 10、下 11、下 12、下 14 的鼓部西面均有“浊姑洗之×”字样。

3. 乐律关系。均刻在上、下和尾端。文可连读，上端刻文自成一局，下端和尾端刻文为一局，意在记述该磬所发之音在不同均的称谓（亦即不同均中的阶名对应关系）。如上 4，编号为“廿八”，标音为“浊姑洗之宫反”（又墨书一“巽”字，即“宫反”之异名），上端“坪皇之反，文王之终反”，下端“新钟之少羽曾，浊兽钟之馱，浊穆钟之大商”，尾端“浊姑洗之巽”。

磬文和钟铭的乐律关系部分，有不少重复的内容。如表 4-9：

除了上 1、上 3、上 5、上 6、下 10、下 13、下 14、下 16 八块磬外，其余各磬乐律刻文均可在钟铭中找到相同的内容，有的完全一致，有的仅有个别字句的增减和句子顺序的变化。

表 4-8 曾侯乙编磬主要数据表

单位：厘米、克、度

顺序	出土号	原编号	对角长	股部长（宽）			鼓部长（宽）			倨句	鼓上角	鼓下角	股上角	股下角	厚度				重量	附记	磬匣 匣别
				博	上边	下边	博	上边	下边						股博处	中部	鼓博处	平均			
1		一																		未下葬	间音
2		二																		未下葬	间音
3		三																		未下葬	间音
4		四																		未下葬	间音
5	下 7	五	54.1	13.5	22.3	21.0	10.8	32.4	27.5	163°	85°	89°	81°	90°	2.77 2.74	2.74 2.55	2.70 2.60	2.68		中部断裂，并风化	间音
6	上 8	六	52.4	13.5	22.7	18.9	11.2	30.4	25.5	155°	80°	93.5°	78°	92°	3.10 2.60	2.88 2.30	2.58 2.18	2.61	1300 0	中部断裂，石近白色	新钟
7	下 1	七	49.8	13.4	22.3	18.7	10.8	28.1	24.5	160°	84°	89.5°	79°	90°	2.67 2.46	2.63 2.44	2.40 2.32	2.49	2850	由中部断为两块	间音
8	上 7	八	51.1	13.5	21.6	19.0	10.5	30.5	25.4	158°	88°	88°	80.5°	91°	2.80 2.96	2.80 2.74	2.88 2.98	2.86		中部断裂，余有裂纹多处	新钟
9	上 9	九	49.5	13.5	21.0	17.7	10.7	29.0	25.0	160°	89°	88.5°	80°	90°	3.05 2.96	2.85 2.40	2.80 2.70	2.79	2950	中部断裂，石近白色	间音
10	下 8	十									87°	87.5°				2.60 2.50	2.40 2.37			残甚	间音
11	上 1	十一	47.6	12.4	20.8	17.4	11.0	28.3	20.0	150°	71.5°	117°	81°	97.5°	2.88 2.80	2.85 2.30	2.60 2.54	2.66	2500	由股部细脉断为两块	新钟
12	下 2	十二	45.3	12.1	19.4	16.2	9.75	26.4	21.0	160°	85°	96°	77°	97°	2.85 2.85	2.80 2.56	2.50 2.60	2.69	2500	完整	姑洗
13	上 10	十三		11.6						156°			79°	98°	2.90 2.44	2.87 2.30	2.54			残甚	新钟
14	下 9	十四	42.8	12.3		15.5	9.4	23.7	20.0	156°	83°	93°	76°	91.5°	2.85 2.75	2.65 2.50	2.52 2.58	2.64		中部断裂，并风化	姑洗
15	下 10	十五	40.9	11.0			9.9			157°	84°	92°	77°	92°	3.04 2.55	2.75 2.20	2.70 2.30	2.59		中部断裂，残缺较多	新钟
16	上 2	十六	40.0	11.6	16.4	14.0	9.2	24.3	19.0	160°	84°	88°	79°	93°	2.70 2.48	2.60 2.55	2.64 2.58	2.59	2015	完整	间音
17	下 11	十七	38.7	11.4	17.6	14.0	9.3	21.7	18.5	159°	85°	90°	82°	91.5°	2.60 2.60	2.55	2.50 2.55			中部断裂，残缺较多	姑洗
18	上 11	十八		11.3									79°	96°	2.84 2.80					残甚	新钟
19	下 3	十九	36.7	11.2	16.8	13.7	9.4	20.9	17.5	164°	90°	90°	85°	88°	3.17 2.90	2.88 2.54	2.88 2.85	2.87	2118	完整	姑洗
20	上 12	廿		11.3	16.9					158°			81°	89°	2.90 2.80	2.90 2.50				残甚	新钟
21	下 12	廿一		9.7		12.5				153°			80°	98°	2.80 2.55	2.70 2.50				残甚	姑洗
22	下 13	廿二								155°					2.60					残甚	间音
23	上 3	廿三	30.0	9.85	12.9	10.5	8.1	18.1	13.5	160°	83°	94°	81°	90°	2.42 2.43	2.30 2.24	2.40 2.40	2.37	1038	完整	新钟
24	下 4	廿四	29. 8	9. 8	12. 9	11. 0	8. 35	17. 4	13.4	162°	88°	90°	84°	93°	2.46 2.42	2.30 2.30	2.17 2.22	2.31	1094	完整	姑洗
25	上 13	廿五		10.1																严重化，呈粉末块	新钟
26	下 14	廿六																		严重风化，多呈碎块状	姑洗
27		廿七																		未下葬	新钟
28	上 4	廿八	26. 5	9.9	11.7	9.2	8.1	15.3	12.0	154°	87°	92°	79°	93°	2.30 2.30	2.30 2.30	2.32 2.26	2.30	960	完整	间音
29		廿九																		未下葬	姑洗
30	上 14	卅																		严重风化，呈粉末状	新钟
31	下 5	卅一	24. 3	8.1	11.5	8.0	7.0	13.8	10.5	147°	90°	100°	90°	105°	1.65 1.64	1.68 1.58	1.54 1.52	1.60	575	沿中部细脉断为两截	姑洗
32	上 15	卅二																			
33	下 15	卅三	19. 2	6.9	9.2	7.0	5.8	10.5	8.0	152°			82°		1.90 1.74		1.77 1.60			中部多裂	姑洗
34	上 16	卅四																		严重风化，呈粉末状	间音
35	上 5	卅五	17. 8	7.1	8.3	6.0	6.0	9.8	8.0	159°					1.80 1.83	1.75				完整	新钟
36	下 6	卅六	17. 7	6.7	7.4	6.0	5.9	10.5	7.5	161°	81°	93°	77°	99°	1.71 1.60	1.66 1.58	1.75 1.69	1.67	325	完整	姑洗
37		卅七																		未下葬	间音
38		卅八																		未下葬	姑洗
39	下 16	卅九	15. 0	6.0	6.7	5.5				161°			84.5°	90°	1.50 1.46	1.57 1.45				残甚	间音
40																				未下葬	新钟
41	上 6		14. 0	5. 7	6. 6	5. 0	4. 9	7. 6	6. 0	155°	85.5°	95.5°	82.5°	92°	1.40	1.47 1.35	1.45 1.30		175	完整，有轻度剥蚀	姑洗

磬文中所见的阶名一般都见于钟铭，仅有一个“詹”字作为“角”音的异名见于磬文（上 9 之上端），而为钟铭所无。

磬文中的律名共有十二：姑洗、浊姑洗、穆钟、浊穆钟、兽钟、浊兽钟、新钟、浊新钟、文王、浊文王、坪皇、浊坪皇，均见于钟铭。其中仅姑洗、浊姑洗是曾律。余均是楚律。这十二律中，“浊姑洗”作为标音总纲几乎在每块磬上出现。此外，使用较多的是“新钟”律，该律不但几乎见诸于各磬，甚至还在同一磬块上重复出现。如：上 7 的上端为“新钟之羽，兽钟之徵”，下端是“新钟之羽，浊坪皇口（之）商，浊文王之宫”；下 10 的上端为“新角之下角，口（兽？）钟口（之）商，穆钟之宫”，下端是“新钟之下角，浊坪皇之，浊文王之终”，类似情况还见于上 3、上 5、上 11、上 12、下 10，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表4-9 曾侯乙钟、磬乐律铭文（部分）对照表

磬 文	钟 铭
上 7（下端） “新钟之羽，浊坪皇口（之）商，浊文王之宫。”	中二 7（背面右鼓） “新钟之羽，浊坪皇之商，浊文王之宫。”
磬 文	钟 铭
下 9（下、下端） “坪皇之冬，姑口（洗）之羽。新钟之大徵曾，浊新钟之下角……” “文王之羽，新钟之徵。新钟之徵，浊坪皇之宫。”	中二 8（背面钲部、鼓部） “坪皇之冬，姑口（洗）之羽。新钟之大徵曾，浊新钟之下角……” 中二 8（背面右鼓） “文王之羽，新钟之徵。新钟之徵，浊坪皇之宫。”

三、挂磬构件及悬磬方式

挂磬构件共 32 副。每副 3 件，共 96 件。青铜铸成。每副构件包括穿钉 1 枚、钩 2 枚。穿钉两端环状，钉身中部微粗。钩均呈“S”形，两端渐细，中部微粗。沿穿钉和钩的剖线可隐约辨出合范痕迹，知为合范铸成，并经打磨，钩、钉表面较光滑。每副挂件形制相同，仅因所负载磬块的体积和重量不同而粗细和长短有所不同。最大的一副：穿钉长 6.14、圆环外径 1.4、“S”形钩粗 0.7、长 6.4 厘米；最小的一副，穿钉长 3.9、圆环外径 0.8、“S”形钩粗 0.4、长 5 厘米。挂磬构件表面均素面无纹。

四、磬槌和磬匣

磬槌 2 件（C.7、C.204）。均木制，似钟槌呈“T”形而较细小。（见图 4-117）

全套磬由形体到乐音的统一编列，使它不像编钟那样有同音重复和声部重叠，故磬文乐律关系中对八度音的区分用语都比较统一严格。从磬文中可以看出以下由低音至高音的称谓系列：龠宫、龠商、詹、徵、羽、宫、商、下角、终、壹、巽、少商、馡、终反、壹反、巽反。五声之间的变化音仍以羽龠、徵曾、羽曾、商龠、宫曾、商曾、徵龠等名相称；低于“徵音”的有“商龠之龠”一例，知其后缀“龠”字（见于下 7 之下端）；“徵”“终”之间，前缀“大”字，高于“终”音者前缀“少”字，疑取形体大小之别来区分高低八度的变化音；高于“终反”的变化音，则有“少××之反”的称法。

磬的悬挂方法：将穿钉插入磬穿，两端圆环外露，将两个“S”形钩的下端分别从磬块的两旁套挂进露出磬穿的圆环内，再呈倒八字形分开搭挂在横梁底部的圆环内。第一块磬的两个钩分别挂在横梁底第 1、2 号环内，第二块磬的两个钩分别挂在横梁底第 2、3 号环内……横梁底的 17 个铜环，除两端各有一个仅穿一钩外，其余均穿两钩，而每层的 16 块磬，每块都要同时挂在横梁底相邻的两个铜环上。上、下层的悬挂法完全一致。

C.204 通长 52、槌头长 7 厘米。槌头近八棱柱体，两端略细，宽 1.8、厚 1.5 厘米。柄为长方条状，但

四棱稍经刮削，不甚方正，首部略细，尾部稍粗，长 50.2、宽 1.85 ~ 2.0 厘米（尾端收至 1.5 厘米），厚 0.88 ~ 1.25 厘米；柄上端直接插入槌头底面中间方榫眼内。通体以黑漆为地，用红、黄色彩绘绚纹、雷纹、三角雷纹，仅柄尾空 13 厘米未施彩绘，系手持之处。C.71，形制、纹饰均同 C.204，惜出土时已残断。

两槌均出土于建鼓（C.67）近旁，因其形近钟槌，不像历来多见的战国时期头作球状的鼓槌，故定为磬槌。经用复制槌试奏复原磬并进行声时程测试分析证实：其长度正好便于一人手执双槌席地击磬时用，与其他几种槌对比，其对磬的激励效果最佳。

磬匣 3 件（N.7、N.8、N.9）。均出自北室，形制相同。匣盖、匣身各用整木斫凿而成，并遍髹黑漆。

N.9，保存最完整，通长 81.2、通高 32、宽 24 厘米。其匣盖周身齐平，四角均沿着长边向前侈出一抓手。盖顶近两端处各浮雕起一长方凹形足，当为盖面覆过来时便于着地而设置的。盖顶刻有 8 字：“姑洗十石又三才（在）此”，字系直书，刻后填饰朱漆。盖底相对匣身所装之磬外露处，凿有浅槽，刚好可以嵌合由匣身露出的磬体，周缘留出凸起的一圈，刚好与匣身侈出的子榫套合，扣盖得十分严实。匣身四周较矮，中部凸起。四角上部与匣盖相应部位均侈出有抓手，抓手呈细腰方头状，加盖后，可以捆缚并便利抬动。器身四角底部均有矮方足。器身中部凸起的部分凿有装磬槽，槽分两排，每排六条，加上两排间斜隔处的一条，共十三条。这些槽均按所装磬的大小形状凿成，故槽大小有序、深浅有别、参差相对，合理地摆布在

匣身之内。各槽口、壁平直，底依磬下边的微弧形凸起。槽头均刻有编号，一行为“十二、十七、廿四、廿九、卅六、卅八”，另一行为“十四、十九、廿一、廿六、卅一、卅三”，两排槽间的一槽刻着“卅一”，刻号均加描朱漆，“十二”号槽最大，口长 46、宽 3.2 厘米；“一”号槽最小，口长 14.6、宽 1.7 厘米。（见图 4-118 ~ 图 120）

另两件磬匣（N.7、N.8）出土时有所残损，形制与上述 N.9 相同，仅刻文以及 N.7 的磬槽数有异。N.7 盖刻“间音十石又四才此”，内有 14 条槽，比 N.9 多出 1 条，槽头亦刻编号，分别为“一、二、三、四、五、七、九、十、十六、廿二、廿八、卅四、卅七、卅九”。N.8 盖刻“新钟与少羽曾之反十石又四才此”，内有 14 条槽，亦比 N.9 多出 1 条，槽头刻编号，分别为“八、十三、十五、廿、廿五、廿七、卅二、六、十一、十八、廿三、卅、卅五、卅”。三件磬匣的槽头刻号恰好可以组成 1 ~ 41 的数列，可知这套匣内曾经装有 41 块磬。出土时，所有槽内均未盛磬，将中室相同编号的磬块放进槽内，大小正合适。如 N.9 的“卅六”号槽，口长 17.7、宽 2.1 厘米，而下 6 磬首端刻号“卅六”，对角长（即鼓、股上角之间距，为磬块最长处）17.7、平均厚 1.67、最厚处 1.75 厘米，磬入“卅六”号槽内，长度适宜，槽宽与磬厚松紧得当，露出槽口的磬之倨句部分又恰与匣盖底面的浅槽吻合。

41 条槽与出土的 32 块磬有 9 件之差，可能另有 9 块备用磬，未一同下葬。由上可知，磬匣虽出自北室，但与中室的编磬却是配套的。



图 4-117 磬槌（C.204）
通长 52 槌头长 7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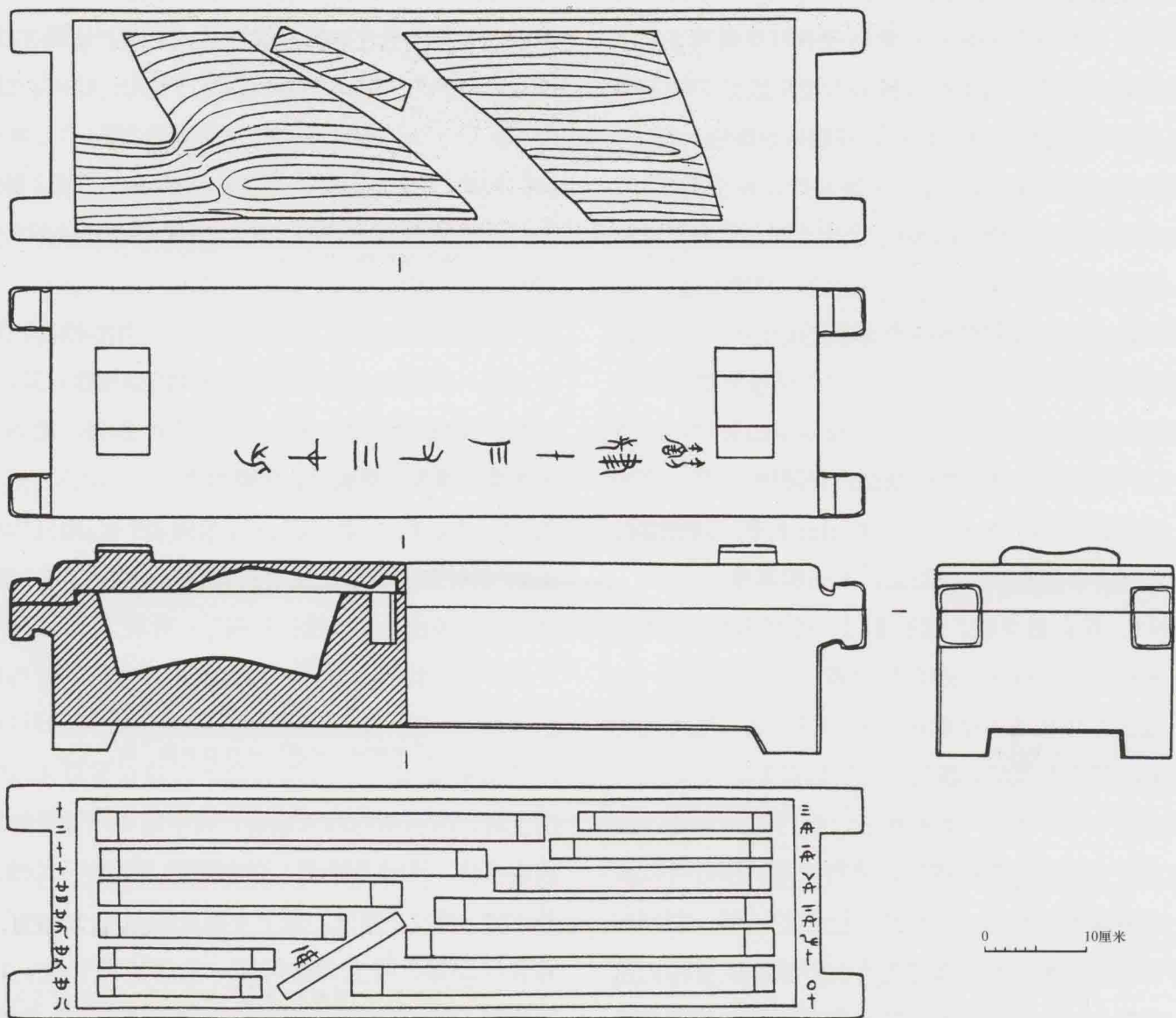


图 4-118 磬匣 (N.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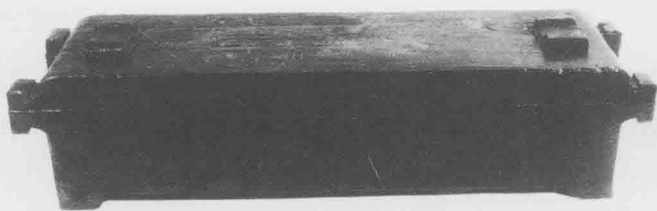


图 4-119 磬匣 (N.9) (扣合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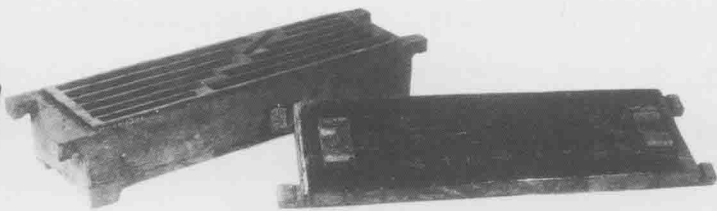


图 4-120 磬匣 (N.9) (打开状)

五、编磬的音响复原

编磬没有像编钟那样保留着原有音响，多数磬块已无法击奏，少数完整者也不能发出乐音。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大多数磬块的外形、依然如旧的编悬形式和可与钟铭相通的整句成段的刻文，还有保存完好的击奏工具和磬匣等等。这些宝贵资料有可能使我们探寻其昔日的音容。

1. 磬料的确定和选择

鉴定和岩相分析的结果证明，这批磬料主要是石灰石，仅有极少数的大理石。

早期的磬，选料多样，有角页岩、粉砂岩等，比较随意。从商代开始，磬料趋于一致，多为石灰岩和大理石。殷墟妇好墓晚商磬、陕西岐山贺家村 M1 西周磬、山东莒南大店 M2 春秋磬、山东临淄郎家庄 M1 东周磬、山西万荣庙前村的战国磬、湖北江陵的楚国彩绘磬等，均是石灰石（即俗称的青石）质。这种选料传统，是制磬工匠多年积累摸索的结果。石灰石硬度适中较易于加工，其粒度匀细、致密的结构特点又是声波传递的较好条件，加之分布广泛，开采方

便,自然是制磬的好材料。《山海经》里多处提到的“磬石”“鸣石”^[1],《尚书·禹贡》中所说的“泗滨浮磬”,当指这类岩料。

据下 11 上的三叶虫化石,可推知这批磬料的大体年代属于寒武纪和奥陶纪。这类石灰岩在全国分布甚广,古人必然就近取材。据《晋书·五行志》载:“永康元年(300),襄阳郡上言,得鸣石,撞之,声闻七八里。”在今襄樊市郊(仅距随县一百余千米)盛产石灰之处,研究者找到了理想的磬料。

经过复原磬多次试奏和进行声学特性分析均证明:磬料的岩性是石磬音质好坏的重要因素,材料的密度、质地的纯度、取材的走向都会直接影响磬的音色、时程。应当保持岩性在一块磬上和一套磬中的相对统一性。用石灰石磨成的磬音色优美,与编钟合奏时,金石齐鸣,悦耳动听。

2. 音高的推定

编磬的原有音高是以原件的几何尺寸、刻文及与之相关的资料为依据推定。

磬音清浊由其外形所致。大而薄,音就浊;小而厚,音就清。按磬块、磬槽的形体与刻号的序列关系(从大到小,即从低音到高音次序)编列,结合磬上的标音和乐律铭文,可以整理出原编号与音列的关系,如:

下 3 和上 12,原编号为“十九”“廿”,标音“浊姑洗之徵曾”“浊姑洗之下角”,两者原编号差数为一,标音亦差一律(即一个半音);

上 8 和上 7,原编号为“六”“八”,标音“浊姑洗之商”“浊姑洗之下角”,两者原编号差数为二,标音也差二律(两个半音);

下 11 和下 3,原编号为“十七”“廿”,标音“浊姑洗之羽”“浊姑洗之下角”,两者原编号差数为三,

标音亦差三律(即三个半音);

上 2 和上 4,原编号为“十六”“廿八”,标音“浊姑洗之宫”“浊姑洗之宫反巽”,两者原编号差数为十二,标音亦差十二律(即十二个半音);

上 2、上 3、上 4、上 5、上 7、上 8、上 12、下 3、下 4、下 9、下 11 这些并存原编号和标音刻文的磬块之间,均可得到一致的结论:这套编磬的原编号是以半音级进关系编列。

循此规律,仅剩刻号的磬可以推出其在浊姑洗均中的阶名;刻号残失的可以由刻文分析而得知。下 5 无刻文,据下层 1~6 号磬的标音刻文所反映的音列特点,亦可明确它在原编号中的位置和应有阶名。上 13、上 14、上 15、上 16 缺刻文资料,则据发掘现场记录,推知其刻号和阶名。全套磬原编号和阶名的明了,使其相对音高(即相对于浊姑洗均中的称谓和各磬之间的音程关系)得以确定。

用经过选择的磬料依上 1 的几何尺寸磨制的实验磬,测得振频为 748Hz,相当 $\sharp F_5 + 19$,与套用由楚国彩绘磬推出的半经验公式算得的频率 745.6Hz 相近。该磬刻文“浊姑洗之徵”,依编钟铭文及音响推算,恰当现今 $\sharp F$ 音。实验、计算、推算确定了该磬的音位,全套磬的音位(原来频率的近似值)。

全套磬音域有三个八度(若加未下葬的磬,则有三个八度又一大三度)。下 7 为最低音,音高近似值是 C_5 ;上 6 为最高音,音高近似值是 C_8 。在此范围内,仅差 $\sharp A_6$ 、 C_7 、 $\sharp G_7$ 、 A_7 、 B_7 五个音(即未一同下葬的廿七、廿九、卅七、卅八、卅等五块磬的音响),便可构成完整的半音系列(整套磬原来当如此)。各磬音位见表 4-10。

编磬不是依半音级进的顺序悬挂。上、下层 1~6 号是以四度、五度关系排列,7~16 号则不规律(可

表4-10 曾侯乙编磬音位

上层	出土号	1	2	3	4	5	6	7	8	9 [*]	10	11	12	13	14	15	16
	磬头刻号	(十一)	十六	三	八	五	一	六	八	(九)	十三	十八	廿	(廿五)	(卅)	(卅二)	(卅四)
	标音刻文	徵	宫	徵反	宫反	徵反	少羽	商	下角	(羽曾)	(羽)	(商)	下角	(羽反)	(商反)	(角反)	(少商)
	相对音高	$\dot{5}$	1	5	$\dot{1}$	$\dot{5}$	$\sharp\dot{1}$	$\underline{2}$	$\underline{3}$	$\underline{4}$	$\underline{6}$	2	3	6	$\dot{2}$	$\dot{3}$	$\sharp\dot{4}$
	相对音位	$\sharp F_5$	B_5	$\sharp F_6$	B_6	$\sharp F_7$	C_6	$\sharp C_5$	$\sharp D_5$	E_5	$\sharp G_5$	$\sharp C_6$	$\sharp D_6$	$\sharp G_6$	$\sharp C_7$	$\sharp D_7$	F_7
下层	出土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13	14	15	16
	磬头刻号	(七)	(十二)	十九	廿四	(卅一)	卅六	(五)	(十)	十四	(十五)	十七	(廿一)	廿二	(廿六)	卅三	卅九
	标音刻文	徵曾	宫曾	徵曾	宫曾	(徵曾)	(宫曾)	羽	商	商曾	徵	羽	(羽曾)	(商)	商曾	(羽曾)	(徵)
	相对音高	$\flat\dot{3}$	$\flat\dot{6}$	$\flat\dot{3}$	$\flat\dot{6}$	$\flat\dot{3}$	$\flat\dot{6}$	$\sharp\dot{1}$	$\sharp\dot{4}$	$\flat\dot{7}$	$\sharp\dot{7}$	$\sharp\dot{1}$	4	$\sharp\dot{4}$	$\flat\dot{7}$	$\dot{4}$	$\sharp\dot{7}$
	相对音位	D_5	G_5	D_6	G_6	D_7	G_7	C_5	F_5	A_5	$\sharp A_5$	C_6	E_6	F_6	A_6	E_7	$\sharp A_7$

[1] 《山海经·中山经第五》:“长石之山……其中多鸣石。”《山海经·西山经第二》:“高山……其中多磬石青碧”,“鸟危之山,其阳多磬石”,“小华之山……其阴多磬石”。

能系下葬时有所扰乱), 相邻两磬呈二、三、四度者均有。上层音列主要是以新钟及其近关系律为主音的五声至六声音阶; 下层音列主要是以姑洗及其近关系律为主音的五声至六声音阶。

3. 磨制与调音

原始磬的加工为打制。商代磬进化为磨制。

编磬磨制中的每一环节, 都直接影响到音响。

几件幸存整体的磬块, 表面均磨得十分光平。遗留在上面极细的擦痕方向一致, 平行线条长, 是采用大砺石、大动作磨砺的结果。由此可使各处受力均匀, 保持光平。经用复原磬检测分析得知: 磬的光平会提高磬体发音的灵敏度和鲜明性, 得到好的音色。

磬上的穿孔虽为悬挂所用, 若孔壁不光, 使穿钉受卡或与其接触面过大, 便会抑制磬体振动, 使声音干涩无韵; 若孔开得不适中, 使磬的一端过高或过低, 破坏了与邻近磬块相对的水平关系, 就会影响演奏时磬槌的正常运行。原件上的磬孔均口圆壁光, 位置较为适中。

调音仍是一种细腻的磨砺。《考工记》载: “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 已下则磨其端。” 磬音偏高, 磨

旁使之薄, 振幅就会加大, 频率随之降低, 音自然由“上”而下; 磬音偏低, 磨端以加大厚度与磬体的比例, 振幅减小, 频率提高, 音便由“下”而上。复原磬依此调音, 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正确性。

4. 击奏部位

东汉经学家郑众注《考工记》云: “股, 磬之上大者。鼓, 其下小者, 所当击者也。” 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所出乐舞图内的击磬动作可与之印证, 说明磬的受击部位是鼓部(见图 4-121)。编磬出土时坐北朝南, 各磬之鼓部在北、股部在南, 演奏者当席北面南而击。这与磬横梁怪兽正身的面向和整个中室乐器的布局是吻合的, 亦可知记载无误。但是, 就在同一部位, 若敲击点不同, 其基音和泛音的明显程度、余音的长短都有区别。据人耳对基音和泛音的感应, 结合仪器(丹麦产 2307 型电平记录仪)对磬音时程的分析, 可以确定敲击鼓部的最佳位置是鼓上角。

演奏编磬时, 奏者需面向观众席地坐在架后, 双手各执一槌。因磬块直垂, 敲击点在侧面, 故运槌不能上下起落, 而应呈一定斜度。双槌可以单击、双击、轮击, 亦可由小磬(高音)向大磬刮奏, 将槌放在两磬之间左右摇击, 还能得到颤音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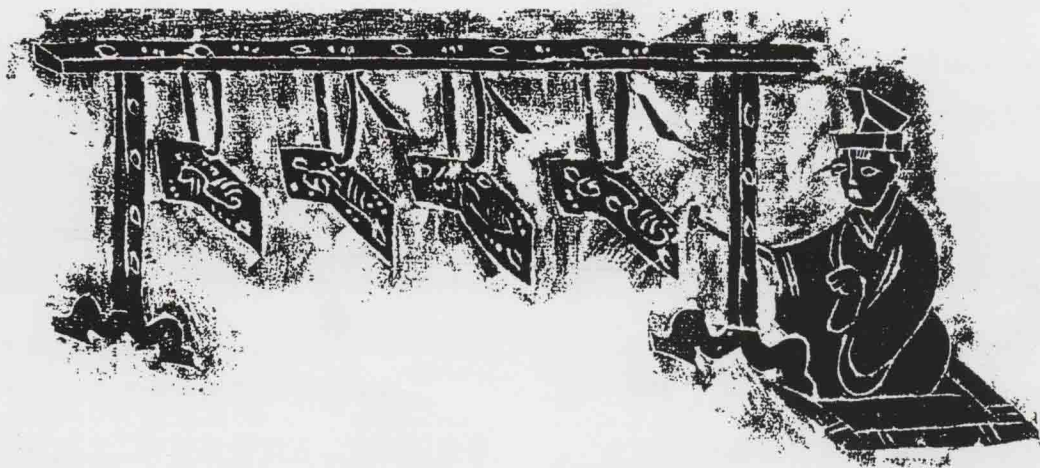


图 4-121 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击磬图拓片

第二节 鼓

鼓是世界上历史最早、使用最为普遍、形态最为丰富的一种乐器。中国鼓也不例外。关于鼓的起源,《世本》说:“夷作鼓。”《吕氏春秋·古乐篇·仲夏纪》说:“有倕作为鞀鼓”。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鼓,为远古时期的土鼓和鼙鼓(见图4-122、图4-123)。

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鼓”及其“嘒嘒”作响的声音已被象形刻画。青铜仿木鼙鼓是鼓在当时已臻完美成熟的典型(见图4-124)。《考工记》中还记录了鼓的形、声关系:“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大型鼓的“隆隆”之声常被用作“写以雷霆”。

曾侯乙墓的鼓共4件。中室3件(C.67、C.77、C.62),东室1件(E.12)。均为木腔双面皮鼓,但形制有别。出土时腔体尚在,鼓皮已腐烂无存。中室出有建鼓槌一对(C.61、C.78)。

一件铜鹿角立鹤鼓架(E.37)和彩漆梅花鹿木鼓,因未定论,附记于此。



图4-123 鼙鼓 新石器时期
存高110.0、上口直径47.0、短径38.0、复原直径43.0、
底口直径56.0、腔壁厚约2.0厘米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图4-122 陶鼓 新石器时期
通高41厘米
山东泰安大汶口1018号墓出土 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4-124 铜鼓 商
通高75.5厘米,重42.5千克
湖北崇阳白霓乡出土 藏湖北省博物馆

一、建鼓

1 件 (C.67)。系一架由长木柱直贯并插树于青铜鼓座上的大鼓，分鼓腔、鼓座两部分。(见图 4-125)

1. 鼓腔

枫杨(*ppterocarga stenoptera*)木质。如一横置桶状，中腰外鼓，由数块腔板拼合而成，身長 106、口径 74 厘米。腔板长方体，微弧，中部较厚为 4.2 厘米，两旁较薄为 2.8 厘米。腔板两端固定鼓皮处长 11.5 厘米，布有 4 排竹钉。竹钉方锥体，平头，间距多为 3.4 ~ 3.6 厘米，行距 2.8 厘米。各排钉位上下相错。出土时，鼓皮无存，仅剩露于腔面约 0.3 厘米的钉端，可作鼓皮厚度的参考数据。鼓腔除蒙皮处外，通饰朱漆，出土时，色泽仍很鲜艳。

纵贯鼓腔正中的圆木柱，通高 365、上端伸出鼓身 150、下端伸出鼓身 125 厘米 (计插入鼓座部分)。柱径 6.5 厘米，与鼓身相交处较粗为 9.0 厘米。柱顶绕饰一段黑漆，余遍髹朱漆。出土时，柱已断，鼓腔随之倒落，但柱的中段仍串在鼓腔内，下段尚插在座中。(见图 4-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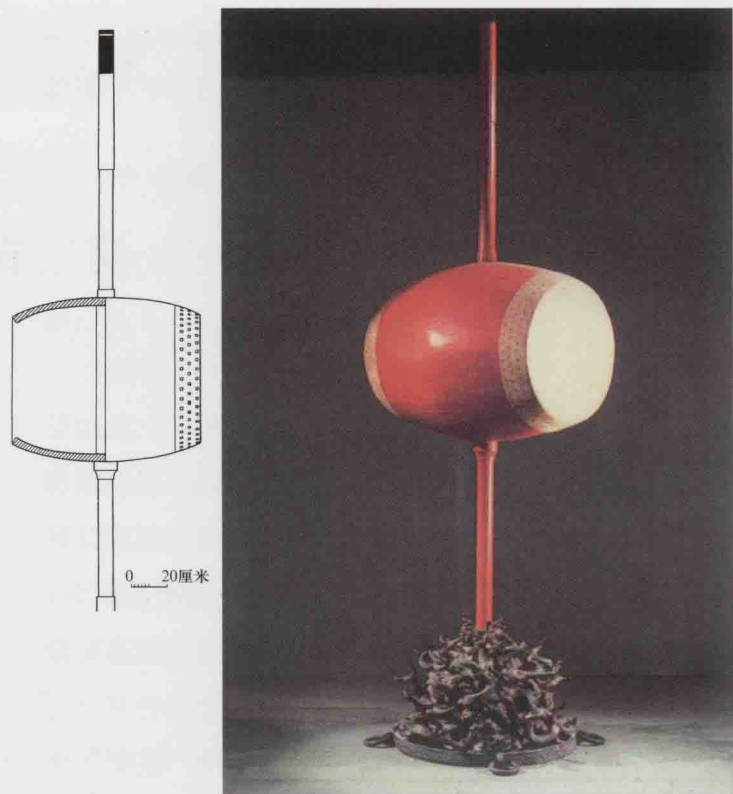


图 4-125 建鼓 (鼓为复制品)
通高 365、底座径 80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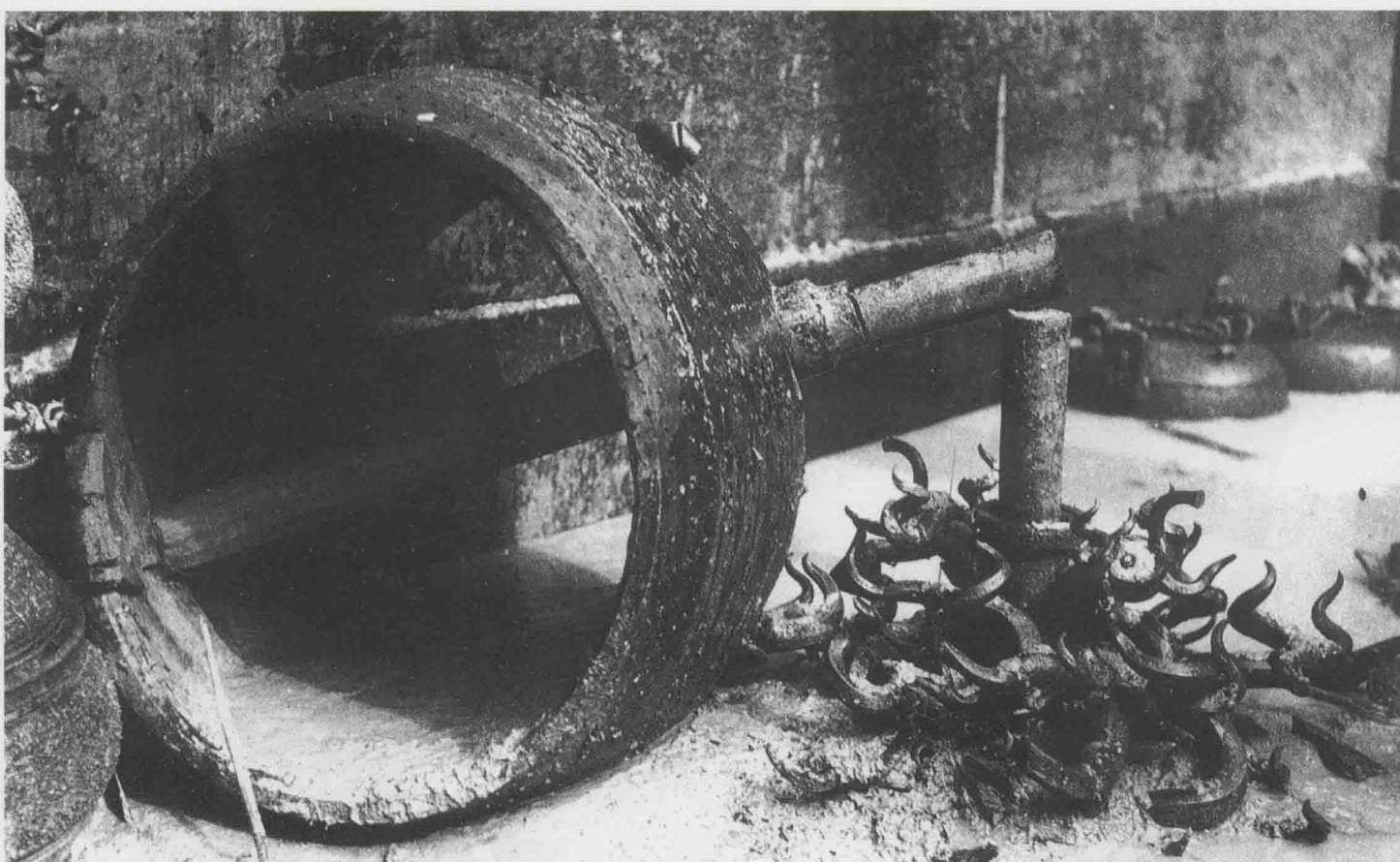


图 4-126 建鼓 (C.67) 出土时的景象

2. 鼓座

青铜质，圆锥体。由座底、承插柱和群龙圆雕构成。通高 54、底径 80 厘米，重 192.1 千克。（见图 4-127）

座底圆形，为网状结构，中凸；周沿若圈足，径 72、高 5.5、厚 1.5 厘米；圈外壁饰一周浅浮雕蟠龙纹，并对称缀扣 4 个圆环提手；圈内壁连接 11 根纵横交错的不规则铜条。座底正中与承插柱相连。承插柱，盘口管身，透底，突居于鼓座正中；管身长 29、外径 9 厘米，盘口外径 12.5、内径 7.6 厘米；柱底距地 21 厘米；其盘口内沿刻“曾侯乙乍時”五字；外沿镶嵌绿松石（出土时多已脱落）。

主龙躯干及攀附其身、首、尾的数十条小龙组成。其中主龙系圆雕，龙身曲旋蟠绕，沿首、角、舌、背等部位的脊线或中线的两边，均镶嵌着绿松石，并刻繁细的鳞斑纹。攀附主龙的小龙以高浮雕和圆雕相结合，龙首附于主龙身上，龙尾侈出且曲翘蜿蜒。次小龙则以高、浅浮雕并用，整躯附于主龙之上。这些大大小小的龙均仰首摆尾，穿插纠结，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极其生动繁复的立体造型。龙群中一对昂首相背于承插柱柱口两边的龙首刻画得特别细腻、生动，其向上卷扬的“象鼻”显得尤为别致。



图 4-127 建鼓座 通高 54、底径 80 厘米

鼓座的铸造采用了分铸、铸接、焊接结合的方法。先分别铸出座底、22 节（段）龙身（主龙及其身上攀附的小龙）、承插柱，再通过铸接和铜焊以及低熔点焊料^[1]焊接的办法，将其结合一体。

这种单柱式的鼓，过去仅从少数战国铜器刻纹和汉代壁画、画像石里见过其形象，C.67 为同形鼓中最早的实物。据《太平御览》五八二卷引《通礼义纂》曰：“建鼓，大鼓也，少昊作焉，为众乐之

节。夏加四足，谓之足鼓。商人挂而贯之，谓之盈鼓。周人悬而击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建之，谓之建鼓。”又《仪礼·大射》“建鼓在阼阶西”，注：“建犹树也，以木贯而载之，树之柎也”，因名建鼓。

建鼓槌 2 件（C.61、C.78）。出自中室。出土时靠近建鼓。形制相同。通长 64、首端径 1.8、尾端径 2.4 厘米。近于首端处凸出一圈。通体髹饰黑漆。（见图 4-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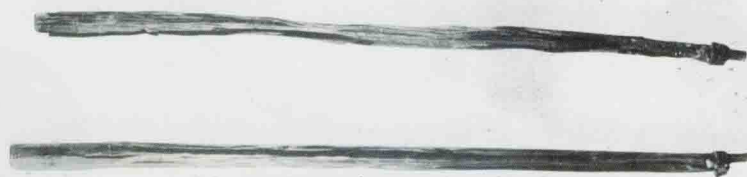


图 4-128 建鼓槌（C.61、C.78）
通长 64、尾端径 2.4 厘米

[1] 低熔点焊料，经郑州机械科学研究所中心化验室分析：含锡93.36%、铅5.88%。

二、有柄鼓

1 件 (C.77)。形似桶，中部微鼓。体较小，长 23.8、腔口外径 24、腹外径 28 厘米，腔口壁厚 1.2、腹壁厚 2.0 厘米。鼓腔中腰有一木柄榫入腔板，腔内用一竹钉将其插栓固定，木柄侧视若葫芦形，上刻弦纹，柄长 8.5、柄首长 3.5、宽 5.3、厚 2.8 厘米。鼓腔两端周沿固定鼓皮处长 4 厘米，皮已不存，遗有两行

竹钉。竹钉方锥体，平头，每行 23 个，钉位上下相间。钉端露出腔板约 0.2 厘米，可作该鼓皮厚度的参考数据。除两端蒙皮处外，鼓腔和木柄均遍髹朱漆。出土时，腔体完整。现据其腹腔安柄的特点，称为有柄鼓。(见图 4-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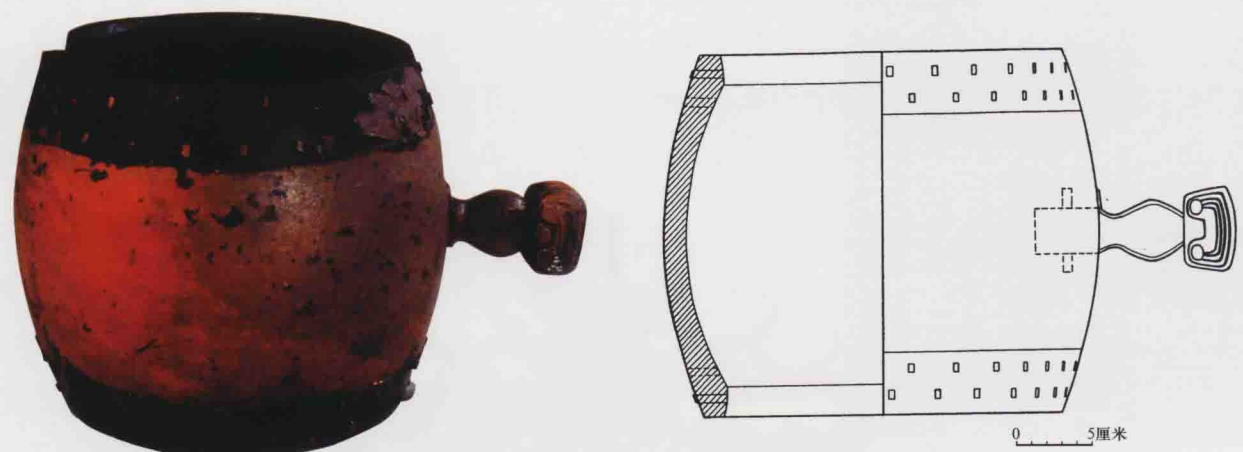


图 4-129 有柄鼓 (C.77)
高 23.8、腹外径 28 厘米

三、扁鼓

1 件 (C.62)。形圆体扁，中部微鼓。长 12.5、腔口外径 42、腹外径 46 厘米，腔口壁厚 1.5、腹壁厚 3 厘米。出土时，鼓腔已破为数块，经拼合，知其原由 12 块腔板组成。腔板均外鼓内凹，两侧、两端各按一定的角度里收，其侧面均无接榫痕迹，仅表面的一端刻有一道小槽。疑鼓腔系黏合，腔端表面上的小槽系为拼合时加箍而置。腔板两端固定鼓皮处长 4.6 厘米，其间各布骨钉 3 行，各钉间距不等，约在 4~5 厘米之间，钉位上下相间呈梅花形，由于腔体未能完全复原，钉数不详。此鼓是在蒙好鼓皮后，连腔带皮（指

固定在腔板上的鼓皮）通施彩绘。由残存的漆皮得知，腔板两端皮面上以朱漆为地，描黑色云纹。腔体腹面上以黑漆为地，绘朱色“山”形纹。由于鼓皮厚度的因素，皮面和腔面漆绘交接处形成了一道匀细的凸棱形“漆梗”，“漆梗”高约 0.2 厘米，与露于腔面的鼓钉等高，可作该鼓皮厚度的参考数据。有 2 块腔板的中部各入一方木榫，粗细分别是 1×0.7 、 1.1×0.9 厘米。两榫当与置放该鼓有关，惜鼓腔不能完全拼合，无法确定两榫间距。据该鼓的形式，暂名此鼓为扁鼓。(见图 4-130、图 4-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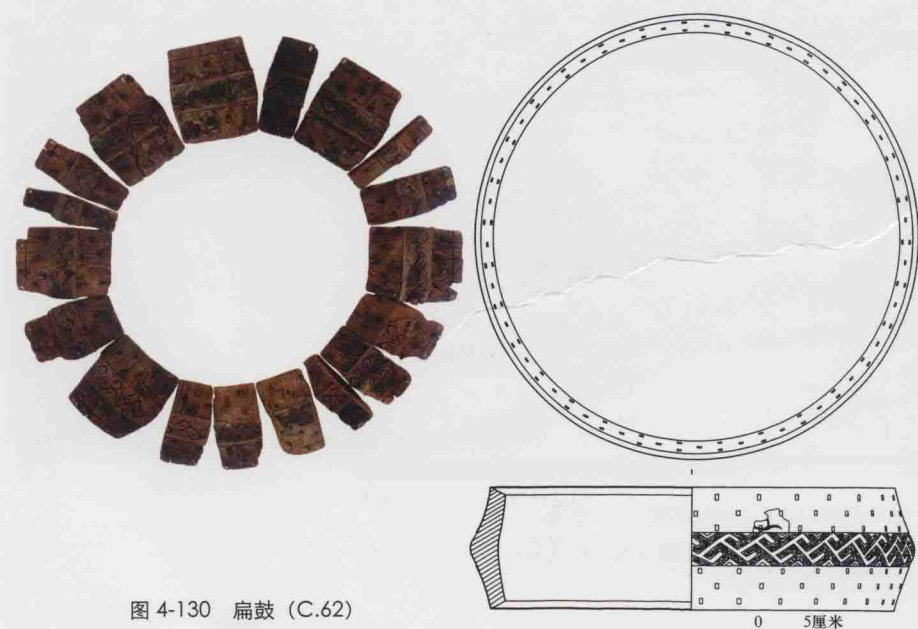


图 4-130 扁鼓 (C.62)
复原后长 12.5、腹外径 46 厘米



图 4-131 扁鼓 (复制品)

四、悬鼓

1件(E.12)。形圆体扁，中部微鼓。长8.5、腔口外径约36、腹外径42厘米，腔口壁厚0.7、腹壁厚2.5厘米。出土时，鼓腔已破为数块，经拼合，知其原由13块腔板组成。腔板均外鼓内凹，两侧、两端各按一定的角度里收，其侧面无接榫痕迹，估计鼓腔也属粘合成体，而后借助鼓皮的拉力和鼓钉的力量加固。各腔板宽狭不等，最大的一块中腰弧宽13.3厘米，最小的一块中腰弧宽6.0厘米。腔板两端固定鼓皮处长2.4厘米，其上布有竹钉，竹钉钉位不规则，且表面仍残

留漆皮，故钉数不详。此鼓亦为蒙皮后，连腔带皮（即固定在腔板上的鼓皮）通施彩绘，均以黑漆为地，两端皮面上绘朱色三角雷纹，腹部绘朱色菱纹。就鼓钉在腔面的露头高度及其表面遗留的漆皮来看，鼓皮约厚0.2厘米。鼓腔中部原有三个铺首铜环，环径4.5厘米，出土时有两个尚在腔板上，另一个脱落，但装钉孔眼尚在。三环中有两个横置，一个竖置（即环位与鼓沿呈平行或垂直关系），惜因各腔板边沿腐蚀，鼓腔不能完全拼合复原，三件铺首环钮的间距和角度不能确定。据该鼓的形式，它当是古人所谓“悬而击之”的悬鼓。（见图4-132、图4-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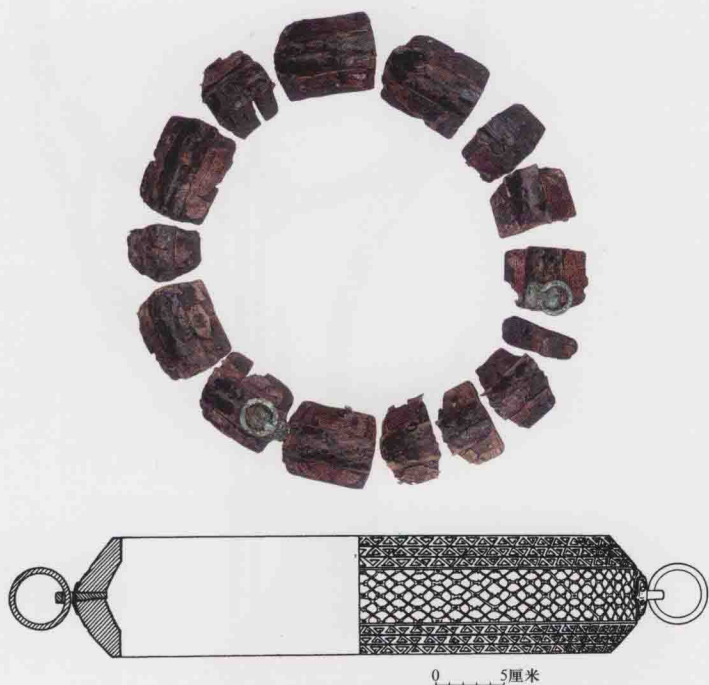


图4-132 悬鼓(E.12)
长8.5、腹外径42厘米



图4-133 悬鼓(复制品)

五、铜鹿角立鹤鼓架

铜鹿角立鹤鼓架1件(E.37)。青铜错金，为鹿角与立鹤合体造型。东室出土，立于主棺之东，面南。

全器造型别致。其由鹤身、双角、双腿、双翅、座板共八个单体铸成后，复连接而成。其中双翅系焊接于鹤身，不能拆开。其余各部分均与相关部分呈子母榫相接，拆装较为便利。其双角根部的子榫各长3.5厘米和4厘米，大小稍异，分别为 1.5×1.8 、 1.6×1.7 厘米。

鹤引颈昂首伫立。鹤首扁圆，尖喙向上弯钩，双目圆鼓仰天而视，两侧侈出“鹿角”向上卷翘，合呈圆弧状。长颈直伸，上细下粗，与身相交处呈前曲挺胸状。鹤身拱背垂尾，两侧舒展翅膀。鹤腿长直、粗壮有力，下有三爪，立于长方形座板之上。

通体铸、镶纹饰。鹤首、颈、角饰错金涡云纹、三角云纹和圆圈纹。背部斜条羽毛状纹中夹以勾连三角纹，脊部有两道平行的凸纹，内嵌绿松石。腹、尾边沿和翅膀周边均镶嵌绿松石（多数脱落，遗白色填充物）。翅膀上面浮雕蟠螭纹和小圆圈纹；底面光素；翅根由1条蟠龙相衔，龙身绕至腹下。鹤尾有2个螺状泡形饰。腿部饰涡云纹，爪上阴刻回形纹。其颈、翅、尾的形状和纹饰，多处与同墓编磬兽形柱座的相对部位类似。

座板，长方形。中部较高，呈三层台阶向外逐层渐低。四边中部各有一壁虎形钮，缀扣一圆环，为提手。其中部镶嵌勾连云纹，次一层饰浮雕蟠螭纹，外层镶嵌凤纹。

鹤的头、颈与鹿角均错金装饰，背脊和双翅的周边镶嵌着绿松石。鹤嘴右侧有铭文七字：“曾侯乙作持用终”。

全器通高 143.5、立鹤高 110、颈长 63.5、足高 29.5 厘米；座板高 4、长 45、宽 41.4 厘米。重 38.4 千克。

鹿、鹤在中国古代被视作瑞兽、神鸟，是沟通人、

鬼、神的灵媒。鹿、鹤合体，则是一种想象的吉祥动物。因其出土时放置在主棺一侧，可能有引领墓主人灵魂升天、或祈求神灵佑护之意。也有学者将其与东室的无架悬鼓（E12）相联系，疑为该悬鼓之架。^[1] 鼓当悬于鹤首之上，用鹿角穿挂鼓环。（见图 4-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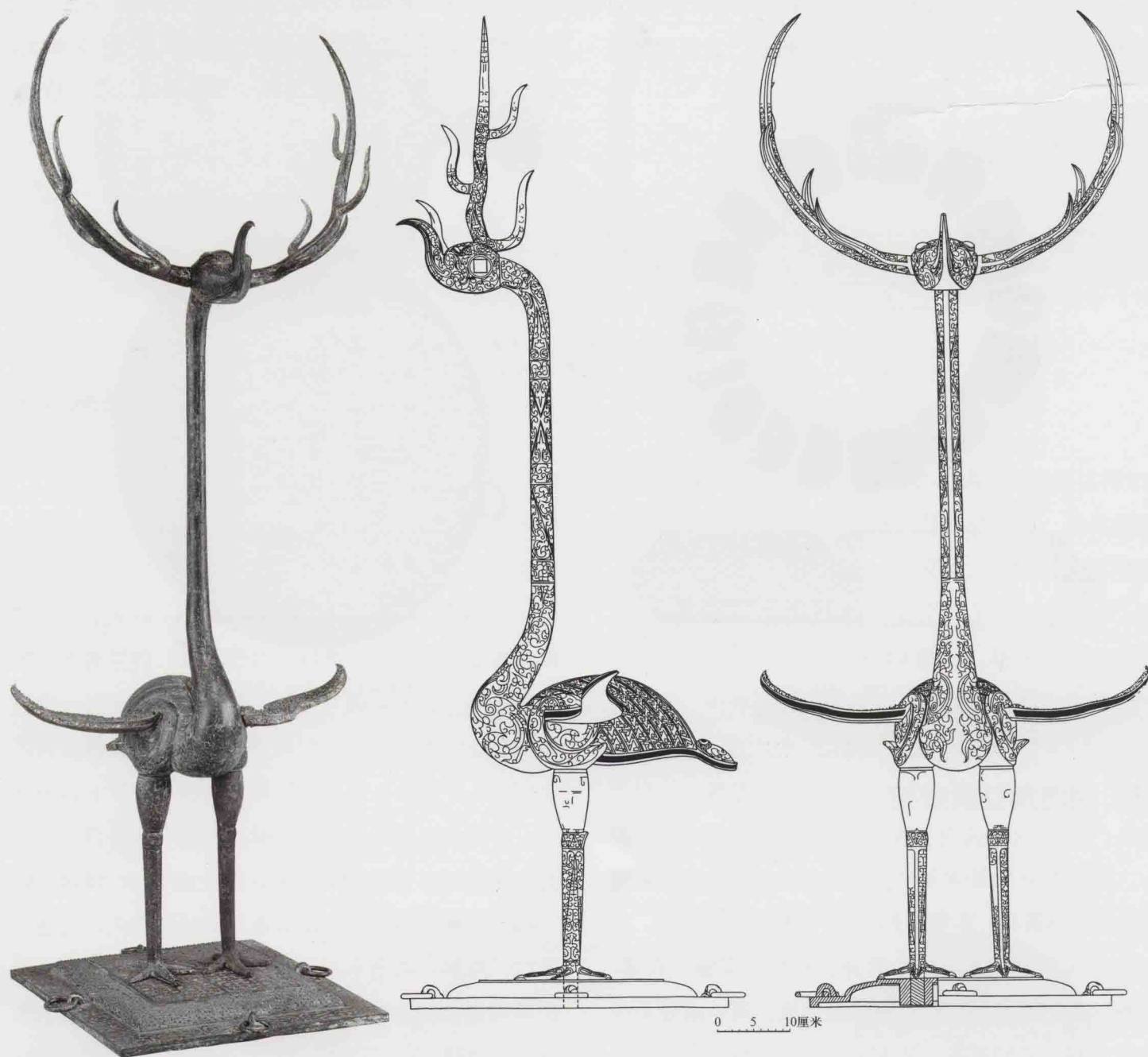


图 4-134 鹿角立鹤 (E.37)
通高 143.5 厘米 底板长 45 厘米

[1] 祝建华：《楚俗探秘——鹿角立鹤悬鼓、鹿鼓、虎座鸟架鼓考》，《江汉考古》，1991 年第 4 期。

六、彩漆梅花鹿木鼓

彩漆梅花鹿木鼓 1 件 (E.113)。木雕彩绘，主体以整木雕成。出土于东室，西邻主棺，南依椁壁。

鹿呈卧姿。其前腿跪地，后腿蜷曲，抬首凝望。鹿头上榫插的 1 副自然鹿角，使其恬静神态中更添真切和生动。

全器以黑漆为地，描朱色瓜子形圈点纹和细密的小点，如同梅花鹿之斑纹。鹿角根部削如方形榫，角有

三叉。角面分段绕饰三角纹，分叉处均绘一相同的纹样，若一对凤纹烘托着一轮圆形物。(见图 4-135)

鹿的臀部凿有一方榫眼，原曾榫插一物，据战国楚墓多见的漆木鹿鼓，此处当置一实体木鼓^[1]。(见图 4-136) 但该墓中未见这种木鼓。

该器或为同类鼓之模型，或为体鸣类击乐器——木鼓。其实际用途尚需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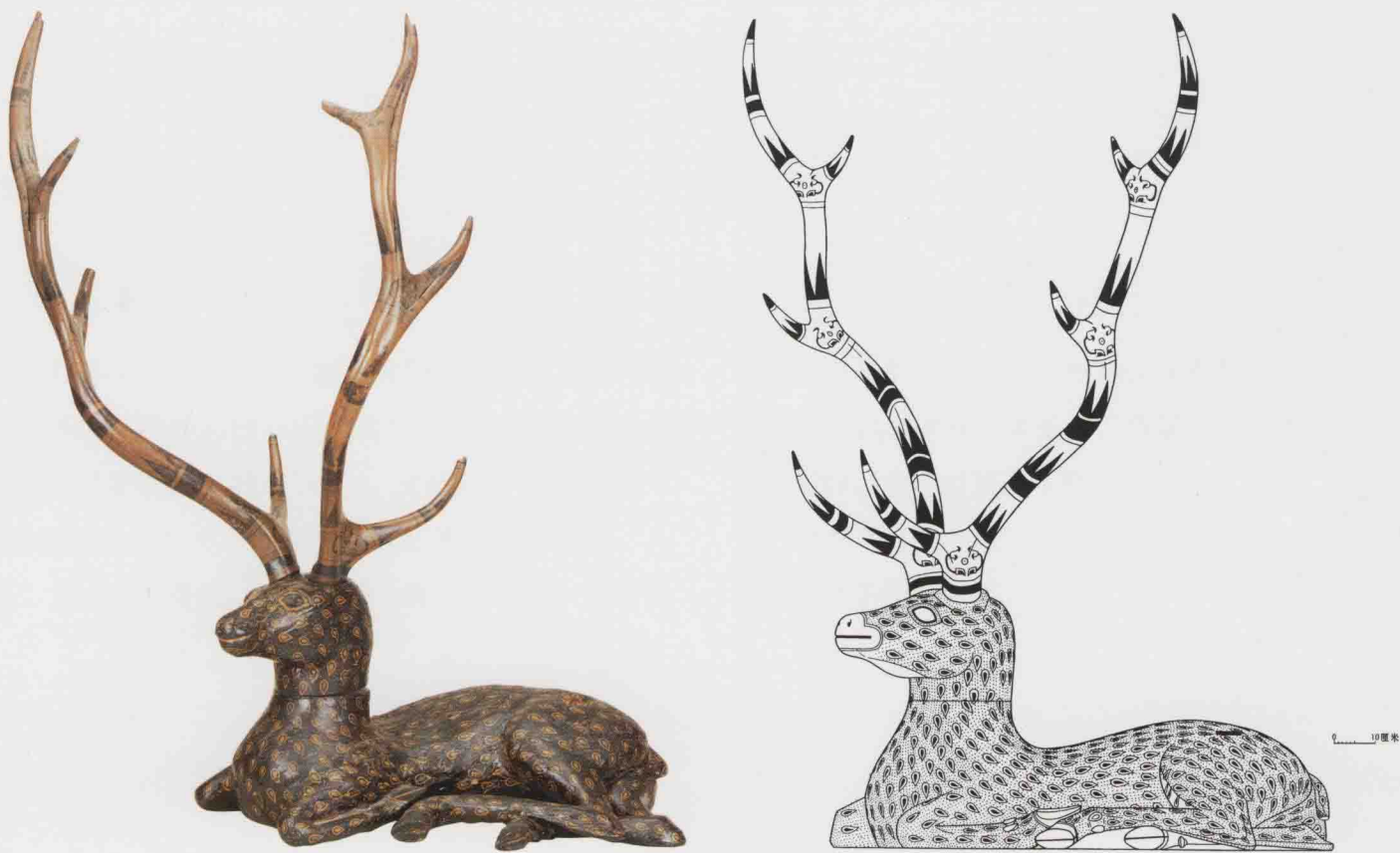


图 4-135 漆木鹿 (E.133)
通高 77 厘米 鹿身高 27、身长 45 厘米



图 4-136 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漆木鹿木鼓

[1] 湖北江陵雨台山 363 号墓、江陵雨台山 10 号墓、江陵拍马山 11 号墓、江陵溪峨山 7 号墓均有此类“鼓”出土。

第三章 弹拨乐器

中国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已发明了捻线工具——纺轮，并以此搓转和捻合出“线”；在五千多年前已经知道利用蚕茧抽丝、捻线、织物。文献和文字资料显示，张弦而成的弹拨类乐器亦应很早出现。“丝”作为“八音”之一见于周代。但是，因为保存的原因，迄今我

们所见最早的“丝”类实物也仅在春秋时期。曾侯乙乐宫内的这批“丝”类乐器，数量大、种类多、保存情况较好，有些尚属迄今最早的标本。

曾侯乙墓的“丝”类乐器，有瑟、琴、均钟三种，均属弹拨乐器。

第一节 瑟^[1]

12 件。中室 7 件，东室 5 件。同出瑟柱计 1358 枚。
(见图 4-138)

瑟的形式有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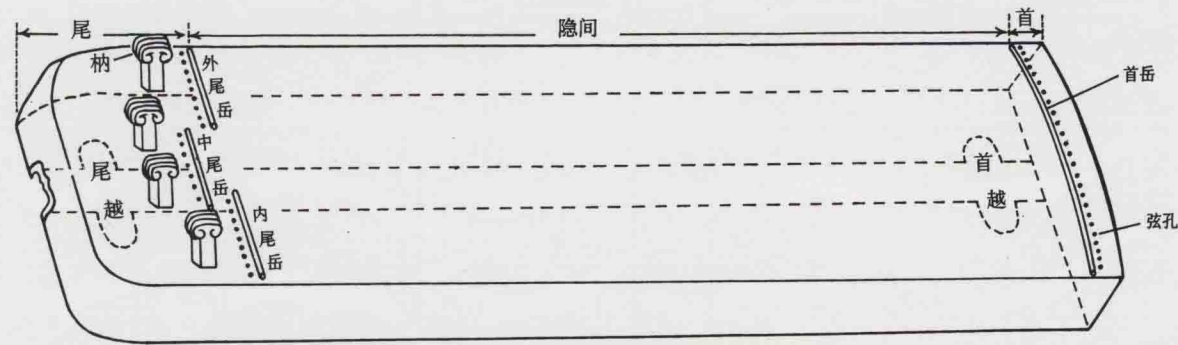


图 4-137 瑟的各部位名称图

[1] 瑟的各部位名称见图 4-137。



图 4-138 曾侯乙墓漆瑟出土时的景象

一、I 式

10 件。计有：C.16、C.29、C.31、C.32、C.37、C.41、C.42、E.110、E.112、E.127，即中室 7 件，东室 3 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均长方体，主体系用整木雕成，通体髹漆彩绘，色泽艳丽。E.112 所用木料，经鉴定为榉木（*Zelkova* sp.）。

C.32，长方体，尾部略收呈微弧形，面板略拱。全长 167.3、身宽 42.2、尾宽 38.5、中高 13.7、内外侧高 11.1 厘米。主体以整木雕成，小部件系另外加工成形后嵌插其内。瑟体内空，面、侧、挡、底板相连成共鸣箱。各板并不均厚，面板厚约 1.5、侧板厚约 1.3、首挡厚约 5、尾挡厚约 6、底板厚 0.7～1 厘米。

面板上，靠近首端并与之平行亘着一条岳山（即首岳）。首岳呈长条状，长 43、宽 0.9、高出面板 0.8 厘米。首岳通体依面板弧度微拱，顶面沿脊线向两边刮削，呈弧面；木质较瑟体坚硬，系加工成形后嵌入。首岳的右边，平行并列着 25 个弦孔。靠近尾端并与之平行亘着三条岳山（即尾岳）。尾岳形同首岳，但较短，靠外侧的尾岳（以下称外尾岳）长 13.7、居中的尾岳（以下称中尾岳）长 12.5、靠内侧的尾岳（以下称内尾岳）长 13.8 厘米。尾岳等宽 0.9、均高出面板 0.8 厘米。中尾岳离尾端最近，与内、外尾岳不在一条平行线上。

尾岳的左边，亦平行并列着弦孔：外尾岳旁 8 个、中尾岳旁 8 个、内尾岳旁 9 个，亦共 25 个。首、尾岳旁的弦孔径 0.4、孔距 1.7 厘米。首岳与中尾岳间距（隐间）较长，为 143 厘米，与外、内尾岳间距（亦称隐间）较短，为 141.2 厘米。瑟面尾部，插立着 4 个栓弦用的木杵，杵帽扁圆，上刻弦纹，杵身为方锥体。木杵高出瑟面 6.5 厘米。

首端挡板与面板垂直，上沿随面板微拱，侧、底沿均齐平。尾端挡板系彩雕，自尾岳处起始内收、下收，不如首挡那样平直，底沿正中嵌一过弦槽。过弦槽由一长方木块掏挖，中部有四个深浅不等的齿状壕，其木质较瑟体坚硬。

底板两端各凿有椭圆形槽，为首越和尾越，两越之间有一狭长槽相连。瑟的内腔，即由此向两边掏挖。首、尾越均宽 11～13 厘米、连同中间的狭长槽通长 156 厘米。

通体（连同内腔）均先髹薄薄的黑漆，然后在面、侧、挡、底板外表加髹朱漆，面、挡、侧板上尚加施彩绘。

此瑟的纹饰用彩雕和彩绘的手法表现：瑟尾彩雕，自尾岳左侧，雕以兽面为主体的纹饰，兽面鼻、目清晰，大口刚好由嵌在尾端底部的过弦槽构成；兽面纹

上复又浮雕着大小不等的龙、蛇躯体，正中两龙对峙，两边各有七条小蛇，将四个栓弦的木杵环绕其间。兽面和龙、蛇纹均系先浮雕出它们的重要部位和轮廓，然后施漆彩绘，底漆黑色，其上覆一层朱漆，再以黑、黄两色分别勾勒出各部轮廓或绘鳞纹、花瓣纹。瑟之面板、侧板彩绘，均在黑漆之上覆一层朱漆作地，再用黑、黄和少量银灰色描绘纹饰。面板正中无纹饰，周沿框花边，内、外沿花边绘菱纹，内填几何花纹；左沿花边沿尾岳右侧绘云纹；右沿花边沿首岳左侧绘变形龙纹。首岳右侧以致密的方格纹为地，并排绘有

六只振翅飞翔的凤鸟，鸟首朝内。内、外侧板纹饰相同，可分四组：第一组为凤鸟纹，十二只凤鸟分上、下两排，头朝首端，引颈振翅，后面拖着细长的尾巴。凤鸟均以黑漆线勾描轮廓，并着黄、银灰两色，身后衬以黑色致密的方格纹；第二组为变形云纹，亦以黑漆线勾描轮廓，黄、灰两色相填其间；第三、四组纹饰分别是第一、二组的重复。瑟首挡板亦绘凤鸟纹，绘法类似内、外侧板。（见图4-139～图4-141）

I式十件瑟的形制、纹饰又有细微差别：

1. 花纹组合略有变化。



图 4-139 I 式瑟 (C.32)
通长 167.3、宽 42.2、侧高 11.1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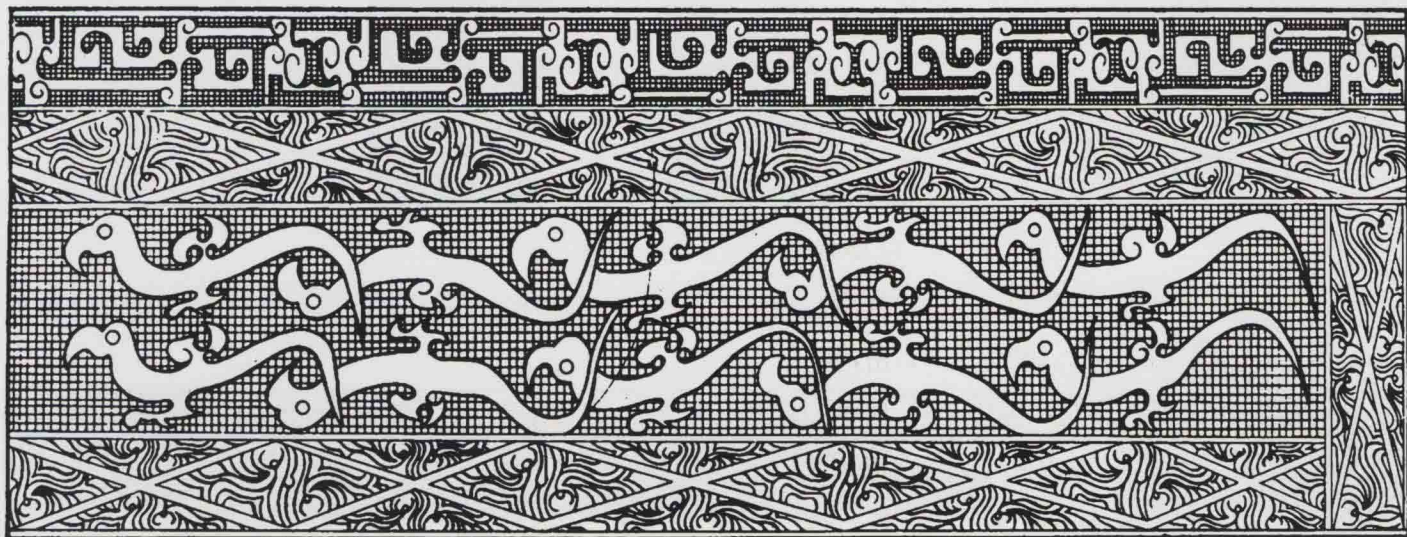


图 4-140 I 式瑟 (C.32) 局部纹饰

2. 部分瑟之瑟首底部多开了一个凹槽，凹槽均高10、长6.5~7.0厘米，其深度与瑟首侧板厚度相等。瑟首底部开凿凹槽的有：C.31、C.37、C.41、E.110共4件。

3. 各瑟外、中、内尾岳左侧的弦孔数不尽一致，分为8（外尾岳）、8（中尾岳）、9（内尾岳）的有：C.32、

C.16、E.110、E.112共4件；分为9、7、9的有：C.31、C.41、C.37共3件；分为9、8、8的有：C.42、E.127共2件；分为8、9、8的有：C.29，仅1件。各式瑟主要数据详见表4-10、表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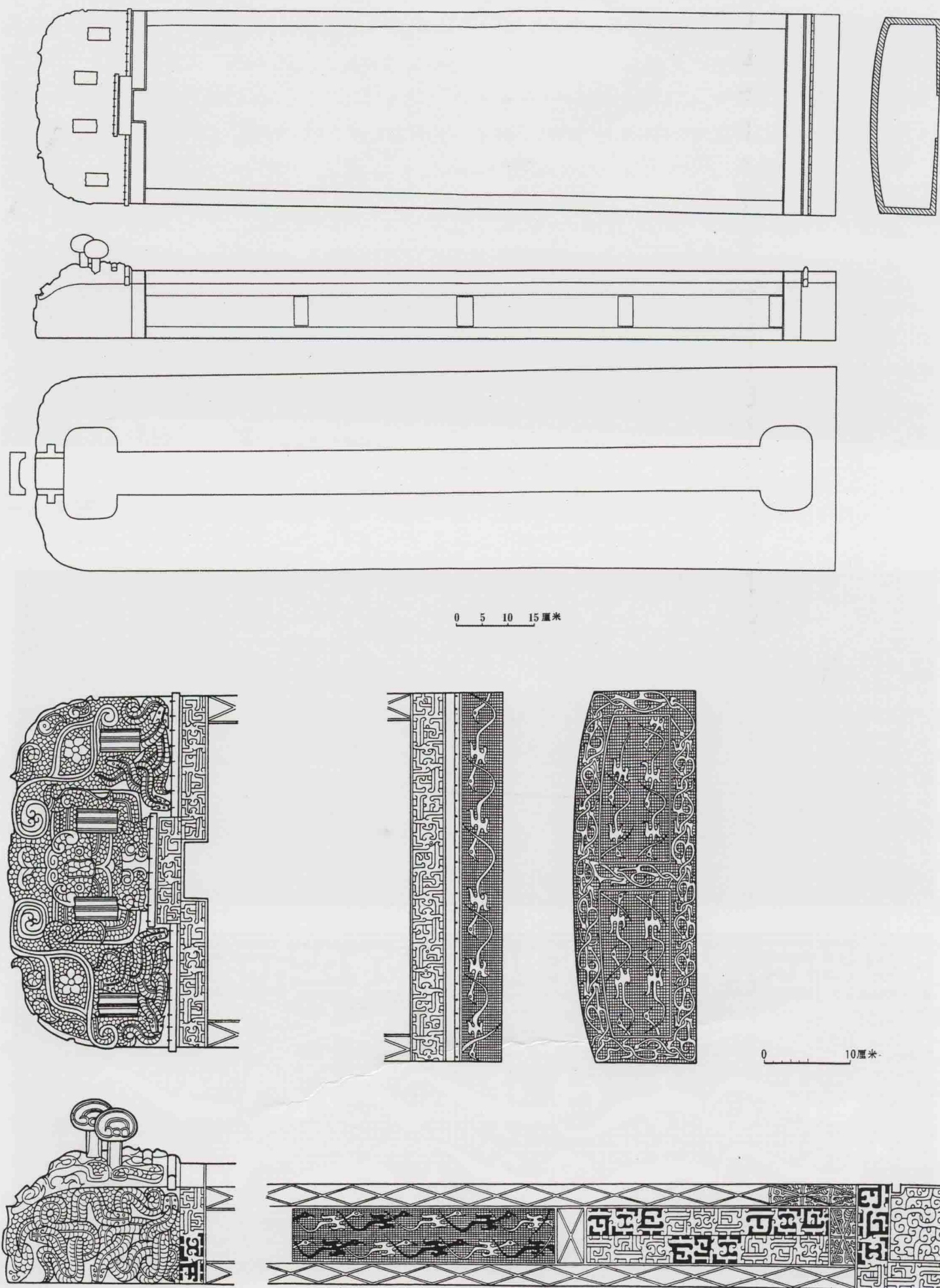


图 4-141 I 式瑟 (C.32)

二、Ⅱ式

1件(E.193)。长方体。通长164.3、宽41.5、中高13、边高12厘米。所用木料经鉴定为梓木(*Catalpa* sp.)。面板、侧板为整木雕成,底板系嵌进。出土时已破为数块,经拼接可知,底板系由多块木板组成,拼接时,先用竹钉打楔相接,再用金属质的小抓钉加固。小抓钉“门”形,长5.5、宽1.0、两头突出部分高1.0厘米。底板亦开有首越、尾越,中间以狭长孔相连,惜破碎太甚,无法完全复原。瑟腔内空,瑟壁亦不匀厚,首端厚4、尾端厚4、两侧板基本等厚1.5、面板厚2.3、底板厚0.5~0.9厘米。腔内各壁内沿开有深1.0、宽0.6厘米的槽口,内、外壁还紧靠槽口上沿对称布有两对1.1厘米见方的榫眼,疑此槽口和榫眼均与嵌底板有关,可能先从榫眼内横插两根木条,再将底板嵌入槽口,木条从腔内撑底板,以免其受力内凹。

瑟面右侧,嵌有首岳一条。首岳长43、宽0.9、高出瑟面0.6厘米。首岳右侧面板上,并列着25个弦

孔,孔径0.4、孔距1.7厘米。瑟面左侧,嵌有外、中、内三条尾岳,分别长13.6、12.6、13.2厘米,等宽0.8厘米,均高出瑟面0.5厘米。尾岳左侧的弦孔依外、中、内岳分为9、8、8孔,孔径0.28~0.5厘米、孔距1.5~1.8厘米。首、尾岳边的弦孔均经过返工;首端,多余的弦孔均用竹钉堵塞,剩存25个孔;尾端,与面板对直打穿的孔有25个,均被竹钉堵塞,余留25个斜穿的孔。首岳与中尾岳间距较长,为149.3厘米,与外、内尾岳间距稍短,为144厘米。瑟面尾端,凿有四个方榫眼以插立栓弦的木柄,但此瑟仅清出3件木柄。柄帽扁圆,上刻弦纹,柄身方锥体。3件木柄中,2件无饰无漆,1件髹黑漆。瑟尾底部的过弦槽亦系嵌入,形如齿状缺口。该瑟主要数据详见表4-10、表4-11。

此瑟的纹饰较简单,瑟尾浮雕如Ⅰ式瑟那样的兽面、龙、蛇纹,但未施彩,仅髹黑漆,其面板、侧板亦仅用黑漆勾勒边缘。(见图4-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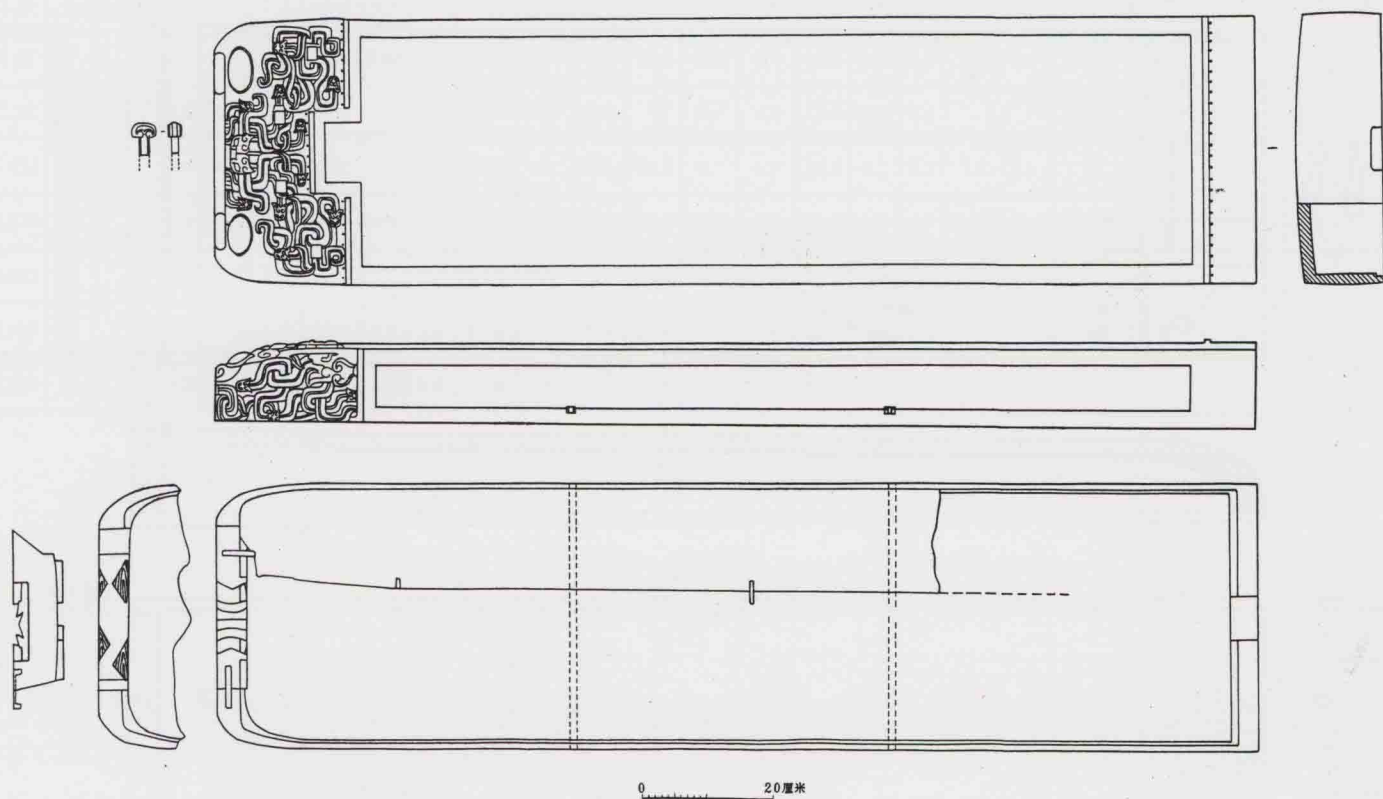


图4-142 Ⅱ式瑟(E.193)
通长164.3、首宽41.5厘米

三、Ⅲ式

1件(E.192)。长方体,长151、宽43.8、高11.35厘米。整体系由多块木板拼成,出土时已散架。面板由4块粗糙而宽窄不一的木板组成,厚2.4~2.5厘米,其中最内一块尚有尖形齿状接榫。内、外侧各为一块整板,均一面微鼓在外,一面平直在内,高11.35、中厚2厘米。瑟首挡板由3块厚木组成,中间微鼓,宽41.3、外侧高7.2、内侧高7.4、中间高8.8、厚4.4厘米。瑟尾挡板也由3块厚木组成,靠内侧底部经过掏挖呈弧形。底板不详。瑟体各部衔接处均用竹钉打楔相接,钉孔径为0.4~0.5厘米,间距不等。

嵌在瑟面右侧的首岳长44、宽0.9厘米,高出瑟面0.6厘米。首岳右侧面板上,并列23个弦孔,加上内、外侧板表面上与之并排的两个弦孔,共25个,孔径

0.3~0.45、孔距1.5~1.8厘米。嵌在瑟面左侧的外、中、内3条尾岳,分别长13.8、12.6、13.7厘米,均宽0.8~0.9厘米,均高出瑟面0.5~0.6厘米。尾岳左侧的弦孔依外、中、内岳分为9、7、9孔,孔径0.3~0.42、孔距1.5~1.8厘米。首岳至中尾岳长134厘米,距内、外尾岳等长130厘米。瑟尾亦凿4个方榫眼,以插栓弦用的木杵,但仅清出木杵2件,形与Ⅰ、Ⅱ式瑟的木杵相近。瑟尾底部亦嵌有齿状过弦槽。该瑟主要数据详见表4-11、表4-12。

此瑟既无雕饰,也无彩绘,做工粗糙,且不见底板,疑为未完工的瑟坯。但其造型和制作方法显然与Ⅰ、Ⅱ式瑟有别。(见图4-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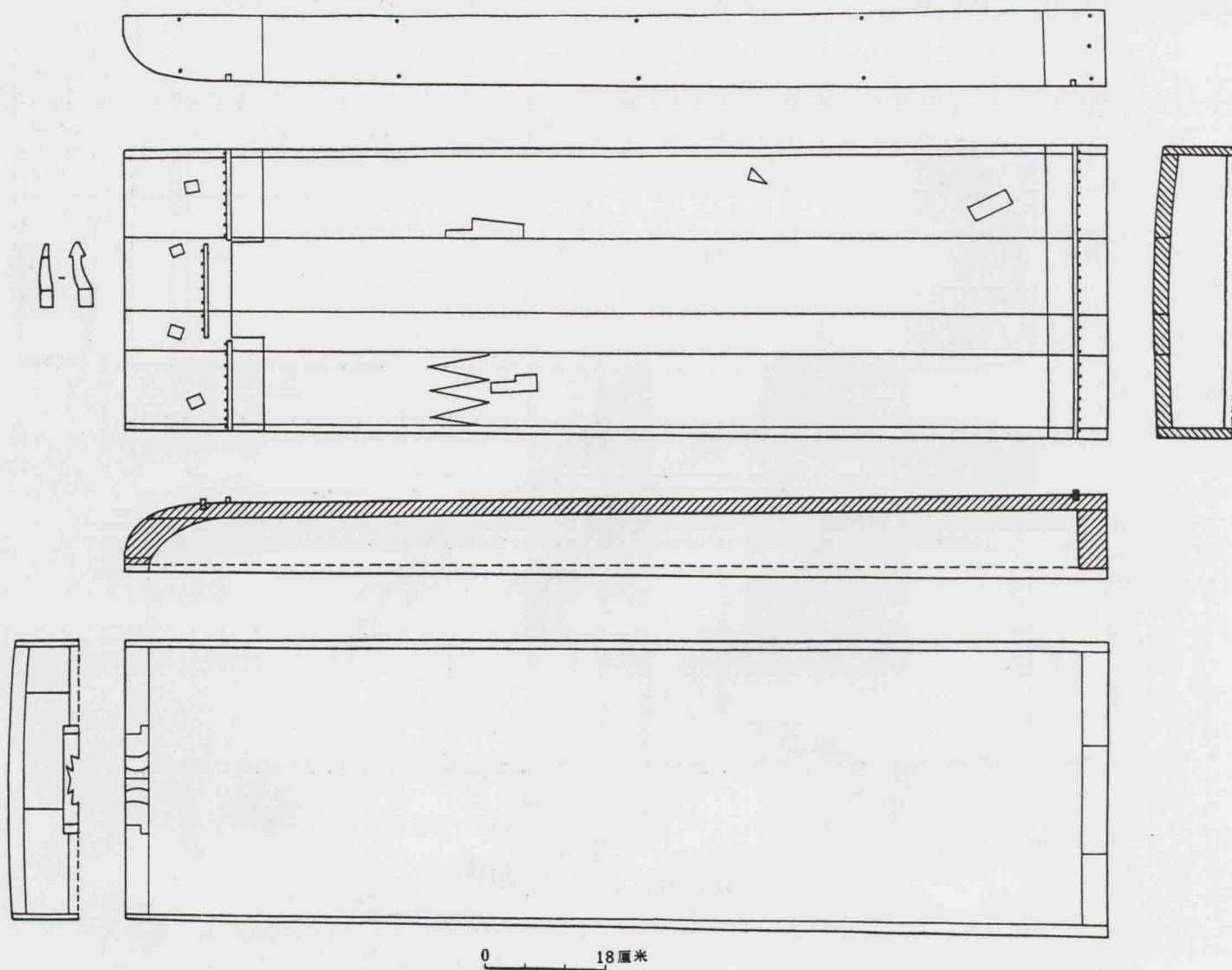


图4-143 Ⅲ式瑟(E.192)
通长151、首宽43.8厘米

表 4-11 曾侯乙墓漆瑟数据表 1

单位： 厘米

器 号	式 别	通 体					面、壁板厚				底 板				
		长	首宽	尾宽（尾岳处）	高		面板	首壁	尾壁	侧壁	厚	首岳	尾岳	槽	
					中部	两侧								通长	中宽
C.32	I	167.3	42.2	40.0	13.7	11.1	1.5	5.0	6.0	1.3	0.7~1	11×8.5	—	156.3	13
C.16	I	166.0	43.0	40.2	14.2	11.9	2.0	6.0	5.2	2.7	0.8~1.9	18×10	21×9	154.8	—
C.41	I	168.0	42.3	39.5	13.0	11.5	2.0	5.5	5.5	2.0	0.5~1.9	—	—	157.0	—
C.37	I	167.0	43.0	41.0	14.0	12.0	2.0	5.0	5.8	2.5	0.8~1.7	—	—	156.2	—
C.31	I	167.0	43.2	40.5	13.8	11.1	—	—	—	—	—	—	—	—	—
C.42	I	166.0	40.2	38.5	13.4	10.3	1.5~2.2	4.8	5.5	1.2~1.4	0.5~0.8	—	—	155.7	—
C.29	I	168.0	41.0	40.0	12.3	10.0	2.0	3.0	9.0	1.6	—	—	—	156.0	—
E.112	I	167.5	43.0	42.0	14.4	11.6	—	—	—	—	—	—	—	—	—
E.110	I	168.0	41.0	40.0	13.5	11.0	—	—	—	—	—	—	—	—	—
E.127	I	168.0	43.0	40.8	13.6	11.5	2.0	5.2	6.3	2.1	0.76	残×9.4	19×9.4	156.5	11
E.193	II	164.3	41.5	41.0	13.0	12.0	2.3	4.0	4.0	1.5	0.5~0.9	—	—	156.3	—
E.192	III	151.0	43.8	43.5	—	11.35	2.4~2.5	4.4	2.5~5	2.0	—	—	—	141.6	—

表 4-12 曾侯乙墓漆瑟数据表 2

单位： 厘米

器号	式别	隐间长	首长	尾长	柄高	首 岳			尾 岳									弦 孔				
						长	宽	高	外			中			内			首岳孔距	尾岳			
									长	宽	高	长	宽	高	长	宽	高		外 (个)	中 (个)	内 (个)	孔距
C.32	I	141.2 143.0	5.5	18.8	6.5	43.0	0.9	0.8	13.7	0.9	0.8	12.5	0.9	0.8	13.8	0.9	0.8	1.7	8	8	9	1.4~2
C.16	I	140.5 142.0	5.6	18.1	7.0	44.0	0.9	0.5	13.1	0.9	0.5	13.8	0.9	0.5	13.1	0.9	0.5	1.7	8	8	9	1.5~2
C.41	I	141.0 143.0	5.5	19.7	6.5	43.2	0.9	0.6	14.0	0.9	0.6	13	0.9	0.6	13.3	0.9	0.6	1.7	9	7	9	1.2~1.8
C.37	I	141.4 143.7	5.3	18.0	7.0	43.5	1.1	0.7	14.5	1.2	0.7	12.8	1.2	0.7	14.3	1.2	0.7	1.5~2.2	9	7	9	1.4~2
C.31	I	141.2 143.0	5.6	19.0	7.0	43.0	0.9	0.7	14.0	1.0	0.6	12.5	1.0	0.6	13.6	1.0	0.6	1.5~1.7	8	7	9	1.5~2.2
C.42	I	141.5 144.1	5.5	—	7.0	41.4	0.84	0.7	13.9	0.77	0.5	12.6	0.69	0.5	13.8	0.87	0.5	1.6~1.8	8	8	8	1.5~1.8
C.29	I	141.5 143.5	5.5	17.5	7.0	42.0	0.9	0.7	12.5	0.77	0.5	—	—	—	13.6	0.86	0.6	1.6	8	9	8	0.8~1.2
E.112	I	141.3 144.0	5.6	20.0	7.0	42.7	0.7	0.6	14.0	0.7	0.7	12.3	0.7	0.7	14.0	0.7	0.7	1.5~2.1	8	8	9	1.1~2.1
E.110	I	141.3 144.5	5.5	19.5	6.6	41.0	0.8	0.7	12.8	0.87	0.7	13.8	0.77	0.7	12.8	0.7	0.7	1.4~1.6	8	8	9	1.4~1.7
E.127	I	141.0 144.2	5.7	19.5	6.6	43.0	1.0	0.6	13.4	0.8	0.7	13.1	0.8	0.6	13.7	0.73	0.6	1.5	9	8	8	1.27~1.64
E.193	Ⅱ	144.0 149.3	6.5	18.5	6.5	43.0	0.9	0.6	13.6	0.8	0.5	12.6	0.8	0.5	13.2	0.8	0.5	1.7	9	8	8	1.5~1.8
E.192	Ⅲ	130.0 134.0	4.3	12.7	—	44.0	0.9	0.6	13.8	0.8	0.6	12.6	0.8	0.6	13.7	0.8	0.6	1.5~1.8	9	7	9	1.5~1.8

四、瑟柱

共 1358 枚。多出自两个专门盛放瑟柱的竹筒中，其中 C.131 内出 683 枚，E.17 内出 576 枚，西室 2 号棺内出 1 枚（WC2：13），由墓坑淤泥中清出 98 枚。瑟柱保存较好，据其形式可分三式：

1. 对称式

740 枚（E.17 出 566 枚，C.131 出 82 枚，墓坑淤泥中清出 92 枚）。拱桥形。部分木制，部分疑为骨制（质地较硬，色黑，但不是髹漆所致）。均上窄而薄，下宽而厚；柱顶微凸，中间刻有承弦槽；取其中线（无

论正面、侧面）相剖，两边造型、尺寸完全对称。但它们的形状却不尽相同：柱两侧有的直线下斜，有的曲线下斜，还有先直线下斜而后曲线外鼓，更有上呈圆肩（指柱顶两角）、中腰内收的，仅一枚作平底未经掏挖，余均掏有空档，多呈塔形。此式柱最大者（以其高度计）高 3 厘米，最小者高 1.3 厘米；大小柱之间，若依 0.1 厘米左右的递减高度，可划为 16 种，其中以高 2.5 厘米的一种柱数最多。各柱木纹均呈横向（即与瑟面平行），个别受损的柱多顺木纹断开。

2. 不对称式

608枚（C.131出601枚，墓坑淤泥中清出7枚）。均为木制。形近上式，但两足长短宽狭不一，柱顶较尖，正中刻有承弦槽；柱之两足，一宽且厚，一窄且薄，若以其中线划分，两边的夹角、尺寸均不对称。最大者高2.5、最小者高1.5厘米，介于两者之间的又可分为高2.3、2.1、1.8厘米三种。等高的柱，两足跨度（或下端宽度）也不相同，最宽者4.9、最窄2.7厘米。从木纹的走向和各柱足底部的两个髓芯可以看出，此类柱直接取材于小树枝的自然分叉。两枝交叉处为柱顶，上刻承弦槽，两枝为足，足底面均向外倾斜，以与瑟面弧度更加吻合。以较粗一枝做成的足，两面被削成扁平状，而较细的一枝做成的足仅经剥皮或稍作刮削呈圆梗状。

有一枚柱形类似不对称式，但取材同于对称式，即用整木加工而成。

3. 弯钩式

10枚。均出自竹筥E.17。此式作弯钩状，柱顶较尖，正中刻有承弦槽，底宽且厚，顶窄且薄，两足一长一短，底部不在一个平面上，却构成了一个略大于九十度的夹角，造型极为独特。其两足无法稳立在瑟面上承受弦的张力和压力，据各瑟内外侧板微鼓的现象，将这种柱置于瑟边，长足立于面板，短足立于侧板，刚好吻合。由此可知，此式柱是瑟之最内或最外一弦的柱。其特有的形制解决了瑟之最边一弦因离侧板太近不易立柱的困难。柱立于瑟体后，承弦槽与面板的垂直距离约为1.5厘米。（见图4-144、图4-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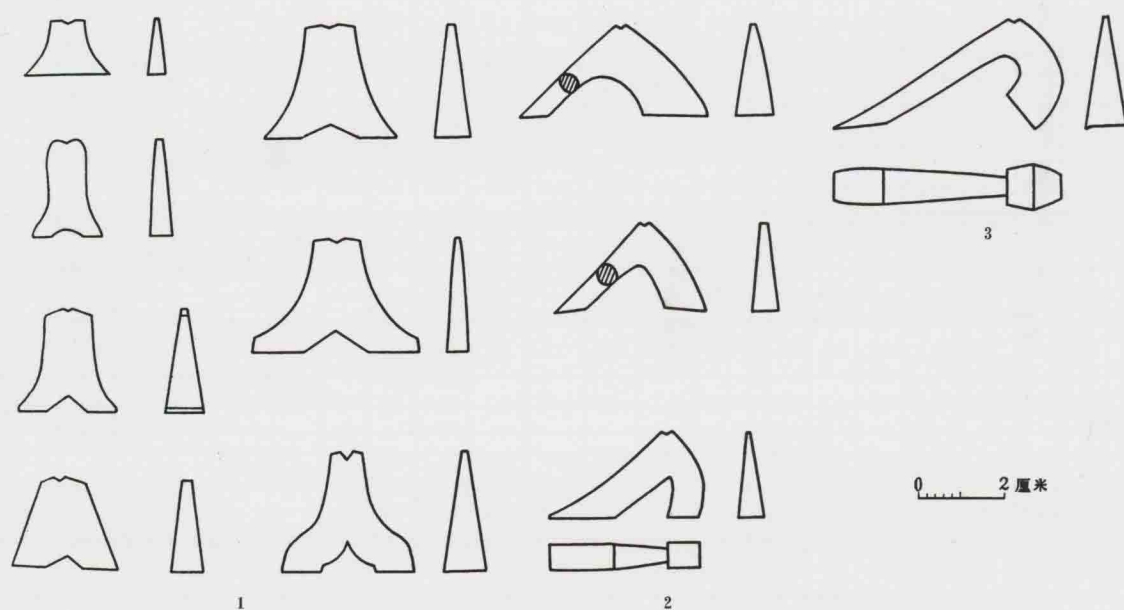


图4-144 瑟柱（出自E17） 1. 对称式 2. 不对称式 3. 弯钩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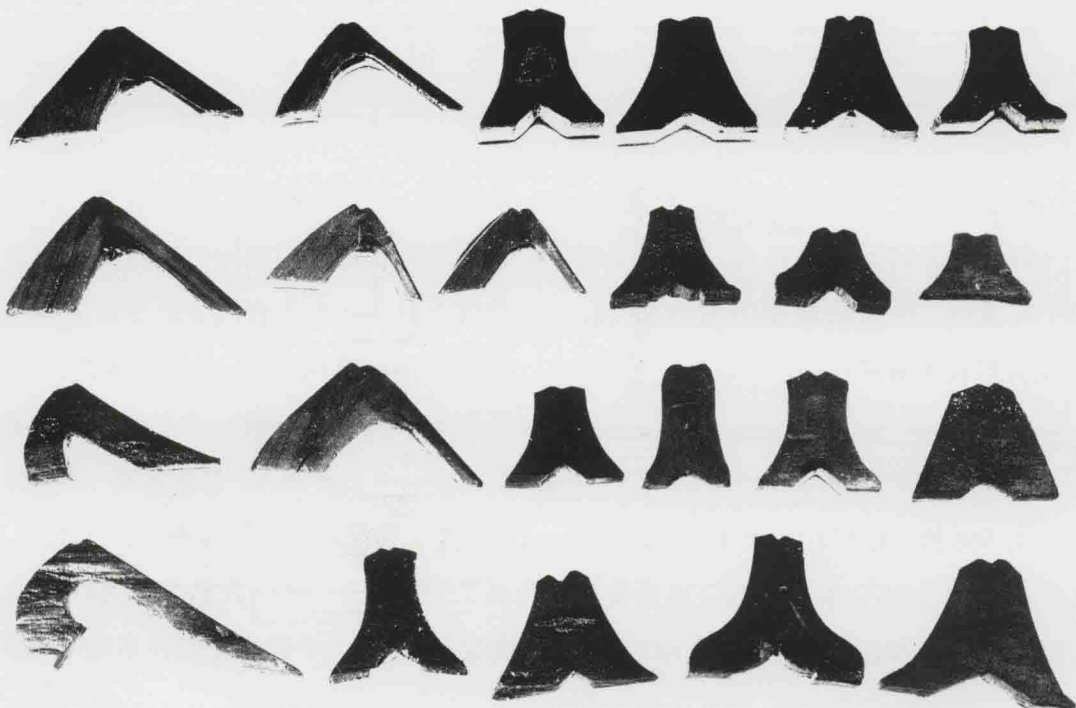


图4-145 瑟柱

第二节 琴

十弦琴 1 件 (E.104)。出自东室。木质。近长方体, 弧面, 平底, 首宽厚, 尾狭薄翘起。通长 67、通高 11.4、宽 19 厘米。同出琴轸 4 枚。

全器由琴身和一活动底板组成, 琴身系用整木雕成, 音箱长 41.2、首宽 18.7、中宽 19、尾宽 6.9、首高 6.5、中高 6.0、尾高 6.4 厘米。其形近长方体, 但不甚规则, 表面圆鼓尚有波状起伏。面上无徽, 仅刻有几道弦纹, 近于首端并与之平行亘一条岳山, 长 16.2、宽 1.6 厘米, 高低因底面圆凸而不等, 外端高 2.5、内端高 2.8、中高 1.9 厘米。岳山外端距音箱首沿较近, 为 2.6 厘米, 内端距首沿较远, 为 3.4 厘米。岳山上有被弦勒过的痕迹, 右边尚并列 10 个弦孔与弦痕相对, 孔径 0.45、孔距 1.6 厘米。音箱内空, 底面开有两孔与内相通, 一孔为大半圆形, 紧靠首沿; 一孔较长, 头宽腰细, 竖置底面中部, 孔长 26.5、首宽 6.8、中宽 4.8、

尾宽 5.9 厘米。尾板与音箱尾部表面相连, 是一段实木, 长 25.8、首宽 11.4、尾宽 6.8、首厚 4.4、尾厚 2.2 厘米。尾板条状, 表面及底、侧亦不平直, 如波状起伏, 面上亦刻弦纹, 底部倒立一足, 足高 4.5、宽 2.4、厚 3.2 厘米; 尾板末端微微上翘, 外沿距地 10.2、内沿距地 10.4 厘米, 表面可见勒弦痕迹, 此距音箱表面岳上的距离为 62.0 ~ 62.8 厘米。

琴身下面垫放的活动底板, 形制大小基本与音箱底面吻合, 长 41.4、首宽 19.0、匀厚 2.1 厘米。其表面挖有与音箱底部的开孔相对应的长方形浅槽, 与音箱扣合十分严密。底板浅槽内存有四枚琴轸。轸木质, 均长 2.6、外径 1.4、内径 0.8 厘米。

琴通髹黑漆, 出土时仍光泽柔润。其形制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七弦琴颇为接近, 因可张施十弦, 名为“十弦琴”。(见图 4-146、图 4-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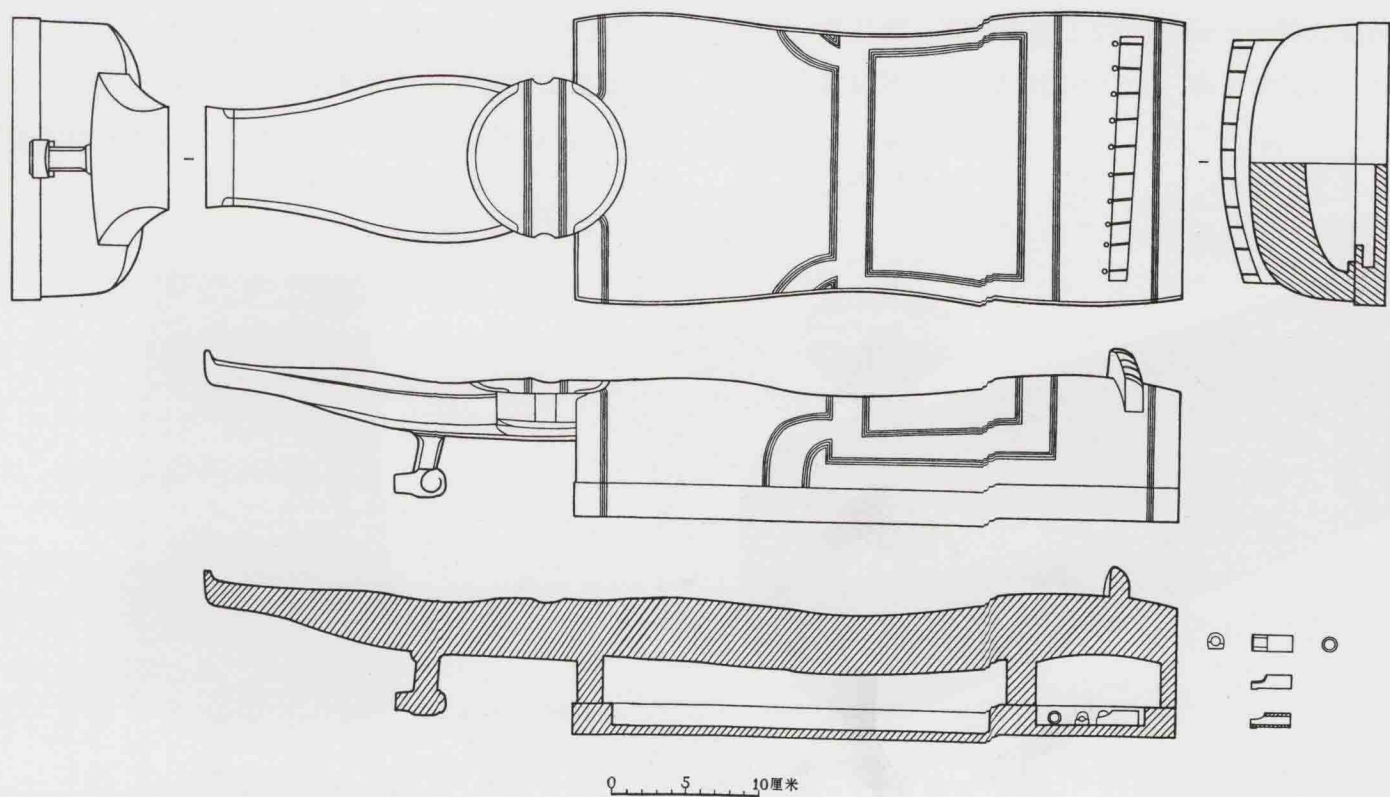


图 4-146 十弦琴 (E.104)



图 4-147 十弦琴 (E.104)
通长 67、宽 19 厘米

第三节 均钟

1件(E.11)。出自东室。木质。形若长棒，首段近方，尾段近圆。全长115厘米，首（体较方的一端）宽7.0、高4.0厘米，尾宽5.5、高1.4厘米。表面平直狭长，首端立一蘑菇状柱，柱高4.4厘米，系供拴弦之用。弦已朽烂无存。拴弦柱旁和器面尾端各亘首、尾岳山。首岳长5.1、底宽0.8、高0.35厘米；尾岳长4.5、底宽0.8、高0.35厘米。两岳间距（隐间）106厘米。两岳外侧，均并列5个弦孔，孔径0.3厘米、孔距为1厘米。其首起长52厘米为一狭长形音箱，内空。椭圆孔与器首挡板相交处（亦即首挡板底沿正中）尚有一小凹槽，似过弦槽。其器身的另一段，表面平直；内实；底部弧圆，尾端呈坡状上收。经脱水处理时细察，该器主体系整木雕成，首部音箱的底板系加工后嵌进。通体未见附有琴轸和柱，也未见附轸和立柱的痕迹。

器身通以黑漆为地，除音箱面板部分（首岳以内）之外，均以朱、黄两色相间遍饰精细绚丽的纹样。首端，以绹纹勾边，内填鳞纹和卷曲纹（表面）。面板、侧板、底板，以菱纹带勾边。尾端，表面绘鳞纹、底面绘正反向嵌合的三角雷纹。在由菱纹带勾边的装饰块面里，纹饰的内容为两个主题。第一主题绘于器身后半段的

底面，画面中有变形鸟纹、龙纹和人形纹，据其摆布，可分为两幅：其一，人作蹲状，有目有口，头顶长发高竖且向两旁弯曲，头顶两侧各有一蛇；上肢作龙形，向上曲伸，胯下有二龙，龙首相对，龙身相互环绕3道，龙尾各向后翘，龙体饰菱纹。其二，人亦作蹲状，面孔比前者多出个大鼻梁直冲天灵盖，月牙形的大嘴张而上翘，双目倒挂，相当两耳之处各有一蛇。其胯下双龙形与上同。该画面有可能是《山海经·大荒西经》所叙夏后启上天得乐的写照。^[1]第二主题绘于器身首段的背面、侧面和尾段的正面。画面为一组组引颈振翅的凤鸟在致密的方格纹衬地上飞翔。面板上的凤鸟为2行，均12只；有一边侧板上的一行凤鸟亦为12只（另一侧板为11只）；底板上的2行凤鸟合共亦有12只。这一主题似与黄帝命伶伦听12只凤鸟鸣叫制定12律的神话故事有关。“乐”“律”起源的故事以简练的图案绘于该器，寓意不凡。据研究，它应是《国语》中提到的、至迟于公元前6世纪已在周王宫廷中使用，并在秦、汉时失传了的均钟——一种为编钟调律的音高标准器，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声学仪器。^[2]（见图4-148～图4-151）



图 4-148 均钟首部



图 4-149 均钟尾部

[1] 冯光生：《珍奇的夏后开乐图》，《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2] 黄翔鹏：《均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的研究》，《黄钟》，1989年第1期、第2期。



图 4-150 均钟背面的夏后开得乐图



图 4-151 均钟 (E.11)
全长 115、首宽 7、高 4、尾宽 5.5、高 1.4 厘米

第四章 吹奏乐器

吹奏乐器分别为“八音”之“竹”——簾、箫（排箫）；“匏”——笙；共三种^[1]。

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乐器是管乐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见图 4-152），距今约 8000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距今约 7000 年。中国黄帝命伶伦截竹制律管的神话，古希腊的畜牧神潘追求山林水泽之神绪任克斯而发明排箫的传说，都将管乐器的出现与音乐起源紧密相连。

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管乐器已有埙、龠、和、管、箫、篴、笙等。与钟、磬、鼓等最具贵族性和神圣性的打击乐器相比，当时的管乐器，既有贵族性，又有民间性。“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国语·周语下》），是说管、弦乐器在与编钟、编磬为主的宫廷乐队中，负担主奏旋律的作用。“伯氏吹埙，仲氏吹簾”（《诗经·小雅·何人斯》），则反映贵族文人间常以埙、簾叙怀，并以埙、簾合奏寓意兄弟间的密切与和谐。在战国时期的齐国临淄，因为生活比较富足，居民人人都会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战国策·齐·一》）。由此可见，管乐器是当时极为活跃而又富有生机的一类乐器。

管乐器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声占”。或许是对管乐器发声原理的深刻感受，“风”“气”的概念，在中国古代被引申到对社会、军事、气候的认识和判断。《史记·律书》中记载，武王伐纣时，曾“吹律听声”；《周礼·春官》中也有“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之句，郑玄注：“兵书曰：王者行师出军之日，授将弓矢，士卒振旅。将张弓大呼，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声占”由乐师从事，《左传·襄公十八年》就记录了晋国乐师师旷吹律测胜负的事情。律管发出的不同乐音，兆示着国运、民风、士气。“声占”，给青铜时代的管乐器蒙上了极为神秘的色彩。

曾侯乙墓管乐器，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积淀，经原始管乐器数千年的演进，出现在中国青铜时代音乐的高峰期。

这些用彩漆描绘得精美雅致的管乐器，不乏礼仪色彩和王室风范。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同类乐器的源流及演进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图 4-152 骨笛 新石器时代
全长 22.2、口径 1.1 ~ 1.7 厘米，七孔，孔径 0.4、孔距 1.5 ~ 1.9 厘米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 藏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

[1] 一件疑似吹奏乐器附后。

第一节 簠

簠是横吹单管闭口乐器。“伯氏吹埙，仲氏吹簠”（《诗经·小雅·何人斯》）、“鸣簠兮吹竽”（《九歌·东君》），说明其在周代的中原及南方地区已广泛使用。据《水经注·湘水》记载：君山“东北对编山，山多簠竹”。可知当时人们对于簠的选材已有成熟的经验和要求。这也是簠的制作专业化的一个迹象，而伍子胥“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刳行蒲伏，稽首肉袒，

鼓腹吹簠，乞食于吴市”（《史记·范雎传》）的现象，又说明簠在民间的普及程度和深厚的基础。

曾侯乙簠是周代簠中硕果仅存的2件。（见图4-153、图4-154）2件簠（C.79、C.74）均出自中室。为竹质管状，通体髹漆彩绘。出土时外形基本完好，内壁稍有腐烂。



图4-153 簠（C.79、C.74）
C.79 长29.3、首端径1.9厘米
C.74 长30.2、首端径1.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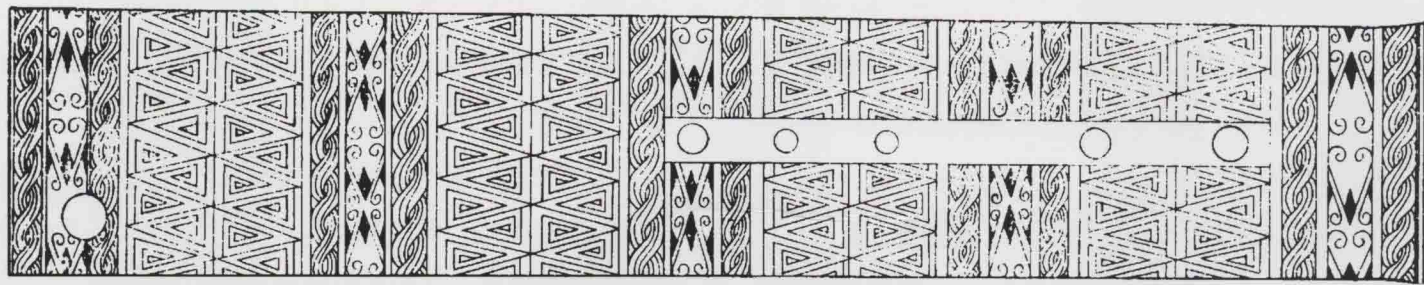


图4-154 簠管（C.74）局部纹饰展开图

C.79，以一节竹管制成；经鉴定竹系苦竹。管之端口不通，一端以自然竹节封底，一端以物填塞（因表面漆皮遮盖，填塞物质料不详）。管身开有吹孔一，出音孔一，指孔五。全长29.3、首端（近于吹孔端）径1.90、尾部径1.75、尾端（因竹节外凸，微粗）径1.85厘米，壁厚约0.2厘米。经用X光探测，量得管首填塞物厚约0.3、管尾竹节厚0.1～0.3厘米。

在管身一侧近两端处，各开一椭圆形孔，两孔长径均与管端平行，其位置相互对应，在同一水平面上。一孔距首端1.7、径为0.5×0.9厘米，系吹孔；另一孔距首端25.15、径为0.70×0.74厘米，系出音孔。

在与吹孔、出音孔呈90°夹角的管身另一侧，距首端13厘米处，有一刮削成12.5×0.7厘米的条形平面，上面并列5个指孔。第1指孔距首端14.2、孔径

0.27×0.44 厘米,第2指孔距首端 16.1、孔径 0.33×0.45 厘米,第3指孔距首端 18.2、孔径 0.32×0.40 厘米,第4指孔距首端 22.0、孔径 0.32×0.32 厘米,第5指孔距首端 24.7、孔径 0.32×0.32 厘米。第1、2、3指孔孔径本系等圆,但在髹漆时,漆液弥住了各孔靠首端的孔沿,使其不甚规则。

管身通体以黑漆为地,开有指孔的条形平面以朱线框之,余均用朱、黄两色相间,绕管身分段饰绚纹、三角雷纹和变形菱纹。

C.74,以一节苦竹竹管制成。首端闭口,以物填塞,尾端系竹节,节已透空成 0.64×0.67 厘米的圆孔,从孔沿下凹处亦即孔壁上的黑漆判断,此孔系人为所致。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5个指孔。全长 30.2、首端径 1.7、尾部径 1.54×1.6、尾端径 1.65×1.62 厘米,壁厚约 0.25 厘米,管首填塞物厚 0.3 厘米。

管身的吹孔、出音孔,指孔位置与上一件相似。吹孔距首端 1.3、径 0.65×0.75 厘米,出音孔距首端 26.05、径 0.65×0.75 厘米。开列指孔的条形平面距首端 14.1、长 13、宽 0.8 厘米。第一指孔距首端 14.5、孔径 0.54×0.57 厘米,第二指孔距首端 16.6、孔径 0.5×0.5 厘米,第三指孔距首端 18.6、孔径 0.5×0.54 厘米,第四指孔距首端 23.1、孔径 0.5×0.5,第五指孔距首端 25.9、孔径 0.5×0.5 厘米。

管身漆绘与上述 C.79 相同。

两器均为横吹单管乐器,形制近似,均吹孔在上,且有一器(C.79)两端闭口“有底”。据《周礼·春官·笙师》郑众注:“簠,七孔”;《尔雅·释乐》:“大簠谓之沂”,郭璞注:“簠,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去,寸三分。名翹,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又《北堂书钞》卷一一一:“簠,六孔,有底”。因此定名为簠。

吹簠时,双手执簠端平,掌心向里,不像今之吹笛,掌心向下。它们形制近似,均取单节竹管,一端以物闭口,另一端以竹节封口(其中 C.74 出土时竹节已透穿,是否人为,尚难确定)。管身开有七孔:一吹孔

和一出音孔平行开在管身两端,五个指孔则平等开在与吹孔出音孔呈九十度关系的管身一侧。吹奏时,双手执簠端平,手心向内(而不是向下)口对吹孔,手按指孔。

由于在结构上(两端闭口)和在执法上(手心向内)与后世笛的差异,有学者曾认为它们似笛不是笛^[1];也有学者从“簠”“笛”读音相同的角度,认为簠系笛类乐器^[2]。

在中国,笛是最为普及的一种民族乐器。过去,由于未见古代实物,而“笛”字约出现在东汉时期,有关中国笛的产生曾长期疑惑着人们。一种说法认为它是经由张骞从西域传入中原;一种说法则依据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墓中公元前 2800 年的笛,认为中国笛由外国传入。再者,人们也只能依据传为宋玉的《笛赋》,推测它在战国时已经流行,但还不能确认其是横吹还是竖吹。直至 1978 年河南舞阳骨笛的出土,才以不争的事实解决了中国笛的产生问题。曾侯乙簠所引起的讨论,也澄清了一些相关的问题。

其实,从周簠与汉笛的制作上,也可发现它们间的血缘。曾侯乙簠在开列指孔的地方均刮去竹皮,并削成一个条状平面。这一制作特点,在出土的汉笛中亦有发现,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笛^[3]、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笛^[4]、甘肃居延汉代遗址笛^[5]。其中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笛同出的遣策上,明确称之为“簠”(“笛”字古形)。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竹类乐器中至今仍留着这种制作工艺的余绪,如贝处鲁、瓦格洛、咚咚喹等。^[6]由此可知:周代流行的“簠”即是汉代的“簠”,也是现今笛类家族的先祖。曾侯乙簠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竹笛。

据摹制实验,知曾侯乙簠的音乐性能良好,能奏出[#]F调的 sol、[#]sol、la、do、re、mi,或[#]C调的 do、[#]do、re、fa、sol、la,或B调的 re、[#]re、mi、sol、la、xi 等音列,即能奏出一个五声音阶加一个变化音。^[7]簠的音色清脆明亮而不尖锐,具有一定的穿透力。

[1] 吴钊:《簠笛辨》,《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88页。

[2] 方建军:《中国古代乐器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3]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尹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乐器——琴、瑟、筑、竽、笛》,《乐器科技简讯》,1975年第3期。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5]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6] 冯光生、吴学源:《贝处鲁小议》,《乐器》,1983年第1期。

[7] 吴钊:《簠笛辨》,《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88页。

第二节 箫

曾侯乙墓乐器中，最具有世界意义者当数排箫。排箫是一种跨越历史、地域、民族的编管乐器。

排箫的起源很早。中国黄帝命令乐官伶伦制定乐律的传说，约在 5000 年以前。伶伦在昆仑山上取竹，仿凤凰的叫声制成了十二根律管，一管一音，已具备箫管的特征和意义。伶伦的律管为乐音的高度制定了规范和依据（《吕氏春秋·仲夏纪》），而吹管发音的实践，当比伶伦制律还要早，只是发音还不规范，至伶伦才予以订定。明代刘濂《乐经元义·八音篇·箫辨》：“箫乃十二律之本体。”说明了箫与律管的关系。伶伦所制的律管是最早的箫。此前能吹响而未定音律的竹管，则是箫的雏形。箫的出现及其被使用，传说是在舜的时代。《世本》：“箫，舜所造。”依此推算，箫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殷商甲骨文中的“龠”字作

“龠”或“龠”形，像几根竹管用绳子捆扎在一起，近人认为是一种编管乐器，即排箫的原始形制。若推测无误，这是关于箫的最早的象形刻画。《周颂》是《诗经》中最早的诗篇，经考证作于西周早期，其中《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是关于箫的最早诗句。巴黎卢浮宫所藏的一件公元前 700 年的艺术品中表现的排箫，是其较早的形象资料。^[1] 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长子口墓出土的商末周初的骨排箫，距今三千多年，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排箫。其取禽类腿骨为材，由 13 根长短递减的骨管用绳索编束而成。^[2]（见图 4-155）现存最早的竹排箫为河南光山县黄国国君墓的 4 件实物，年代属春秋早期（约在前 648 年之前）。^[3]（见图 4-156）在河南淅川下寺一号楚墓还出土了距今 2500 年的石质仿竹排箫。^[4]（见图 4-157）



图 4-155 骨排箫 商末周初
管长 32.7 ~ 11.8 厘米
河南省鹿邑太清宫长子口长子口墓出土
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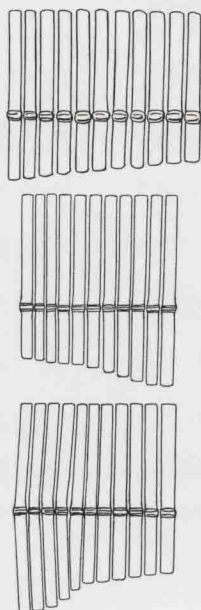


图 4-156 竹排箫 春秋早期
管长约 12~17 厘米
河南光山县黄国国君墓出土
藏河南省光山县文化馆



图 4-157 石排箫 春秋晚期
长 15.0、宽 8.3 厘米
河南淅川下寺一号楚墓出土
藏河南省博物院

[1] 日本国立音乐大学乐器学资料馆：《乐器资料集 IX 笛·FLUTE》，1990 年，第 71 页。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年。

[3]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 4 期。

[4]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年。

排箫流传很广，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及非洲，有许多民族都曾使用它，有些甚至沿用至今。在亚洲，起源于中国的排箫，约从唐代起传入朝鲜半岛、日本、泰国等国。欧洲的排箫亦称潘排箫，为欧洲最古老和流传最广的乐器。英国木偶戏现仍用此伴奏。在罗马尼亚及匈牙利，排箫称“纳依”（Nai），作为民间主要乐器甚为流行。有趣的是，中国古箫亦曾称“籁”（Nai）。这想必与曾在中国西域游牧过相当长时间的匈奴人，于公元1世纪西迁到欧洲，公元405年左右定居匈牙利平原的历史有关。疑排箫曾因民族的迁徙由中国西传。排箫还流行在南美洲印第安人中，以安第斯高原地区的排箫最著名。秘鲁称“安塔拉”（Antara），厄瓜多尔称“龙达多尔”（Rondador），玻利维亚称“西库”（Sicu）。在非洲，如在乌干达的索加、扎伊尔的约姆贝、南非的佩蒂、西非的一些地区的民族中，有一种按一套单音笛扎在一起的“排笛”，当也是这类乐器。^[1]

“箫”字从“竹”，世界上的排箫绝大多数用竹制成，也有用木、芦苇、石、玉和其他材料者，还有用竹管、木座复合材料者。如在南美洲，古代印加人曾采用木、石、陶土或金属制箫，现代取材竹和芦苇。

排箫的形制不一，或按管的长短排列成单翼形，或将箫管分两侧排列，呈双翼形；或管内以蜡封闭，外形成等宽等长的长方形。箫管有单排、双排式。箫管的数量不等，有10、13、17、18、21、23、24管。现今最多者是中国新研制的双排管加键哨式排箫，共50管。箫管又有封底、无底两种。排箫的音列一般为五声音阶，少数为七声音阶。

中国排箫古称龠、籁、箫、言、交、凤箫、比竹、参差、胡直等。《说文解字》：“箫，参差管乐，象凤之翼。从竹，肃声。”《尔雅》：“编二十三管，长一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长尺二寸者曰交；凡箫一名籁。”封底的箫称“底箫”，无底的箫称“洞箫”。

《尚书·益稷》中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描述的是箫乐奏至高潮时的盛况，连凤凰都感动得翩翩而至。由此可以设想，原始箫的功能是用其发声引诱禽鸟。当箫由狩猎工具演化为乐器后，在宫廷及庙堂

祭典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周代“六代乐舞”（即黄帝的《云门》、尧的《咸池》、舜的《韶》、夏的《大夏》、商的《大濩》、周的《大武》）中，有两代乐舞以箫为主奏乐器。如舜时的《箫韶》，本名《韶》，是一部反映原始社会最高水平的乐舞作品，因以箫为主奏乐器，所以称《箫韶》。据说这部乐舞“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乐纬·动声仪》），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后，认为它完善到了极点，像天空一样包罗万象，像大地一样无所不有。^[2]孔子在齐国欣赏了《韶》乐，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没有想到音乐能够达到如此令人如痴如醉的地步，还由此引发了美学史上最早的关于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批评标准——“尽善尽美”（《论语·八佾》）。这部作品至秦始皇平定天下，六代庙乐散佚时，仍得以流传（《通典·乐》），在公元前201年由汉高祖更名为《文始》，大概在汉代以后已经完全失传了。又如《夏龠》，本名《大夏》，亦因用箫为主奏乐器而称“夏龠”。这是大约在4000年前，饱受洪患之苦的人们为了欢庆治水的胜利，歌颂治水英雄禹的功绩，而创作的盛大的歌舞作品。《箫韶》和《夏龠》的成功和艺术感染力，相当一部分应来自于箫的表现力，其千年的流传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箫的兴衰。

虽然由《尚书》《周礼》《诗经》《楚辞》等古籍的有关记载，可知箫在周代比较流行，但考古发现中的周代箫却十分少见。除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石排箫和河南光山黄君孟夫人竹排箫外，仅有曾侯乙箫。

曾侯乙箫共2件，出自中室。形制相同，大小稍异。均由13根异径苦竹（*Pleioblastus maculatus maculure*）的竹管依长短顺序编列，箫管以竹节封底，用三道篾箍束结，并用细绳缠缚。通体髹漆彩绘的箫，体现出王室乐器的珍贵感和精美感，其横向绘饰的六道绳索纹，则透露出一种原始编结箫管的方法。

C.28，通体呈单翼片状，上沿齐平，下沿参差不齐，系用十三根不同长短的箫管并列，加三个竹夹并经缠缚而成。出土时，器形基本完好，仅第一根箫管口沿豁缺。其一上部宽11.7、下端宽0.85、左边长22.5、右边长5.01厘米，厚约1.0厘米。（见图4-158）

[1] J. H. 克瓦本纳·恩凯蒂亚：《非洲音乐》，汤亚汀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80页。

[2]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请观于周乐……见舞《箫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帀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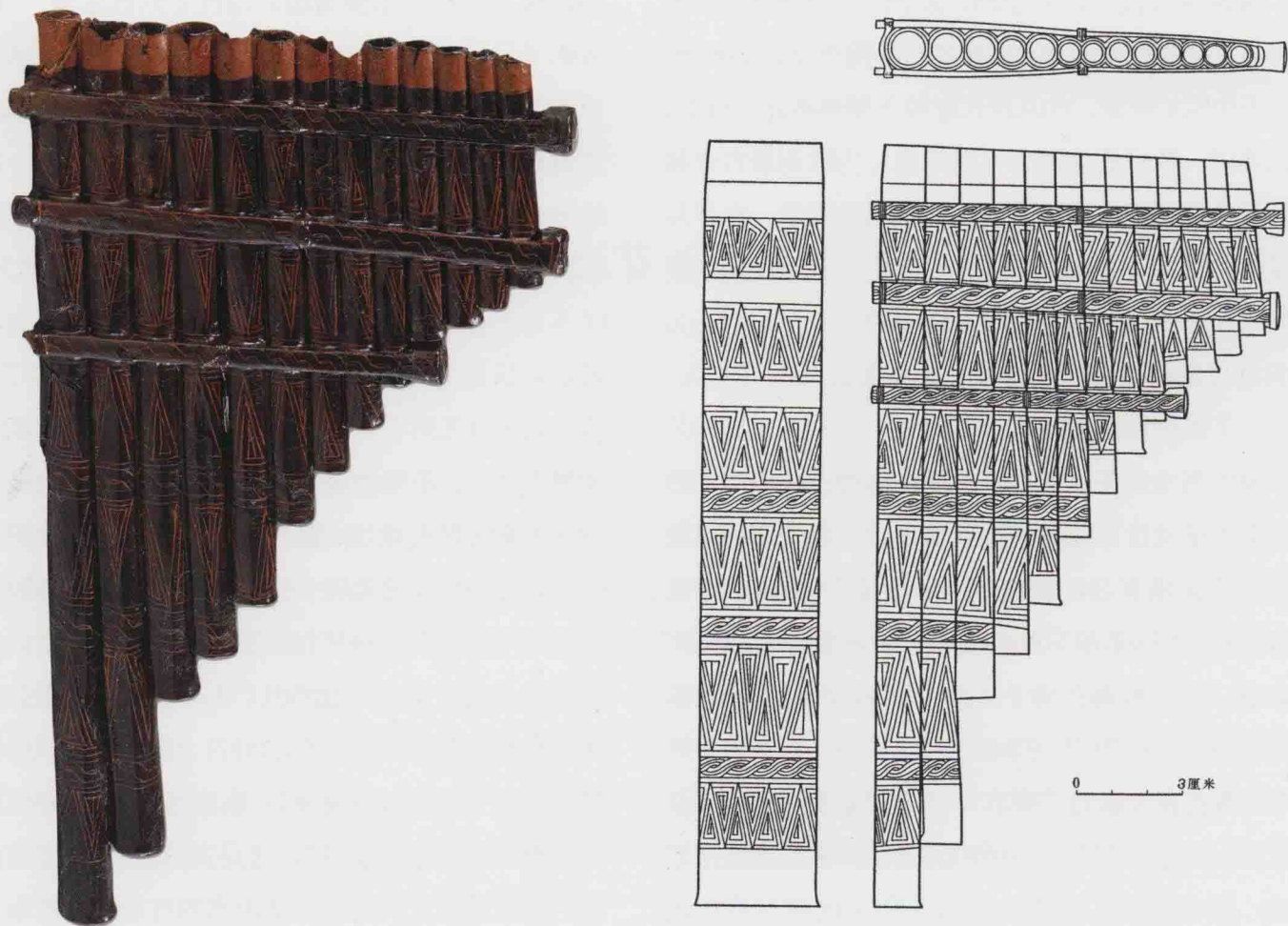


图 4-158 排箫 (C.28)
左边长 22.5、上宽 11.7 厘米

箫管系用单节细竹稍经加工而成，均将竹管较细的一端截开，刮薄口沿，用作吹孔；下端留有竹节未透，用作自然封底。各管均吹孔在上，以长短顺序并列拢靠，孔口一端十分齐平、紧凑。左起第一管最大，长 22.5、外径 0.85 厘米；第十三管最小，长 5.1、外径 0.55 厘米。其余箫管数据见表 4-13。

表 4-13 排箫箫管数据表 单位：厘米

器 号			管 次 数 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28	长	外		22.5	20.4	16.2	14.8	13.4	11.2	9.9	8.7	7.7	6.5	6.2	5.6	5.1	
		内		22.3	20.2	16.0	14.6	13.2	11.0	9.7	8.5	7.5	6.3	6.0	5.4	4.9	
	径	口	0.65	0.65	0.55	0.6	0.55	0.6	0.5	0.5	0.55	0.5	0.45	0.5	0.4		
		底	0.7	0.7	0.6	0.65	0.6	0.65	0.5	0.5	0.55	0.5	0.45	0.5	0.4		
		外		0.85	0.85	0.8	0.80	0.8	0.75	0.7	0.7	0.7	0.65	0.6	0.6	0.55	
C.85	长	外		2.28	20.9	15.8	13.8*	13.5*	10.9	10.25	8.6	7.7	7.0	6.3	5.6	5.4	
		内		22.6	20.7	15.7	*	*	10.8	10.1	8.5	7.6	6.85	6.1	5.4	*	
	径	口	残	0.7	0.8	0.7*	0.7*	0.65	0.6	0.6	0.55	0.6	0.6	0.55	残		
		底	0.9	0.8	0.85	0.8*	0.8*	0.75	0.75	0.65	0.65	0.6	0.6	0.55	0.55		
		外		1.2-1.3	1.1-1.2	1.1	0.9-1.0	0.9-1.0	8.5-9	0.8	0.8	0.7-0.8	0.7	0.7	0.7	0.7	

* C.85 第 4、5 两管均口、底残破，管长为残迹估测，径系取中段量得。第 13 管亦然。

夹固箫管的竹夹均用径为 1.0 厘米的细竹制成，一端以自然竹节为约束，竹节上连有相对的两根竹片，竹片宽 0.50 ~ 0.60、厚 0.10 ~ 0.20 厘米。竹夹长度分别为 11.75、11.30、9.0 厘米，按序由上而下拦腰夹固箫管，有节的一端均在箫管较短的一侧（即右侧），距吹孔水平位置分别是 1.20、3.30、6.70 厘米。竹夹开口在箫管较长的一侧，距吹孔水平位置分别是 1.65、4.0、7.0 厘米。第一、二根竹夹通栏夹住十三根箫管，在与第六、七根箫管相交处和第一根箫管外侧的夹口处均有细索缠缚；第三根竹夹夹固第一至第九根箫管的下部，在与第四、五根箫管相交处和第一根箫管外侧的夹口处亦有细索缠缚。

箫通体以黑漆为地，用朱色线描绚纹和三角雷纹。近吹孔处，各管均饰长约 1 厘米的一段朱漆。三根竹

夹两面均饰绚纹，竹夹之间箫管管身饰三角雷纹。第三根竹夹之下，各箫管下部，横绕三道绚纹，间绘四排三角雷纹。竹夹上的绚纹连同箫管下部的绚纹犹如六道绳索拦腰将十三根箫管编织连贯一体。各管底部均留有一段黑色净地，长度不一，约为 0.5 ~ 1.8 厘米。

此箫刚出土时，在没有脱水的情况下有八个箫管尚能吹奏出乐音。从中可知，它们不是按十二律及其顺序编列，由之构成的音列至少是六声音阶结构。

C.85，器形、纹饰均与 C.28 同。保存情况略差，部分箫管断损，吹孔受腐豁缺。上部宽 12.4 厘米、下端宽 1.3、左边长 22.8、右边长 5.4 厘米，厚 1.5 厘米。左起第一管最大，其上端缺损，残长 20.7 厘米（据吹孔水平位置量得原长为 22.8 厘米）；第十三管最小，其上端缺损，残长 3.5 厘米（据吹孔水平位置量得原长为 5.4 厘米）。其余箫管数据见表 4-13。其三根竹夹，靠近吹孔的第一根长 12.7、第二根长 12.8、第三根长

8.25 厘米。第一、二根竹夹通栏夹住十三管，在与第六、七根箫管相交处和第一根箫管外侧的夹口处各有丝线缠缚；第三根竹夹夹固第一至第七管，在与第三、四管相交处和第一根箫管外侧的夹口处亦有丝线缠缚。竹夹有节的一端距吹孔水平位置分别是：1.0、3.7、8.6 厘米，夹口距吹孔水平位置是：3.1、5.4、9.2 厘米。

排箫多为双手相持（汉代有一种单手执箫法，奏者的另一只手需要执鼗摇奏），把握排箫两端，吹口向上，置于下唇，口形如吹笛，移动排箫使气流通过不同管口发出不同音高。从汉画中可见，持箫时，低音管的方位或左、或右并不统一，可能因奏者的习惯而定。比较现存日本正仓院的唐代十六管甘竹箫，管口均经刮削为斜口，曾侯乙箫为平口，推测当时的吹奏还没有用到十分快速的滑奏技巧，否则，平口口沿会划伤下唇。

第三节 笙

笙是一种气鸣自由簧编管乐器，属管乐器中比较复杂者。在远古氏族神话传说时代，有女娲氏作笙簧的传说（《礼记·明堂位》）。黄翔鹏认为“簧”是“口弦”（Jaw's harp），“口弦的文化蕴含代表了全世界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的共通的文化现象”^[1]。就笙的发音是由簧的振动所产生的意义而言，“簧”是笙的基础和灵魂，但不能等同于笙。笙的出现，约在 3000 年前。殷墟甲骨文中的“𠂔”（和），据郭沫若考证是笙的前身；另有“𠂔”字，裘锡圭辨认为“竽”。《尔雅·释乐》：笙的“小者谓之之和”。笙之大者谓之竽。由此可推知商代已有笙。考古发现中的笙，主要出自楚地，如湖北、

湖南等，也见于云南、贵州，为春秋战国及汉代遗物。（见图 4-159）其中湖北当阳赵巷四号楚墓笙，属春秋中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笙。

曾侯乙笙共 6 件。中室 4 件（C.18、C.51、C.57、C.3），东室 2 件（E.9、E.124）。

形与现今葫芦笙近似，均由斗、苗（即笙管）、簧组成，表面通饰彩绘。其各部分的组合情况是：簧嵌于笙苗底部，笙苗底部透穿笙斗。出土时，因墓内积水使各器漂移，离开了原来位置并已解体，多数因浸泡而致腐受损。现据整理情况，按斗、苗、簧分类叙述（数据见表 4-14、表 4-15）：



图 4-159 笙斗 战国
湖南长沙出土 藏湖南长沙市博物馆

一、笙斗

共 6 件。匏质，形制相同，大小稍异。均用匏范制定型，复加工而成。腹圆形，中空，一段连有吹管，腹、管相连处可见范匏时遗下的一周不规则印痕。腹部横列两排圆孔，并上下穿透。吹管较长，中空，口平。斗面均髹漆饰彩绘。出土时，多有破裂。

E.9 为十八簧笙之笙斗，器形保存完整。通高 20.8、腹部周长 29.0、吹管长 13.8、吹管口径 2.7 ~ 3 厘米，壁厚 0.35 厘米。腹上面开有 18 个圆孔，孔分前后两排，每排 9 孔。孔径 0.8 ~ 1.1 厘米，孔距甚近；几乎是一孔紧挨着一孔。两排圆孔距离不等，左窄右

宽，分别为 1.5 ~ 2.7 厘米。腹底面亦有 18 个圆孔，均与上面的孔相对，笙苗即是通过这上下相对的圆孔插立斗中。腹部与吹管相连处，腹径渐收，其间有一周参差不齐的印痕，靠吹管一边稍微凹下。由此可知，笙斗的定型，主要是据设计要求，以一定圆径的外范套入幼匏上端，使之长成长筒状，以作吹管；幼匏下部未加约束，便长成较圆的自然形态，用作斗腹。定型的成匏，需掏去内瓢，打开上端作吹口，并在腹部凿孔，用以插入笙苗。E.9 的表面通体以黑漆为地，朱、黄两色线描花纹。腹部上下绕两排圆孔饰绚纹，腹下

[1] 黄翔鹏：《中国古代音乐史——分期研究及有关新材料、新问题》，台湾：《汉唐乐府》，1997 年 12 月，第 20 页。

填云纹；斗底正中饰一涡纹，涡纹四周又绕饰绚纹，其他各部分满饰云纹。吹管仅吹口约有1厘米长的净地，余均分段绕饰绚纹、三角雷纹、变形菱纹，卷草纹。（见图4-160、图4-161）

E.124为十八簧笙之笙斗，形制、纹饰同上。出土时已残，但可基本拼拢。通高约22.0、腹部周长34.0、吹管长约14.0、吹管口径3.0厘米，壁厚0.4厘米。腹部上下各有18个圆孔对穿，均分前后两排，其中上面的两排间距，左边为1.1、右边为1.9厘米。

C.57为十四簧笙之笙斗，形制、纹饰同上。器形较为完整。通高22.0、腹部周长29.5、吹管长14.0、吹管口径3.25厘米，壁厚0.37厘米。腹部上下各有14个

圆孔对穿，均分前后两排，其中上面的两排间距，左边为1.2、右边为1.8厘米，孔径均在0.9~1.1厘米之间。

C.18为十二簧笙之笙斗，形制、纹饰同上。残甚。从所余残片可知其通高约22.0、腹径约8.5、吹管长约15.0厘米，吹口壁厚0.35~0.4厘米。腹部上下各有12个圆孔对穿，均分前后两排，其间距不详。

C.51为十二簧笙之笙斗，形制纹饰同上。残甚。吹管残长13.0、吹管口径2.6厘米，壁厚0.3厘米。腹部上下各有12个圆孔对穿，均分前后两排，其间距不详。

C.3，腹部不存，圆孔数不详，仅剩残吹管。其纹饰同上。残长10.0、口径2.8厘米，壁厚0.4厘米。

二、笙苗

共残剩32件。均竹质管状，经鉴定系取材于较细的芦竹（*Arundo donax Linn*）秆的上部，多数苗是单节，少数较长者是双节（竹节虽被捅穿，用X光透视仍可见其遗痕）。笙苗出土时，均腐蚀严重，大部分从下端断开。综观所剩残苗，知其原貌为：上、下端口齐平，中空；近于上端，多开有“∇”“×”形音窗；近于中下部均有圆形或近于方形的指孔；下端均开有长方形的嵌簧孔；底端周沿稍经刮削，略呈锥形，以便安插。

笙苗均黑漆为地，以朱、黄两色相间绘以绚纹、三角雷纹、变形菱纹。苗与斗面相交处存有似漆液形成的圆弧形梗，疑为入斗后，另用漆或它物弥缝而留

下的痕迹。苗之下部（近于斗表面和斗内部分）未加彩绘，底端绕饰朱漆。

将残损较少的笙苗统一编号整理，其中标本25（笙苗标本号，下同）比较完整：顶端存，底端残，苗身开有指孔，未开音窗；底端有一段嵌簧孔，通体纹饰清晰可见；残长20.2、外径1.0、内径0.6厘米；自顶端计，指孔相距16.1、彩绘纹底沿相距17.8、弧形“漆梗”相距18.2、嵌簧框顶边相距18.8厘米，嵌簧框宽0.5、残长1.4厘米。标本1最长，残长27.4、外径1.1、内径0.75厘米；标本24最短，残长6.8、外径0.75、内径0.5厘米。（参见本篇图4-161）其余数据见表4-14。

三、笙簧

出土时有10件较为完整。芦竹质，细条状。经鉴定系取材于芦竹秆的下部切成较厚的长片复加雕琢而成。形制相同，大小稍异。分簧框、舌两部分。框呈长方形，两端较厚，凸如梯形平台状；两边稍薄，凸如棱状。簧框底端连着舌根，舌扁平条状，与框之上端及两边有细如发丝的缝隙，可自由振动。笙簧各部

均极纤细，故出土时受损较重。较完整的笙簧中，标本1最大，框长3.5、宽0.62厘米，边厚0.13厘米；舌长2.55、宽0.22厘米，厚0.06厘米。标本10最小，框长1.52、宽0.5厘米，边厚0.1厘米；舌长1.2、宽0.14厘米，厚0.04厘米。（参见本篇图4-161）其余数据见表4-15。

附：残竹管

1件（C.243）。出自中室。残长6.9、壁厚0.3厘米。出土时管壁已瘪合在一起，量其周长为5.3、算得外径为1.68、内径为1.08厘米。这是竹管的一端，

保存完好。通体以黑漆为地，口沿描0.3厘米宽朱漆，管身绘朱色三角雷纹。因疑此残竹管与吹管乐器有关，特附记于此。



图 4-160 十八簧笙 (E.9) 笙斗
通高 20.8、腹部周长 29.0、吹管长 13.8、吹管口径 2.7 ~ 3、壁厚 0.35 厘米



图 4-161 十八簧笙 (E.9) 笙苗及笙簧

表 4-14 笙苗数据表 单位： 厘米

数据 项目 苗 别 (标本号)	残 长	径		嵌 簧 孔			出距 音管 孔口	指距 管 孔口
		外	内	残 长	宽	距 管 口		
1	27.4	1.1	0.8					25.2
2	27.2	1.1	0.8					25.2
3	15.3	0.95	0.6					13.1
4	15.0	0.95	0.6	1.2	0.4	13.8		11.0
5	19.1	0.95	0.6					16.5
6	12.2	0.93	0.65	1.2	0.45	10.5		5.5
7	16.7	0.95	0.7					13.4
8	9.8	0.9	0.55					6.9
9	8.0	0.7	0.47	2.0	0.35	5.9		3.3
10	9.2	0.8	0.47	1.9	0.4	7.3		4.0
11	7.9	0.8	0.45	1.8	0.4	6.1		3.9
12*	12.4	1.1	0.9					
13*	18.1	1.1	0.9					
14	18.9	1.0	0.75				4.1	
15	16.3	1.0	0.6				6	
16	15.2	0.9	0.65				5.4	
17	17.3	1.0	0.74				3.2	7.0
18	12.4	1.1	0.83				5.1	
19**	13.6	1.0	0.75				0.93 5.1	
20	12.4	1.0	0.7				3.6	
21	11.0	0.8	0.58	1.0	0.4	10		4.7
22	10.6	0.8	0.6					5.2
23	8.3	0.78	0.6				1.8	4.9
24	6.8	0.78	0.55					4.2
25	20.2	1.0	0.6	1.4	0.5	18.8		16.1
26	17.5	0.7						14.7
27	17.5	0.6~0.85						12.5
28	17.0	0.65~0.85						13.7
29	16.75	0.75~0.9						14.2
30	15.8	0.9~1						
31	15.0	0.7~0.8						
32	14.6	0.65~0.8						

* 口底均残。
** 共有两个出音孔，均三角形。

表 4-15 笙簧数据表 单位： 厘米

数据 项目 标本号	框			舌		
	长	宽	边厚	长	宽	厚
1	3.5	0.26	0.13	2.55	0.22	0.06
2	3.25	0.62	0.11	2.35	0.24	0.06
3	2.95	0.60	0.11	2.09	0.20	0.05
4	2.70	0.59	0.11	1.75	0.18	0.06
5	2.45	0.58	0.09	1.60	0.18	0.05
6	2.35	0.58	0.10	1.55	0.18	0.04
7	2.20	0.55	0.10	1.35	0.15	0.05
8	2.00	0.55	0.10	1.23	0.15	0.05
9	2.00	0.50	0.10	1.23	0.14	0.04
10	1.52	0.50	0.10	1.20	0.14	0.04



铭文篇

曾侯乙钟磬铭文及考释



中国青铜钟的铭刻自商庸开始。有铭的商庸多以族氏符号施于柄部或内腔，作为铭记，表明作器者之属，因此，仅有一二字，极为简练。

整段成篇的钟铭最早见于西周钟，往往以单件铭和多件组合铭的方式，记录着祭祀、征伐、赏赐、册命、婚媾等事件，以彰显业绩和功勋，并明著后世。著名的宗周钟（厉王时器）铭文全篇 123 字。大意为：厉王挥军降服濮国侵敌，并使多个邦国随同朝见。厉王为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宗周宝钟”，并祈求先王们降赐子孙福寿，安保四方太平。春秋时晋国将领魏颗因打败秦军，曾刻其功劳于景钟之上。^[1]在曾侯乙墓之前的考古发现中，春秋时期的鞶钟（亦称“齐侯钟”），是周代单件钟铭最长者，全篇达 173 字，铭文记述鞶的祖父鲍叔有功于齐，齐侯封邑与人民，鞶以此勉励自己，并铸钟祭祀其亡母仲姜；而多件组合

铭中，春秋晚期的叔夷钟钟铭最长，13 件钟的铭文合共 492 字。

但是，钟虽为乐器，在现知五百多件有铭青铜钟里，绝大多数的铭文都与音乐无关。^[2]西周晚期南宫乎钟，甬部铭记：“司徒南宫乎作大林协钟。兹钟名曰‘无射’。”^[3]属于鲜见的实例。另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南朝宋武帝时所见的三件古钟，铭有“夷则”“太簇”“太簇钟微”。这些铭文，也仅仅涉及所铭钟的乐律名称。

曾侯乙编钟钟铭出乎常规，共有 3755 字。其内容除少量为记事之外，绝大多数是直接与编钟及其音乐相关的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并有钟声印证和论注，还有同墓所出的磬铭（708 字）互通互证。这是一部声、文对应，文、文相合，内容丰富的乐律经典，一部迄今仅见的先秦乐律专著。

[1] 《国语·晋语七》：“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

[2] 陈双新：《两周青铜乐器铭辞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00 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00181，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88-189 页。

第一章 曾侯乙编钟铭文的综合考察

第一节 曾侯乙时代的文字

一、金文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商代后期和周初的甲骨文，它们大多是契刻或书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刻辞，也是 3000 年前王室档案的一部分。从造字原理上看，甲骨文以象形和指事为基础，形声字和会意字也占到一定数量（其中形声字约占 27%），与后世的汉字系统一脉相承。但从书法的角度来看，由于甲骨文绝大部分是镌刻文字（少数以毛笔墨书或朱书），故以方折为基本特征，线条直挺犀利，不具备后世篆体文字圆转整饬的篆引特征。不同时期的商、周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或雄伟俊迈，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

商周时期的文字形态还有金文。金文是指铸、刻在钟、鼎、盘、彝、兵器等各种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其中以钟、鼎上铭文最多，故早期也称为钟鼎文。商周青铜铭文以铸铭为主，也有一部分刻铭，其中绝大部分为阴文。

商代中期铭文简短，仅寥寥三五字，且多为图画性很强的族徽；后期铭文字数稍多，大多用笔强劲，线条道正，粗犷浑厚。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行

款错落参差，气象雄奇瑰丽。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商代，铭文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字数逐渐增多，出现了长篇巨制的铭文，内容涵盖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及颂扬先祖等诸方面。大多书风整饬，篆引显著，讲究篇章行气，或古朴，或浑厚，或秀雅，或清纯，异彩纷呈。

西周金文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铭文简短者居多，多为族徽和器主姓名，犹存殷商遗制。但长篇铭文已开始出现，如天亡簋、眉县大鼎、大盂鼎等。早期金文，笔画虽有显著的波磔，但往往生硬直折与屈曲圆转并存，行款也渐趋齐整。尤其是康王时期的大盂鼎，用笔方整，行款茂密，气度宏伟，是西周早期金文的典型。

中期：自穆王始不仅铭文更多长篇，金文的书风也有了变化，笔画较少波磔，肥笔很少出现，笔画粗细划一，均匀圆润，布局完满，文字规整。如穆王时期的静簋柔和隽美，恭王时期的墙盘谨严端整，孝王时期的大克鼎舒展道美，都是精美之作。西周中期金文字形已有较大的简化和线条化。

晚期：金文已发展到高峰，夷、厉、宣、幽诸王时期的金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字画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用笔纯熟，字迹秀劲隽永，铭文多达 490 字，煌煌巨制，为西周金文之冠；虢季子白盘，字呈长形，横竖成行，雍容秀丽，疏朗整齐。西周时期的金文，较之商代的甲骨文已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象形的笔意减少。笔画分布讲究均匀对称，波磔已逐渐消失，多用粗细一致、首尾不露锋芒的玉箸线条（粗细划一的线条）。行款已横有列，竖有行，字形多为纵势，与后来的小篆相比，结构仍未完全定型。一些字的笔画增减、偏旁部首排列的位置，依然还有一定的随意性，有的字在结构上显得更为繁复。

春秋以后，王室权力衰落，列国青铜器增多，器物制作与西周相比，已趋简率。铜器上有铭者少，无铭者多，且铭文一般都很简短。春秋初期的金文与西周晚期的金文很相近，列国间的金文也都相差不远。春秋末和战国时，金文书风渐趋简易随意，因地域特征的关系，形成了秦系、楚系、齐系、晋系、燕系等各种地域文字和书风。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或以鸟形和点笔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

二、墨书文字

至迟在西周晚期，我国先民已开始使用竹简作为书写材料，竹简取材方便、价格低廉，从而成为中国古代使用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一种书写载体。由于竹简文字一律采用毛笔书写，加以受材料的长度、宽度和纹理的影响，竹简文字的形态与同时期的金文有着较大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它更加随意和舒放，笔端锋芒毕露，更多地使用简化字或繁化字，使用书写符号，以实现篇章的行气如一和整体美感；同时，篆引程度有所减弱。到战国后期，解散篆体，追求简化

三、错金铭文

先秦时期，贵族们使用金银来镶嵌青铜器物，这种装饰工艺通常称为“金银错”，又称“错金银”。“金错”见于汉代文献，如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记有

多见于兵器上，被称为鸟书。到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受古文的影响，秦受大篆和隶书的影响，铭刻用字也向手书体靠拢，日趋草率简易。同时，部分文字呈现艺术化和装饰化倾向。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时期金文的凝重端严、雄奇浑穆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体多为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玉箸，圆润柔和，像攻吴王夫差鉴、秦公簋、齐陈曼簋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前型。

曾侯乙编钟铭文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一方面，金文书风在经历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成熟和发展之后，已趋于完美，行笔向纵长发展，编钟铭文字体纤细隽美，篇章行气如一，不失规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瘦金体之典型；同时，部分铭文用字（尤其是中层和上层铭文）深受楚国文字的影响，增繁、省减、换形、换声及假借字的使用十分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说，曾侯乙编钟铭文也是曾楚地域文字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青铜器和铁器上较多地出现了直接刻划的铭文。与此相应，木刻文字与石刻文字大量出现，陶器上的刻划也较前代增多。刻铭笔画匀称、劲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迹草率，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又一特色。曾侯乙编钟的木质横梁、青铜质的挂钩（含爬虎、插销、搭杆、套环、键钉等附件）上刻划有为数不少的文字，而与编钟同出的编磬磬块和磬匣上也有刀笔刻划的文字，这些也都是时代的产物。

和平直书写的隶书出现，并最终在汉代取代篆书，成为社会的流行书体。目前所发现的竹简及与之同时的帛书、木牍等所使用的文字，在秦以前基本上是战国古文，秦以后则主要是隶书（包括秦隶和汉隶）和草书。

曾侯乙编钟及钟架上未见墨书文字，但编磬上共有 12 个墨书文字，而墓中所出的竹简、竹签牌上共写有近 7000 字的墨书文字，它们与同期的楚国竹书文字可归于同一文字体系和书风，是考察和研究编钟文字体系不可多得的素材。

“金错蜀杯”；《汉书·食货志》有“错刀以黄金错其文”之句；张衡《四愁诗》有“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错”即用厝石加以磨错使之光平，据史

树青先生的描述，其制作工艺大致程序如下：先在青铜器表面预铸出浅凹凸的纹饰或字形（通过母范），再用硬度较大的工具錾刻浅槽（镂金），然后在浅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丝、片（镶嵌），再用厝（错）石磨错，使嵌入的金银丝、片与铜器表面平滑一致。最后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使器表更加光艳。^[1]

这种精细的错金银工艺，学术界一般认为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也有学者据一件商代晚期错金目纹戈（见图 5-1），以为始于商代。^[2]春秋中晚期开始，错金工艺被用于嵌错铭文，传世的栾书缶就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该铭笔势婉曲，线条匀净，用笔古拙，而以细笔出锋，是楚系文字的异类。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在鄂君启节及一些兵器上，都有错金铭文，这些铭文

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在战国中晚期，器物崇尚素面，错金铭文都铸刻在器



图5-1 错金目纹戈 商代
藏济南市博物馆

物的明显位置（与商、西周铭文铸在器物腹内不同），起到了装饰作用。

曾侯乙编钟钟体铭文 2828 字，大部分使用了错金铸制，技法纯熟，出土时基本保持完好。“这样多的成批的错金铭文，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3]由于同样的技术背景，曾侯乙墓所出土的其他青铜器也大量使用了错金铭文，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如鹿角立鹤、钩形器等更是遍体错金。

第二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款式概述

曾侯乙编钟铭刻文字可分为钟体铭文、钟梁刻文、挂钟构件刻文三种，共 3755 字，计合文 3762 字。

钟体铭文为铸铭，共计 2828 字，计合文 2834 字，绝大多数加以错金，仅 1 件铸钟（下二 6）、6 件钮钟（上一 1 至上一 6）和 2 件甬钟（下一 1、下一 2）没有错金。钟体各部位的铭文，除正鼓部系由右至左横书以外（中一 4、中一 5、中二 3、中三 6 正面正鼓部为右行），其余各部位均自上而下直书，自右而左成行（中二 2 背面左鼓和中三 2 背面右鼓右行）。中层钟的背面和下层甬钟正面的铭文可以连续（中一 1、中一 2 因铭文太简略，成为例外），连读顺序为：钲部→正鼓；右鼓→左鼓。

铭文以楚国及南方地区流行的花体杂篆书写，书体纵长纤秀，运笔细匀流畅，书风唯美是尚，装饰意味浓厚，但布局和谐规整，其中尤以下层一组和下层二组的 12 件甬钟铭文最为严整，而下二 6，即楚惠王

所赠铸钟，其铭文与下层 12 件甬钟相比，用字上并无差别，但书体略显方正，反映出曾、楚文字的细微差别。中层 33 件甬钟（中层一组 11 件、二组 12 件、三组 10 件）在书体及书风上与下层甬钟铭文大体相近，但在文字的纵向拉伸度及装饰意味上略有减弱。差异明显的是上层钮钟上的文字，虽然是铸铭文字，但是书体方正，与钟梁刻文、挂钟构件刻文及磬刻文字更为接近一些。

刻铭主要见于钟梁和挂钟构件。

钟梁刻文 188 字，在中下层横梁上各个挂钟的部位，随钟口的朝向直书一行四五字不等。每个字都是在黑漆衬地上以朱漆填饰，字体不甚规整，刻工拙朴，与曾侯乙墓衣箱等木器刻文相近，但笔端更见锋芒。

挂钟构件刻文共 739 字，计合文 740 字，异体甚多，随意性较强，字体不甚规整，笔画深浅粗细不均，一些曲折勾点均被简单的横直所代替，字形显得呆拙。键钉上的铭文，刻痕较浅，有些甚至难以辨认。^[4]

[1] 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文物》，1973 年第 6 期。

[2] 济南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盃内式有铭错金目纹铜戈，在戈的援末与盃内相接处，正反两面各有两个错金环形目状纹饰，因系从废品仓库拣选而得，记此存疑。

[3] 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材料》，《文物》，1979 年第 7 期。

[4] 本节参考了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三章第一节“乐器”部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一、钟体铭文

共 2828 字。铸铭。每件钟体均有铭文，少者 3 字（上一 1、上一 4、上一 6、上二 2、上三 1），多者 90 字（下二 4、下二 5）。见于钟体的钲中、正鼓和左、右侧鼓。其中，上层一组的 6 件钟和楚王钟只有一面钟体施铭，余各钟均双面有铭。

铭文字体纤秀，运笔细匀流畅，比较规整。特别是下层钟铭，宛如笔势规范、刻画精致的美术字。仅中二 12 左鼓铭文布局似有不当，最后 3 字仅占用 1 字的空间。字形随钟体大小有异，款式亦因此经精心布局。字随钟体铸就，绝大多数加以错金，仅 1 件铸钟（下二 6）、6 件钮钟（上一 1～上一 6）和 2 件甬钟（下一 1、下一 2）没有错金。

正鼓铭文由右至左横书（中一 4、中一 5、中二 3、中三 6 正面正鼓系由左至右）。其余各部位铭文均直书，自右而左列行（中二 2 背面左鼓和中三 2 背面右鼓系

由左而右）。中层钟的背面铭文和下层甬钟的正面铭文，以钟为单位可以连读成段，顺序为：钲部→正鼓，右鼓→左鼓。

钟体铭文有极少数笔误。如中一 4，其背面鼓部的“浊新钟之亓”的“亓”字是“𠂔”字之误（据中二 4）；其右鼓部的“新钟之徵”是“新钟之商”之误（据其左鼓部）。中二 9 背面左鼓部，“浊姑洗之终”是“浊姑洗之宫”之误（据中一 9）。中二 10 侧鼓音“徵”，据其实际音响和背面右鼓铭文，当是“宫曾”之误。还有差一字未铸出者（中一 5 背面左鼓部差一“巽”字，据中二 5）和将字铸反者（中二 1 正面正鼓部“𠂔”字）各一例。此外，还有个别字有明显的字形差别。如最重要的“姑洗”律的“姑”字，在长枚钟上写作“割”，无枚、短枚钟上写作“籥”。

二、钟架刻文

共 187 字。刻铭。中、下层横梁绝大多数挂钟处，随钟口的朝向多直书一行字，4 至 5 字不等。字体不甚规整，笔画亦不如钟体铭文那样细匀流畅，刻工不考究，显得拙朴。字均填髹朱漆，在黑地上显得十分醒目（见图 5-2）。中一 1、中一 2 号钟因挂在梁端铜套的焊钩上，铜套上没有刻文。下层有 3 件钟（下二 3～下二 5）的悬挂处没有刻文。

刻文是悬钟位置的标记。其内容取所悬钟正鼓音在姑洗均的称谓，以“姑洗之×”的句式刻在梁上，便于将钟对号入座。如南架中层横梁朝南的一面，从西到东依一定的间隔顺序刻着“姑洗之商”“姑洗之宫角”“姑洗之徵”等 9 行文字，分别与对应悬挂的 9

件钟（中一 3 至中一 11）正鼓部标音一致。刻文中的阶名与钟体铭文所见相同，仅仅多出一个前缀词——“大”字，而有“大羽”“大宫”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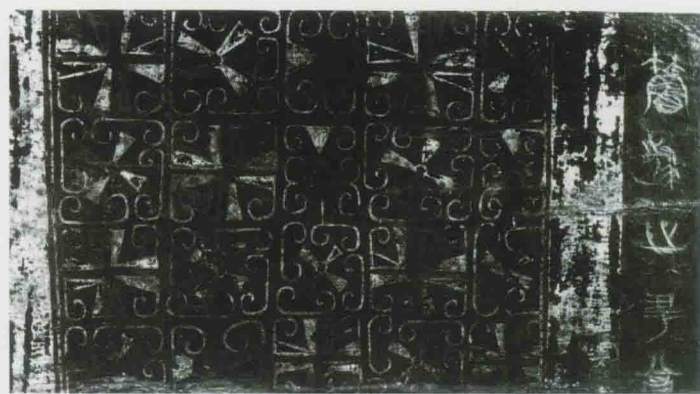


图 5-2 曾侯乙编钟钟架横梁上的铭文及彩绘

三、钟钩铭文

共 740 字。除中一 1、中一 2 挂钩外，余各甬钟（铸亦在内）挂钩上均有直书文字，字数不等。字系镌刻。字体不甚规则，笔画深浅粗细不匀，一些曲折勾点均被简单的横直代替，显得呆拙。

这些铭文是各构件与相应钟配套关系的标记。其内容取所悬钟正鼓音在某均中的称谓，以“某律之某音”的句式刻在各主要零件上，少数零件上尚有编号。

下层钟所用的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铭文依姑洗均标音体系，主要零件上刻“姑洗之×”字样。如：下一 1 爬虎套环，一对虎背上均铭“姑洗之大羽”。插销和 2 件搭杆以及“U”形套环上，可施铭部位狭小，均略去“姑洗之”3 字，铭“大羽”2 字。该套环键钉上无字。部分有铭键钉，因体积太小，铭文被分别刻在钉帽的顶面和侧面。如：下二 1 键钉，帽顶刻“商”，

帽侧刻“顛”。下一2和下二8键钉上，除有阶名外，还刻有编号。如下二8键钉，帽钉刻“卅”“大”2字，帽侧刻“徵”字。键钉上的铭文，刻痕较浅，有些甚至难以辨认。（见图5-3）

双杆套环的各个零件上，除个别无字外，均铭“姑洗之×”。如：下二5双杆套环，2件“几”形杆和1件曲尺杆上均铭“姑洗之商”，另1件曲尺杆上铭“姑洗之徵”，“U”形套环上铭“姑洗之宫”。其各零件铭文不同，是与其他构件窜套的结果。下一3爬虎套环的“虎”背上和2件搭杆上，有“姑洗之羽曾”和“羽曾”字样，与所在的横梁刻文“姑洗之羽曾”相应，意义相同。

框架钩铭文刻于框架的一根支条和键钉的表面。每副钩有铭文3条，框架上1条，两个键钉上各1条（仅中二9框架钩有一键钉无刻文）。如：中三1框架钩，框铭：“羸享之大徵”，键1铭：“玳钟之少商=（之）反”，键2铭：“保钟之大商”。其内容不一，是与其他构件窜套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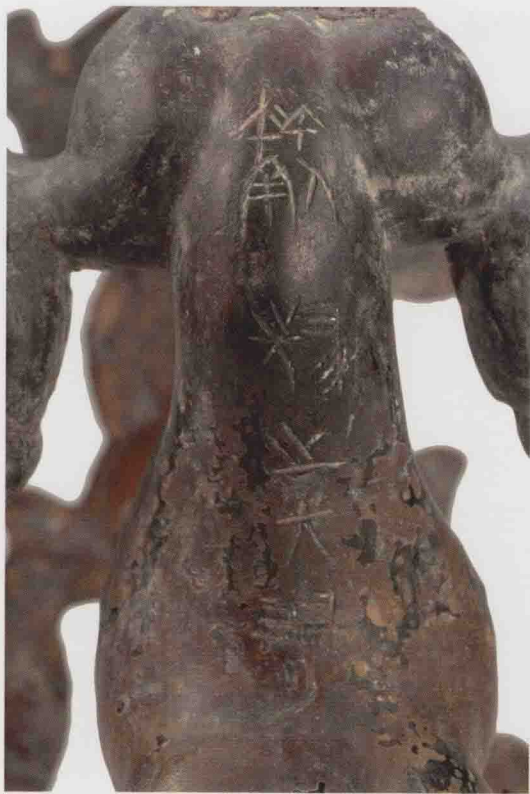


图5-3 下层爬虎（下一1）上的铭文

钟钩施铭，之前仅有传世的“内公”钟钩一例见诸记载。

第三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内容概述

一、记事

见于甬钟和铸钟。

中层钟的正面和下层甬钟的背面，钲中均有“曾侯乙乍（作）寺（持）”5字，表示该钟为曾侯乙所制作和享用。（见图5-4）

铸钟的一面钲中有31字，记载着楚王熊章为曾侯乙作宗彝一事。

二、编号

见于2件下层钟的钟钩配件。

下一2爬虎套环的键钉上刻有阶名“羽”和编号“廿三”；下二8键钉上为阶名“大徵”和编号“卅”。



图5-4 中三4号钟正面钲中的记事铭文

三、标音

见于甬钟、钮钟、钟架及钟钩。

中层钟的正面、下层甬钟的背面以及钮钟的一面，正鼓、左或右鼓部，标有阶名和变化音名，表示该钟该处所发乐音的名称。甬钟的阶名和变化音名均为各音在姑洗均中的称谓。如：中一1正面，正鼓铭“羽反”（见图5-5），右鼓铭“宫反”。此即标识该钟的正鼓音为姑洗均中的“羽反”，右鼓音为姑洗均的“宫反”。

钮钟标音情况比较复杂，其阶名属无铎均（上层二、三组）、浊文王（上层一组）均。

此类标音是对钟音的直接提示，当与击奏密切相关。

9件钮钟（上二3～上二6；上三3～上三7）的钲中至正鼓，标有乐律及其宫音。如：“蕤音之宫”“塋音之宫”“姑洗之宫”“黄钟之宫”“穆音之宫”“大族之宫”“无铎之宫”“蕤音之宫”“妥宾之宫”等。

此类标音是对钟律的提示，当与乐钟及钟磬乐队的定律相关。

钟架及钟钩上的铭文，是以标音的方式，用所挂钟正鼓音（仅一例为侧鼓音）在姑洗均中的称谓，标示钟与架、钩的配套关系。此类标音是对全套钟组装提示。

通过钟架及钟钩的组装提示可知：中二10、中二11号钟下葬时已易位；下层第一组的3件钟及下二6（铸）所在的位置与刻文不合；还有一件“姑洗之大羽”钟并未下葬。中层两件钟的错位与其形体相近有关，

下层钟的“混乱”，均与铸的加入有关，详见乐宫篇第一章第五节。

南架下层梁东起第三行（亦即下一3处）刻文为“姑洗之羽曾”。“羽曾”是宫音上方纯四度音的专用名，是宫、商、角、徵、羽五声之外的“变化音”。查下层甬钟正鼓音均在五声之内，“羽曾”只见于下二10和下一2的侧鼓部，是其侧鼓音。下二10正鼓音是“商”，与所悬处的刻文“姑洗之商”一致。若“姑洗之羽曾”是指下一2，其取侧鼓音作为钟位标记，突出“羽曾”这个“变化音”的地位，这在钟架刻文中是非常特殊的现象。

中层钟所用的框架钩，据标音铭文可分三组：

第一组为“蕤音之×”；

第二组为“玕钟之×”；

第三组为“保钟之×”。

这似乎是中层三个钟组的组别标记。“蕤音”是“无铎”的同律异名，据钮钟铭文知其音位比后者高八度。据测音结果，“蕤音”均相当于现今[#]F（或^bG）均。“玕钟”“保钟”两名不见钟体铭文，是框架钩铭文中特有的两个名词，疑为律名或钟组名称。经查对整理（详见后文），这三组铭文里，“蕤音”“玕钟”“保钟”之后标署的阶名，依然是所挂钟的正鼓音在姑洗均中的称谓，值得注意和研究。



图5-5 中一1号钟正鼓部的标音铭文

四、乐律

曾侯乙编钟有关乐律的铭文，见于中层钟的背面和下层甬钟的正面。均为可以连读的文字，主要论及乐律间的关系（中一1、中一2仅有阶名，无此类文字，系例外）。（见图5-6）这些论述，均以各钟正鼓、侧鼓音为议题。论及正鼓音的内容铭在钲中和正鼓（钲中能容纳所述内容时，正鼓便不铸铭），论及侧鼓音的内容铭在右鼓和左鼓。由于同音的存在，述及该音的文字也整段地出现在两三件钟体上。有的完全相同，一字不误。有的虽有字句差异，但意思依然一致。如：中一3与中二3；中一5与中二5；中一6与中二6；中一7与中二7；中一8与中二8；中一9与中二9；中一10与中二10；中一11与中二12；中三9与下二7等，内容完全相同。又如：中一4与中二4；中二11与中三2和下二2；中三7与下一2和下二4；中三8与下二5；中三10与下二8；下二9与中一10和中二10；下二10与中一11和中二12；内容基本相同，仅相差个别字句。再如：下一3钲中与下二8和中三10的右鼓；下二3钲中与中三3和中三6的钲中加正鼓；内容也基本相同。



图 5-6 下二1号钟正面钲部的乐律铭文

第二章 曾侯乙编钟铭文中的乐律理论

乐律理论主要有律名对应说明、阶名对应说明和八度音对应说明。

一、律名对应说明

律名对应，主要是就曾国的某律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律名进行对应联系。其中涉及到楚、齐、周、晋、申5国（地）的律名。据铭文内容，可分为6题。

1. “姑洗之宫”

下二5（钲中）、中三8（钲中和正鼓）、中三5（右鼓）、中三1（右鼓和左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5，正鼓音“宫”，其钲中铭：“姑洗之宫，姑洗之才（在）楚号为吕钟，其坂为宣钟。宣钟之才（在）晋号为六墉……”

2. “妥宾之宫”

下一2、下二4、中三4、中三7的钲中或钲中加正鼓铭文均此议题。此4件钟的正鼓音均为姑洗均的“商”音，“姑洗之商，妥宾之宫”（中三7）说明了该“商”即“妥宾之宫”，其乐律铭文便直接就妥宾之宫而议。如：下一2钲中铭：“妥宾之宫。妥宾之才（在）楚号为坪皇，其才（在）绅号为迟则……”

3. “韦音之宫”

下二3、中三3、中三6的钲中或钲中加正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3，正鼓音“中搏”（角音的异

名），钲中铭：“姑洗之中搏，韦音之宫。韦音之才（在）楚号为文王……”

4. “羸享之宫”

下二2、中二11、中三2的钲中或钲中加正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2，正鼓音“商角”，钲中铭：“姑洗之商角，羸享之宫，羸享之才（在）楚为新钟，其才（在）齐为吕音。”

5. “酈音之宫”

仅下二3左鼓铭文一例。该钟侧鼓音“宫曾”，左鼓铭：“酈音之宫。酈音之才（在）楚为兽钟，其才（在）周为酈音。”

6. “穆音之宫”

下二2、中二11、中三2的右鼓加左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2，侧鼓音“商曾”，右鼓铭：“姑洗之商曾，穆音之宫。穆音之才（在）楚为穆钟，其才（在）周为刺音。”左鼓铭：“大（太）族（簇）之宫，其反才（在）晋为槃钟……”

以上六律对应说明的中心乐律当是曾国乐律。此六律，依姑洗均标音分别是：宫、商、宫角、商角、

宫曾、商曾，均间隔大二度，对比传统律制的律名、律序及相隔音程，知其为阳律。在下文“阶名对应说明”中尚有六个阴律：浊姑洗、浊穆钟、浊兽钟、浊新钟、浊文王、浊坪皇。阴律律名均以阳律律名前缀“浊”字，以示低于该阳律一律。这种命名法从所涉及的阳律多为楚律来看，似在楚国先行。曾则仿用此法，而有“浊姑洗”一律。现一并将十二律在各国的称谓见表 5-1。

表 5-1 中律名共 28 个，仅曾律的“姑洗”、“妥宾”（即蕤宾）、“无铎”（即无射）、“黄钟”、“酈钟”（即应钟）、“大族”（即太簇）和申律的“迟则”（即夷则）等 7 个律名是先前可以在文献中见到的律名。

律名对应说明：虽然早在公元前 522 年，乐官州鸠向铸钟问律的周景王列出了周王室的十二律名（《国语·周语下》）。但至迟在战国早期，周律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标准被广泛采用，列国还处于乐不同律、律不同名的状态。

表 5-1 曾国与东周各国律名对照表 *

律 国 名	音 名		C	#C或 ^b D	D	#D或 ^b E	E	F	#F或 ^b G	G	#G或 ^b A	A	#A或 ^b B	B
	名	名												
曾	姑宜	洗钟			妥宾		韦音		无铎 羸享		黄钟 酈钟 酈音		大族 穆音	浊姑洗
周											酈音		刺音	
楚	吕钟	浊坪皇	坪皇	浊文王	文王	浊新钟	新钟	浊兽钟	兽钟	浊穆钟	穆钟			
晋	六墉												槃钟	
齐								吕音						
申					迟则									

* 凡未直接表明国别的律名，均作为曾律和通行于曾国的律名入本表曾律一栏。表中音名不表示各律的频率绝对值。

二、阶名对应说明

阶名对应，主要是以姑洗均中某音为核心，阐述其在其他均中的音级及名称。有 39 件钟的全部或部分乐律铭文属于这一内容范围。另外有 2 件钟（下二 2、下二 3）的铭文亦有所涉及。据铭文内容，可分为 12 题。

1. “姑洗之宫”

下一 1、中二 7、中一 7 钲中或钲中加正鼓，中二 4、中一 4 侧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中二 7，正鼓音“宫”，其钲间及正鼓铭：“兽钟之下角，穆钟之商，姑洗之宫，浊新钟之终。”

2. “姑洗之羽角”

下二 7、中一 8、中二 8 侧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 7，侧鼓音“羽角”，其左鼓及右鼓铭：“姑洗之羽角，为文王羽，为坪皇徵角，为兽钟之羽下颀角；无罍（射）之徵，为酈音羽曾，为大族之徵下角，为槃钟徵曾。”

3. “姑洗之商”

下二 10、中二 12、中二 6、中三 3、中一 11、中一 6、中一 3 钲中或钲中及正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 10，正鼓音“商”，其钲中铭：“坪皇之宫，姑洗之湑商，穆钟之角，新钟之宫曾，浊兽钟之徵。”

4. “姑洗之徵曾”

下一 1、下一 3、下二 5、中三 8、中二 7、中一 7 侧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 5，侧鼓音“徵曾”，其左鼓加及右鼓铭：“姑洗之徵曾，为黄钟徵，为坪皇变商，为犀（夷）则羽角；新钟之羽，为酈（穆）音之羽下角，刺音之羽曾，宥（附）于索宫之颀。”

5. “姑洗之角”

下二 3、下二 9、中二 10、中二 5、中二 2、中一 10、中一 5 钲中或钲中及正鼓铭文均此议题。中三 6、中三 3 钲中亦各有直接相关的一句。如中二 10，正鼓音“宫角”，其钲中及正鼓铭：“文王之宫，坪皇之商，姑洗之角，新钟之商曾，浊兽钟之羽。”

6. “姑洗之羽曾”

下一 2、中三 7、中三 4、中二 12、中二 6、中二 3、中一 11、中一 6、中一 3 侧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 4，侧鼓音“羽曾”，其右鼓及左鼓铭：“姑洗之羽曾，为槃钟徵，为妥宾之徵颀下角，为无罍（射）徵角。文王之变商，为韦音羽角，为酈音羽，犀（夷）则之徵曾，宥（附）于素商之颀。”

7. “姑洗之商角”

仅下二 2 钲中一句：“姑洗之商角，羸享之宫。”

8. “姑洗之徵”

下二 1、下二 8、中三 10、中二 9、中一 9 钲中或钲中及正鼓，中三 6、中三 3、中二 2、中一 5 侧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 8 正鼓音“徵”，其钲中铭：“姑洗之徵，大（太）族（簇）之羽，新钟之变商，妥（蕤）宾之羽曾，黄钟之徵角，韦音之徵曾，宣钟之珈徵。”

9. “姑洗之宫曾”

下二 3、下二 9、中二 10、中一 10 侧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二 3 侧鼓音“宫曾”，其侧鼓铭：“姑洗之宫曾，韦音之下角，坪皇之变徵，羸享之商。”

10. “姑洗之羽”

下二 7、中三 9、中三 5、中三 1、中二 8、中二 4、中一 8、中一 4 钲中或钲中铭文及正鼓铭均此议题。如：下二 7，正鼓音“羽”，其钲中铭：“姑洗之羽，迟（夷）则之徵，新钟之徵曾，酈音之变商，韦音之羽曾。”

11. “姑洗之商曾”

仅下二 2 右鼓铭文有相关的一句：“姑洗之商曾，穆音之宫。”

12. “姑洗之徵角”

下一 3 钲间，下二 1、下二 8、中三 10、中二 9、中一 9 侧鼓铭文均此议题。如：下一 3，正鼓音“徵颀”（“徵角”之异名），其钲中铭：“姑洗之徵角，坪皇之羽，羸享之羽曾，为兽钟徵颀下角，为穆音变商。”

以上 12 议题的阶名对应说明中，有两种不同的陈述方式。其一，以“某均之某声”的形式罗列。其二，以“某律为某声”的形式罗列。这不同的陈述方式被认为是两种不同旋宫方式的体现^[1]。

上述议题的核心阶名包含了 12 个半音的全部基本名称。这个基本的称谓体系由徵、羽、宫、商为核心而构成。含义为上方大三度音的“角”字与这 4 个阶名结合，构成：徵角、羽角、宫角、商角，分别表示徵、羽、宫、商上方的大三度音。4 个核心阶名后缀“曾”字，被分别名为：徵曾、羽曾、宫曾、商曾，以表示徵、羽、宫、商下方的大三度音。

十二半音的基本称谓系列之外，在同一音位里，往往还有 1 至 13 个异名，连同钟架、钟钩铭文（详后）中的阶名及其异名共 66 个之多。所有阶名及其异名，可分单音词、双音词和多音词。其中双音词最多。

单音词阶名。计 11 个。最多见的是传统的五声：徵、羽、宫、商、角，虽然徵、羽 2 字写法有异，分别作客和𠂔，但在含义上并无实质的差别。除“商”之外，其他四声还各有单音词异名 1 至 2 个。如：徵之“终”，羽之“鼓”，宫之“巽”，角之“𠂔”和“归”。五声中的“角”音，单音词阶名仅在乐律关系论述中有所使用，标音铭文中均用的是双音阶名。五声之外，钟铭里还有一个单音词阶名“𠂔”（即“和”，见中三 4 背面右鼓），表示宫音上方的纯四度音。

双音词阶名。计 44 个。其中 42 个是在单音词阶名前后加缀而构成。另外 2 个是“中搏”和“𠂔搏”，与“搏”字关系密切，音级位置分别与“角”和“徵”相当，被用于低音组。

42 个由单音词阶名加缀词而成的双音词阶名中，有 30 个阶名与所含的单音词阶名相比，在音阶中所表示的音级未变。如“宫”与由之构成的“涪宫”“大宫”“少宫”“宫反”“宫𠂔”，都表示半音阶中的第一级。

若按所用缀词，这 30 个阶名有 8 类：

加“涪”（或“𠂔”），有：涪徵、涪羽、涪宫、涪（𠂔）商、涪𠂔（𠂔，即归）。

加“大”（仅见于钟架和挂钟构件），有：大徵、大羽、大宫、大商、大𠂔（亦即归）。加“少”，有：少徵、少羽、少宫、少商。

加“反”，有：徵反、羽反、宫反、角反、终反、𠂔反。

加“珈”，有：珈徵、珈𠂔（归）。

加“素”（素），有：素宫、素商。

加“下”，有：下角。

加“𠂔”，有：宫𠂔。

另外 12 个双音词阶名，所表示的音级与所含的单音词阶名的音级不同。若按所用缀词，可分三类：加“角”，有：徵角、羽角、宫角、商角。加“曾”，有：徵曾、羽曾、宫曾、商曾。加“变”，有：变徵、变羽、变宫、变商。

多音词阶名。计 11 个。是以双音词阶名为基础，或两名叠用，或前后加缀而成。其中 7 个阶名所表示的音级与所含的双音词阶名音级相同。如：“少商之反”

[1] 黄翔鹏：《“左旋”、“右旋”及其顺逆》，《交响》，1993 年第 2 期。

与“少商”，均五声宫调音阶的第2级，“大宫角”与“宫角”，则是五声宫调音阶的第3级。

这7个阶名由加缀法构成，可分三类：

加“大”，有：大宫角、大商角（均见钟架和挂钟构件）。

加“少”，有：少宫角（见钟架和挂钟构件），少徵顛（见中一6、中二6，系双音词阶名加前缀，在钟体铭文中仅此一词二例）。

加“之反”，有：少商之反、下角之反、少羽之反。

另4个多音词阶名，所表示的音级与所含双音词阶名音级不同。它们分别用加缀法和叠用法构成，可分二类：加“之顛”有：素宫之顛、素商之顛。与“下角”叠用，有：徵顛下角、羽顛下角。

综66个阶名，参照现在通用的七声音阶及变化音首调唱名，列成表5-2，以示各阶名及其异名的对应关系。

表 5-2 编钟阶名、变化音名与现代首调唱名对照表

首调唱名	基本阶名、变化音名	异名
C	宫	巽 索(素)宫 濬宫 大宫* 少宫 巽反 宫反 宫匝
$\sharp C$ 或 $\flat D$	羽 角	羽顛 变商
D	商	素商 濬商 大商* 少商 少商之反*
$\sharp D$ 或 $\flat E$	徵 曾	徵顛下角
E	角	归 濬归 珈归 大归* 宫角 大宫角* 少宫角* 下角 下角之反* 角反 缺 中铸 素宫之顛
$\sharp E$ 或F	羽 曾	龠(和) 羽顛下角
$\sharp F$ 或 $\flat G$	商 角	商顛* 素商之顛 大商角* 变徵
G	徵	终 终反 濬徵 珈徵 大徵* 少徵* 徵反 鄠铸
$\flat A$	宫 曾	变羽
A	羽	豈 豈反 濬羽 大羽* 少羽 羽反 少羽之反*
$\flat B$	商 曾	
B或 $\flat C$	徵 角	徵顛 少徵顛 变宫

* 仅见于钟架和挂钟构件。

这批含义不同、构成方法有异的阶名所构成的称谓体系，反映出不同称谓方式被交叉使用，并且趋向融合、统一、由繁到简的过程。在这个称谓体系中，

由徵、羽、宫、商四个核心阶名及其与“角”“曾”后缀词生成的十二个阶名，是它们最基本的称谓。这是曾侯乙编钟十二半音的“角一曾”命名法，见图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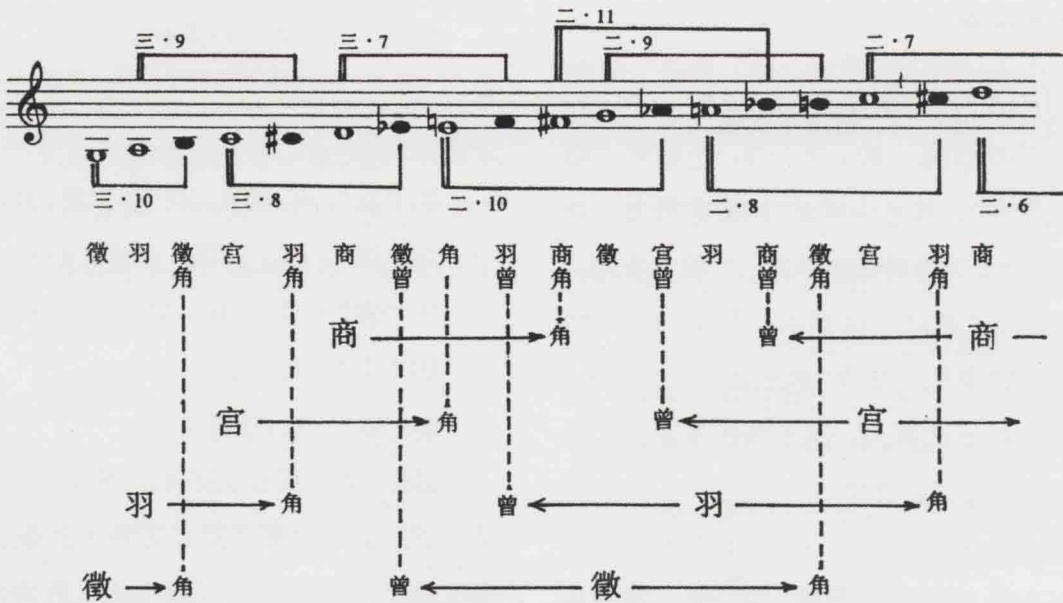


图5-7 曾侯乙编钟十二半音的“角一曾”命名法

三、八度音对应说明

八度音对应，主要是将音级相同而音区或所在八度组不同的乐音的名称进行对应联系。其中有些以律名对应，有些以阶名对应。这部分内容虽然并未作为

中心议题，但从律名、阶名对应说明中，从各钟的标音与实际音响的结合上已有充分体现。

1. 八度律名

下二 5 铭：“姑洗之宫，姑洗之才（在）楚号为吕钟，其坂（反）为宣钟。”下二 2 铭：“大（太）族（簇）之宫，其反才（在）晋为槃钟……”“反”字代表着高八度的意思。上文意思是：姑洗律的高八度律叫宣钟。大族律的高八度律叫槃钟。9 件铭律名的钮钟，其间的实际音程关系也表明相隔八度的律有另名相称。如：无铎与羸享、黄钟与籥音、大族与穆音，各对律名所在钟的实际音高均距八度音程。

2. 八度阶名

上述 66 个阶名中，12 个半音基本称谓的异名，绝大多数是出于区分八度音而设。通过部分铭文或铭文与钟声结合考察，可以明确它们的关系。

中二 7、中一 7 铭：“浊坪皇之商，浊文王之宫……浊坪皇之少商，浊文王之巽。”中二 8、中一 8 铭：“新钟之徵，浊坪皇之宫。新钟之终，浊坪皇之巽……”

浊坪皇的“商”与“少商”，浊文王的“宫”与“巽”；新钟的“徵”与“终”，浊坪皇的“宫”与“巽”，均为相隔八度的阶名。这两例铭文中，前一调的八度音转换，也引起了后一调的相应转换，说明钟铭对八度音称谓的讲究和逻辑的严谨。

四、乐律论述的特点

乐律理论的论述在侧重面上体现了以下特点。

1. 重阳律

由姑洗、妥宾、韦音、羸享、酈音、穆音六个阳律构成的各均，阶名对应说明已叙及到六音、七声，尚有少量变化音名。而六个冠以“浊”字的阴律构成的各均，叙及其宫音的文字安排在阳律各均的变化音名之后；被提到的阶名多在五声之内，且残缺不全；“浊穆钟”之宫甚至未被提名。

2. 重五声

当姑洗均的 12 个半音被分别论述之后，其高音区的“羽角”“徵曾”“羽曾”的对应说明在中层一、二组钟铭中省略，仅剩五声对应说明。六阴律构成的各均，在较少论及的情况下，用仅有的篇幅主要论述了五声的对应，只有浊姑洗均下多提及了一个变化音——商颀。

八度阶名对应，主要用于徵、羽、宫、商、角五声。其方法有两种：一是专名法。如上引铭文中的“终”“巽”以及“鼓”“𦣻”分别是徵、宫、羽、角在低音组的专名，而“中搏”“𦣻”（钹，即归）是角音在低音组的专名。二是加缀法。如某音前缀“澹”字，即是其在低音组的称谓；前缀“少”字，便是其在高音组的称谓。八度阶名对应，主要相对于各钟组之内，而不是全套钟乐音体系的严格划分，亦即尚未形成固定的音位概念。如“少商”“商”“散商”，分别代表“商”的高、中、低音。在中层一、二组，它们用以称谓 d^3 、 d^2 、 d^1 ，而在中层三组，又用以称谓 d^2 （少商）、 d^1 （商）。在下层钟，商则低达 $D + 60$ ，比中层钟的商低 1 至 2 个八度。出现在钟架和挂钟构件上的八度阶名，取钟体大小有别，钟声浊清不同的原理，以“大”“少（小）”前缀区别各对八度音。如下层的两个“徵”音钟：其一，下二 8 体较大，通高 134.2 厘米，所悬处簋铭：“姑洗之大徵。”其二，下二 1 体较小，通高 90.8 厘米，所悬处簋铭：“姑洗之少徵。”这“大”“少”徵分别为 G、g，相距一个八度。

3. 重阳律之宫

当某音为某阳律之宫音，铭辞便以“××（该阳律）之宫”为篇首。

4. 长枚钟铭辞以曾律为主

长枚钟（下层一、二组，中层第三组）铭文以曾国律为核心，以姑洗律为开篇，议论其与各国律名对应关系（仅下一 1、下二 9～下二 10 例外）。在对应律中，又以楚律为多，比重较大。此类论述的基本句式是：某律之某音，为他律（或他律他音）。

5. 短枚钟、无枚钟铭辞以楚律为主

除仅见姑洗、浊姑洗、酈音三个曾律外，几乎全部议论着楚国及其各均的阶名对应。论述的基本句式是：某律之某音，他律之他音。仅中二 11 的铭辞内容与长枚钟类同。

曾侯乙编钟的音乐铭文，在传世的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铭文除“曾侯乙乍（作）寺（持）”表明钟的所有者外，其余全部是记载音乐的内容：如这是“某调的某音”；这个音在此调中是这个音，在那个调中是那个音；这个音在曾国是这个音，在楚国（或周王朝，或其他诸侯国）是那个音，等等。例如：

下二 8 号钟正鼓部的正面标音为“徵”（相当于 G），背面钲部的铭文为：“姑洗之徵，太簇之羽，新钟之变商，蕤宾之羽曾，黄钟之徵角，韦音之徵曾，宣钟之珈徵。”

它的意思是：这枚钟正面的正鼓部标音“徵”（sol），是指“姑洗调”（以 C 唱 do）的“徵”（sol），音高在 G₂（音乐标音为“大字组 G”）。

“姑洗之徵”：“姑洗调”之“宫”（do）在 C，其“徵”（sol）在 G。

“太簇之羽”：“羽”（la）为“宫”（do）音的上方大六度，“太簇调”的“宫”（do）在 ^bB，其“羽”（la）则在 G。

“新钟之变商”：“变商”（^bre）为“商”（re）的低半音，“新钟调”（以 [#]F 唱 do）的“宫”（do）在 [#]F，“商”（re）在 [#]G，“新钟之变商”（^bre）则在 G。

“蕤宾之羽曾”：“蕤宾调”（以 D 唱 do）的“宫”（do）在 D，“羽曾”（fa）为“宫”（do）音上方纯四度，“蕤宾调”的“羽曾”（fa）即 G。

“黄钟之徵角”：“黄钟调”（以 ^bA 唱 do）的“宫”（do）在 ^bA，“黄钟调”的“宫”（do）的上方大七度“徵角”（si）则在 G。

“韦音之徵曾”：“徵曾”（^bmi）为“宫”（do）音的上方小三度，“韦音之宫”（do）在 E，其“徵曾”（^bmi）则在 G。

“宣钟之珈徵”：“宣钟调”（以 C 唱 do）的“宫”（do）在 C，它是“姑洗之宫”（do）的高八度音。“珈徵”为“低音徵”（低音 sol）；即标音“徵”（sol），是“宣钟”的低音“徵”（sol）G。

此钟背面钲部铭文的意思说明：正鼓部上标音名“徵”（sol），为“姑洗调”（以 C 唱 do）的“徵”（sol）G，这个“徵”音的音高，相当于曾国“太簇调”（以 ^bB 唱 do）的“宫”（do）的“羽”（la），楚国“新钟调”（以 ^bG 唱 do）的“变商”（^bre），曾国“蕤宾调”（以 D 唱 do）的“羽曾”（fa）、“黄钟调”（以 ^bA 唱 do）的“徵角”，曾、周国的“韦音调”（以 E 唱 do）的“徵曾”、“宣钟调”（以 C 唱 do）的“珈徵”（低音“sol”）。即“姑洗之宫”的“徵”（G），对应于曾国“太簇调”的“la”，对应于楚国“新钟调”的“^bre”，对应于曾国“蕤宾调”的“fa”、“黄钟调”的“si”，对应于曾国和周王朝“韦音调”的“^bmi”、“宣钟调”的低音“sol”。

将上述钟的正面与背面的全部铭文中的音乐内容关系如表 5-3 所示（为方便观察，铭文的排列以音高为序）：

从表 5-3 可以看出，曾国与周王室、楚等国间的音乐铭文是在“六律”（阳律）上进行比较的，这在曾侯乙编钟的钟铭中是一种统一的格式。

表 5-3 曾侯乙编钟标音铭文表

	C	^b D	D	^b E	E	F	[#] F	G	^b A	A	^b B	B	备注
姑洗之徵	𠄎							徵					曾
蕤宾之羽曾			𠄎					羽曾					曾
韦音之徵曾					𠄎			徵曾					曾、周
新钟之变商						𠄎		变商					楚
黄钟之徵角								徵角	𠄎				曾
太簇之羽								羽			𠄎		曾
宣钟之珈徵								珈徵					曾、周

这种强调六律的行文方式也体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音乐关系的比较上，如中三 8 号钟正面的正鼓部标音为“宫”，背面的钲部与正鼓部连续的铭文是：“姑洗之宫。姑洗之在楚号为吕钟，其反为宣钟。宣钟之在晋为六壙。”

标音“宫”，指“姑洗”调的“宫”（do），音高在“小字一组 c”。铭文说明“姑洗”这一律名在楚国称为“吕

钟”，它的高八度称为“宣钟”。宣钟在晋国称为“六壙”。这是在比较律名的音高在各个诸侯国和周王朝间的关系，这种比较都是在六个“阳律”上进行的。将这些用于比较的律名与今天的相对音高相对应，其关系见表 5-4：

表 5-4 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与音高对应表

音高 标音名	$\sharp F$	G	$\flat A$	A	$\flat B$	B	C	$\flat D$	D	$\flat E$	E	F
律名	无赢射享之宫	羽角	商	徵曾	宫角	羽曾	商角	徵	宫曾	羽	商曾	徵角
	无赢射享之宫		黄应钟音之宫		太穆簇音之宫		姑洗之宫		蕤宾之宫		韦音之宫	

用于标音名上和六个阳律上进行比较的叙述方式与行文方式，与传世文献完全不同。它不但表现出具体、准确和细致的特点，也表现出鲜明的“乐工”用语特点。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为了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的需要，这种音高上的比较与律名之间的比较是没有必要的。

在先秦文献《国语·周语下》中，十二律的律名已被完整地记载，并指出十二律按“律吕”的关系分属于“六律”和“六间”，十二律的每一律名都有象征意义。所谓“律吕不易，无奸物”，是指六律和六吕各有各的作用，互相不能代替。

第三章 曾侯乙编钟、编磬铭文释文

钟磬铭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裘锡圭、李家浩释读。

释文凡例

钟铭释文：包括钟体铭文以及钟架挂钟部位和挂钟构件上的铭文。钟体铭文依行文顺序，分部位列出；钟架各挂钟部位和各套挂钟构件上的刻文，按出土时的情况，分别附在所挂之钟的铭文之后。

磬铭：指磬上的刻文和墨书文字以及磬匣刻文。磬上的刻文分别见于磬鼓部的一面（鼓面）和股端（首）、鼓端（尾）、外侧面（上端面）、内侧面（下端面）。各部位行文均系单行直书。

其他：钟磬铭文中无法释出的字，凡能隶定的，尽量隶定；无法隶定的，按原文字形写出。异体字、假借字一般随文注明，用来注释的字在“（）”中注明。凡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的字，用“□”表示；原字可以推知者，后加“（）”注出其字。磬铭因石磬残损而缺字，用“☐”表示。考释注码用中文数字注于所示文字的右上角。

第一节 钟铭释文

一、下层铭文

下一 1

反面^{〔1〕}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宫。

【右鼓】徵^{〔一〕}曾（增）。

正面

【钲部】兽钟之涪^{〔一〕}𨛵^{〔三〕}。

穆钟之涪商。

姑洗^{〔四〕}之涪宫。

浊新钟之徵。

【右鼓】兽钟之涪

徵。浊坪皇

之商。浊文

王之宫。浊

姑洗之下

角。

【左鼓】新钟之涪

羽^{〔五〕}。浊坪皇

之涪商。浊

文王之涪

宫。

钟架横梁

【簣】姑洗之大羽。

挂钟构件

【虎形挂钩 1】姑洗之大羽。

【虎形挂钩 2】姑洗之大羽。

【插销】大羽。

【搭杆 1】大羽。

【搭杆 2】大羽。

【套环】大羽。



图 5-8 下一 1 簣部铭文拓片



图 5-9 下一 1 虎形挂钩 1 铭文拓片



图 5-10 下一 1 虎形挂钩 2 铭文拓片



图 5-12 下一 1 搭杆 1 铭文拓片



图 5-13 下一 1 搭杆 2 铭文拓片



图 5-14 下一 1 套环铭文拓片



图 5-11 下一 1 插销铭文拓片

〔1〕 甬钟钟体以有鞞面为正面，无鞞面为反面。



图 5-15 下一 1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16 下一 1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17 下一 1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18 下一 1 正面钲部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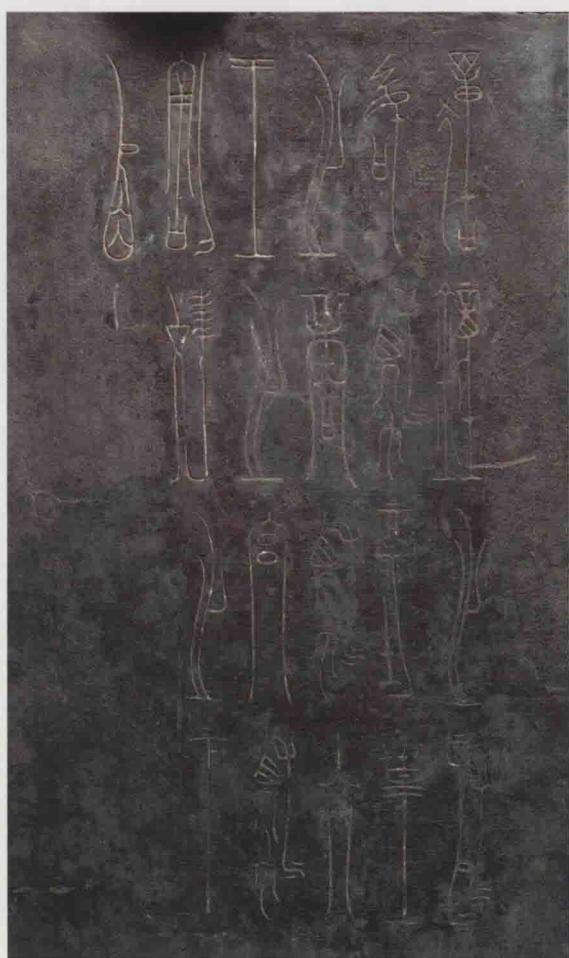


图 5-19 下一 1 正面右鼓部铭文



图 5-20 下一 1 正面左鼓铭文

下一 2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

【左鼓】羽曾（增）。

正面

【钲部】妥（蕤）宾之宫。妥（蕤）宾之才（在）楚号^{【六】}为坪皇。其才在绅（申）^{【七】}号为迟（夷）则^{【八】}。大（太）族（簇）之珈（加）鬺，无铎（射）^{【九】}之宫曾（增），黄钟之商角。

【右鼓】文王之变^{【十】}
商。为韦音^{【十一】}
羽角。为酈（应）
音^{【十二】}羽，犀（夷）则
之徵曾（增）。

【左鼓】姑洗之羽
曾（增）。为槃钟
徵，为妥（蕤）宾
之徵鬺^{【十三】}下
角。为无罍（射）
徵鬺。

钟架横梁

【簣】姑洗之大宫。

挂钟构件

【虎形挂钩 1】姑洗之宫。

【虎形挂钩 2】姑洗之宫。

【插销】大徵。

【搭杆 1】大宫。

【搭杆 2】大宫。

【套环】大宫。

【键钉】廿三。羽。



图 5-21 下一 2
簣部铭文拓片



图 5-22 下一 2
虎形挂钩 1
铭文拓片



图 5-23 下一 2
虎形挂钩 2
铭文拓片



图 5-24 下一 2
插销铭文拓片



图 5-25 下一 2
搭杆 1 铭文拓片



图 5-26 下一 2
搭杆 2 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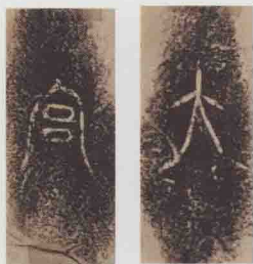


图 5-27 下一 2
套环铭文拓片



图 5-28 下一 2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9 下一 2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30 下一 2
反面左鼓铭文



图 5-31 下一 2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2 下一 2 正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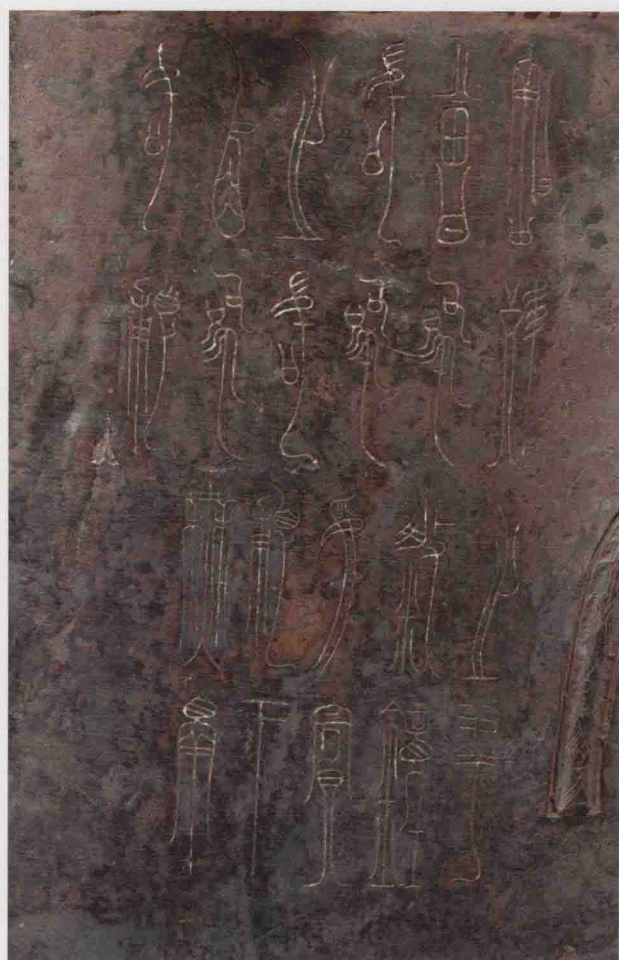


图 5-33 下一 2 正面左鼓铭文

下一 3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徵顛。

【右鼓】徵曾（增）。

正面

【钲部】姑洗之徵角，坪皇之羽。羸享^{【十四】}之羽曾（增）。为兽钟徵顛下角。为穆音变商。

【右鼓】姑洗之徵曾（增），为黄钟徵，为坪皇变商，为犀（夷）则羽角。

【左鼓】新钟之羽。为穆音之羽顛下角。刺音^{【十五】}之羽曾（增）。宥（附？）于索^{【十六】}宫之顛。

钟架横梁

【簣】姑洗之羽曾（增）。

挂钟构件

【虎形挂钩 1】姑洗之羽曾（增）。

【虎形挂钩 2】姑洗之羽曾（增）。

【插销】少徵。

【搭杆 1】羽曾（增）。

【搭杆 2】羽曾（增）。

【套环】商顛。

【键钉】曾（？）。



图 5-34 下一 3 簣部铭文拓片



图 5-35 下一 3 虎形挂钩 1 铭文拓片



图 5-36 下一 3 虎形挂钩 2 铭文拓片



图 5-37 下一 3 插销铭文拓片



图 5-38 下一 3 搭杆 1 铭文拓片



图 5-39 下一 3 搭杆 2 铭文拓片



图 5-40 下一 3 键钉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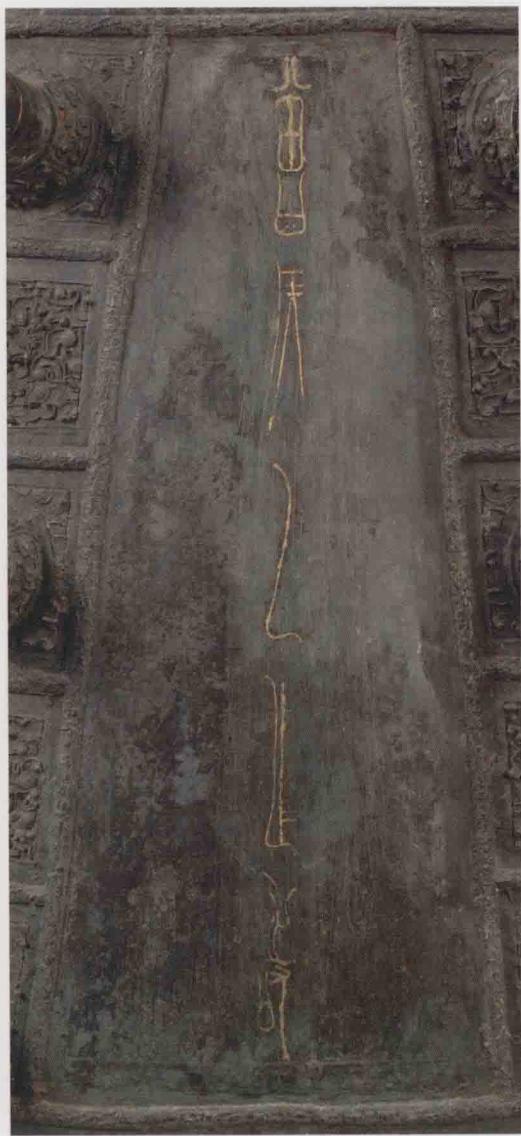


图 5-41 下一 3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2 下一 3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3 下一 3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44 下一 3 正面钲部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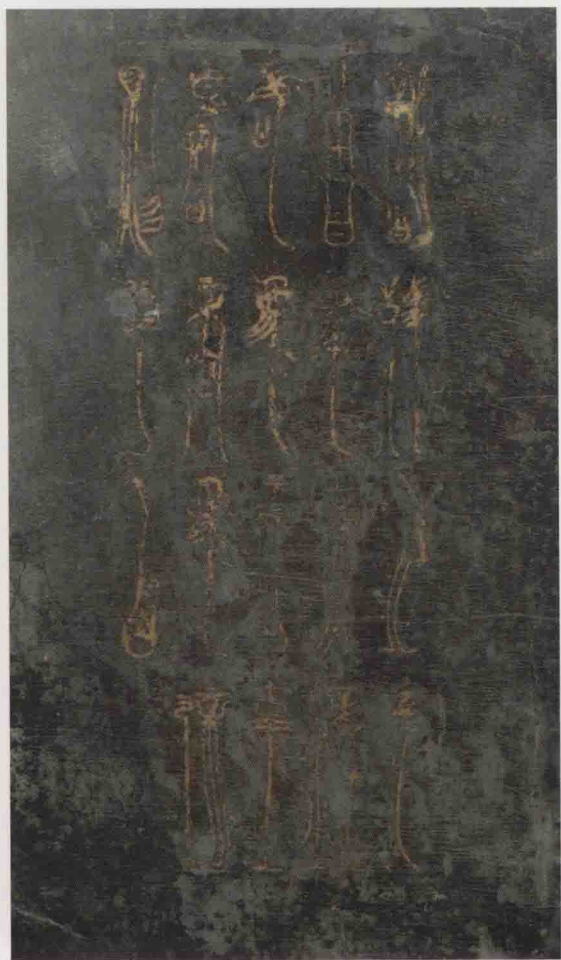


图 5-45 下一 3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46 下一 3 正面左鼓铭文

下二 1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鄭^{【十七】}鍾。

【左鼓】徵角。

正面

【钲部】姑洗鄭鍾。穆音之羽，
羸享之羽角。犀（夷）則之
羽曾（曾），酈（應）鐘之變宮。

【右鼓】姑洗之徵角。坪皇之
羽。為无罍（射）之羽顛下
角。為甬鐘徵曾（增）。

【左鼓】妥（蕤）賓之羽。為穆音
羽角，為刺音變商，
為甬鐘之徵顛下
角。

钟架横梁

【簣】姑洗之少徵。

挂钟构件

【虎形挂钩 1】姑洗之少徵。

【虎形挂钩 2】姑洗之大徵。

【插销】商顛。

【搭杆 1】少徵。

【搭杆 2】少徵。

【套环】羽曾（增）。

【键钉】商。



图 5-47 下二 1
簣部铭文拓片



图 5-48 下二 1
虎形挂钩 1 铭文拓片



图 5-49 下二 1
虎形挂钩 2 铭文拓片



图 5-50 下二 1
插销铭文拓片



图 5-51 下二 1
搭杆 1 铭文拓片



图 5-52 下二 1
搭杆 2 铭文拓片



图 5-53 下二 1
套环铭文拓片



图 5-54 下二 1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55 下二 1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56 下二 1
反面左鼓铭文



图 5-57 下二 1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58 下二 1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9 下二 1 正面左鼓铭文

下二 2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角。

【左鼓】商曾（曾）。

正面

【钲部】姑洗之商角，羸
享之宫。羸享之
才（在）楚为新钟。其
才（在）齐为吕音。

【右鼓】姑洗之商
曾（增）。穆音之
宫。穆音之
才（在）楚为穆
钟。其才（在）周
为刺音。

【左鼓】大（太）族（簇）之宫。
其反才（在）晋
为槃钟。羸
享之宫角。
妥（蕤）宾之宫
曾（增）。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商鼐。

挂钟构件

【虎形挂钩 1】姑洗之商鼐。

【虎形挂钩 2】姑洗之商鼐。

【插销】羽曾（增）。

【搭杆 1】商鼐。

【搭杆 2】商鼐。

【套环】少徵。



图 5-60 下二 2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61 下二 2
虎形挂钩 1 铭文拓片



图 5-62 下二 2
虎形挂钩 2 铭文拓片



图 5-63 下二 2
插销铭文拓片



图 5-64 下二 2
搭杆 1 铭文拓片



图 5-65 下二 2
搭杆 2 铭文拓片



图 5-66 下二 2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67 下二 2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68 下二 2
反面左鼓铭文



图 5-69 下二 2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70 下二 2 正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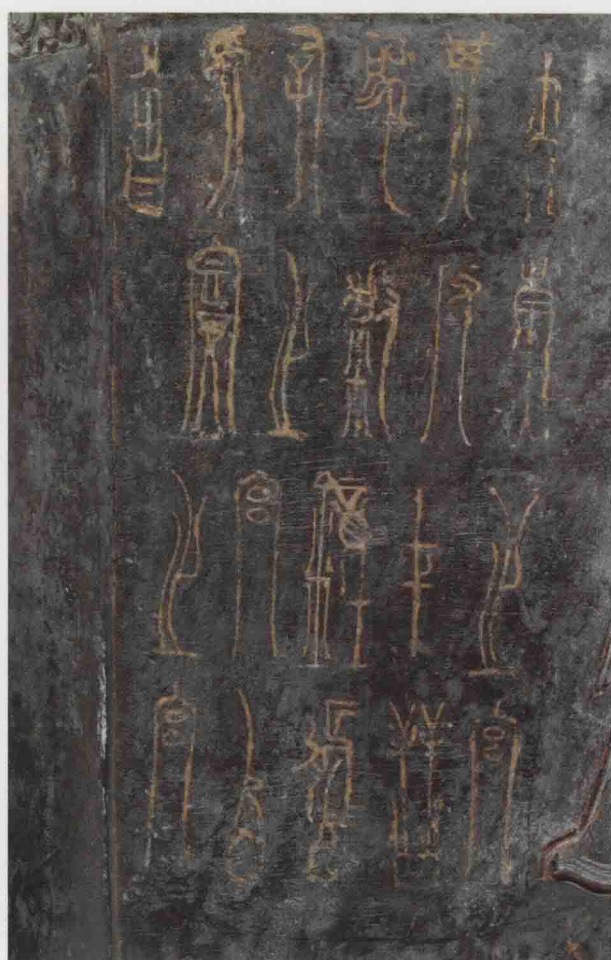


图 5-71 下二 2 正面左鼓铭文

下二 3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中搏。

【左鼓】宫曾（增）。

正面

【钲部】姑洗之中搏。韦音之宫。韦音之才（在）楚号为文王。犀（夷）则之商。为刺音变徵。

【右鼓】姑洗之宫曾。韦音之下角。坪皇之变徵。羸厚之商。

【左鼓】酈（应）音之宫。酈（应）音之才（在）楚为兽钟。其才（在）周为酈（应）音。

钟架横梁

【簨】（无字）

挂钟构件

【“几”形杆 1】姑洗之宫。

【“几”形杆 2】姑^{【十八】}

【曲尺杆 1】姑洗 = ^{【十九】}（之）归。

【曲尺杆 2】姑洗 = （之）归。

【套环】姑洗 = （之）归。



图 5-72 下二 3
“几”形杆 1 铭文拓片



图 5-73 下二 3
“几”形杆 2 铭文拓片



图 5-74 下二 3
曲尺杆 1 铭文拓片



图 5-75 下二 3
曲尺杆 2 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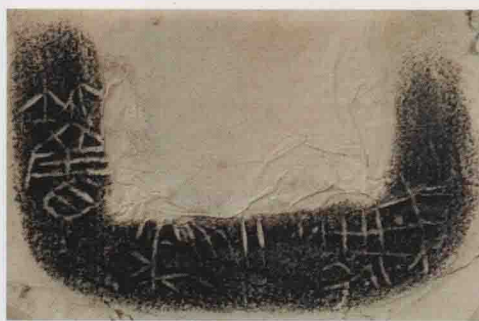


图 5-76 下二 3 套环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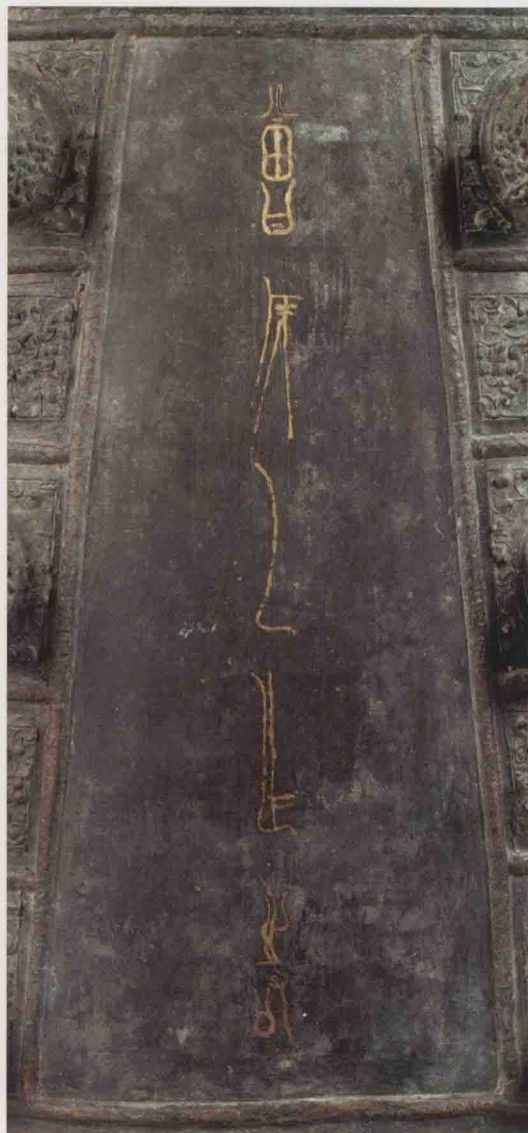


图 5-77 下二 3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78 下二 3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79 下二 3
反面左鼓铭文



图 5-80 下二 3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81 下二 3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82 下二 3 正面左鼓铭文

下二 4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正面

【钲部】妥（蕤）宾之宫。妥（蕤）宾之才（在）楚号
为坪皇。其才（在）绅（申）号为犀（夷）则。
大（太）族（簇）之珈（加）鬻。无铎（射）之宫曾（增）。
黄钟之商角。

【右鼓】姑洗之羽
曾（增）。为磬钟
徵。为妥（蕤）宾
之徵顓下
角。为无罍（射）
徵角。

【左鼓】文王之变
商。为韦音
羽角。为酈（应）
音羽。犀（夷）则
之徵曾（增）。宥（附？）
于索商之
顓。

钟架横梁

【簨】（无字）

挂钟构件

【“几”形杆 1】姑洗之徵顓。

【“几”形杆 2】姑洗之徵顓。

【曲尺杆 1】姑洗之徵顓。

【曲尺杆 2】姑洗之商。

【环】姑洗之商。



图 5-83 下二 4
“几”形杆 1 铭文拓片



图 5-84 下二 4
“几”形杆 2 铭文拓片



图 5-85 下二 4
曲尺杆 1 铭文拓片



图 5-86 下二 4
曲尺杆 2 铭文拓片



图 5-87 下二 4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88 下二 4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89 下二 4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90 下二 4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91 下二 4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92 下二 4 正面左鼓铭文

下二 5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宫。

【右鼓】徵曾（增）。

正面

【钲部】姑洗之宫。姑洗之才（在）楚号
为吕钟。其坂（反）为宣
钟^{【二+】}，==（宣钟）之才（在）
晋号为六墉^{【二+-】}。大（太）族（簇）之商，黄
钟之龠。妥（蕤）宾之商曾（增）。

【右鼓】新钟之羽。

为謩（穆）音之

羽顛下角。

刺音之羽

曾（增）。宥（附？）于素

宫之顛。

【左鼓】姑洗之徵

曾（增）。为黄钟

徵。为坪皇

变商。为犀（夷）

则羽角。

钟架横梁

【簠】（无字）

挂钟构件

【“几”形杆 1】姑洗之商。

【“几”形杆 2】姑洗之商。

【曲尺杆 1】姑洗之商。

【曲尺杆 2】姑洗之徵顛。

【套环】姑洗之宫。



图 5-93 下二 5
“几”形杆 1 铭文拓片



图 5-94 下二 5
“几”形杆 2 铭文拓片



图 5-95 下二 5
曲尺杆 1 铭文拓片



图 5-96 下二 5
曲尺杆 2 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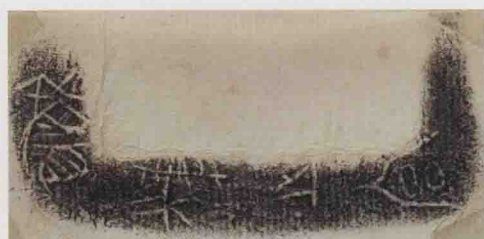


图 5-97 下二 5 套环铭文拓片



图 5-98 下二 5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99 下二 5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100 下二 5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101 下二 5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102 下二 5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03 下二 5 正面左鼓铭文

下二 6

正面

【钲部】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
 旂，楚王𡈼（熊）章乍（作）曾侯乙宗
 彝，寔（奠）之于西旂，其永时（持）用享。

反面

（无字）

钟架横梁

【簠】姑洗之徵颀。

挂钟构件

【“几”形杆 1】姑洗之宫。

【“几”形杆 2】（无字）

【曲尺杆 1】姑洗之宫。

【曲尺杆 2】姑洗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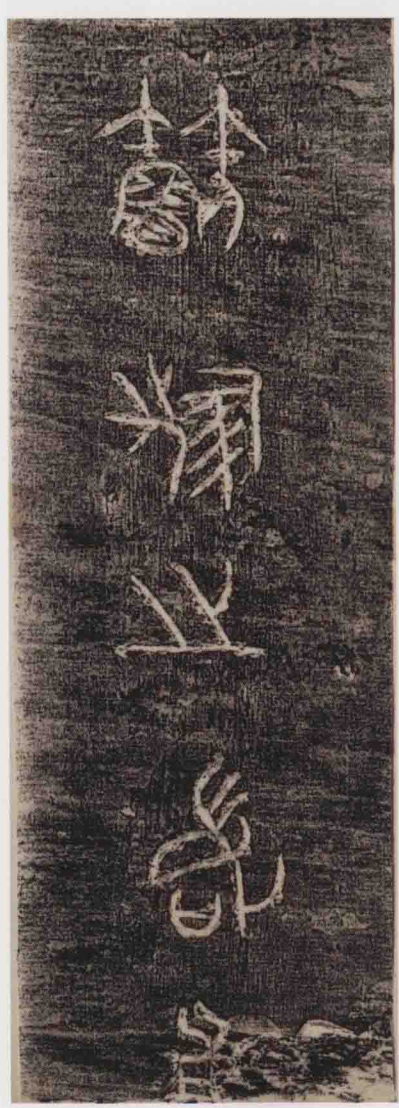


图 5-104 下二 6 簠部铭文拓片



图 5-105 下二 6 “几”形杆 1 铭文拓片



图 5-106 下二 6 曲尺杆 1 铭文拓片



图 5-107 下二 6 曲尺杆 2 铭文拓片



图 5-108 下二 6 正面钲部铭文

下二 7

反面

-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 【正鼓】羽。
- 【左鼓】羽角。

正面

- 【钲部】姑洗之羽。犀（夷）则之徵。新钟之徵曾（增），酈（应）音之变商。韦音之羽曾（增）。
- 【右鼓】无睪（射）之徵。为酈（应）音羽曾（增）。为大（太）族（簇）之徵顓下角，为槃钟徵曾（增）。
- 【左鼓】姑洗之羽角。为文王羽。为坪皇徵角。为兽钟之羽顓下角。

钟架横梁

- 【簨】姑洗之大羽。

挂钟构件

- 【虎形挂钩 1】姑洗之少羽。
- 【虎形挂钩 2】姑洗之少羽。
- 【插销】（无字）
- 【搭杆 1】少羽。
- 【搭杆 2】少羽。
- 【套环】少羽。



图 5-109 下二 7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110 下二 7 虎形挂钩 1 铭文拓片



图 5-111 下二 7 虎形挂钩 2 铭文拓片



图 5-112 下二 7 搭杆 1 铭文



图 5-113 下二 7 搭杆 2 铭文



图 5-114 下二 7 套环铭文拓片



图 5-115 下二 7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116 下二 7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117 下二 7
反面左鼓铭文



图 5-118 下二 7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119 下二 7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20 下二 7 正面左鼓铭文

下二 8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徵。

【左鼓】徵角。

正面

【钲部】姑洗之徵。大（太）族（簇）之羽。新钟之变商。妥（蕤）宾之羽曾（增）。黄钟之徵角。韦音之徵曾（增）。宣钟之珈（加）徵。

【右鼓】姑洗之徵角。
坪皇之羽。羸
享之羽曾（增），为
兽钟徵顓下
角。

【左鼓】文王之徵。为
穆音变商。为
大（太）族（簇）羽角。为
黄钟徵曾（增）。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大徵。

挂钟构件

【虎形挂钩 1】姑洗之大徵。

【虎形挂钩 2】姑洗之少徵。

【插销】大宫。

【搭杆 1】大徵。

【搭杆 2】大徵。

【套环】大徵。

【键钉】卅。大銀。



图 5-121 下二 8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122 下二 8 虎形挂钩 1 铭文拓片



图 5-123 下二 8 虎形挂钩 2 铭文拓片



图 5-124 下二 8 插销铭文拓片



图 5-125 下二 8 搭杆 1 铭文拓片



图 5-126 下二 8 搭杆 2 铭文拓片



图 5-127 下二 8 套环铭文拓片



图 5-128 下二 8 键钉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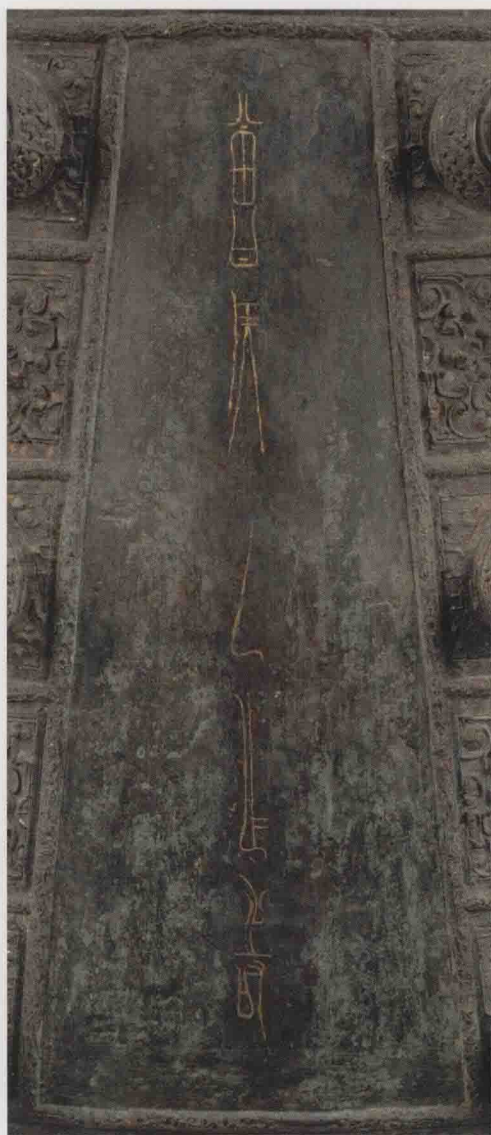


图 5-129 下二 8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130 下二 8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131 下二 8
反面左鼓铭文



图 5-132 下二 8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133 下二 8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34 下二 8 正面左鼓铭文

下二 9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鐃。

【左鼓】官曾（增）。

正面

【钲部】文王之宫。坪
皇之商。姑洗
之鐃。新钟之
商曾（增）。浊兽钟
之羽。

【右鼓】兽钟之宫。
新钟之湑
商，浊姑洗
之羽。

【左鼓】文王之湑
鐃。新钟之
商，姑洗之
官曾（增），浊坪
皇之徵。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大鋹。

挂钟构件

【虎形挂钩 1】姑洗之大鋹。

【虎形挂钩 2】姑洗之大鋹。

【插销】大鋹。

【搭杆 1】大鋹。

【搭杆 2】大鋹。

【环】大鋹。

【键钉】少徵。



图 5-135 下二 9 簨部铭文



图 5-136 下二 9
插销铭文



图 5-137 下二 9
搭杆 1 铭文



图 5-138 下二 9
搭杆 2 铭文



图 5-139 下二 9
钟钩铭文



图 5-140 下二 9 键钉铭文



图 5-141 下二 9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142 下二 9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143 下二 9
反面左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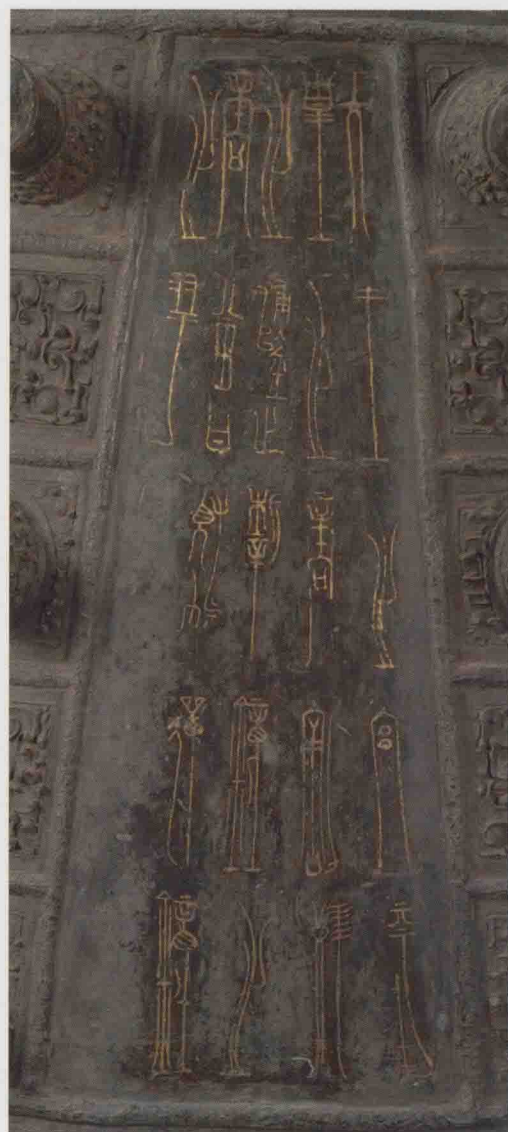


图 5-144 下二 9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145 下二 9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46 下二 9 正面左鼓铭文

下二 10

反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正面

【钲部】坪皇之宫，姑洗之湑商，穆钟之角，新钟之宫曾（增），浊兽钟之徵。

【右鼓】兽钟之羽，穆钟之徵，姑洗之羽曾（增），浊新钟之宫。

【左鼓】酈（应）音之湑羽，新钟之徵顓，浊坪皇之下角，浊文王之商。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商。

挂钟构件

【虎形挂钩 1】姑洗之商。

【虎形挂钩 2】姑洗之商。

【插销】大商。

【搭杆 1】大商。

【搭杆 2】大商。

【环】大商。



图 5-147 下二 10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148 下二 10 虎形挂钩 1 铭文拓片



图 5-149 下二 10 虎形挂钩 2 铭文拓片



图 5-150 下二 10 插销铭文拓片



图 5-151 下二 10 搭杆 1 铭文拓片



图 5-152 下二 10 搭杆 2 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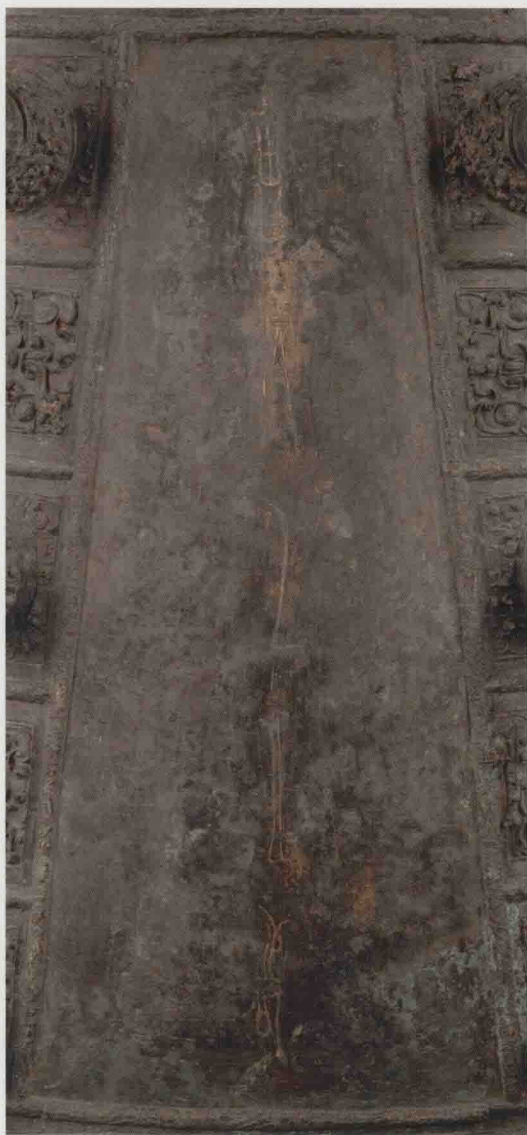


图 5-153 下二 10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154 下二 10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155 下二 10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156 下二 10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157 下二 10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58 下二 10 正面左鼓铭文

二、中层铭文

中一 1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羽反。

【右鼓】宫反。

反面

【钲部】（无字）

【正鼓】羽反。

【右鼓】宫反。



图 5-159 中一 1
正面钲部铭文拓片



图 5-160 中一 1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161 中一 1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62 中一 1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163 中一 1
反面右鼓铭文

中一 2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寺（持）。

【正鼓】角反。

【右鼓】徵反。

反面

【钲部】（无字）

【正鼓】角反。

【右鼓】徵反。



图 5-164 中一 2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165 中一 2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166 中一 2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67 中一 2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168 中一 2 反面右鼓铭文

中一 3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
寺（持）。

【正鼓】少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坪皇之巽
反。姑洗之

【正鼓】少商。

【右鼓】兽钟之
𠂔^{【二十二】}反，浊
新钟之
巽反。

【左鼓】穆钟
之终^{【二十三】}反。
浊坪皇
之𠂔^{【二十四】}。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少商。

挂钟构件

【框架】羸享之少商。

【键钉 1】玕^{【二十五】}钟之大商角。

【键钉 2】玕钟之少少商^{【二十六】}。



图 5-169 中一 3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170 中一 3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171 中一 3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172 中一 3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173 中一 3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174 中一 3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175 中一 3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76 中一 3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177 中一 3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178 中一 3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179 中一 3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一 4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少羽。

【右鼓】宫反。

反面

【钲部】坪皇之终
反。姑洗之

【正鼓】壹。浊新钟之壹。

【右鼓】兽钟之喜，
新钟之徵
顛，浊坪皇
之𨾏^{【二十七】}。

【左鼓】姑洗之巽，
新钟之商
顛。浊新钟
之终。



图 5-180 中一 4
簋部铭文拓片



图 5-181 中一 4
框架铭文拓片

钟架横梁

【簋】姑洗之少羽。

挂钟构件

【框架】羸享之少商之反。

【键钉 1】玨钟之大商。

【键钉 2】玨钟之少羽之反。



图 5-182 中一 4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183 中一 4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184 中一 4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185 中一 4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186 中一 4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87 中一 4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188 中一 4 反面正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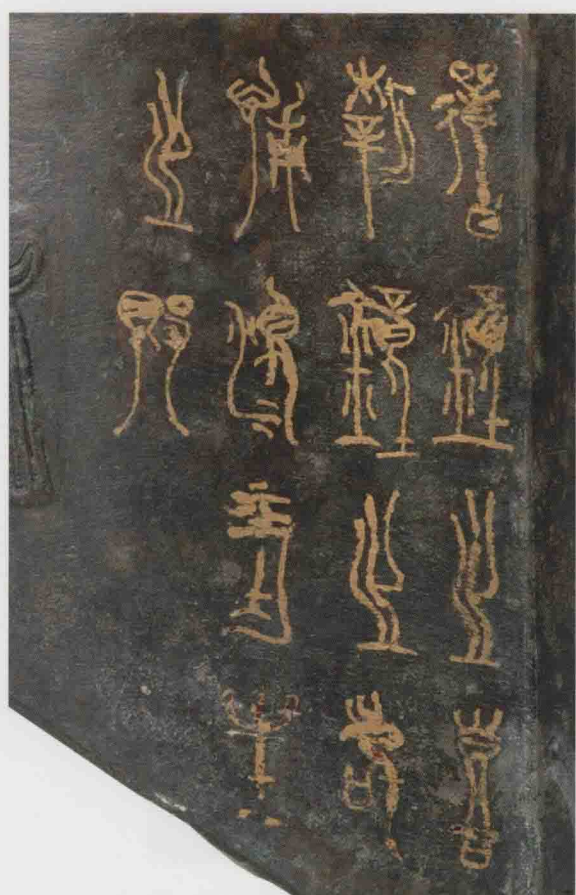


图 5-189 中一 4 反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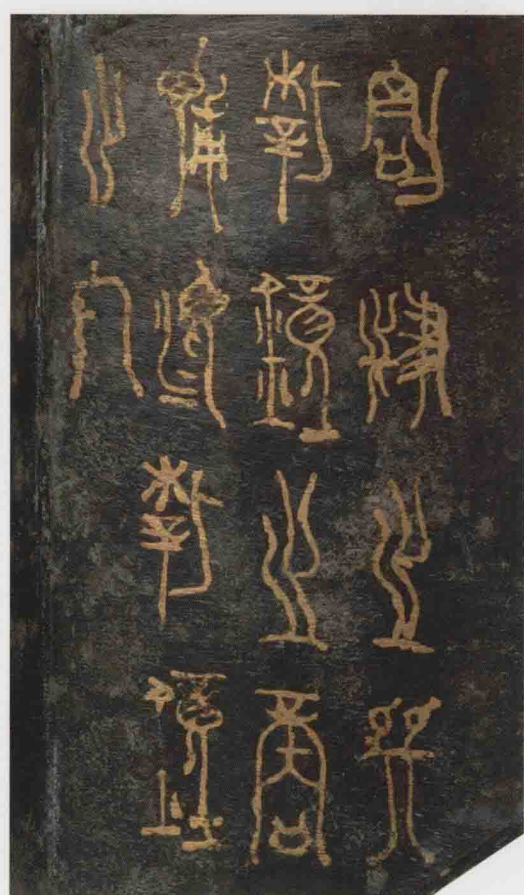


图 5-190 中一 4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一 5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寺（持）。

【正鼓】下角。

【右鼓】徵反。

反面

【钲部】坪皇之少
商，姑洗之

【正鼓】下角，浊穆钟之终。

【右鼓】穆钟之壹，
浊文王之
𠂔，浊新钟
之商。

【左鼓】姑洗
之终，新钟
之羽顛。浊
兽钟之口【二十八】。



图 5-191 中一 5
钲部铭文拓片



图 5-192 中一 5
框架铭文拓片

钟架横梁

【簠】姑洗之下角。

挂钟构件

【框架】玨钟之下角之反。

【键钉 1】羸享之大宫角。

【键钉 2】羸享之大宫角。



图 5-193 中一 5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194 中一 5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195 中一 5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196 中一 5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197 中一 5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198 中一 5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199 中一 5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200 中一 5 反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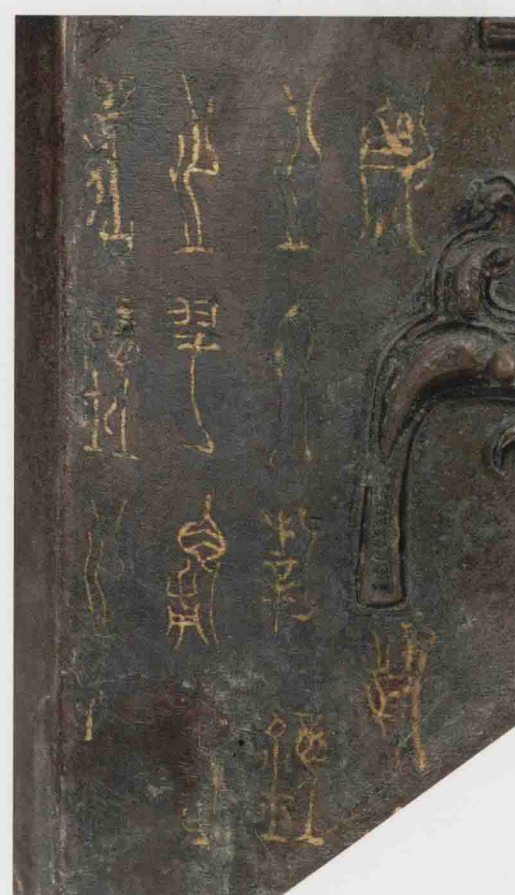


图 5-201 中一 5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一 6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寺（持）。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坪皇之巽，穆
钟之下角，姑

【正鼓】洗之商，浊兽钟之终。

【右鼓】兽钟之壹。

新钟之少

徵顛，浊坪

皇之𨾏。

【左鼓】穆钟

之终，浊文

王之少商，

浊新钟之巽。

钟架横梁

【簣】姑洗之商。

挂钟构件

【框架钩】玨钟之少羽之反。

【键钉 1】玨钟之少羽之反。

【键钉 2】倮钟^{【二十九】}之大宫角。



图 5-202 中一 6
簣部铭文拓片



图 5-203 中一 6
框架钩铭文拓片



图 5-204 中一 6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205 中一 6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206 中一 6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207 中一 6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208 中一 6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209 中一 6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10 中一 6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211 中一 6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212 中一 6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一 7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寺（持）。

【正鼓】宫。

【右鼓】徵曾（增）。

反面

【钲部】兽钟之下角，
穆钟之商，姑

【正鼓】洗之宫，浊兽钟之终。

【右鼓】新钟之羽，
浊坪皇之
商，浊文王
之宫。

【左鼓】兽钟之徵，浊
坪皇之少商，
浊文王之巽。



图 5-213 中一 7
钲部铭文拓片



图 5-214 中一 7
框架铭文拓片

钟架横梁

【簣】姑洗之宫。

挂钟构件

【框架】羸享之大宫。

【键钉 1】玳钟之大宫。

【键钉 2】玳钟之大宫。



图 5-215 中一 7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216 中一 7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217 中一 7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218 中一 7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219 中一 7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220 中一 7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21 中一 7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222 中一 7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223 中一 7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一 8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羽。

【右鼓】羽角。

反面

【钲部】坪皇之终，姑
洗之羽，新钟

【正鼓】之徵曾（增），泔新钟之下角。

【右鼓】文王之羽，新
钟之徵，泔坪
皇之宫

【左鼓】新钟之终，泔
坪皇之巽，泔
姑洗之商。

钟架横梁

【簠】姑洗之羽。

挂钟构件

【框架】玆钟之大徵。

【键钉 1】玆钟之大徵。

【键钉 2】羸享之大徵。



图 5-224 中一 8
簠部铭文拓片



图 5-225 中一 8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226 中一 8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227 中一 8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228 中一 8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229 中一 8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230 中一 8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231 中一 8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32 中一 8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233 中一 8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234 中一 8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一 9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徵。

【右鼓】徵角。

反面

【钲部】姑洗之徵，穆钟之羽，新钟

【正鼓】之羽顛，泲兽钟之宫。

【右鼓】坪皇之喜，
姑洗之徵
角。泲兽钟
之下角。

【左鼓】文王之终，新
钟之羽曾（增），泲
穆钟之商，泲
姑洗之宫。

钟架横梁

【簠】姑洗之徵。

挂钟构件

【框架】倬钟之少羽。

【键钉 1】羸享之少商之反。

【键钉 2】羸享之少羽。



图 5-235 中一 9
簠部铭文拓片



图 5-236 中一 9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237 中一 9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238 中一 9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239 中一 9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240 中一 9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241 中一 9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242 中一 9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43 中一 9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244 中一 9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245 中一 9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一 10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宫角。

【右鼓】宫曾（增）。

反面

【钲部】文王之宫，坪
皇之商，姑洗
之角，新钟之

【正鼓】商曾（增）。浊兽钟之羽。

【右鼓】文王之下角，
新钟之商，姑
洗之宫曾（增），浊坪皇
之终。

【左鼓】兽钟之
宫，新钟之
商，浊姑洗
之羽。

钟架横梁

【簋】姑洗之宫角。

挂钟构件

【框架】僚钟之大徵。

【键钉 1】僚钟之少宫角。

【键钉 2】僚钟之少宫角。



图 5-246 中一 10
簋部铭文拓片



图 5-247 中一 10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248 中一 10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249 中一 10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250 中一 10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251 中一 10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252 中一 10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253 中一 10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54 中一 10 反面正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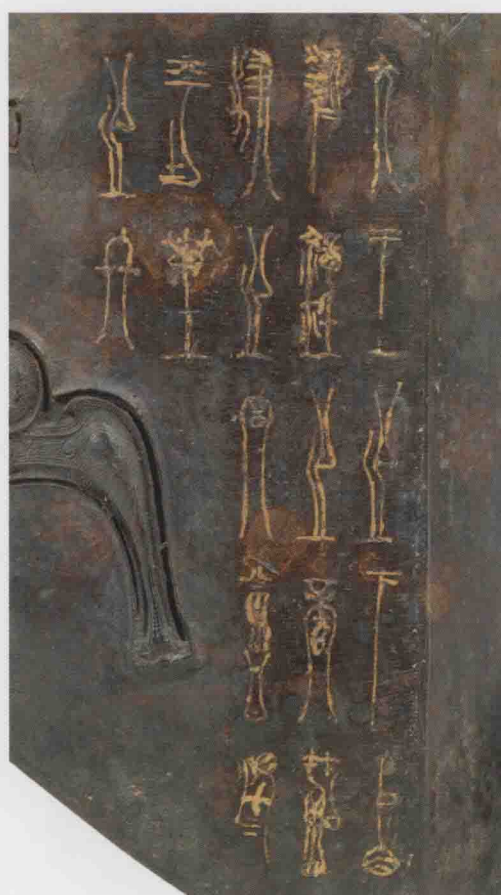


图 5-255 中一 10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256 中一 10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一 11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坪皇之宫，姑
洗之歆商，穆
钟之角，新钟

【正鼓】之宫曾（增），浊兽钟之徵。

【右鼓】兽钟之羽，
穆钟之徵，
姑洗之羽
曾（增）。浊新钟
之宫。

【左鼓】酈（应）音之鼓，新
钟之徵颀，浊
坪皇之下角，
浊文王之商。

钟架横梁

【簋】姑洗之商。

挂钟构件

【框架】羸享之大宫角。

【键钉 1】玨钟之大徵。

【键钉 2】（缺）



图 5-257 中一 11
簋部铭文拓片



图 5-258 中一 11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259 中一 11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260 中一 11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261 中一 11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262 中一 11
正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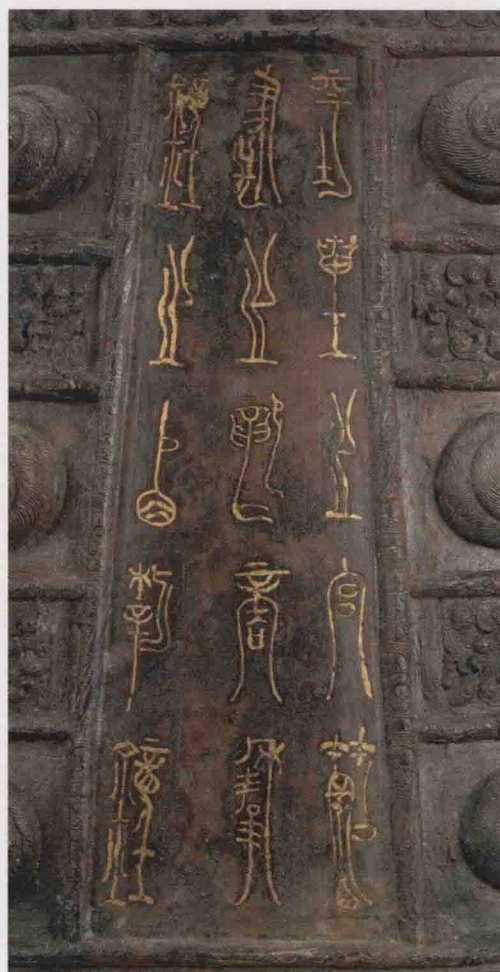


图 5-263 中一 11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64 中一 11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265 中一 11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266 中一 11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1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
時（持）。

【正鼓】羽^{【三+】}。

【右鼓】宫反。

反面

【钲部】姑洗之
羽反。

【右鼓】兽钟
之𠂔。

【左鼓】姑洗
之巽。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羽反。

挂钟构件

【框架】玕钟之少商 = （之）反。

【键钉 1】羸𠂔之大宫。

【键钉 2】羸𠂔之少商之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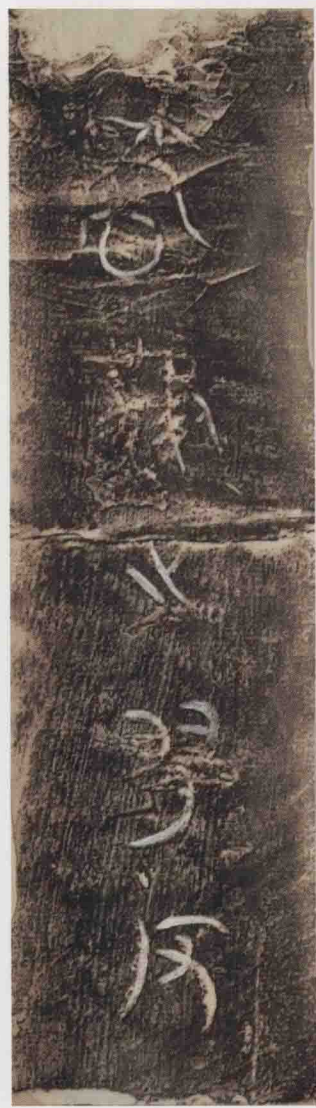


图 5-267 中二 1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268 中二 1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269 中二 1
键钉 1 铭文



图 5-270 中二 1
键钉 2 铭文



图 5-271 中二 1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272 中二 1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273 中二 1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274 中二 1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75 中二 1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276 中二 1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2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角反。

【右鼓】徵反。

反面

【钲部】姑洗之𠂔。

【正鼓】浊兽钟之喜。

【右鼓】穆钟之喜
反，浊兽钟
之巽。

【左鼓】姑洗之终
反，浊新钟
之少商。

钟架横梁

【簋】姑洗之角反。

挂钟构件

【框架】羸享之少羽。

【键钉 1】羸享之大羽。

【键钉 2】玆钟之少羽。



图 5-277 中二 2
钲部铭文拓片



图 5-278 中二 2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279 中二 2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280 中二 2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281 中二 2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282 中二 2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283 中二 2
正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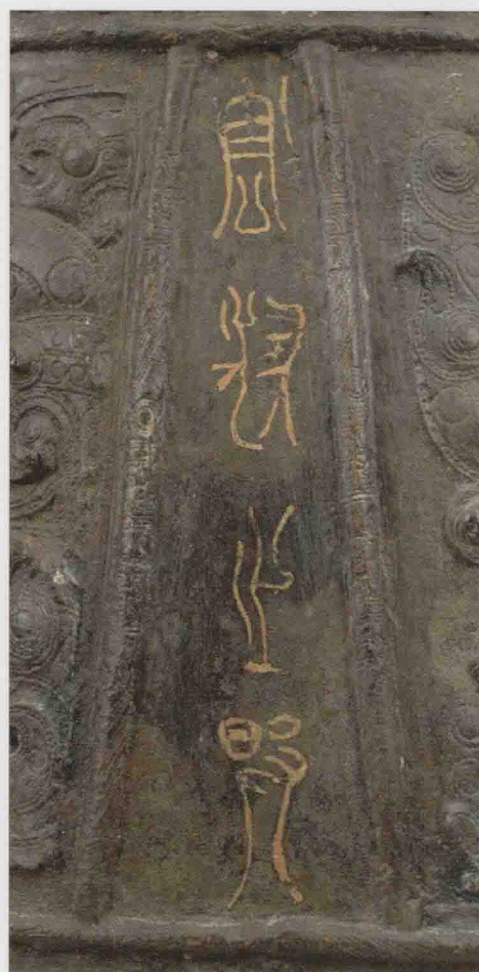


图 5-284 中二 2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85 中二 2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286 中二 2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287 中二 2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3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少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坪皇之巽反。

【正鼓】姑洗之少商。

【右鼓】兽钟之喜
反，浊新钟
之巽反。

【左鼓】穆钟之终
反。浊坪皇
之馡。

钟架横梁

【簣】姑洗之少商。

挂钟构件

【框架】玕钟之下角。

【键钉 1】玕钟之下角。

【键钉 2】羸享之少羽。



图 5-288 中二 3
簣部铭文拓片



图 5-289 中二 3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290 中二 3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291 中二 3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292 中二 3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293 中二 3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294 中二 3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295 中二 3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296 中二 3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297 中二 3 反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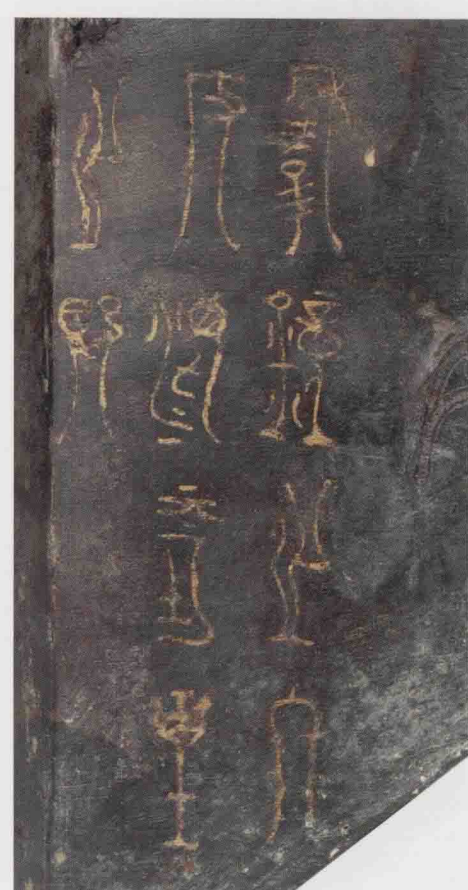


图 5-298 中二 3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4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少羽。

【右鼓】宫反。

反面

【钲部】坪皇之终
反，姑洗之
喜，浊新钟

【正鼓】之缺。

【右鼓】兽钟之缺，穆
钟之少商，浊
文王之喜。

【左鼓】姑洗之巽，新
钟之商顛，浊
新钟之终。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少羽。

挂钟构件

【框架】玨钟之大商。

【键钉 1】玨钟之下角。

【键钉 2】羸享之下角。



图 5-299 中二 4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300 中二 4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301 中二 4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02 中二 4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303 中二 4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04 中二 4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305 中二 4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306 中二 4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307 中二 4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308 中二 4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309 中二 4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5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下角。

【右鼓】徵反。

反面

【钲部】坪皇之少商，
姑洗之下角。

【正鼓】浊穆钟之终。

【右鼓】穆钟之喜，浊文
王之𨔵，浊新钟
之商。

【左鼓】姑洗之
终，新钟之羽𨔵，
浊兽钟之巽。

钟架横梁

【簠】姑洗之下角。

挂钟构件

【框架】玳钟之少商。

【键钉 1】羸享之少商。

【键钉 2】羸享之少商。



图 5-310 中二 5
簠部铭文拓片



图 5-311 中二 5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312 中二 5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13 中二 5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314 中二 5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15 中二 5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316 中二 5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317 中二 5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318 中二 5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319 中二 5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320 中二 5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6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坪皇之異。穆钟
之下角。姑洗之

【正鼓】商，浊兽钟之终

【右鼓】兽钟之喜，新
钟之少徵顓，
浊坪皇之
馱。

【左鼓】穆钟之
终，浊文
王之少商，浊
新钟之異。



图 5-321 中二 6 簋部铭文拓片



图 5-322 中二 6 框架铭文拓片

钟架横梁

【簋】姑洗之商。

挂钟构件

【框架】玕钟之大宫角。

【键钉 1】玕钟之大宫角。

【键钉 2】玕钟之大宫角。



图 5-323 中二 6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24 中二 6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325 中二 6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26 中二 6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327 中二 6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328 中二 6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329 中二 6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330 中二 6 反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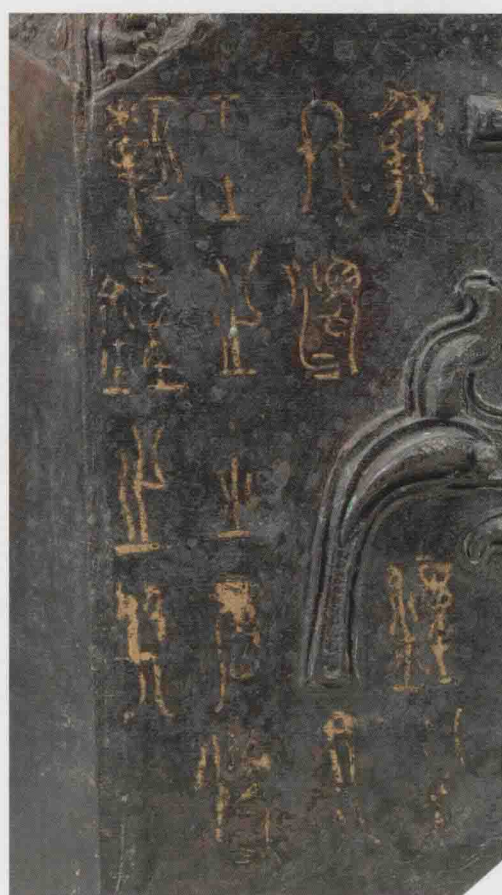


图 5-331 中二 6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7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寺（持）。

【正鼓】宫。

【右鼓】徵曾（增）。

反面

【钲部】兽钟之下角，
穆钟之商，姑
洗之宫，浊新

【正鼓】钟之终。

【右鼓】新钟之羽，浊
坪皇之商，浊
文王之宫。

【左鼓】兽钟之徵，浊
坪皇之少商，
浊文王之巽。

钟架横梁

【簠】姑洗之宫。

挂钟构件

【框架】羸享之下角。

【键钉 1】羸享之大羽。

【键钉 2】玨钟之少商之反。



图 5-332 中二 7
簠部铭文拓片



图 5-333 中二 7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334 中二 7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35 中二 7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336 中二 7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37 中二 7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338 中二 7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339 中二 7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340 中二 7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341 中二 7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342 中二 7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8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羽。

【右鼓】羽角。

反面

【钲部】坪皇之终，姑洗之羽，新钟之徵曾（增），泔新

【正鼓】钟之下角。

【右鼓】文王之羽，新钟之徵，泔坪皇之宫。

【左鼓】新钟之终，泔坪皇之巽，泔姑洗之商。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羽。

挂钟构件

【框架】玨钟之大商角。

【键钉 1】玨钟之大商角。

【键钉 2】玨钟之少商。



图 5-343 中二 8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344 中二 8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345 中二 8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46 中二 8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47 中二 8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348 中二 8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349 中二 8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350 中二 8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351 中二 8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352 中二 8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9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徵。

【右鼓】徵角。

反面

【钲部】姑洗之徵，穆钟之羽，新钟之羽，頤，浊兽钟之宫。

【右鼓】坪皇之喜，姑洗之徵角，浊兽钟之下角。

【左鼓】文王之终，新钟之羽曾（增），浊穆钟之商，浊姑洗之终【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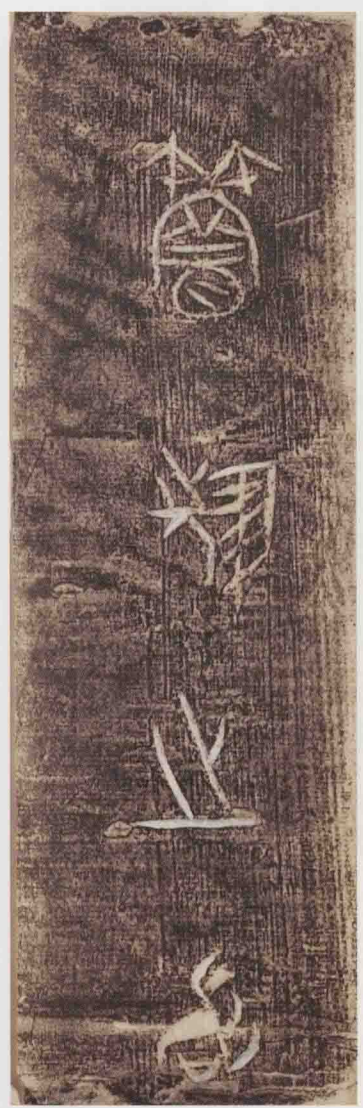


图 5-353 中二 9
钲部铭文拓片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徵。

挂钟构件

【框架】玨钟之大商。

【键钉 1】羸享之大宫。

【键钉 2】（无字）



图 5-354 中二 9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355 中二 9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56 中二 9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57 中二 9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358 中二 9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359 中二 9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360 中二 9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361 中二 9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10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宫角。

【右鼓】徵。

反面

【钲部】文王之宫，坪皇
之商，姑洗之角，
新钟之商曾（增），泇

【正鼓】兽钟之羽。

【右鼓】文王下角，新钟
之商，姑洗之
宫曾（增），泇坪皇
之终。

【左鼓】兽钟之
宫，新钟
之商，泇
姑洗之羽。



图 5-362 中二 10
钲部铭文拓片



图 5-363 中二 10
框架铭文拓片

钟架横梁

【簋】姑洗之商角。

挂钟构件

【框架】保钟之大宫角。

【键 1】玨钟之大商。

【键 2】玨钟之大商【三十二】。



图 5-364 中二 10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65 中二 10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366 中二 10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67 中二 10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368 中二 10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369 中二 10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370 中二 10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371 中二 10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372 中二 10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11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角

【右鼓】商曾（增）。

反面

【钲部】羸享之宫。羸
享之才（在）楚为

【正鼓】新钟，其才（在）邾（齐）为吕音。

【右鼓】夫（太）^{三十三}族（簇）之宫，
其反才（在）晋
为槃钟。

【左鼓】穆音
之宫。穆
音之才（在）楚为
穆钟，其才（在）周
为刺音。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宫角。

挂钟构件

【框架】羸享之大商。

【键钉 1】羸享之大商。

【键钉 2】羸享之大商。



图 5-373 中二 11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374 中二 11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375 中二 11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76 中二 11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377 中二 11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78 中二 11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379 中二 11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380 中二 11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381 中二 11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382 中二 11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383 中二 11 反面左鼓铭文

中二 12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坪皇之宫，姑洗之歆商，穆钟之

【正鼓】角，新钟之宫曾（增），浊兽钟之徵。

【右鼓】兽钟之羽，穆钟之徵，姑洗之羽曾（增），浊新钟之宫。

【左鼓】酈（应）音之喜，新钟之徵顓，浊坪皇之下角，浊文王之商。

钟架横梁

【簣】姑洗之商。

挂钟构件

【框架】僚钟之大宫。

【键 1】玨钟之下角之反。

【键 2】玨钟之下角之反。



图 5-384 中二 12
簣部铭文拓片



图 5-385 中二 12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386 中二 12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87 中二 12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388 中二 12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389 中二 12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390 中二 12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391 中二 12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392 中二 12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393 中二 12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394 中二 12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1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羽。

【右鼓】宫。

反面

【钲部】姑洗之少羽，
坪隍（皇）之终，兽

【正鼓】钟之羽角。

【右鼓】姑洗之少
宫。姑洗之
才（在）楚为吕
钟。

【左鼓】亘钟之
宫。洹钟
之才（在）晋
号为六
墉。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羽。

挂钟构件

【框架】羸享之大徵。

【键钉 1】玨钟之少商 = （之）反。

【键钉 2】倮钟之大商。



图 5-395 中三 1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396 中三 1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397 中三 1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398 中三 1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399 中三 1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00 中三 1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401 中三 1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402 中三 1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03 中三 1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04 中三 1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405 中三 1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2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角。

【右鼓】商曾（增）。

反面

【钲部】羸享之宫。羸
享之才（在）楚号

【正鼓】为新钟，丌（其）才（在）郟（齐）号为吕音。

【右鼓】大（太）族（簇）
之才（在）周号为
刺音，丌（其）才（在）晋
号为槃钟。

【左鼓】穆音之宫。
穆音之才（在）楚
号为穆钟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商角。

挂钟构件

【框架】倬钟之宫角。

【键钉 1】倬钟之宫角。

【键钉 2】倬钟之大宫角。



图 5-406 中三 2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407 中三 2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408 中三 2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409 中三 2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410 中三 2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11 中三 2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412 中三 2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413 中三 2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14 中三 2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15 中三 2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416 中三 2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3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宫角。

【右鼓】徵。

反面

【钲部】姑洗之角，韦
音之宫，其才（在）

【正鼓】楚为文王。

【右鼓】姑洗之徵
反，穆音之
羽，新钟
之羽角。

【左鼓】韦音
之徵
曾（增），辱（夷）则
之羽曾（增），
为刺音鼓。

钟架横梁

【簋】姑洗之宫角。

挂钟构件

【框架】倮钟之少宫角。

【键钉 1】倮钟之少商。

【键钉 2】倮钟之少口之反【三十四】。



图 5-417 中三 3
簋部铭文拓片



图 5-418 中三 3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419 中三 3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420 中三 3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421 中三 3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22 中三 3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423 中三 3 正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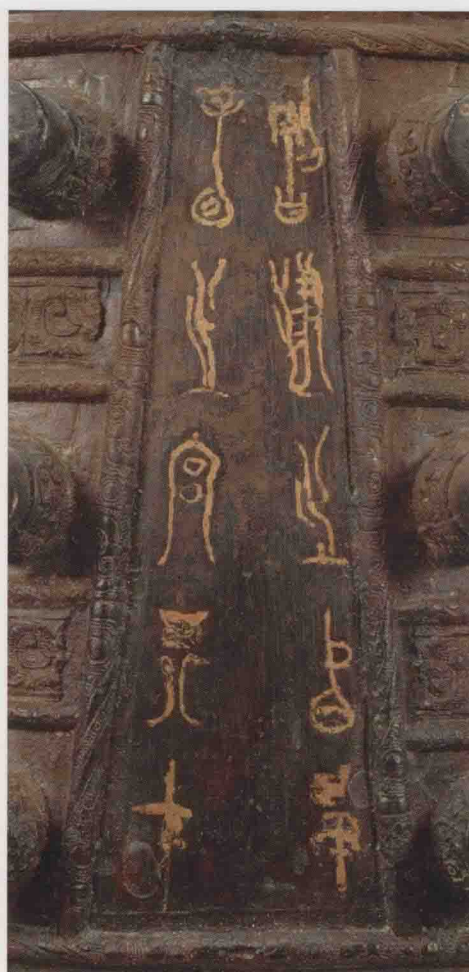


图 5-424 中三 3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25 中三 3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26 中三 3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427 中三 3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4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姑洗之少商，
妥（蕤）宾之宫。妥（蕤）

【正鼓】宾之才（在）绅（申）号为迟（夷）则。

【右鼓】姑洗之𪛗^{【三十五】}，
穆音之终
坂（反），坪皇之
徵曾（增）。

【左鼓】韦音之
变商，为黄
钟鼓，为迟（夷）
则徵曾（增）。

钟架横梁

【簠】姑洗之商。

挂钟构件

【框架】保钟之少羽之反。

【键钉 1】保钟之大徵。

【键钉 2】保钟之大徵。



图 5-428 中三 4
簠部铭文拓片



图 5-429 中三 4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430 中三 4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431 中三 4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432 中三 4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33 中三 4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434 中三 4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435 中三 4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36 中三 4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37 中三 4 反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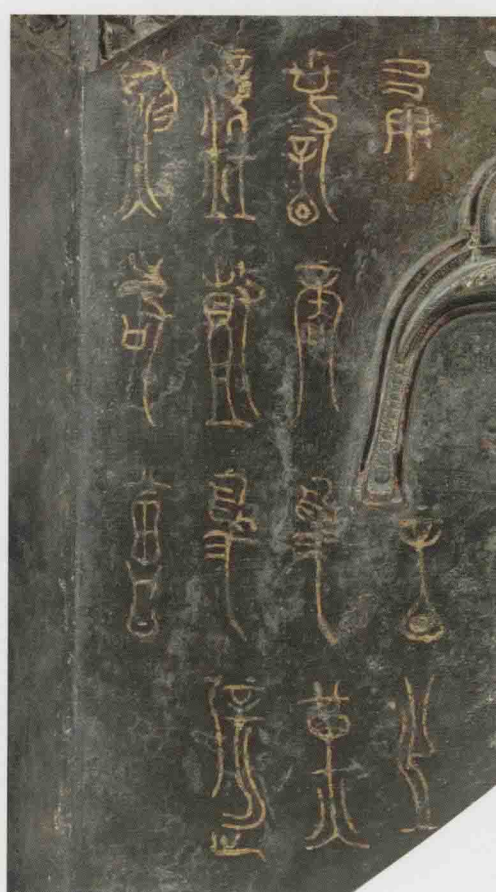


图 5-438 中三 4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5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羽。

【右鼓】宫。

反面

【钲部】姑洗之羽，妥（蕤）
宾之终，黄钟

【正鼓】之羽角，无铎（射）之徵曾（增）。

【右鼓】姑洗之宫

𠂔^{【三十六】}。姑洗之
才（在）楚号为
吕钟，
其坂（反）为
匣钟。

【左鼓】酈（应）音之
角，穆音之
商，新钟之变
徵，韦音之变
羽。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羽。

挂钟构件

【框架】𠂔钟之少羽。

【键钉 1】𠂔钟之少羽。

【键钉 2】𠂔钟之少羽之反。



图 5-439 中三 5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440 中三 5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441 中三 5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442 中三 5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443 中三 5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44 中三 5
面正鼓铭文



图 5-445 中三 5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446 中三 5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47 中三 5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48 中三 5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449 中三 5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6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宫角。

【右鼓】徵。

反面

【钲部】姑洗之宫角，
韦音之宫。韦
音之才（在）楚号

【正鼓】为文王。

【右鼓】姑洗之终，
大（太）族（簇）之鼓，
羸享之变
商。酈（应）钟
之徵
角。

【左鼓】韦音之
徵曾（增），
为坪皇之
羽顓下角，
为槃钟羽。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宫角。

挂钟构件

【框架】羸享之大羽。

【键钉 1】倮钟之宫角。

【键钉 2】倮钟之少商。



图 5-450 中三 6
钲部铭文拓片



图 5-451 中三 6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452 中三 6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453 中三 6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454 中三 6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55 中三 6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456 中三 6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457 中三 6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58 中三 6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59 中三 6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460 中三 6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7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姑洗之商，妥（蕤）
宾之宫。妥（蕤）宾
之（才）在楚号为

【正鼓】坪皇，其才（在）绅（申）号为犀（夷）则

【右鼓】姑洗之羽
曾（增），为磬钟徵，
为妥（蕤）宾之徵
顛下角，为无
铎（射）徵角。

【左鼓】文王之
变商，为韦
音羽角，为酈（应）
音羽，迟（夷）则之
徵曾（增），宥（附？）于索
商之顛。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商。

挂钟构件

【框架】玨钟之大宫。

【键钉 1】保钟之大宫。

【键钉 2】保钟 = （之）大宫【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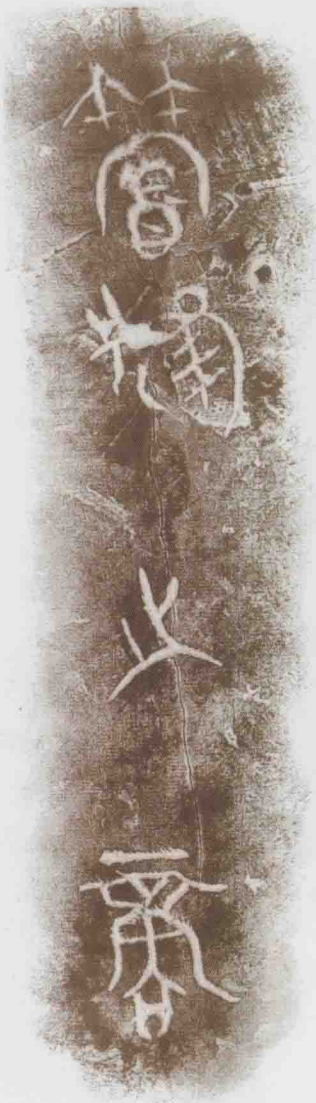


图 5-461 中三 7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462 中三 7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463 中三 7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464 中三 7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465 中三 7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66 中三 7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467 中三 7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468 中三 7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69 中三 7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70 中三 7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471 中三 7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8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宫。

【右鼓】徵曾（增）。

反面

【钲部】姑洗之宫。姑
洗之才（在）楚号
为吕钟，其坂（反）

【正鼓】为巨钟。巨钟之才（在）晋为六塘

【右鼓】姑洗之徵曾（增），
为黄钟徵，为
坪皇变商，为
迟（夷）则羽角。

【左鼓】新钟之
羽，为穆音之
羽颀下角，刺
音之羽曾（增），宥（附？）
于索宫之颀。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宫。

挂钟构件

【框架】倬钟之少商。

【键钉 1】倬钟之大羽。

【键钉 2】倬钟之少羽。



图 5-472 中三 8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473 中三 8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474 中三 8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475 中三 8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476 中三 8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77 中三 8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478 中三 8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479 中三 8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80 中三 8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81 中三 8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482 中三 8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9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羽。

【右鼓】羽角。

反面

【钲部】姑洗之羽，迟（夷）
则之徵，新钟
之徵^{【三十八】}，新钟之

【正鼓】徵曾（增），酈（应）音之变商，韦音之羽曾（增）。

【右鼓】姑洗之羽角，
为文王羽，为
坪皇徵角，为
兽钟之羽顓
下角。

【左鼓】无铎（射）之徵，为
酈（应）音羽曾（增），为
夫（太）族（簇）之徵顓
下角，为槃钟
徵曾（增）。

钟架横梁

【簨】姑洗之羽。

挂钟构件

【框架】倮钟之大羽。

【键钉 1】倮钟之大羽。

【键钉 2】倮钟之少羽。



图 5-483 中三 9
簨部铭文拓片



图 5-484 中三 9
框架铭文铭文拓片



图 5-485 中三 9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486 中三 9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487 中三 9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88 中三 9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489 中三 9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490 中三 9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491 中三 9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492 中三 9 反面右鼓铭文



图 5-493 中三 9 反面左鼓铭文

中三 10

正面

【钲部】曾侯乙乍（作）時（持）。

【正鼓】徵。

【右鼓】徵角。

反面

【钲部】姑洗之徵，夫（太）族（簇）之羽，新钟之变商，迟（夷）则

【正鼓】之羽曾（增），兽钟之徵角。

【右鼓】姑洗之徵角，坪皇之羽，羸厚之羽曾（增）。为兽钟之徵顓下角。

【左鼓】文王徵，为穆音变商，为夫（太）族（簇）羽角，为黄钟徵曾（增）。

钟架横梁

【簠】姑洗之徵。

挂钟构件

【框架】保钟之大商。

【键钉 1】保钟之大商。

【键钉 2】保钟之大商。



图 5-494 中三 10
簠部铭文拓片



图 5-495 中三 10
框架铭文拓片



图 5-496 中三 10
键钉 1 铭文拓片



图 5-497 中三 10
键钉 2 铭文拓片



图 5-498 中三 10 正面钲部铭文



图 5-499 中三 10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00 中三 10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01 中三 10 反面钲部铭文



图 5-502 中三 10 反面正鼓铭文



图 5-503 中三 10 反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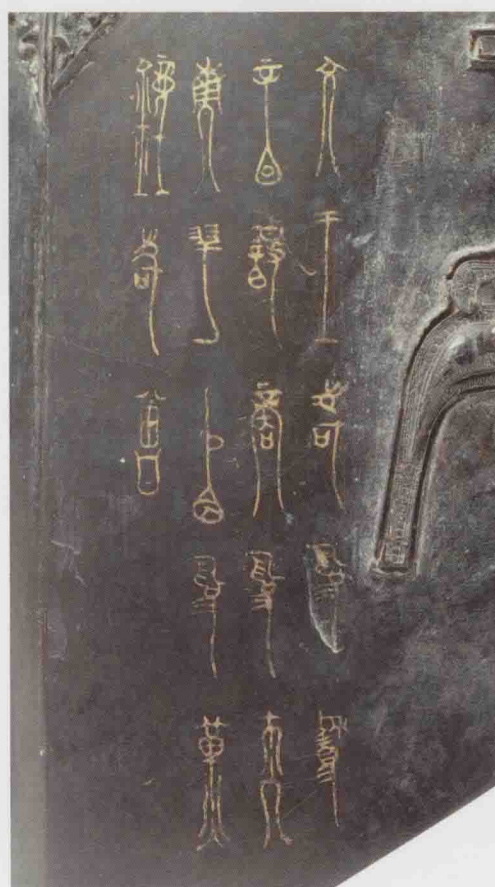


图 5-504 中三 10 反面左鼓铭文

三、上层铭文

上一 1

正面

【正鼓】羽曾（增）。

【右鼓】羽。

反面

（无字）



图 5-505 上一 1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06 上一 1 正面右鼓铭文

上一 2

正面

【正鼓】徵角。

【右鼓】徵曾（增）。

反面

（无字）



图 5-507 上一 2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08 上一 2 正面右鼓铭文

上一 3

正面

【正鼓】商角。

【右鼓】商曾（增）。

反面

（无字）



图 5-509 上一 3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10 上一 3 正面右鼓铭文

上一 4

正面

【正鼓】徵曾（增）。

【右鼓】徵。

反面

（无字）



图 5-511 上一 4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12 上一 4 正面右鼓铭文

上一 5

正面

【正鼓】羽角。

【右鼓】羽曾（增）。

反面

（无字）



图 5-513 上一 5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14 上一 5 正面右鼓铭文

上一 6

正面

【正鼓】宫曾（增）。

【右鼓】宫。

反面

（无字）



图 5-515 上一 6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16 上一 6 正面右鼓铭文

上二 1

正面

【正鼓】商曾（增）。

【右鼓】羽角。

反面

（无字）



图 5-517 上二 1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18 上二 1 正面右鼓铭文

上二 2

正面

【正鼓】商角。

【右鼓】羽。

反面

（无字）



图 5-519 上二 2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20 上二 2 正面右鼓铭文

上二 3

正面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𨾏音之宫。



图 5-521 上二 3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22 上二 3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23 上二 3 反面钲部铭文

上二 4

正面

【正鼓】商曾（增）。

【右鼓】羽角。

反面

【钲部】𨾏音之宫。



图 5-524 上二 4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25 上二 4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26 上二 4 反面钲部铭文

上二 5

正面

【正鼓】商角。

【右鼓】羽。

反面

【钲部】姑洗之宫。



图 5-527 上二 5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28 上二 5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29 上二 5 反面钲部铭文

上二 6

正面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钲部】黄钟之宫。



图 5-530 上二 6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31 上二 6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32 上二 6 反面钲部铭文

上三 1

正面

【正鼓】商。

【右鼓】羽曾（增）。

反面

（无字）



图 5-533 上三 1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34 上三 1 正面右鼓铭文

上三 2

正面

【正鼓】宫曾（增）。

【右鼓】徵角。

反面

（无字）



图 5-535 上三 2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36 上三 2 正面右鼓铭文

上三 3

正面

【正鼓】宫角。

【右鼓】徵。

反面

【钲部】穆音之宫。



图 5-537 上三 3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38 上三 3 正面右鼓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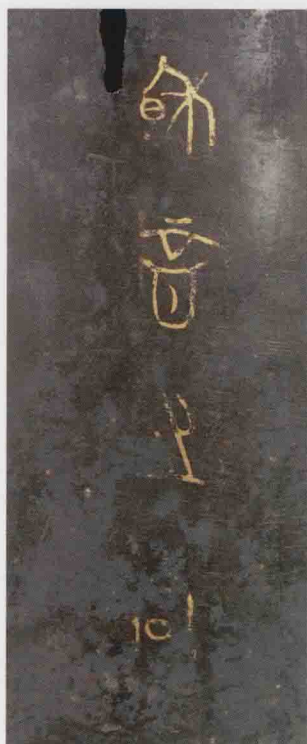


图 5-539 上三 3 反面钲部铭文

上三 4

正面

【正鼓】宫。

【右鼓】徵曾（增）。

反面

【钲部】羸享之宫。



图 5-540 上三 4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41 上三 4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42 上三 4 反面钲部铭文

上三 5

正面

【正鼓】宫曾（曾）。

【右鼓】徵角。

反面

【钲部】妥（蕤）宾之宫。



图 5-543 上三 5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44 上三 5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45 上三 5 反面钲部铭文

上三 6

正面

【正鼓】宫角。

【右鼓】徵。

反面

【钲部】大（太）族（簇）之宫。



图 5-546 上三 6 正面正鼓铭文



图 5-547 上三 6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48 上三 6 反面钲部铭文

上三 7

正面

【正鼓】宫。

【右鼓】徵曾（增）。



图 5-549 上三 7 正面正鼓铭文

反面

【钲部】无铎（射）之宫。



图 5-550 上三 7 正面右鼓铭文



图 5-551 上三 7 反面钲部铭文

第二节 磬铭释文

一、上层铭文

上 1

【鼓面】浊姑洗之徵。

上 2

【股端】十六。

【鼓面】浊姑洗之宫。

【外侧面】坪皇之亓，文王之终，

【内侧面】新钟之大羽曾（增），浊兽钟之下角，浊穆钟之商，浊姑洗

【鼓端】【墨书】之宫。

上 3

【股端】廿三。

【鼓面】浊姑洗之徵反。【墨书】变口。

【外侧面】坪皇之𠂔，文王之少商，新钟之巽。

【内侧面】新钟之巽，浊穆钟之亓，浊姑洗之终。



图 5-554 上 3
外侧面铭文



图 5-555 上 3
内侧面铭文



图 5-552 上 3
股端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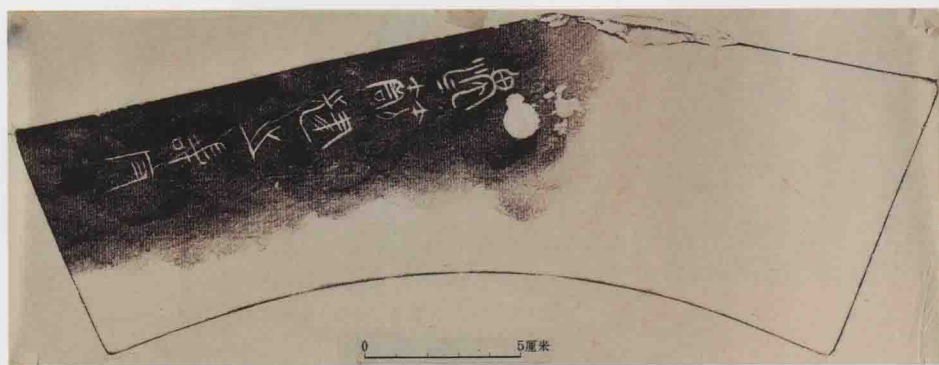


图 5-553 上 3 鼓面铭文

上 4

【股端】廿八。

【鼓面】浊姑洗之宫反。【墨书】巽。

【外侧面】坪皇之豈反，文王之终反，

【内侧面】新钟之少羽曾（增），浊兽钟之𠂔，浊穆钟之大商，

【鼓端】浊姑洗之巽。

上 5

【股端】卅五。

【鼓面】浊姑洗之徵反。

【外侧面】新钟之徵反。

【内侧面】新钟之巽反，浊穆钟之豈反，

【鼓端】浊姑洗之终反。

上 6

【股端】卅一。

【外侧面】姑洗之巽反。

【内侧面】新钟之少商𠂔之反。



图 5-558 上 4
外侧面铭文



图 5-559 上 4
内侧面铭文



图 5-556 上 4
股端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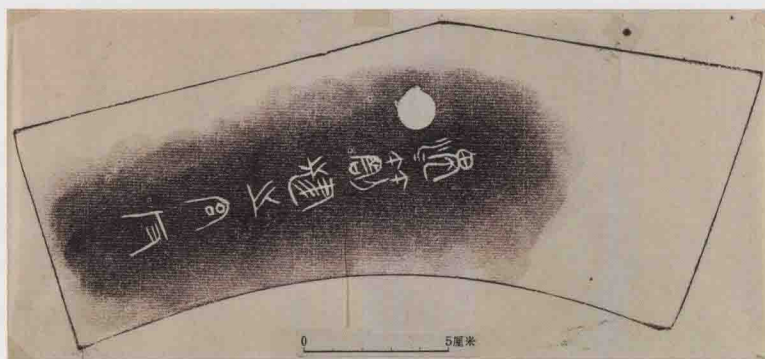


图 5-557 上 4 鼓面铭文



图 5-560 上 4
鼓端铭文

上 7

【股端】八。

【鼓面】泲姑洗之下角。

【外侧面】新钟之羽，兽钟之徵。

【内侧面】新钟之羽，泲坪皇口（之）商，泲文王之宫。

上 8

【股端】六。

【鼓面】泲姑洗之商。

【外侧面】文王之羽，新钟之徵。

【内侧面】新钟之徵，泲坪皇之宫。



图 5-561 上 7
股端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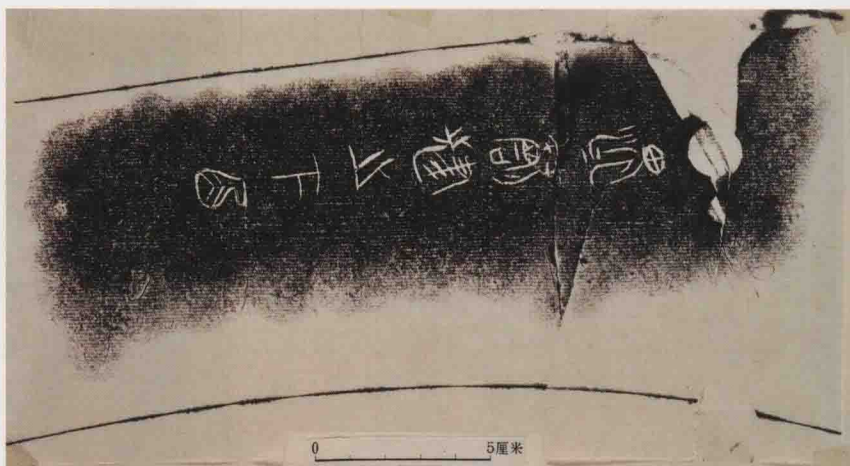


图 5-562 上 7 鼓面铭文



图 5-563 上 7
外侧面铭文



图 5-564 上 7
内侧面铭文



图 5-565 上 8
股端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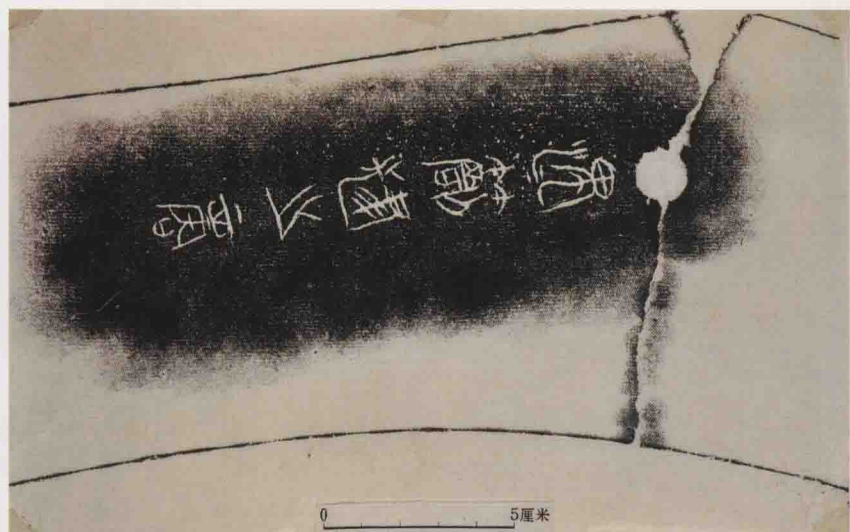


图 5-566 上 8 鼓面铭文



图 5-567 上 8
外侧面铭文



图 5-568 上 8
内侧面铭文

上 9

- 【外侧面】文王之宫，坪皇之商，姑洗之詹^{【三十九】}，
【内侧面】新钟之大商曾（增），浊兽钟之羽，浊穆钟之徵。

上 10

- 【股端】十三。
【外侧面】文王之下角[□]，
【内侧面】新钟之商，浊坪皇之[□]。

上 11

- 【股端】十八。
【外侧面】文王之豈，新[□]
【内侧面】新钟之终，浊坪皇之巽，浊穆钟[□]^{【四十】}。

上 12

- 【股端】廿。
【鼓面】浊姑洗口（之）下口（角）。
【外侧面】口（新）钟之豈，兽钟[□]^{【四十一】}。
【内侧面】新钟之豈，浊坪皇之少商[□]。

上 13、上 14、上 15、上 16

（缺）



图 5-569 上 9
外侧面铭文



图 5-570 上 9
内侧面铭文

二、下层铭文

下 1

- 【鼓面】浊姑洗之徵曾（增）。
【外侧面】坪皇之宫，姑洗之鬲商，穆钟之詹，
【内侧面】新钟之大宫曾（增），浊新钟之羽，浊兽钟之徵。

下 2

- 【鼓面】浊姑洗之宫曾（增）。
【外侧面】穆钟之羽，姑洗之徵。
【内侧面】新钟之大羽顛，浊文王之下角，浊新钟之商，浊兽钟之宫。

下 3

- 【股端】十九。【墨书】徵曾（增）。
【鼓面】浊姑洗之徵曾（增）。
【外侧面】坪皇之饌（巽），穆钟之[□]，
【内侧面】新钟之少宫曾（增），浊新钟之豈，浊兽钟之终。



图 5-571 下 1
鼓面铭文（局部）



图 5-572 下 1
外侧面铭文（局部）



图 5-573 下 1
内侧面铭文

下 4

【股端】廿四。【墨书】官曾（增）。

【鼓面】浊姑洗之官曾（增）。

【外侧面】穆钟之豈，姑洗之终𠄎，

【内侧面】新钟之少羽颀，浊文王之𠄎，浊新钟之少商，

【鼓端】浊兽钟之𠄎。

下 5

（无字）

下 6

【股端】廿六。

【外侧面】穆钟之豈反，姑洗之终反，

【内侧面】新钟之少羽颀之反，浊兽钟之

【鼓端】𠄎反。

下 7

【鼓面】浊姑洗之羽颀。

【外侧面】姑洗之𠄎宫，□□□□^{【四十二】}，穆钟之𠄎商，

【内侧面】新钟之少商颀之𠄎，浊文王之羽，浊新钟之徵。

下 8

【鼓面】浊姑洗之商颀。

【内侧面】𠄎浊坪皇之下角，浊文王之商，浊新钟之宫。

下 9

【股端】十四。【墨书】商曾（增）。

【鼓面】浊姑洗之商曾（增）。

【外侧面】坪皇之终，姑□（洗）之羽，

【内侧面】新钟之大徵曾（增），浊新钟之下角，浊兽钟之商，浊穆钟之宫。

下 10

【鼓面】浊姑洗之徵颀。

【外侧面】新钟之下角，□（兽？）钟□（之）商，穆钟之宫。

【内侧面】新钟之下角，浊坪皇之豈，浊文王之终。

下 11

【股端】十七。【墨书】羽颀。

【鼓面】浊姑洗之羽颀。

【外侧面】兽钟之下角，□（姑）洗之宫，

【内侧面】新钟之大商颀，浊文王之豈，浊新钟之终。



图 5-574 下 6
股端铭文



图 5-575 下 6
外侧面铭文



图 5-576 下 6
内侧面铭文



图 5-577 下 6
鼓端铭文



图 5-578 下 7
鼓面铭文



图 5-579 下 7
外侧面铭文



图 5-580 下 7
内侧面铭文

下 12

【鼓面】浊姑洗

【外侧面】坪皇之少商

【内侧面】新钟之少商曾（增），浊兽钟之豈，浊穆钟

下 13

【股端】廿二。

【外侧面或内侧面】钟

下 14

【鼓面】浊姑洗之商曾（增）。

【内侧面】下角，浊兽钟之商，浊穆钟之宫。

下 15

【股端】卅三。

【外侧面】文王之巽反，姑洗之缺

【内侧面】新钟之少商曾（增）之反，（浊）口（兽）钟之豈反，浊

【鼓端】穆钟之终反。

下 16

【股端】卅九。

【外侧面】穆钟之

【内侧面】新钟之缺

三、磬匣刻文

N. 7

【盖】间音十石又四才（在）此。

【磬槽旁刻文】一、二、三、四、五、七、九、十、十六、廿二、廿八、卅四、卅七、卅九

N. 8

【盖】新钟与少羽曾（增）之反十石又四才（在）此。

【1 排磬槽旁刻文】八、十三、十五、廿、廿五、廿七、卅二

【2 排磬槽旁刻文】六、十一、十八、廿三、卅、卅五、卅

N. 9

【盖】姑洗十石又三才（在）此。

【1 排磬槽旁刻文】十四、十九、廿一、廿六、卅一、卅三

【2 排磬槽旁刻文】十二、十七、廿四、廿九、卅六、卅八

【磬槽斜隔处刻文】卅一



图 5-581 下 9
鼓面铭文



图 5-582 下 9
外侧面铭文








图 5-583 下 9
内侧面铭文

第四章 曾侯乙编钟、编磬铭文考释

一、徵

阶名“徵”在钟磬铭文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写法：

- (1) ：磬上3等
- (2) ：钟中三9等
- (3) ：钟下一1等
- (4) ：钟上三3～上三5等
- (5) ：磬下2等


《说文·壬部》“徵”字古文作“𣎵”，《汗简·支部》“徵”字下（原书注文误为“微”，参看郑珍：《汗简笺正》）引石经作“𣎵”，上引（1）（2）（3）与《说文》古文“徵”左半大体相合，（4）（5）与《汗简》古文“徵”左半大体相合。古文加不加“口”旁往往无别，所以“徵”字古文也有加“口”和不加“口”两体。为了书写方便，释文一律作“徵”。

《古玺文编》著录有下列诸字：

 465·3287

 463·3530




 425·2056

 433·3876

此一、二两字和三、四两字所从的偏旁，与上引钟磬铭文“徵”字（1）（2）（3）等写法近似，疑一、二两字也是“徵”字的古文，三、四两字是“癢”字的古文。

二、涪

此字所代表的词，在钟磬铭文里有三种写法：

- (1) ：钟下一1等
- (2) ：钟中一11等
- (3) ：磬下7等

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𣎵”字都作“𣎵”，上引（2）的左旁与（3）的上部的左旁应是“𣎵”的异体。“𣎵”即《说文》“读若愆”的“𣎵”字省体。“愆”“遣”读音极近，所以“𣎵”加注“𣎵”声。古文字里常见由同音或音近的两个字合成的字，如“𣎵”“𣎵”等，“𣎵”也属于这一类。（1）的左旁与此显然是一个字，它省去了“𣎵”所从的“𣎵”而加注“𣎵”声。（2）应该是一个从“水”“𣎵”声之字。（3）的上部的右旁和下部合起来是“𣎵”字。“𣎵”应该是“𣎵”的变体。《说文·臼部》：“𣎵，小阱也，从人在臼上。”“𣎵”“𣎵”古音极近（“埴”“坎”为一字），磬铭将“𣎵”所从的“人”旁写作“𣎵”，是有意使其声符化。战国古印有“𣎵”字（《古玺文编》第112页），当释为“𣎵”，即“𣎵”或“𣎵”的异体，可以与此互证。“𣎵”字与“𣎵”古音尾声不同，但声母与主要元音相同，金文有“𣎵”字，郭沫若认为是“遣”的繁文（《两周金文辞大系》郭造遣鼎考释）。很可能是“𣎵”字的“𣎵”旁和上举（3）“𣎵”字的“𣎵”旁，也都是加注的音符（古代有些方言里，“𣎵”“遣”二字的收声也许是相同的）。（2）的右旁是“𣎵”。古

文字“欠”“卩”二字形近，疑(2)的“卩”旁即“欠”之讹。也可能本从“卩”、从“沓”声。总之，(1)(2)(3)诸字的读音应该与“遣”字相近，它们所代表的词经常出现在音阶名之前，地位与“变商”“变徵”的“变”字相同。这个词很可能就是与“遣”音近的“衍”。“衍”字古训“溢”、训“广”、训“大”（参看《经籍纂诂》），有“延伸”“扩大”“超过”一类意思。下7磬又有“𩇛”字（“新钟之商𩇛之𩇛”），疑即上引(3)的讹体。

三、𩇛

“𩇛”是一个阶名，下二4钟作“𩇛”，下二3号挂钟部件作“歸”，下层二组9号钟架横梁和挂钟部件又作“銀”。“歸”“畏”古音相近，所以“𩇛”也可写作“銀”。

四、姑洗

“姑洗”这一律名在钟磬铭文里的写法种类繁多，上一字有“割”“籥”“箎”“籥”“割”“箎”“籥”等写法，下一字作“肄”或“殳”（如下层各钟以及上二5等）。为了书写方便，释文一律作“姑洗”。

“籥”是从“竹”“割”声之字。“箎”和“籥”所从的“宰”和“割”，即“害”和“割”之省，它们都应该是“籥”的异体。魏三体石经“割”字的古文作“𩇛”（《石刻篆文编》4·19），疑即由“割”讹变而成。“割”从“害”声。《说文》认为“害”和“憲”都是从“丰”声。大概“割”就是“割”的异体，“箎”“籥”就是“殳”的异体。“割”和“姑”的声母相同。“割”属祭部，“姑”属鱼部，韵似相隔。但是从古文字资料看，“害”的古音似与鱼部有密切关系。《说文》说“害”从“丰”声，鱼部入声的“戟”字古文多作“𩇛”“𩇛”等形，正从“丰”声（参看《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年第7期，第31页、第33页）。毛公鼎、师匍簋，有“干吾王身”之语，师克盃作“干害王身”，“吾”也是鱼部字。金文“害”字或作“𩇛”，可能就是从“丰”声。金文又有“𩇛”“𩇛”“𩇛”“𩇛”等字，孙诒让、唐兰都认为是一个字，其字在铜器铭文中当读为“胡”（参看唐兰：《周王𩇛钟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第13页），可见“𩇛”“害”“古”诸字古音相近。所以曾侯乙墓钟磬铭文把姑洗的“姑”写作“割”“割”等字并不奇怪。

“肄”字应先从“先”声，可以与“洗”字相通。“𩇛”当即“津”字所以得声的“𩇛”的省体。“先”属文部，“𩇛”属真部，二部古音相近。“肄”大概也是“𩇛”“𩇛”一类两半皆声的字。“殳”应即“殳”字异体。“殳”与“洗”古音微、文对转，可以通假。

五、羽

音阶“羽”，钟磬铭文皆作“𩇛”。为了书写方便，直接释作“羽”。《说文·雨部》“𩇛”字或体作“𩇛”。“羽”“𩇛”音近相通。

六、号

钟铭“号”字作以下诸形：

- (1) 𩇛下二2、下二4、中三8等
- (2) 𩇛中三5、中三6、中三7
- (3) 𩇛中三2
- (4) 𩇛中三1

此字总是出现在“某律之在某国𩇛为某律”的句式中。此种句式也可以省去此字而作“某律之在某国为某律”。根据文义和字形，我们暂且把它释作“号”字。“号”字《说文》小篆作“𩇛”，秦诏版“𩇛”字偏旁作“𩇛”，与上引(3)很相近。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字的正反不同。在古文字里，字的正反区别并不严格，如此字(1)(2)两种写法的方向就是相反的。古隶和古文字中的“号”字，中间也有作两横的。如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佚书《九主》篇“𩇛”字偏旁和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号”字都作“𩇛”。江陵望山一号墓楚墓遣策中有一种器名作“𩇛”，也应是“号”字，疑读为“𩇛”。《说文·虞部》：“𩇛，土𩇛也。”这种“号”字的写法与上引(2)相近。《史记·陈涉世家》：“陈涉立为王，号为张楚。”“号”字用法与钟铭同。

但是根据上引(4)的写法看，此字也有可能性是“也”字。𩇛书缶“也”字作“𩇛”（《商周金文录遗》514），信阳简作“𩇛”，都与(4)相近。如果把此字释为“也”，在钟铭中就应属上读，上引句式应读为“某律之在某国也，为某律”。不过(4)的写法在钟铭中仅一见，所以这个字是“号”字的可能性比较大。（作者校按：此字恐应是“也”。）

七、绅

“绅”，原作“𡗗”（下一2），也作“𡗘”（下二4、中三7）。1955年寿县发现蔡侯墓，所出铜器为蔡侯𡗗所作。“𡗗”“𡗘”显然都是“𡗙”的省写。我们认为这个字就是西周金文中屡见的“𡗙”字的变体。“𡗙”即“𡗚”（东）字之省。战国时代韩国兵器铭文中“𡗚”（𡗚，即“造”）字，所从的“东”字有时省作“𡗙”，可证，在上引这个字的几种写法里，下一2钟从二“𡗙”二“田”，比较近古，从四“𡗙”的写法当是由此演变出来的。西周金文的“𡗙”字，我们读为“申”（《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第31、32页注），今按当为绅束之“绅”的古字。“绅”“申”古通。这个字又见于石鼓文“吴人”鼓：“遯（吾）其口口𡗙𡗙……”，可惜前后文字都有残缺，古书有“申申”一词。如《论语·述而》：“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楚辞·离骚》：“女嬃之婞媛兮，申申其詈予。”可见把石鼓文这两个字读为“申申”也是合理的。自1975年以来，在河南洛阳出土了𡗙伯彥壶（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1期），在河南南阳出土了𡗙公彭宇瑚（王儒林、崔庆明：《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和南𡗙伯太宰仲再父簋（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𡗙伯彥壶和𡗙公彭宇瑚属春秋时期，南𡗙伯太宰仲再父簋属西周时期。这三件铜器铭文中的“𡗙”字并当读为申息之“申”。曾侯乙墓钟铭中的“绅”字按文例当为国名，也应当读为申息之“申”。寿县蔡侯墓，多数同志认为是蔡昭侯墓，蔡昭侯正名申（参看许青松：《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第21-22页）。

据古籍记载，古代的申至少有三个：

1. 西申。《周书·王会》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纪年》均有“西申”的记载，其地大概在陕西境内（参看刘德岑：《申氏族之迁徙》，《禹贡》，第9卷第1期）。

2. 郑地之申。《左传·文公八年》：“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虎牢之境”，杜预注：“申，郑地”。一般认为其地在今河南省巩县东、荥阳西之汜水（参看《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3. 南阳之申。《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宛县下自注：“故申伯国”。其地在今南阳市北。陈槃曾据《诗经·大雅·崧高》，怀疑郑地之申即申伯旧居，周宣王时欲使之“式定南邦”，才迁到南阳（见《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2·153下）。

𡗙伯彥壶发现于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距汜水不远，此申伯之国当是郑地之申。南𡗙伯太宰仲再父簋和𡗙公彭宇瑚发现于南阳市，当属南阳之申。因为南阳之申在郑地之申的南边，所以南𡗙伯太宰仲再父簋称为“南申”。春秋初期南阳之申为楚文王所灭，遂成为楚的县邑。（《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𡗙公彭宇瑚属春秋早中期之际，𡗙公彭宇应即楚文王灭申后设置的申县县公。后来申在楚平王时曾复国。《左传·昭公十三年》：“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据此，曾侯墓钟铭的“申”可能是指复国后的申。

八、迟则

钟铭中律名“夷则”有“迟则”“犀则”两种写法。“迟”古作“遲”，钟铭多作“𡗗”，省“辵”为“止”。古文字中从“辵”从“止”本可相通，但钟铭此字“尸”旁写在“辛”的左侧，可能因其与“彳”形近，兼作“辵”旁所从之“彳”用。下层一组二号钟此字作“𡗗”，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迟”“夷”古通，如“陵迟”亦作“陵夷”等，例不胜举（参看于省吾：《读金文札记五则·一、西周王号中的“犀”和“刺”》，《考古》，1966年第2期）。“犀”即“迟”字声旁，当然也可与“夷”通用。西周金文“犀官”即“夷官”（参看上引文），便是一例。

九、无铎

钟铭钟律名“无射”有“无铎”“无罍”两种写法，“射”古通“斲”，《尔雅·释诂》“豫、射，厌也”，《释文》“射本作斲”。《诗经·周南·葛覃》“服之无斲”，《礼记·缁衣》引此文“斲”作“射”。《诗经·周颂·清庙》“无射于人斯”，《礼记·大传》引此文“射”作“斲”。“斲”“铎”皆从“罍”声，“斲”既可与“射”通用，“铎”和“罍”当然也可与“射”通用。

十、变

变商、变徵的“变”，钟铭作“𠂔”，从“音”“弁”声，是为音律而造的专字。为书写方便，直接释作“变”。关于这个字所从的“弁”字的问题，请参看《古文字研究》第一辑《释弁》。中三6钟“变”字作“𠂔”，似为从“彳”“弁”声之字，借为变音之“变”，是一个特例。

十一、韦音

“韦音”这一律名的第一个字多作以下二形：

(1) 𠂔 (2) 𠂔

上二4号钟作：

(3) 𠂔

(1)(2)应是(3)所从“𠂔”的变形，过去我们怀疑这个字当释为“𠂔”，读为“函”(参看《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年第7期，第30页)，证据并不充分。古玺文字“卫”作如下诸形：

𠂔 1339 𠂔 1338 𠂔 1337 𠂔 1335

《古玺汇编》“𠂔”的写法跟玺文“卫”字所从的“韦”相近，疑是一字，钟铭此字上部变作“𠂔”或“𠂔”，玺文“卫”字所从“韦”上部亦有变为“𠂔”形之例(见上引1335号)，故今暂将钟铭此字改释为“韦”。(3)的下半“𠂔”亦见于古玺文字(《古玺文编》85.0259)，《古玺文编》释为“𠂔”，似不可信。(3)可能像钟铭的“𠂔”字一样两半皆声。甲骨文雪字从“雨”从“羽”，小篆雪字作从“雨”“𠂔”声。唐兰先生认为“羽”是“𠂔之本字”(《殷虚文字记·释羽霜习曙》)，其说可信。古玺文又有𠂔字(《古玺文编》第85页)，疑所从羽旁亦即为“𠂔”之初文，字当释为“𠂔”。“𠂔”可能也是以“𠂔”之初文为声旁的字。“韦”“𠂔”古音极近(《六韬·文韬·守土》“日中必𠂔”之“𠂔”，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作“卫”)。“韦音”疑读为“卫音”参看考释十四。

十二、酈音

钟铭中律名有“酈音”和“酈钟”。“酈音”之“酈”，上二3号钟作“酈”。“酈”，从“邑”“酈”声，当是应国之“应”的专字。“酈”从“音”“酈”声，当是为音律名而造的专字。

十三、顓

“顓”字亦作“𠂔”(见挂钟部件刻文)。“页”“首”古本一字。字书以“顓”为“𠂔”之异体。在钟磬铭文中，此字总是在阶名之后出现，如“商”“徵”等，似可读为“补”或“辅”。

十四、羸𦣻

律名“羸𦣻”，亦作“涪(羸)𦣻”(下二3、中三10)。“羸”字不见字书，应该与“羸”一样，也是一个从“羸”声的字。“𦣻”见《说文》，即“嗣”字古文，“𦣻”当为从“肉”“𦣻”声之字。“羸𦣻”应该就是见于《国语》的“羸乱”。《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为之厉，所以厉六师。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羸乱，所以优柔容民也。”

这段文字里提到羽、厉、宣、羸乱四个特殊的律名。“厉”与“宣”也曾见于曾侯乙钟铭，前者作“刺音”(“刺”“厉”古通)，后者作“宣钟”。“羽”与钟铭“韦音”相当(参看《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钟铭“韦音”之“韦”有加“𠂔”旁者，所以之羽疑是“𦣻”之初文(参看释文十一)，《周语下》之“羽”疑亦“𦣻”之初文讹变。《周语下》在四个特殊的律名之后都有一句解释律名的话，解释“羽”字意义的那句是“所以藩屏民则也”。“𦣻”“韦”时近可通(参看释文十一)。如将“韦音”之“韦”读为“卫”，正与“藩屏”之义相合。“羸乱”显然就是钟铭的“羸𦣻”。“羸”“羸”都从“羸”得声，可通用。“乱”字应是“嗣”的讹字，“嗣”“𦣻”皆从“司”声，亦可通用(参看上引文)。上引《国语》用黄丕烈重刻明道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等“羸”作“羸”，非是。明道本“羸内”之“羸”也应是“羸”的讹文，参看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我们在《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一文里引用《国语》误从俗本，“羸乱”讹作“羸乱”，应改正。

十五、刺音

“刺音”，参看释文十四。

十六、索

从古文看，“索”“素”本由一字分化。古书中二字通用。《礼记·中庸》“素隐行怪”，《汉书·艺文志》及《三国志·方技传》引此文“素”皆作“索”。《尔雅·释草》“素华，轨馱”，《释文》谓“素又作索”。《尚书》伪孔安国序和《左传·昭公十二年》都提到“八索”，两处的《释文》都说“索本或作素”。钟铭屡言“馱于索宫之馱”“馱于索商之馱”。“索”字也许应该读为“素”。

十七、鄢

此字左边声旁有可能是“鼻”字变体。或以此声旁是“熄”字变体，则此字当释为“鄢”，即申息之“息”本字（见《说文·邑部》）。

十八、姑

此“𠂔”形杆2仅有一“姑”字，其下文字未刻出。

十九、=

据文例，下二3挂钟部件曲尺杆1、2、环“姑洗”下两短横，中二1挂钟部件框和中三1挂钟部件键1“少商”下两短横，均表示“之”。

二十、宣钟

“宣钟”这一律名也写作“亘钟”“洹钟”（皆见中三1），或“叵钟”（中三5、中三8），“宣”“洹”“叵”皆从“亘”声，故可通用。宣钟即《周语》之“宣”，参看释文十四。

二十一、六壙

“六壙”也是律名。“壙”字本作以下诸形：

- (1) 𠂔：下二5
- (2) 𠂔：中三8
- (3) 𠂔：中三1

(1)(2)及(3)的左旁有些像“𦍋”字。但是古文字“羊”或“𦍋”旁从不作“𦍋”“𦍋”等形，可知它们与“𦍋”无关。

《说文》以“𠂔”为城郭之“郭”本字，又以为“壙”字古文。郑公鋤钟有“壙”字作：“𠂔”（《金文编》第683页），以“壙”字古文为声旁。此字在战国楚文字中作：“𠂔”（长沙楚帛书）、“𠂔”（望山一号墓竹简）。

后一形声旁与上引(1)(2)及(3)的左旁应该是一个字，故释钟铭此字为“壙”。(3)加“土”旁是后起繁体。

二十二、壹

此音阶名在钟磬铭文中有一（中一3、中一4，又屡见于磬铭）、喜（中一4、中一9，又见于中层二组多器）、鼓（中一11、中三3、中三4）、𦍋（中三6）等不同写法。“壹”象鼓形，实即“鼓”之初文。古文字加不加“口”往往无别，“𦍋”字即“鼓”，“喜”在此亦用作“壹”（鼓）字。

二十三、终

音阶名“终”在钟磬铭文中作𠂔，“冬”字本从此，一般认为即“终”字初文，故迳释为“终”。中三1号钟作“𠂔”，已加“糸”旁。

二十四、𦍋

“𦍋”字右旁有“𦍋”（中一3）、“𦍋”（中一4）、“𦍋”（磬上3）、“𦍋”（磬上4）等写法。今暂据第三形释作“𦍋”。

二十五、𦍋

此“𦍋钟”前一字右旁作𦍋、𦍋等形，字形诡譎，不可辨识。为了书写方便，暂且把这个偏旁隶定为形近的“飞”，钟铭的律名带有“钟”字的有兽钟、穆钟、新钟、黄钟、宣钟等，“𦍋钟”和考释二十九的“𦍋钟”也许是其中两个律名的异文。

二十六、少商

衍一“少”字。

二十七、中一 4 与中二 4 同音阶异铭

中一 4 号是“少羽”和“宫反”音阶的钟铭，中二 4 号也是“少羽”和“宫反”音阶的钟铭，中层一组和中层二组其他同音阶的钟铭，文字全部相同，但是这两件钟铭的文字却有相异之处：中一 4 号钟铭中的“浊新钟之豈，兽钟之喜，新钟之徵顛，浊坪皇之𨾏”，中二 4 号钟铭作“浊新钟之𨾏，兽钟之𨾏，穆钟之少商，浊文王之喜”，疑其中文字有讹误。

二十八、□

“之”下一字基本上未铸出，据中二 4 号同音阶钟铭，此字应为“巽”。

二十九、𨾏钟

“钟”前一字右旁上半作“𨾏”、“𨾏”等形，也可能不是“勺”字。为了书写方便，暂且把这个字隶定为“𨾏”。

三十、羽

此字原为反文。

三十一、终

据中一 9 同音阶钟铭，此句之“终”应作“宫”。

三十二、中二 10 与中二 11 位置互易

从钟架刻文看，此钟与中二 11 钟的位置应互易。

三十三、夫族

“大（太）族（簇）”作“夫族”，见中二 11、中三 9、中三 10 等钟。古文字“夫”“大”相通（这是以形通，而不是以音通），如甲骨卜辞“大甲”或作“夫甲”，金文“夫差”或作“大差”。

三十四、少□

“少”下脱一字，疑此键本与中三 4 号之框及中三 5 号之键 2 为一套，“少”下所脱之字为“羽”字。

三十五、𨾏

此字从“音”“𨾏”声，是示阶名的专字。原字“𨾏”旁所从的“禾”移在上方，颇为特殊。

三十六、𨾏

此字不识，有可能从“𨾏”（右）得声。

三十七、=

挂钟部件刻文有时以“=”代“之”（参看考释十九）。此键刻文既有“=”，又有“之”，当有一字为衍文。

三十八、新钟之徵

据下二 7 同音阶钟铭，此四字当为衍文。

三十九、詹

此字也见于厚氏会（《金文编》，第 506 页），当为从“言”“产”声之字。“产”即“彦”字声旁（参看《金文编》，第 506 页“彦”字条），故此字似即“谚”字。

四十、浊穆钟□

据原始记录，“浊穆钟”下尚有“之下”二字。

四十一、兽钟□

据原始记录，“兽钟”下尚有“之终”二字。

四十二、□□□□

此四字已剥落，据原始记录为“兽钟之𨾏”。

校按：此次所印曾侯乙墓钟磬释文，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版，曾由原释者据《曾侯乙墓》图版、插图及程春《〈曾侯乙墓钟、磬铭文考释〉一文夺误订正》一文作了校改。

第五章 曾侯乙编钟铭文音、形概述

第一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中的通假现象

通假是指古汉语书面语中发生于音同或音近而形义有别的文字之间的一种相互借用的现象。当书写者弃本字不用，而使用另一音同或音近的文字以为其替代字，且此类现象获得公认，以至通行沿用成习，通假也就出现了。周大璞认为：假借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现象，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偶然写了别字。^[1]具体到曾侯乙钟铭，使用通假字的情形较多，现仅择其典型者分析如次。

一、乍通作

在大多数钟的正面钲部，都有“曾侯乙乍時”五字铭文，其中的“乍”即用为“作”。考殷周金文中的“作”绝大多数写作“乍”，“乍”当是“作”的本字，“作”为后起字。“乍”在铎部崇纽，“作”在铎部精纽，二字音近相通。曾侯乙墓所出铜器中，有“曾侯乙作持”或“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的共208处，其中的“作”字多数写作“詐”，少数写作“乍”，“詐”当从“乍”声，是“乍”的异体，也用为“作”。

二、𠂔通徵

𠂔(𠂔)字，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与考释》(以下简称整理者)直接写作“徵”^[2]，而饶宗颐先生隶定为“𠂔”^[3]，今从《楚文字编》所释作“𠂔(𠂔)”^[4]。“𠂔”是“𠂔”的加“口”增繁字。整理者以为《说文·壬部》“徵”字古文左半与钟铭“𠂔”字大体相合，而钟、磬铭文中的“𠂔”则与《汗简》古文“徵”字左半相合^[5]，甚是。

按𠂔(𠂔)从“升”声，在蒸部书纽，而“徵”在蒸部端纽，二字对转得通。古“升”“登”二字通作，而“登”或登声字通“徵”字者也较为常见，如：(1)登通徵。《尚书·舜典》“舜生三十，徵庸”，《正义》引郑本“徵庸”作“登庸”；《史记·儒林列传》“孝文时颇徵用”，《汉书·儒林传》“徵”作“登”。(2)證通徵。《逸周书·官人》“务其小證。”《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证”作“徵”。《礼记·中庸》“虽善无徵，无徵不信。”郑注：“徵或为證。”又曰：“徵诸庶民。”郑注：“徵或为證。”此外登声字与徵声字相通者极多，此不备举，可参看《古字通假会典》蒸部登字声系所引^[6]。

[1] 周大璞：《假借质疑》，《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2]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32-560页。

[3] 饶宗颐、曾宪通：《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

[4] 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

[5]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553页。

[6] 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33-34页。

三、銀通歸（歸）

整理者^[1]：“歸”是一个阶名，下二4钟作“歸”，下二3号挂钟部件作“歸”，下二9号钟架横架和挂钟部件又作“銀”，“归”“畏”古音相近，所以“歸”也可写作“銀”。

按“歸”在微部见纽，“畏”在微部影纽，二字对转，故二字古音相近。

四、割、割通姑

整理者^[2]：“割”和“姑”的声母相同。割属祭部，姑属鱼部，韵似相隔。但是从古文字资料看，“害”的古音似与鱼部有密切关系。《说文》说“害”从“丰”声，鱼部入声的“戟”字古文字多作“𠄎”“𠄎”等形，正从“丰”声。^[3]毛公鼎、师匋簋有“干吾王身”之语，师克盨作“干害王身”，“吾”也是鱼部字。金文“害”字或作“𠄎”，可能就是从“古”声的。金文又有“𠄎”“𠄎”“𠄎”“𠄎”等字，孙诒让、唐兰都认为是一个字，其字在铜器铭文中当读为“胡”^[4]，可见“害”“害”“古”诸字古音相近。所以曾侯乙墓钟磬铭文把姑洗的“姑”写作“割”“割”等字并不奇怪。

按，洛阳金村晋墓所出战国早期石编磬有姑洗律名，字作“古先”，可为佐证。^[5]

五、肄、肄通洗

据整理者的分析^[6]：“肄”字应从“先”声，可以与“洗”相通。“肄”当即“津”字所以得声的“肄”的省体。“先”属文部，“肄”属真部，二字古音相近。“肄”大概也是“𠄎”“𠄎”一类两半皆声的字，“肄”应即“肄”字异体。“肄”与“洗”古音微、文对转，可以通假。

六、涪通衍

据整理者的分析^[7]：“涪”当是从“水”，“𠄎”声，与其异体𠄎、𠄎、𠄎等字读音应该与“遣”相近。它们所代表的词经常出现在音阶名之前，地位与“变商”“变徵”的“变”字相同。这个词很可能就是与“遣”音近的“衍”。“衍”字古训“溢”、训“广”、训“大”（参看《经籍纂诂》），有“延伸”、“扩大”、“超过”一类意思。

按“遣”字古音在元部溪纽，“衍”在元部喻纽，二字对转，可互通。

七、𠄎通羽

钟铭的羽一律写作“𠄎”。整理者^[8]：《说文·雨部》：“‘𠄎’字或体作‘𠄎’。”“羽”“𠄎”音近相通。

八、妥通蕤

妥字古音在歌部透纽，蕤在微部日纽，二字旁转得通。

九、迟、犀通夷

整理者^[9]：“迟”“夷”古通，如“陵迟”亦作“陵夷”等，例不胜举^[10]。“犀”即“迟”字声旁，当然也可与“夷”通用。西周金文“犀官”即“夷官”，便是一例。

十、鐸、𠄎通射

整理者^[11]：射古通𠄎，《尔雅·释诂》：“豫，射，𠄎也”，《释文》“射本作𠄎”，《诗经·周南·葛覃》“服之無𠄎”，《礼记·緇衣》引此文“𠄎”作“射”，《诗经·周颂·清庙》“無射于人斯”，《礼记·大传》引此文“射”作“𠄎”。“𠄎”“鐸”皆从“𠄎”声。“𠄎”既可与“射”通用，“鐸”和“𠄎”当然也可与“射”通用。

[1]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54页。
 [2]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554页。
 [3] 参看《谈谈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年第7期，第31页、第33页。
 [4] 参看唐兰《周王钟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第13页。
 [5] 于省吾：《双剑謠古器物图录》卷下，1940年，第20-22页。
 [6]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554-555页。
 [7]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553-554页。
 [8]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555页。
 [9]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556页。
 [10] 于省吾：《读金文札记五则·一、西周王号中的“犀”和“刺”》，《考古》，1966年第2期。
 [11]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557页。

十一、𠂔通变

整理者^[1]：从“音”“弁”声，是为音律而造的专字。又：中三6钟“变”字作“𠂔”，似为从“彳”“弁”声之字，借为变音之变，是一个特例。

按“弁”在元部並纽，“变”在元部帮纽，古音极近，故可通用。

十二、索通素

饶宗颐：铭云：𠂔付于索宫之𠂔。又云：𠂔付于索商之𠂔。索与素二字古书通用习见。索宫、索商即

素宫、素商。唐《五郊乐章·舒和》见“素商”一词。《管子·地员篇》：“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为宫。《管子》之小素向有二说，乐律家说小素为含少，琴律家说小素为弦。按《吕氏春秋·适音》：“黄钟之宫，音之本。素训为本。”^[2]音之本犹言音之素。《尚书·大传》：“六律，五声、八音，七始著其素数。”沈寐叟云：“半黄钟为小素，故黄钟为大素。”并引《乐纬》郑注“黄钟起于太素”之说。^[3]此处“𠂔”付读为“符”，“素”即指本音而言。^[4]

第二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中的同字异体现象

本文所说的异体字，是指与“正字”音、义相同而形体结构小异于正字的其他文字。

所谓正字，指书写形式为大众所公认者，而异体字与“正字”相比，在写法上或构形上有别，或形体互异，或声旁相左，或形旁、声旁俱异。

关于异体字之判定，本文大体以形同于《说文》所收录之小篆字体者为正字，而形体结构异于小篆者则视为“异体字”，不见于《说文》者则以出现频率较高之构形为正体。

曾侯乙编钟铭文中互为异体的文字较多，兹举其大体，分述于下。

一、𠂔与寺

编钟背面钲部大多有“曾侯乙作持”五字铭文，而铸钟的正面钲部长铭中也有“永持用享”字样，其中的“持”字大部分写作“𠂔”，少部分写作“寺”，二字互为异体。“寺”字从手，即“持”之本字，而“持”为后起字，“𠂔”则是在“寺”的基础上加“口”增繁，但使用十分普遍，如曾侯乙墓铜器铭文“曾侯乙作持”或“曾侯乙作持用终”，其中的“持”绝大部分都写作“𠂔”，个别从口从手作“𠂔”，见于镈鼎 C:96 的附属鼎钩 C:155 铭文、盖豆 C:194 铭文等处。

[1]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57页。

[2] 《尔雅·释诂三》同。

[3] 《海日楼札丛》。

[4] 饶宗颐、曾宪通：《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二、𡗗与𡗘

二字均从“升”声，用为“徵”。“𡗘”是在“𡗗”字基础上加“口”增繁的，二字互为异体。

三、獸与獸

獸钟为楚音律名，写作“獸”者常见，从單从犬者也有几例，见于下二1右鼓、下二10右鼓、钲部等处，“獸”是“獸”的增繁之形。單与罍之互用，在出土文字材料中较为常见，典型的如“戰”字写作“戰”，见于畚盂鼎、畚盂盘等器铭，新蔡葛陵楚简甲三36：“𠄎大莫器旂（阳）为戰于长城之[岁]𠄎。”甲三296：“𠄎莫器旂（阳）为晋币戰于长𠄎。”“戰”字均写作“戰”。又，《古文四声韵》线韵引《籀韵》，“戰”字亦作“戰”，而“獮”韵“單”字下则引《籀韵》作“罍”。

四、𠄎、𠄎与𠄎

从“歸”之字为音律名，是“角”的借音字，字例不多，却至少有三种异体，其中，“𠄎”见于下一1正面钲部、下二9正面钲部（割肄之𠄎）、下二9正面左鼓（文王之濇𠄎）等处；“𠄎”见于下一2正面钲部（太簇之珈𠄎）、下二5正面钲部（黄钟之𠄎）等处；“𠄎”见于下二4正面钲部（太簇之珈𠄎）。这是典型的置换形符所产生的异体字。由于先秦文字音、言二旁常可通用（如楚王领钟“其聿其音”，“音”字正作“𠄎”形），从言之字也可隶定为“𠄎”。

五、肄、肄与聿

“姑洗”之“姑”，铭文多写作“肄”“肄”两种，使用频率大体相当，二字也属于互换形旁的异体关系。另外，个别铭文写作“聿”，如中二1背面钲部，是省去形旁的一个异体。

六、𡗗、𡗗与𡗗

新钟之“新”，铭文大多写作“𡗗”，少部分写作“𡗗”（如下二8正面钲部，中一4背面钲部、左鼓等处），个别还有写作“𡗗”的，见于中一3背面右鼓等处。

联系到楚简及其他楚文字“新”字以写作“𡗗”者为主流，则“𡗗”为正体，而从匕及从刀者为其异体。

七、割、割、籥、籥、箎、籥、害、害

“姑洗”之“姑”，在铭文及钟梁刻文、挂钩等附件文字中有着非常多的异体，如下一1正面钲部及右鼓作“割”、钟簠作“害”；下一2钟簠作“籥”、爬虎1作“籥”、爬虎2作“箎”；下二1钟簠作“籥”；中一9背面钲部作“割”；中二2背面钲部、中二3背面正鼓等处作“害”，如此不一而足。当以“割”（割）、“籥”（籥）二体为正，其他写法都是在其基础上有所省减。

八、遲与犀

“夷则”之“夷”，在铭文中大多写作“遲”，如下一2正面钲部、下二3正面钲部、下二4正面钲部等，少数写作“犀”，如下一2正面右鼓、下二5正面左鼓等。当以“遲”为正体，作“犀”是在其基础上省去了“辵”旁。

九、鐸与罍

“無射”之“射”，铭文中一部分写作“鐸”（见下二4正面钲部等处），一部分也写作“罍”（见于下二1正面右鼓等处），二字互为异体。

十、應、應、應

“應钟”之“應”，在铭文中三种写法：“應”“應”“應”。“應”见于下一2正面右鼓等处，“應”见于下二3正面左鼓等处，“應”见于上二3背面钲部。

十一、𡗗与𡗗

“徵𡗗”“商𡗗”“羽𡗗”“素商之𡗗”“素宫之𡗗”等文例中的“𡗗”字，大部分从“頁”，但也有少数从“面”作“𡗗”^[1]，见于下二2爬虎、搭杆1和2，下一3套环等处。在古文字中，偏旁“頁”和“面”“首”常可互换，此亦其例。

十二、坂、𠂔与反

“宫反”“其反”“角反”“徵反”“巽反”“冬反”“少商之反”“少羽之反”等文例中的“反”，铭文绝大部分作“反”，少数或写作从土增繁作“坂”，见于中三5背面右鼓、中三8背面钲部等处，个别从口增繁作𠂔，见中三5背面右鼓。整理者（注36、第560页）：此字不识，有可能从“𠂔”（右）得声。

黄锡全隶定为“匠”，读为“左”。^[1]

饶宗颐释作“𠂔”。^[2]今从饶释。此字当是“反”字的又一异体，从“口”增繁。

十三、韋与𡗗

铭文、钟梁及附件刻文中的“韋（韦）”字，大多写作“韋”，个别作“𡗗”，见上二4背面钲部。“韋”是“韋”的常见异体字，而“𡗗”字，据整理者的分析，可能是在“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从“彗”之初文“羽”（类“羽”字）为声符，并加土旁增繁的累增字形。“韋”音疑读为“卫”音。^[3]

十四、𠂔与𠂔

羸𠂔之“𠂔”，大多写作“𠂔”，个别如下二3、中三10等处作“𠂔”。整理者^[4]：“𠂔”见《说文》，即“嗣”字古文。“𠂔”当为从“肉”“𠂔”声之字。“𠂔”与“𠂔”互为异体。

十五、宣、𡗗、𡗗、𡗗

宣钟之“宣”，铭文多作“宣”，但另有三个异体：𡗗，见于中三5背面右鼓、中三8背面正鼓等处；𡗗，见于中三1背面左鼓等处；𡗗，见于中三1背面左鼓等处。这三个字均是以“宣”所从“𡗗”旁为声符而改换形旁的异体字。

十六、穆与𡗗

穆钟、穆音之穆，铭文多写作“穆”，个别从音旁增繁作“𡗗”，见于下二5正面右鼓等处，当为“穆”字异体。

十七、𡗗、喜、𡗗与鼓

表音律的“鼓”字，除个别写作“鼓”（如中三6背面右鼓）以外，大部分写作“喜”（在“𡗗”的基础上加“口”增繁），少数写作“鼓”的本字“𡗗”，或是鼓的省形字“𡗗”。“𡗗”见于中一4背面正鼓、中一5背面右鼓等处；“喜”见于中一4背面右鼓、中一9背面右鼓、中二3背面右鼓、中二5背面右鼓、中二6背面右鼓、中二9背面右鼓等处，“𡗗”见于中三3和中三4背面左鼓等处。四字互为异体。

十八、冬与終

表音律的“終（终）”字，铭文绝大部分写作“冬”（“终”的本字），个别从“糸”增繁作“終”，见于中三1背面钲部等处，与今体相同。二字互为异体。

十九、夫与大

太族（簇）的“太”，铭文大部分写作“大”，个别写作“夫”，见于中三9背面左鼓、中二11背面右鼓等处。“夫”是“大”的异写。

二十、𡗗、𡗗、𡗗、𡗗

这几个字，以“𡗗”字出现频率最高，见于下一1正面钲部、右鼓、左鼓等处；“𡗗”次之，见于中一11背面钲部、中二12背面钲部等处；“𡗗”“𡗗”则见于磬下7。

[1] 此字整理者所隶从首，今从《楚文字编》所释，见该书第536页。

[2] 黄锡全：《曾侯乙编钟音铭缀词与钟磬的释读问题》，《曾侯乙编钟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9-532页。

[3] 饶宗颐、曾宪通：《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4]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57页注11。参看裘锡圭、李家浩：《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5-528页。

[5]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557-558页。

整理者^[1]以为这几个字是一字异体，其读音当与“遣”相近。它们所代表的词经常出现在音阶名之前，地位与“变商”“变徵”的变字相同。这个词很可能就是与“遣”音近的“衍”。

饶宗颐以为“𪔐”可读为“陷”或“坎”。“陷”指低音。音向下不抗而坠者曰𪔐。而“涪”当读为孽，庶也，也指低音言之（指明最低八度）^[2]。

二十一、𪔐与弁

“变徵”“变商”之“变”，钟铭一律写作“𪔐”，但如果联系磬铭来看，“𪔐”字也有异体，如磬 23 新钟匣

上鼓面墨书“弁口”，“弁”当是“𪔐”字异写，也用于“变”。

二十二、巽与𪔐

巽为音律用字，钟铭未见异写，而磬铭有作“𪔐”者，见于下 3，当是此字异体。

表 5-5 曾侯乙编钟铭文异形字索引表

通用字例	构形字例	字 例 目 录
持	時	下一 1、下一 2、下一 3、下二 1、下二 2、下二 3、下二 4、下二 5、下二 7、下二 8、下二 9、下二 10（以上背面钲部）；中一 4、中一 8、中一 9、中一 10、中一 11、中二 2、中二 3、中二 4、中二 5、中二 6、中二 8、中二 9、中二 10、中三 1、中三 2、中三 3、中三 4、中三 5、中三 6、中三 7、中三 8、中三 10（以上正面钲部）。
	寺	中一 1、中一 2、中一 3、中一 5、中一 6、中一 7、中二 1、中二 7、中二 11、中二 12、中三 9（以上正面钲部）。
微	𪔐	下一 1 背面右鼓、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一 2 正面右鼓、正面左鼓（3 例）、插销；下一 3 背面正鼓、右鼓、正面钲部（2 例）、正面右鼓（2 例）；下二 1 正面右鼓（2 例）、正面左鼓、架（簠）、虎 1、虎 2；下二 3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4 正面右鼓（3 例）、正面左鼓、几形杆 1、几形杆 2、曲尺杆 1；下二 5 背面右鼓、正面左鼓（2 例）、曲尺杆 2；下二 6 架（簠）；下二 7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3 例）、正面左鼓；下二 8 背面正鼓、正面钲部（4 例）、正面右鼓（2 例）、正面左鼓（2 例）、架（簠）、虎 1、虎 2、搭杆 1、搭杆 2、环钩；下二 9 正面左鼓；下二 10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正面左鼓；中一 2 正面右鼓、背面右鼓；中一 4 背面右鼓；中一 8 框、键 1、键 2；中一 9 架（簠）；中一 11 键 1；中二 5 正面右鼓；中二 8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二 8 正面正鼓、正面右鼓、背面钲部、背面右鼓、架（簠）；中二 10 正面右鼓；中三 1 框；中三 3 正面右鼓、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三 4 背面右鼓、背面左鼓、键 1、键 2；中三 5 背面正鼓、背面左鼓；中三 6 正面右鼓、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三 7 背面右鼓（3 例）、背面左鼓；中三 8 正面右鼓、背面右鼓（2 例）；中三 9 背面钲部、背面正鼓、背面右鼓、背面左鼓（3 例）；中三 10 正面正鼓、正面右鼓、背面钲部、背面正鼓、背面右鼓（2 例）、背面左鼓（2 例）、架（簠）；上一 2 正面正鼓、正面右鼓；上一 4 正面正鼓、正面右鼓。
	弁	下一 3 插销；下二 1 搭杆 1、搭杆 2；下二 2 套环（？）；下二 8 背面左鼓；下二 9 键钉；中一 5 正面右鼓；中一 6 背面右鼓；中一 7 正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一 8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一 9 正面正鼓、正面右鼓、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一 10 框；中一 11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二 2 正面右鼓；中二 6 背面右鼓；中二 7 正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二 12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上三 2 正面右鼓；上三 3 正面右鼓；上三 4 正面右鼓；上三 5 正面右鼓；上三 6 正面右鼓；上三 7 正面右鼓。
姑	割	下一 1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一 2 正面左鼓；下二 1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2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3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4 正面右鼓；下二 5 正面钲部（2 例）、正面左鼓；下二 7 正面钲部、正面左鼓；下二 8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9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正面左鼓；下二 10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中一 3 背面钲部；中一 4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一 5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一 6 背面钲部；中一 7 背面钲部、架（簠）；中二 1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 2 背面左鼓；中二 4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 12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三 1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2 例）；中三 3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三 4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三 5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2 例）；中三 6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三 7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三 8 背面钲部（2 例）、背面右鼓；中三 9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三 10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上二 5 背面钲部。
	割	下一 2 架（簠）；中二 6 背面钲部。
	筓	下一 1 虎 1、虎 2；下二 7 虎 2；中一 8 背面左鼓；中二 5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
	筓	下二 3 几形杆 2；下二 4 几形杆 1、曲尺杆 1；下二 5 几形杆 1、几形杆 2；下二 6 架（簠）；下二 8 虎 1、虎 2；中一 8 背面钲部；中一 9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一 10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一 11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二 7 架（簠）；中二 8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架（簠）；；中二 9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二 10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
	筓	下一 2 虎 1、虎 2；下二 1 虎 2；下二 2 虎 1；下二 7 虎 1。
	筆	下二 1 虎 1。

[1]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553-554 页。
[2] 饶宗颐、曾宪通：《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5 页。

续表

通用 字例	构形 字例	字 例 目 录
姑	簫	下二 1 架（簫）；下二 2 架（簫）、虎 2；下二 3 几形杆 1、曲尺杆 1、曲尺杆 2、环；下二 4 几形杆 2、曲尺杆 2、环；下二 5 曲尺杆 1、曲尺杆 2、环；下二 6 几形杆 1、几形杆 2、曲尺杆 1、曲尺杆 2；下二 7 架（簫）；下二 8 架（簫）；下二 9 架（簫）、虎 1（？）、虎 2（？）；下二 10 架（簫）、虎 1、虎 2；中一 3 架（簫）；中一 4 架（簫）；中一 5 架（簫）；中一 6 架（簫）；中一 9 架（簫）；中一 10 架（簫）；中二 1 架（簫）；中二 2 架（簫）；中二 3 架（簫）；中二 4 架（簫）；中二 5 架（簫）；中二 6 架（簫）；中二 9 架（簫）；中二 10 架（簫）；中二 11 架（簫）；中二 12 架（簫）；中三 1 架（簫）；中三 2 架（簫）；中三 3 架（簫）；中三 4 架（簫）；中三 5 架（簫）；中三 6 架（簫）；中三 7 架（簫）；中三 8 架（簫）；中三 9 架（簫）；中三 10 架（簫）。
	害	下一 1 架（簫）；中一 8 架（簫）；中一 11 架（簫）。
	害	中二 2 背面钲部；中二 3 背面正鼓；中二 7 背面钲部。
	肄	下一 1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一 2 正面左鼓；下二 1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2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3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4 正面右鼓；下二 5 正面钲部（2 例）、正面左鼓；下二 7 正面钲部、正面左鼓；下二 8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9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正面左鼓；下二 10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中二 12 背面钲部；中三 1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2 例）；中三 3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上二 5 背面钲部。
	肄	下一 1 架（簫）、虎 1、虎 2；下一 2 架（簫）、虎 1、虎 2；下二 1 架（簫）、虎 1、虎 2；下二 2 架（簫）、虎 1、虎 2；下二 3 几形杆 1、曲尺杆 1、曲尺杆 2、环；下二 4 几形杆 1、几形杆 2、曲尺杆 1、曲尺杆 2、环；下二 5 几形杆 1、几形杆 2、曲尺杆 1、曲尺杆 2、环；下二 6 架（簫）、几形杆 1、几形杆 2、曲尺杆 1、曲尺杆 2；下二 7 架（簫）虎 1、虎 2；下二 8 架（簫）、虎 1、虎 2；下二 9 架（簫）、虎 1（？）、虎 2（？）；下二 10 架（簫）、虎 1、虎 2；中一 3 背面钲部、架（簫）；中一 4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一 4 架（簫）；中一 5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架（簫）；中一 6 背面正鼓、架（簫）；中一 7 背面正鼓、架（簫）；中一 8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架（簫）；中一 9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架（簫）；中一 10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架（簫）；中一 11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架（簫）；中二 1 背面左鼓、架（簫）；中二 2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架（簫）；中二 3 背面正鼓、架（簫）；中二 4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架（簫）；中二 5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架（簫）；中二 6 背面钲部、架（簫）；中二 7 背面钲部、架（簫）；中二 8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架（簫）；中二 9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架（簫）；中二 10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架（簫）；中二 11 架（簫）；中二 12 背面右鼓、架（簫）；中三 1 架（簫）；中三 2 架（簫）；中三 3 架（簫）；中三 4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架（簫）；中三 5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2 例）、架（簫）；中三 6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架（簫）；中三 7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架（簫）；中三 8 背面钲部（2 例）、背面右鼓、架（簫）；中三 9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架（簫）；中三 10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架（簫）。
	聿	中二 1 背面钲部。
	獸	下一 1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一 3 正面钲部；下二 1 正面左鼓；下二 7 正面左鼓；中一 3 背面右鼓；中一 4 背面右鼓；中一 5 背面左鼓；中一 6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一 7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一 9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一 10 背面正鼓、背面左鼓；中一 11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二 1 背面右鼓；中二 2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二 3 背面右鼓；中二 4 背面右鼓；中二 5 背面左鼓；中二 6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二 7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 9 背面右鼓；中二 10 背面正鼓、背面左鼓；中二 12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三 1 背面钲部；中三 9 背面右鼓；中三 10 背面右鼓、背面左鼓。
	獸	下二 1 正面右鼓；下二 3 正面左鼓；下二 8 正面右鼓；下二 9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 10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
	𠂔	下一 1 正面钲部、正面左鼓；下一 3 正面左鼓；下二 2 正面钲部；下二 5 正面右鼓；下二 7 正面钲部；下二 9 正面钲部、正面左鼓；下二 10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正面左鼓；中 .1.4 背面右鼓；中 .1.6 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 .1.7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 .1.8 背面钲部、背面正鼓、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 .1.9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 .1.10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 .1.11 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二 2 背面左鼓；中二 3 背面右鼓；中二 4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2 例）；中二 5 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二 6 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二 7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二 8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 9 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 10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二 11 背面正鼓；中二 12 背面正鼓、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三 2 背面正鼓；中三 3 背面右鼓；中三 5 背面左鼓；中三 8 背面左鼓；中三 9 背面钲部（2 例）；中三 10 背面钲部。
	𠂔	下二 8 正面钲部；下二 9 正面右鼓；中 .1.4 背面正鼓、背面左鼓（2 例）；中 .1.5 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 .1.11 背面钲部；中二 8 背面钲部、背面右鼓。
	𠂔	中 .1.3 背面右鼓。
	𠂔	下一 2 正面钲部；下二 5 正面钲部。
	𠂔	下一 1 正面钲部；下二 9 正面钲部、正面左鼓。
	𠂔	下二 4 正面钲部。
	遲	下一 2 正面钲部；下二 3 正面钲部；下二 4 正面钲部；下二 7 正面钲部；中三 4 背面正鼓、背面左鼓；中三 7 背面正鼓、背面左鼓；中三 8 背面右鼓；中三 9 背面钲部；中三 10 背面钲部。
	𠂔	下一 2 正面右鼓；下一 3 正面右鼓；下二 1 正面钲部；下二 4 正面左鼓；下二 5 正面左鼓；中三 3 背面左鼓。
	鐸	下二 4 正面钲部；中三 5 背面正鼓；中三 7 背面右鼓；上三 7 背面钲部。
	𠂔	下一 2 正面左鼓；下二 1 正面右鼓；下二 4 正面左鼓；下二 7 正面右鼓。
	𠂔	下一 2 正面右鼓；中二 12 背面左鼓；中三 6 背面右鼓；中三 7 背面左鼓；中三 9 背面正鼓、背面左鼓。
	𠂔	中二 3 背面钲部。
	應	下二 1 正面钲部；下二 3 正面左鼓（三例）；下二 4 正面左鼓；下二 7 正面钲部、正面右鼓。
	𠂔	下一 2 正面左鼓（2 例）；下一 3 背面正鼓、正面钲部、正面左鼓（2 例）；下二 1 正面右鼓、正面左鼓、插销、键钉；下二 2 架（簫）；下二 4 正面右鼓、正面左鼓、几形杆 1、几形杆 2、曲尺杆 1；下二 5 正面右鼓（2 例）、曲尺杆 2；下二 6 架（簫）；下二 7 正面左鼓；下二 8 正面右鼓；下二 10 正面左鼓；中一 4 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一 5 背面左鼓；中一 6 背面右鼓；中一 9 背面正鼓；中二 4 背面左鼓；中二 5 背面左鼓；中二 6 背面右鼓；中二 9 背面钲部；中二 12 背面左鼓。

续表

通用字例	构形字例	字 例 目 录
	𨾏	下一3套环；下二2虎1、虎2、搭杆1、搭杆2。
	反	下二2正面左鼓；中一1正面正鼓、正面右鼓、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一2正面正鼓、正面右鼓、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一3背面钲部、背面右鼓（2例）、背面左鼓；中一4背面钲部、正面右鼓、框、键2；中一5正面右鼓、框；中一6框、键1；中二1正面右鼓、背面钲部、架、框、键2；中二2正面正鼓、正面右鼓、背面右鼓、架；中二3背面钲部、背面右鼓（2例）、背面左鼓；中二4正面右鼓、背面钲部；中二5正面右鼓；中二7键2；中二11背面右鼓；中二12键1、键2；中三1键1；中三3背面右鼓、键2；中三4框；中三5背面右鼓。
	坂	下二5正面钲部；中三4背面右鼓；中三5键2；中三8背面钲部。
	𠂔	中三5背面右鼓。
	𨾏	下一2正面右鼓；下二3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下二4面左鼓；下二7正面钲部；下二8正面钲部；中三3背面左鼓；中三4背面左鼓；中三5背面左鼓；中三6背面钲部（2例）、背面左鼓；中三7背面左鼓。
	壘	上二4背面钲部。
	𨾏	下一3正面钲部；下二1正面钲部；下二2正面钲部、正面左鼓；下二8正面右鼓；中一3框；中一4框；中一5键1、键2；中一7框；中一8键2；中一9键1、键2；中一11框；中二1键1、键2；中二2框、键2；中二4键2；中二5键1、键2；中二7框、键1；中二9键1；中二11正面钲部（2例）、框、键1、键2；中三1框；中三2背面钲部（2例）；中三6背面右鼓、框；上三4背面钲部。
	𨾏	下二3正面右鼓；中三10背面右鼓。
	宣	下二5正面钲部；下二8正面钲部。
	𨾏	中三5背面右鼓；中三8背面钲部、背面正鼓（2例）。
	𨾏	中三1背面左鼓。
	𨾏	中三1背面左鼓。
	穆	下一1正面钲部；下一3正面钲部；下二1正面左鼓；下二2正面右鼓（三例）；下二10正面钲部、正面右鼓；中一5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一6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一7背面钲部；中一11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二2背面右鼓；中二3背面左鼓；中二4背面右鼓；中二5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二6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7背面钲部；中二9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11背面左鼓；中二12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三2背面左鼓（三例）；中三3背面右鼓；中三4背面右鼓；上三3背面钲部。
	𨾏	下二5正面钲部、正面右鼓。
	𨾏	中一3背面右鼓；中一4背面正鼓（2例）；中一5背面右鼓；中一6背面右鼓。
	喜	中一4背面右鼓；中一9背面右鼓；中一11背面右鼓；中二2背面正鼓、背面右鼓；中二3背面右鼓；中二4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二5背面右鼓；中二6背面右鼓；中二9背面右鼓。
	鼓	中三6背面右鼓。
	𨾏	中三3背面左鼓；中三4背面左鼓。
	冬	中一3背面左鼓；中一4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一5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一6背面正鼓、背面左鼓；中一7背面正鼓；中一8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一9背面左鼓；中二2背面左鼓；中二3背面左鼓；中二4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5背面正鼓、背面左鼓；中二6背面正鼓、背面左鼓；中二7背面正鼓；中二8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9背面左鼓（2例）；中二10背面右鼓；中三4背面右鼓；中三4背面钲部；中三6背面右鼓。
	终	中三1背面钲部。
	大	下一1虎1、虎2、插销、搭杆1、搭杆2、套环；下一2正面钲部、架（簣）、虎1、虎2、插销、搭杆1、搭杆2、套环；下二2正面左鼓；下二4正面钲部；下二5正面钲部；下二7正面右鼓、架（簣）；下二8正面钲部、正面左鼓、虎1、插销、搭杆1、搭杆2、环钩、键钉；下二9架（簣）、虎1、虎2、插销、搭杆1、搭杆2、环钩；下二10插销、搭杆1、搭杆2、环；中一4键钉1；中一5键钉1、键钉2；中一6键钉2；中一7框、键钉1、键钉2；中一8框、键钉1、键钉2；中一10框；中一11框、键钉1；中二1键钉1、键钉2；中二2键钉1、键钉2；中二4框；中二6框、键钉1、键钉2；中二7键钉1；中二8框、键钉1；中二9框、键钉1；中二10框、键钉1、键钉2；中二11框、键钉1、键钉2；中二12框；中三1框、键钉2；中三2背面右鼓、键钉2；中三4键钉1、键钉2；中三6背面右鼓、框；中三7框、键钉1、键钉2；中三8键钉1；中三9框、键钉1；中三10框、键钉1、键钉2；上三6背面钲部。
	夫	中二11背面右鼓；中三9背面左鼓；中三10背面钲部、背面左鼓。
	𨾏	下一1正面钲部（2例）、正面右鼓、正面左鼓；下二9正面右鼓、正面左鼓；下二10正面钲部、正面左鼓。
	𨾏	中一11背面钲部；中二12背面钲部。
	皇	下一1正面右鼓、正面左鼓；下一2正面钲部；下一3正面右鼓；下二3正面右鼓；下二4正面钲部；下二5正面左鼓；下二7正面左鼓；下二9正面左鼓；下二10正面左鼓；中一3背面左鼓；中一4背面右鼓；中一7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一8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一9背面右鼓；中一10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一11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3背面钲部、背面左鼓；中二4背面钲部；中二5背面钲部；中二6背面钲部、背面右鼓；中二7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二8背面钲部、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二9背面右鼓；中二10背面右鼓；中二12背面左鼓；中三9背面右鼓；中三10背面右鼓。
	𨾏	中三1背面钲部。
	其	下一2正面钲部；下二2正面钲部、正面右鼓、正面左鼓；下二3正面左鼓；下二4正面钲部；下二5正面钲部；下二6正面钲部；中二11背面正鼓、背面右鼓、背面左鼓；中三3背面钲部。
	𨾏	中三2背面正鼓、背面右鼓。

第三节 曾侯乙编钟铭文与楚地出土文字互证举例

如前所述，曾侯乙编钟的文字广义上属于楚系文字，大部分文字同于或近于楚系战国古文的写法。尽管由于乐器文字的特殊性，个别文字或许会固守早期金文的写法，加上时代、地域、书写者风格的影响，编钟文字有一些不同于楚文字的写法，如𠂔字，钟铭用为“嗣”字，磬铭同，而曾姬无卣壶有“嗣”字，字作“𠂔”，不从“子”；又如“坪”字，楚文字大多增繁作“𡇗”，而钟铭作“𡇗”，与曾侯乙墓竹简写法相同。当然这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钟铭的整体状况。现列举编钟文字与楚文字写法相同或相近且可参互比对之例，分述如下：

1. 𠂔。钟铭用为“持”。楚文字的“持”绝大部分亦作此形，如天星观卜筮简、信阳简 1—37，望山简 M1—37 号、包山简（209 号、212 号和 216 号），郭店简五行第 7 简。另有作“𠂔”者，仅二例，见于天星观卜筮简和郭店简六德简第 24 简。

2. 𡇗。钟铭用为“鼓”，磬铭亦作此形。郭店简《六德》《性自命出》等简多见此形，但用为“矣”。“𡇗”又加口增繁作“喜”，包山简（54 号、56 号）、王子婴次钟、𡇗钟、王孙遗者钟、王孙诰钟等亦有“喜”字，但均用为“喜悦”字。

3. 𠂔。钟铭用之，通“厉”，同形字亦见天星观卜筮简和郭店简《性自命出》第 30 简。

4. 𡇗。钟铭用为“应”。同形字亦见包山简（201 号、204 号、210 号）及天星观卜筮简。

5. 𠂔、𠂔。此二字钟铭用为“徵”。包山简形近字作“𠂔”，见于简 138、138 背、139 背及郭店简《性自命出》第 22 简，也用为“徵”。

6. 𠂔。钟铭用为“遲”。同形字亦见于王子午鼎及王孙遗者钟。

7. 𠂔。钟铭用为“射”。同形字亦见于包山简（120 号、121 号、218 号）、郭店简《六德》44 号、《性自命出》64 号、《语丛》38 号及天星观卜筮简、秦家嘴 M1 竹简。

8. 𠂔（𠂔）。钟铭读为“遣”，用为“衍”，形近增繁字见于包山简 96 号、郭店简《老子》甲第 22 简（从“𠂔”、从“欠”、从“臼”），98 号、139 背（从“𠂔”从“欠”），包山简 137 背讹书作“𠂔”。

9. 𠂔。钟铭“𠂔”字构形甚繁，从手（或从系）从四个“東”之省形，用为申国之“申”。形近字亦见于王子婴次钟、天星观卜筮简、包山简（93 号、101 号、159 号）、郭店简《缁衣》37 简，多从两个“東”之省形。

10. 𠂔。“新”字，钟铭大多写作“𠂔”，这与楚简如郭店简、望山简及曾侯乙墓竹简的常见写法相同。

11. 𠂔。钟铭及钟架刻文绝大部分作“下”，楚简文字“下”作“下”、作“𠂔”均常见。

12. 中。钟铭“中”一律作“𠂔”，楚简文字“中”作“𠂔”作“𠂔”均常见。

13. 𠂔。钟铭“则”字一律作“𠂔”，这在楚简文字中是常见写法，同形字见于郭店简、楚帛书、鄂君启节及𡇗钟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湖北省博物馆音乐考古系列 曾侯乙编钟
上

作者 = 邹衡, 谭维四主编

页数 = 3 5 1

S S 号 = 1 4 0 3 0 5 6 6

D X 号 =

出版日期 = 2 0 1 5 . 0 7

出版社 = 北京西苑出版社